

廿六年三月十九日

三十週年紀念

復旦學報

第二期

復旦大學印刷所

承接各項印件

商標貼頭	中西箋封	名片禮帖	禮券證書	股票支票	有價證券	簿冊單據	中西書籍	承印項目
------	------	------	------	------	------	------	------	------

願出印刷之餘力
繼續為各界服務

生產迅速

出品精美

地址 上海復旦大學校內
電話 江灣七七一一七八號

復旦學報卅週紀念號目錄

生命之始原	徐人極	一一八
幾種微小生物的尋找與培養法	康興衛	一一六
三十年來之美國市制	程德諤	一一六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喬守耿	一一六
馬克斯地租論	賈開基	一一二
馬克斯在法律學上底地位	蕭邦承	一一四
西蒙政治核心的百靈廟	金 輅	一一二
甲骨研究之史的發展	吳 汝	一一八
布蘭兌斯論屠介涅夫	黃樹藩	一一二
兩漢經學源流	胡坤達	一一〇
散文的藝術	夏仁麟	一一八
尼古拉梭夫傳	求考夫斯基作 俞鴻模譯	一一三

論詩的主題	蘇聯高爾基作 魏晉譯	一一二
生命力	王鏡清	一一〇
望溪鎮上的風雲	禾子	一一六
一个棘手的位罝	柴霍甫著唐克明譯	一一八
歐陽琍小姐	尤其彬	一一〇
早上	陳伯先	一一二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呂夢樵	一一八

生命之始源

徐人極

在自然界中最有趣味而最難解決的問題，是生命之始源了。從前許多關心生物哲學，推究物種起源的學者，爲了這個問題，殫盡精力，根據各種事實，欲尋求一個相當的解答，但其結果終不能令人滿意。嗣經巴斯德氏 Pasteur 的各種精密研究，都知道生物是不能自然發生的。所有的生物雖最小而最簡單也是來自比他先存在的另一生物。但是巴斯德氏的實驗只能證明生物無自然發生 *La generation spontanee* 之可能，先並不能解決「最初的生物從那裏來的」這個重大的問題。

自然發生的爭辯，激起了學者間熱烈的衝突，差不多鬧也將近一世紀有半，今將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共同的立足點說一說。

一七四七年，萊登漢 Needham 做第一個實驗。他用瓶密封食物，藏於滿盛熱砂的缸中；雖然熱至一度，以後食物仍然腐爛，瓶中的微生物盛行的蕃殖起來。於是他說生物的胚芽既已爲熱力殺死，當然是由腐爛的物質所變無疑了。比風 Bufon 氏聽了這個結果，便承認一個屍體分解以後可以使許多最小的有機分子放散於空間，這些分子又能自行集合自行組列而成一另一新生物的原始細胞。他說：有機分子之組織排列，宛如在一模型中一般，有多少生物即有多少不同的模型。比風雖是一個從不親自動手試驗的大生物學家，但却是一個特出的觀察家，而具有很高的思想與見解。雖然他的理論空洞而不着實際，但頗能博得一般學者不少同情。其實他所根據的萊登漢 Needham 的試驗早已被斯巴郎查禮 Spallazani 指出並非事實了。

特居爾 Trécul 氏亦是主張生物自然發生之一人，爲巴斯德氏的勁敵。他在植物解剖學方面作了些很有價值的研究，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承認，因外圍環境條件的關係，一個物種可以產生另一個物種。他用以爲根據者，便是微生物中的一個細菌，叫做澱粉細菌 Amylobacter。

特居爾氏相信這種菌中的極小棒體 Batonnet，是由這種細菌所攻擊的植物的細胞中的生活物質所構成。這種結論可說與比風氏的完全相同。其實在實際上說來，特居爾氏主張是錯了的；後來大家對於此種細菌的研究，非但證明其只能由他所生出的芽胞繁殖；並發現他的芽胞構成的發芽的經過。

最足動人視聽的自然發生，是一八五四年補澀 Pouchet 氏試驗。他用瓶貯沸過的清水，倒立於水銀中，於是引入人造的氣，再設法引入已經殺菌的草團。照此看來，瓶與空氣，水與草團內都沒有胚芽藏着，不久微菌繁殖起來；似乎除了自然發生，竟沒有方法，可以解釋，所以當時的科學，也快要承認了。

不料巴斯德氏出來，說補澀氏預防，並非空氣，水與草團防得不嚴厲，是由他所忽視的水銀任空中胚芽跑進來。果然，補澀氏的水銀，無論如何潔淨，試驗的動作，如空氣草團引入之內，都極容易帶入外界的胚種，巴斯德氏不但指出補澀氏的錯誤，並用種種方法，證明胚芽去淨的地方，永遠沒有生物發現。

巴斯德氏關於自然發生的試驗是很多的，因篇幅有限，不能多舉，今只舉其以明自然發生之不可能。

巴斯德氏將一試管下端吹大後，用一特製三細長漏斗直伸至底部，乃將培養液注入，再用棉絮緊塞瓶口；置蒸氣殺生器中殺生；冷卻後將試管頸部玻璃燒熔，順抽成細管再行彎曲作鵝頭形，更將頸端抽細封閉之。俟放置於一空場所後，乃將頭端拆開。

原理：頭端開口甚小，且向下，孢子 Spore 倘非藉強猛之風力，不易被吹進瓶頸，但縱被吹進，而管頸已彎曲其中空氣平靜，孢子比重原較空氣爲大，故終受地心吸力之影響，沉留管中，瓶中之培養液則不致有

生物之發生。將來反證時，可先封閉管口，將培養液例至管口後，再使返回原來之瓶底中，此液不久即呈腐現象，微菌繁殖起來，可知其因頸管中之種子，而後始發生也。據此試驗，證明培養液中無種子雖予以空氣，亦無發生生物之可能。所以巴斯德氏說：萬物的生命，都是由居先者傳下來。

以上數種自然發生的學說，固然都已失敗，但是自然發生的思想依然存在，不過面目已換，比風氏的『有機分子』不作基本，用別種物體代替他。

赫格爾 *Haeckel* 氏以爲宇宙間必定有一種生命的物質存在，作一切生物的單位。即是說：生物爲一種分子所組成；這種分子，在天然律令之下，能自行排列，組合，而成原始的細胞。他說地球上第一代的生物爲一種原始生物 *Moneres*，然後逐漸進化以成各種動物植物。後來赫胥黎 *Huxley* 氏曾自信發現生物之始祖，於是特定一個學名叫做巴第畢斯 *Pastorius*，不料這個高貴的巴第畢斯，不過是一種半流動體膠凍狀無一定形態的無機物。至於赫格爾氏所說的原始生物，經各學者的研究，知爲很複雜的單細胞動物，萬不能視作生物的始源。

雖然如此，赫格爾氏他依然竭力的主張自然發生是絕對的必要的，至少在地球上生物進化的某一時期是如此的，如地上的水，一樣是終日在創生。他這種理論未嘗不動聽，可惜拿不出證據來。

在顯微鏡術，和染色的藝術尚未十分完善的時候，有些生物學者以爲生物之始祖應該是最簡單的細胞。時至今日，都知道從前視爲最簡單的細胞，非但有非常複雜的組織，且有複雜的細胞核。如此之複雜的細胞，豈能視作生物之始源？於是有人在無核的細胞中找尋生物之始源。不過他們認爲無核的生物如藍藻等，至今已歸葉孟 *Guillermord* 氏發現有核了；他們認爲很簡單的細菌，至今已發現有很複雜核仁質了。如此複雜的物體，要說是自然發生實是可笑的夢話。但是他們又想出別的方法來自圓其說。

他們認為構成細胞各部分的原素，都是非常之微小的，他們自己都有繁殖可能性。特叫做微末體 *Micelle*。細胞各部的物體不同，即因微末體的組合有異，這種理論，可說步比風氏的『有機分子』的後塵。但是微末體的假定，比『有機分子』還巧，微末體是小得用極強顯微鏡亦看不到的物質。他非但便於防禦試驗上的攻擊，且如一六六七年富柯 *Hooke* 氏發現細胞的一樣的動人。

他們的這種假想，究以什麼為根據？他們最主要的根據便是牛肺炎病菌。這種微菌體積極小，能從瓷器中濾過，能使極強的顯微鏡看不見，雖然小極，其力量足以殺一牛。他們以為這個可作微末體存在的證據，但是要知道最小的生物，其構造不一定簡單；雞蛋雖大，其構造不如一個蚊蟲。

大坡維斯答菌 *Bovista gigantea* 其大與南瓜相等，但一考其結構，遠不如一個小昆蟲。所以這不易見的微生物，為什麼即是微末體呢？

嘉落德 *Calland* 氏最近發現一種菌子，其總吸根分成許多枝；各枝復再分枝；分分不已以至於其顛末雖用極強的顯微鏡亦不能見。但是這些不可見的小枝一樣的與大枝具有相同的組織。由此看來，誰敢斷定這些不可見的小枝即是微末體？

我們對於微末體說也不必去細說他，這不過是另一種學說可以用來幫助自然發生說的再生罷了。繼微末體說而起者，便是主微末體說學者之半液體白金說。試以白金兩片浸於水中，而使兩個電弧通過於此兩白金片之間，水中的白金分子能自行分散佈而成不溶解的膠狀體。白金分子既小至無限，於是起如生物一樣的作用，使糖變化，使酒變醋。因此有人以為生白金同水可以自由造成微末體。

如果微末體能由人工造成，如果細胞又僅僅是微末體的集合體。如此說來，不是生活物質便可製造而成的了。

畢爾格 Berg 氏最近作了一個新試驗，他以銑通過各種液體，說可有無數的小圓體發生，能自行分裂，當係生物無疑，所以把他叫做銑生物 Radiobes，而朱卜鞋 Dubois 氏的衰阿玻 Eobes 也曾用同樣的方法得來的。其實這種銑的現象，與白金的作用一樣，到現在也殞亡了。

俞德之 Rudoe 氏也是一位銑生物派的學者，他曾經把畢爾格氏的試驗拿來重新做過，他說不要銑亦可以發生同樣的現象，如果純粹的銑沒有而以鈹 Barium 代替，也有許多銑生物之發生，由此看來，這不是銑與鈹都能產生銑生物了。

另一方面如果將一種鈹鹽的溶液放在具有硫酸鹽溶液的膠質物的蒸溜水中，則銑生物不發生，如果放在普通水（還是具有硫酸鹽的），則他又發生如果水是蒸溜過而膠質中又具有硫酸鹽，則又可發生銑生物。

依最後分析的結果，這個所謂由自然而生的銑生物僅僅是鈹硫酸鹽的一種沉澱物，即是在硫酸與鈹鹽溶液之間因此化學的反應作用而生不溶解的硫酸鹽。

以上所述的巴第畢斯，微末體，和銑生物都是些化學的沉澱。但有許多學者如洛居可 Ledus 氏等竟竭力認作生命的始源。如果不是卜業 Bonnier 氏出來指出他們的錯誤，則恐有人被這種『生命創造說』所蒙蔽雖如此，但仍有許多學者是自然發生的思想，他們又提出一個問題。假使組成生物的各种成分，與能使組合的環境，完全知道了，我們能否實現生命的創造呢？

實在說起來，生物體中並非有什麼特別東西寄存；即在生物尚活着時，我們也可以用種種方法，辨別出他們的各種組合物的性質。其中或是氫氧炭的三合物，或是氮氫氧灰外加磷硫的四合物。不過這類物質之綜合，是否能成一有生命之生物，實是一個須待解決的問題。近來有人作過用炭氫氧等原質化合起來而產生生物的試驗，但所得之結果，只是一種無生命的化合物。

赫格爾氏曾以原形質 *Protoplasme* 爲一切生物的始祖。據元克 Reinke 氏之分析，原形質內含有許多不同之化合物，在一百分不含水分的物質內，有三分氮化物，如 *Peptone, vitelline* 等，四十一分三合物，如 *Resine, acide oleique* 等，及二十九分的灰質，如硫酸，炭酸等。這個試驗雖不一定十分正確，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原形質的構造，實是非常複雜。成分如此複雜的原形質，試問我們如何能夠把他用人工製造出來而成一有生命之原形質？總之生命是一極繁複的現象，是無數分子互相牽引的工作，決非用人工所能製造出來的。

以上種種理論都歸失敗，只好依然歸則巴斯德氏的思想：生命由居先者傳遞下來；即是生物系統之無盡。果然如此麼？假使找不出生物的來源，而無形回認爲上帝的工作，不是進化論所許可吧！並且何不與鳩維埃 *Cuvier* 氏一樣，承認上帝創造及物種不變說呢？

在地球上既尋不出生命的始原來，於是有人問道：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斷定生物是曾創生於地球之上；爲何不在地球以外來尋生命的始原？

主張在地球以外尋求生命始原的人，約分爲三派：有人說生命是由隕石帶來的，有人說生物的微塵滿佈於宇宙，更有人說即是地球還在火團時代，也有特殊的生命存在。

克爾文 *Kelvin* 氏說：假使滿蓋一層生物的地球，與一個同樣的天體相衝突，許多大小的碎塊，當然帶着動植物胚芽，散佈於無限的空間；一旦落到無生命的地球上，當然會使生命發現，並逐漸變成植物與動物，他的根據，是在隕石中發現腐敗的有機物，這種有機物究竟是什麼？陌爾都路 *Berthelot* 氏說隕石內並沒有真正有機物的餘燼；巴斯德氏用盡方法也沒有找出隕石內的生物來，即使隕石中有生物，但如何能抵抗由二隕石磨擦所生之燃燒呢？

卜蕊葉 *Prayer* 氏另有一種主張，他以為生命是永遠存在的，即在地球尚是一團大火時，也有一種生物，叫做『火生物』，生命既隨地球的進化而變遷，所以在那時候的生物能夠抵抗較高的熱度，而現在的生物則不能，這種假定未嘗不合理，但未必超出科學的範圍了。

還有一派學者如利斥德 Richter 及可亨 Cohn 氏等，他們以為宇宙的微塵能夠傳播生命，微塵的運動極緩，可免生命如在隕石上的燃燒；疾馳空間的彗星，也能將生物送到我們的世界，王帝格木 Zan tihem 說得更遠，他竟相信別的恆星也有生命發出來，此種理論也沒有充分的理由。

根據斯王特，奧越義玉斯 Svante arrhenius 氏理論，體積極小的生物，很容易被風吹至空氣的最高層假使是帶陰電性的生物，當升至一百公里左右，遇着極光時，極光中的陰電微塵，即與他們相拒，將他們驅逐到星際的空間，作無盡的旅行，這種理論，是建築在光線輻射的壓力上，我們知道物體受光方面所受的壓力每 cm^2 有 mg 之多；當物體的體愈小時，面積的比例數愈大；因此吸力愈減，光線的壓力也愈加，只要小圓體的直徑，達到 0.000015 ，吸力和壓力就相等；假使體積比這個數目還要小，光的輻射力，就超過吸力，使物體運行。

這種理論，固然是很進步，但是也有許多的困難，白苛熱耳 Becquerel 氏不是指明微菌不能抵抗六小時的過紫光麼？並且生物如何有如許可驚的壽命，抵抗空間零度下 273 度酷冷，以經過此沒有水分沒有空氣的長途。

我們且看奧越義玉斯及他的同派學者如何回答，關於溫度問題至今可算完全解決，倫敦基來爾 Jenner 學院能將微菌孢子保存於零下 250 度之氧液體內，歷二十小時之久；馬苛非德 Mac fadyen 氏在零下 200 度保存一種孢子經過六個多月，因為溫度越低，生命的作用越減，生命的能力也越能持久。

關於時間一層亦已解決，羅馬古建築中找出經過一千八百年的微菌，不是仍有生命；埃及古墳中所藏的麥不是似能發芽嗎？

至於空間缺乏水分與空氣的問題，也非不能解決。來得 Leyde 氏，將細菌及孢子保藏在零下 253 度真空內，既無水汽，也無空氣；三個月以後，細菌仍能生活，孢子仍能發芽，這種環境，實與空間一樣。

但是最有力的反對論，便是過紫光線毀滅能力了。柔 Roux 氏試驗，似乎可解決這個問題，他說日光能殺死細菌，實因在空氣中有氧化作用所致；從此可想真空中沒有此種現象發生。奧越義玉斯又說；光線的強度，與距離成平方反比例；所以海王星上的日光，比地球上弱九百倍，在太陽與天南星兩星座中間，日光更弱二萬萬倍，在這種低弱的光度內，生物或不難抵抗過紫光線；只要那無量數的胚芽，有一個逃過難關，安抵一個適宜的星球上，即是使生物蕃衍了。

奧越義玉斯等的理論，固比較進步，但只能解釋生命在空間如何傳播，並未指明原始何在，所以這個生命起源的問題反因此假定而後退一步。

根據巴斯德氏許多精密的試驗，自然發生絕對的不可能，生命外來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事，但都只能解決生命起源一部份的問題，若更進一步問及最初一個生物是什麼？只好說不知，不過人類的思想無窮盡，科學的進步無止境，如不因困難而畏阻，總有解決此種神祕問題之一日。

(完)

幾種微小生物的尋找與培養法

康興衛

大的生物，容易看見，小的生物，不易注目，初學者尋找時往往感覺困難。課本內對於此種生物的尋找與培養法很少講到，間或有之，也太嫌簡率，讀者仍難憑以按圖索驥。茲特就本人歷年來在江灣的觀察與經驗約略述之，所選取的材料，是生物實驗上不可少的幾種。草率之處，尚祈閱者賜教，是所至感。

變形虫 (Amoeba) 的尋找與培養法 變形虫是單細胞動物，用顯微鏡才能看見。普通野外池塘裏富於有機物質的地方可以尋見，但是為數甚少，不適於實驗室內之用。如果欲得多數之變形虫，最好用培養法。法以普通新鮮青菜 (Cabbage) 葉，置於日光下，約四五小時，待其稍微晒乾，然後置於玻璃杯內，注以清水，再將杯置於日光下，如果在陽曆九月初間，每日能得到充足的日光，約七八日，則見青菜腐爛，飄於水面，稍現紅色，並發出嗅氣，這就是有變形虫的一種表現。觀察時，最好使玻璃杯勿稍受振動，用吸水針輕輕從腐菜的傍邊吸水少許，滴於玻片上蓋好，置於顯微鏡下，普通在小力鏡的範圍裏，可以看見數十個，然後對準任何一個，用大力鏡詳細觀察。有時一個培養杯內，與上所述的現象相同，但是找不出變形虫來，所以在起首培養的時候，一定要同時多培養幾杯，以備不測。有時日光不足，約需兩星期才能培養出來，但是最好培養到一星期後，每日試將培養液在顯微鏡下觀察一次，恐日久不視，雖培養出來，已被杯內他種生物吞食殆盡。有時連日天陰，培養杯不見日光，青菜發出一種酸味，這種現象，不能生出變形虫來。

草履虫 (Paramecium) 的尋找法 草履虫為單細胞動物，如果注意觀察，用肉眼可以看見的。野外污濁

水裏含有機物質之處有之。我們每年實驗室內用的，是從本校後門外跑冰場的傍邊水溝內得之。但是到一個新的地方，初次找尋的時候，最好用試驗的方法。法用數個玻璃杯，從野外不同的地點分別拿取污濁水回來，每杯上記明各地點之名稱，然後置於實驗室內電燈之傍，數小時後，則見草履虫集於杯之一邊，如冷天，則集於向電燈的一邊，如熱天，則集於離電燈的一邊。草履虫亦可用枯草置於水中培養之，但是野外很容易尋見，而且很多，故用不着培養他。

眼虫 (Euglena) 的尋找法 眼虫爲綠色之單細胞生物，分佈最廣，到處可以找見，池塘裏的水常呈綠色，大概因含多數之眼虫所致也。但是綠色水裏不一定都含有眼虫，有時爲其他的下等植物，故欲辨別綠色水裏是否含有眼虫，須用顯微鏡觀察之。

鐘形虫 (Vorticella) 的尋找法 鐘形虫爲單細胞動物，清水裏或流動水裏石上及藻類表面上，常常附着一種微細白色物質，觸之能伸縮，此物質大都爲鐘形虫，或是與鐘形虫相類似的幾種團體動物，例如 *Caschium*, *Opercularia* 等。

酵母菌 (Yeast) 的尋找法 酵母菌爲單細胞植物，在做麵包的麵膜 (Dough) 裏可以找見。法以麵膜少許，塗於玻片上，加水一滴，再加少許碘液，置於大力鏡下，則見酵母菌爲稍戴黃色之橢圓形物，其他周圍之深色粒狀物，爲澱粉粒，因澱粉粒遇着碘液變爲深色，而酵母菌不變色也。

球藻 (Pleurococcus), 鼓藻 (Desmids), 矽藻 (Diatoms) 的尋找法 球藻，鼓藻，矽藻皆爲單細胞植物，他們的分佈很廣。在潮濕的地面上牆上花盆的外面等處，常常附着一種綠色物質，此物質內，大都含有球藻。池塘底的泥土裏含有機物質多的地方，大都含有鼓藻與矽藻。

水螅 (Hydra) 的尋找法 水螅爲腔腸動物，注意觀察用肉眼可以看見的。他常附着於流動水裏或清水裏

的藻類上，石頭上，樹枝上等處。我們每年實驗用的，就是從本校大門外張家行周圍水溝裏採來的。我們起初找的時候，也是用試驗的方法，從不同的地點，把水藻拿回來，放在不同的水缸內，數小時後，水蠅伸長，然後分別觀察，則知何處可以找見水蠅。

水綿 (Spirogyra) 含有性生殖時期的尋找法 水綿為綠藻植物，很容易找見。春天的時候，池塘裏水面上飄着的一種一團一團的綠色物質，用手摸之，頗覺平滑，這就是水綿。但是他的有性生殖時期，頗不易見。普通水綿受一種溫度與水分不規則的刺激，他就會發生性生殖，所以我們常把水綿拿到實驗室裏，減少他的水分，並改變室內的溫度，不久他的有性生殖就發現的。或者在池塘的邊上，水分缺少的地方，該處的水綿，常呈一種微黃枯燥的現象，這裏邊也可以找見他的有性生殖。

無節藻 (Vaucheria)，間生藻 (Oedogonium) 有性生殖時期的尋找法 無節藻，間生藻皆屬綠藻植物，池塘及河溝的底面都可以找見。他們的有性生殖，池是受一種特別環境的刺激發生的，我們平常把這二種植物拿到實驗室裏，使他們得不到適宜的溫度與水分，不久就能發生出有性生殖。

麵包黴 (Bread Mold) 的培養法 麵包黴為菌類植物，很容易培養的，把普通我們吃的麵包，少灑以水，使為潤濕，然後置於溫暖潮濕處，不久則見麵包表面發生一種白色絲狀物，此即為麵包菌，再過幾日，則見有黑色粒狀物發生，此即孢子囊裏的孢子成熟的特徵。

水生菌 (Saprolegnial) 的培養法 水生菌為菌類植物。在夏天的時候，把死的蒼蠅或其他的昆蟲，泡在水裏，不久則見蒼蠅的表面上發生一種白色絲狀物，此即水生菌也。

羊齒植物原葉體 (Prothallus) 的培養法 羊齒的原葉體，頗不易見我普通培養的時候在五月間，用潮濕的舊瓦，上面附着有泥土，將新鮮羊齒孢子分佈於上，然後置在潮濕之處，切宜注意，勿使稍受乾燥，如小

心做去，定可成功。或將新蘇孢子散佈於潮濕的井口周圍壁上，也可以發成原葉體的。

蛙卵及蛙胚的尋找與培養法 在陽歷四月中間，本校附近，常聞有哇哇之聲，此即蛙產卵受精之時也，在那時候，野外池塘裏到處可以看見蛙卵，但是欲找見蛙卵各種分裂時期及蛙胚各種發育時期，最好將蛙卵拿到實驗室內培養之。蛙產卵約在早晨天亮的時候，在那時候出去將初產之卵（一個細胞的卵或未分裂的卵）速速拿回來，培養在缸內，用放大鏡注意觀察，此卵約每十五分鐘分裂一次，（時間因溫度稍有差異）十五分鐘後，卵分裂為二個細胞，再過十五分鐘，分為四個細胞，再過十五分鐘，分為八個細胞，如此繼續分裂下去，到第一日終，分裂到胚囊期（Blastula stage），第二日發育到原腸期，（Gastrula stage）第三日到脊髓溝期（Neural groove stage），到第五日發育成胚（Larva），胚體稍延長，吸盤與尾發現，到第八日發育成蝌蚪（Tadpole），此時胚體延長，頭軀尾分明，外鰓、口、眼、鼻孔等都發現，以後蝌蚪漸漸長大，（此時培養缸內須放些水藻為蝌蚪之食料）約過在二個月之後，腿發生矣。用培養法蛙卵及胚的各種發育時期，都可以看的見，如欲保存留用，在卵與胚每個發育時期，拿出一小部分來，分別浸於火酒瓶中，以備將來實驗之用。

瘧蚊（Anopheles）卵的尋找法 我起首研究瘧蚊生活史的時候，常在五月間找尋他的卵，經過二年，沒有找到，後來在九月裏，無意之間，才找見卵。他普通是在蚊多的地方污水表面上飄着，與普通蚊之卵常在一處，但是普通蚊之卵是堆集成團的，瘧蚊之卵是每個卵分散的，且卵的長軸，與水面平行，有經驗者，自然會辨別出來的。

淡水海綿（Fresh water sponges）的尋找法 淡水海綿常附着於清水裏或流動水裏的石頭上樹枝上等處，他的顏色與水相似，故非注意觀察不易看見。

Stylaria, Aeolosoma, Chaetogaster 的尋找法 這是三種淡水環節動物，我們研究生物的無性生殖的時候常常用着。流動的清水裏的石頭上，時常附着一種黏性的物質，在這物質裏，可以看見這三種生物。

(未完)

卅年來之美國市制

程德譜

美國係聯邦政體，地方自治之事，中央政府概不過問，而由各邦政府自行處置。因之市制，各邦不同。美國人民，酷好自主。卽一邦之內，各市所採用之制度，亦有差異。其結果美國不啻一市政實驗室。而實驗之成敗，非僅美國人士關心，亦為各國人士注目，茲將卅年之美國市制之遞變梗概，略述于后。

一 市長市議會制

市制種類，大體可分別為三，市長市議會制、市委員會制及市經理制是也。此三種中，市長市議會制最為重要。蓋美國十六市（紐約 New York 芝加哥 Chicago 費城 Philadelphia 第屈勞埃 Detroit 洛杉磯 Los Angeles 克利佛南 Cleveland 聖路易 St. Louis 包提摩爾 Baltimore 波士頓 Boston 辟次保 Pittsburg）咸用此制。人口三萬以上之市，為數三百一十，而用此制者，殆有一百六十云。

市長市議會制者，市之立法行政職務，由民選之市長及市議會，分別擔任。因市長及市議會職權大小之不同，可分之為二類，一集權式，一分權式，集權式市長市議會制，以市長為中心。其權限與責任，集中于市長。于主要行政官吏，有絕對的任免權，于市議會有強力的否決權。如紐約第屈勞埃聖路易波士頓等是也。分權式市長市議會制，以市議會為中心。市長權限受多種限制，行政責任分散。市議會除立法外，執行他種職權。如芝加哥費城洛杉磯包提摩爾等是也。自廿世紀以來，人民以為行政事務，應完全由市長處理。市

議會祇可問立法事務。市之工作，重行政而不重立法，遂造成市長地位上升，市議會地位下降，來日之市長市議會制，向集權式邁進，乃意中事也。

(甲) 市長

當殖民地時期，市長多由殖民地總督任命，偶由市議會推選。獨立後則多由市議會推選，偶由市民選舉，自一八二二年聖路易及波士頓市長由市民選舉以來，民選市長之風，彌漫全國，至今遂為定例。

及至一八八八年，每年改選市長，仍屬慣見之事。但市長任期短促，于行政一切措設，諸多不便，選舉次數繁多，減少人民對於選舉之注意。于是延長市長任期，為急不容緩之事。各方努力宣傳，促其實現。截至今日，人口三萬以上市市長任期四年者，有一三四市，市長任期二年者，有一四六市。

人口廿萬以上之市，市長年俸多超過伍千金元。人口十萬以下之市，市長薪俸頗低，且有全不給者，市長責任綦重，費用浩大，如無相當酬報，則市長一席，每為富人把持。平民雖有才能，亦不敢競選，紐約于一九三〇年曾將市長年俸增至四萬金元，此乃市長年俸之最高紀錄。旋以不景氣原因，已減至原數二萬伍千金元，次為芝加哥市長年俸一萬八千金元，再次為費城市市長年俸壹萬二千金元，波士頓市長年俸壹萬金元，其他各市市長年俸在萬金元以下。

(乙) 市議會

當廿世紀之初，市議會組織採用兩院制者，為數頗多，但因市民情形不甚複雜，市府立法事宜，亦屬簡單，實為用兩院組織之必要。故各市先後廢止兩院制。(如別發羅 Buffalo于一九一六年費城于一九二〇年包提摩爾于一九二三年取消兩院制)至今仍沿用之者，大市中祇有紐約，又小市如路易斯威爾 Louisville 普羅威敦斯 Providence 愛提南達 Atlanta 等而已。

歐洲市議員人數，輒以百計，如柏林市議員二二五人，利物浦 Liverpool 市議員一五二人，孟徹斯德 Manchester 市議員一四〇人。美國各市市議員人數則較少。當一九〇五年，十四大市共有市議員六五一人，至一九三四年，則減為三三三人。市議員人數以紐波提 Newport 之一九五人為例外，紐約祇有市議員七十一人，芝加哥五十人，費城廿一人，第屈勞埃九人，洛杉磯十五人。議員人數少則大半用不分區法，由全市選民直接選舉。議員人數多則用分區法，或將議員之一部份用分區法而另一部份用不分區法，由全市選民直接選舉。

市議員任期與市長任期有同樣延長情形。因任期短則議員之時間大部份用之于選舉運動，而無暇注意市立法事宜，當一九〇五年，人口三萬以上之市，議員任期二年者，為數百分之五十，任期四年者，百分之廿五，任期一年者，約廿市。至一九三四年，議員任期二年者，仍為百分之五十，任期四年者，增至百分之四十五，任期一年者，祇二三市而已。

卅年來，市議員年俸逐漸增加，使特薪金為生活者，得有服務之可能，蓋欲羅致有才能之市民，競選為議員，非有充分薪金不可。在昔日有視芝加哥市議員年俸三千元以為優厚者，至今已以為微薄矣。現以辟次保之八千元為最高，芝加哥已增至五五七六元，紐約及費城各五千元。但小市事務簡單，財政困難，議員年俸細微，且有僅付出席費者。

二 市委員會制

市委員會制者，市之立法行政職務，全由一人數較少之民選委員會負責。一八七〇年紐阿林，New Orleans 一八七四年美京華盛頓，一八七八年孟斐斯 Memphis，及一八七九年摩比爾，Mobile 曾用類似此

卅年來之美國市制

制之組織。首次實行市委員會制者，為特克奢斯邦 Texas之格爾威斯敦。Calveston 一九〇〇年九月格爾威斯敦遭大水，市內道路橋樑沖毀，工商百業停頓，經濟狀況，瀕于絕境。特克奢斯邦議會為便于復興格爾威斯敦起見，于一九〇一年及一九〇三年通過改組格爾威斯敦法律，取消舊有市長市議會制，另設一民選五人委員會，掌握立法行政職務。在此五人委員會管理之下，市政復興，進步迅速。至一九〇五年鄰市霍斯敦 Houston趨而仿行，成效亦顯著。但無第三市嘗試仿行之。蓋市之大權，集中于五人委員會。選得其人，市政進行，固屬便利，如不得其人，則濫用職權，為害匪淺。

一九〇七年愛阿瓦邦 Iowa 之得馬恩 Des moines 採用市委員會制，而賦選民以創制權複決權及罷免權。選民有此三權，則于委員會不患其孤行獨斷，而可加以適當裁制矣。自此而後，至一九一四年，市委員會制不脛而走，推行于全國。凡用市長市議會制而無成效之市，迷信制度萬能，相率改用市委員會制，迨一九一四年，市經理制興起，始予以重大打擊。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增加數頗少。

市委員會乃唯一有權力之機關。于立法事務則團體負責。于行政事務則個別負責。整個的委員會乃市之立法機關。每一個委員乃市一部份行政之領袖，委員由全市選民不分區直接選舉，選舉時廢除黨爭，任期四年間有二年者。委員之一為市長，兼委員會主席。由選民直接選出，或以得票數最多者擔任，或由委員互選之。各委員所任行政職務，由委員會推定之。委員為有給職，支適當年俸。

此種市制之優點，使市政府組織簡單，人民易於瞭解。選舉人數減少，選民可認真投票。但與美國傳統的抑制均衡說，大相逕庭，且大市不便採用，因人口衆多，非少數委員所能代表，行政複雜，非少數委員所能勝任。故先後有數十市，一度採用此制，而復用市長市議會制，如丹佛 Denver 阿根屠市 Arkansas city 波特南 Portland 等市。或再改用市經理制。如白克列 Berkley 克羅來多斯不林斯 Colorado springs 桑地哥

San diego 等市。截至今日，用此制之市，號稱五百。但大半如數千人口之小市。三萬人以上之市，僅八十市用此制耳。大市用此制者，紐阿林 New orleans 紐瓦克 Newark 傑爾西市 Jersey city 等而已。

三 市經理制

市經理制者，市之立法職務，由民選之市議會擔任。行政職務，由市議會委派之市經理負責。一九〇八年斯道敦 Staunton 一九一二年桑姆特 Sumter 曾採用類似此制之組織。首次實行市經理制者，爲阿亥阿邦 Ohio 之戴敦 Dayton 市經理制自戴敦實行後，而爲一般人所注意，一九一三年三月戴敦大水，生命財產。損失頗重。市民痛恨舊有市政府（市長市議會制）能力薄弱，不足膺此鉅艱。而阿亥阿邦於一九一二年已修改憲法，允許人民對於市制可自主決定。於是市民倡議廢除市長市議會制，於一九一四年正月用市經理制。市議會人數爲五人七人或九人，由全市選民不分區選舉，（少數市用分區法選舉）專管立法事務。選舉時廢除黨爭。任期二年或四年。年支適當薪金。議員之一爲市長，兼市議會主席，由選舉時得票數最多者任之，或由議員互選之。市長爲榮譽職，所享受權利與議員相等，間有若干市提高市長地位及待遇。

市經理乃市行政專家，由市議會委派。無固定任期。但不輕易更換，如能勤於其職，每可續任十餘年之久。市經理向市議會負責，總管行政事務，年俸常逾萬金。蓋責任重大，非厚俸不足羅致專門人才，而使其安於位也。各局行政事務，由市經理委派專家主持。其他事務人員進退，依照文官任用規則辦理。

此種市制，全仿商業公司組織。其優點與市委員會制相同。且將權能劃分清楚，立法行政完全各別，從理論方面觀察，此制無瑕可指。其較優於市長市議會制及市委員會制，實最顯著之事。將來採用此制者，當必日益增加。但徒法不能以自行，苟行之不得其人，制度雖良，不能必其有效。瓦生 Waltham 勞敦 Lawton

阿空 Arkon 納喜威爾 Nashville 等市於一九二四年，廢止市經理制，此非市制之不完善也，乃不得其人及用之不得其當也。

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市經理制爲學者所提倡，爲市民所稱許。主張改革市制者，舍此莫屬，至一九二〇年有一六五市，一九二五年有三〇五市，一九三〇年有三九五市，現已有四六〇市用市經理制。其中以人口不滿五千之市爲最多，約佔全數之半。人口在五千人以上而不滿二萬者，約佔全數三分之一。人口在二萬以上者，約佔全數六分之一。爲辛辛那提 Cincinnati 康屠斯市 Kansas city 羅徹斯德 Rochester 戴敦阿克 拿荷莫市 Oklahoma city 等，爲其中之最大者也。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喬守耿

(一) 引言

(二) 李加圖，馬克斯學說時代的背景

(三)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中的基本原理

A 李加圖——決定於產生此商品的必須的相對勞動量

B 馬克斯——建築在價值形式論上

(四)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內容諸問題

A 商品價值之分類

1. 李加圖——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2. 馬克斯——亦分使用價值——物品的有用的性質

交換價值——為分量的關係

B 價值的決定

1. 李加圖——價值的決定是在生產時所必要的勞動量

2. 馬克斯——商品價值包含著人類勞動是社會必需的勞動

C 價值的尺度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二

1. 李加圖——是投下生產的相對勞動量

2. 馬克斯——實體的勞動的大小是可以由勞動時間測量出來的

D 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

(五)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中之特殊問題

1. 李加圖之地租與穀物價值之關係

2. 李加圖之價值與富之不同性質

3. 馬克斯之剩餘價值學說

(六)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一 引言

關於價值問題的探討，在美行爲主義派經濟學者的心目中，是一件勞而無功的工作。德經濟學家狄特塞 [Dietzel] 曾經指謫過價值論在實際上並不是經濟學的基礎，祇是經濟學上裝飾品而已。他們的意思都以爲在現代貨幣交易時代，商品的價格問題，比起商品的價值問題更加重要；但是我們試一想，那支配市場上各種商品價格的，又是一個什麼元素呢？爲了要解答這個答題，似乎我們有認識商品的價值的必要。

但是那商品的價值問題，我們究竟怎樣去認識呢？這却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社會主義者所認爲登峯造極的馬克斯的價值學說，現在猶不免受反對派之攻擊，其他學者的，當更不免瑕疪互見。

李加圖是十九世紀當中英國經濟學界的支配人物，這句話誰都應該承認，他在他的巨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一書內，開始發揮他的價值學說，在整個價值學說內取得怎樣的地位呢？據盧彬 Rubín 的意思，在整個價值學說內，李加圖的貢獻，幾乎和馬克斯相仿，盧氏翻譯李卜克拉西 Wilhelm Liebknecht 的價值學說史的時候，他作了一篇序文，在他的序文裏，他曾經說過改革整個價值學說的有兩個思想家：（孫寒冰譯價值學說史 P.14）

李加圖是價值量方面的學說的改革者；他不去研究價值的尺度問題，他提出了「勞動量是有規律的依隨勞動生產力的發達而變遷。」

馬克斯則是價值質方面的學說的改革者；他並且予以以前的「價值來源」這一問題，以一種新的形式，而使其變成爲探討價值之社會本質或社會機能的學說。」

本文的參考書：關於李氏價值學說：（一）李加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二）亞當斯密所著之國富論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中第五第六第七三章

關於馬氏價值學說：（一）陳豹隱譯經濟學大綱（日本河上肇著）（二）施復亮譯資本論大綱（日本高龜素之著）

和李加圖，馬克斯學說有關的書還有孫寒冰譯價值學說史該書原著者為李卜克拉西氏，後來由盧彬譯述，當李氏所著價值學說史出版的時候，馬克斯的剩餘價值學說史還沒有出版，雖然價值學說史出版在前，但據盧彬的意見，以為那一部書，對於了解馬克斯價值學說，仍有很大的幫助。在盧彬的序文內曾有「自部分說來，李卜克拉西是書（指價值學說史）可以作為研究馬克斯剩餘價值學說史之良好導師。馬克斯是書（指剩餘價值學說史）之出世，是在李卜克拉西本書付印之後，（一九〇二年）唯剩餘價值學說史之問世，不但不使李卜克拉西是書成為無用，對於讀者反增大其用處。」由此可見是書之價值。

二 時代的背景

李加圖——產業革命在英國導源于十八世紀，到了十九世紀的開端，正是資本主義奔騰澎湃的時節。當時的經濟現象充滿了朝氣。所以由時代而反映出來的經濟學說，也是神氣活現。關於價值學說的論者，一時間如雨後春筍。主張生產成本論有勞勃多倫 Robert Torrens 與薩米爾貝萊 Samuel Bailey；主張供求決定價值學說的，有馬爾薩斯，主張勞力價值論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在那一個資本主義剛剛抬頭的時代內，人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崇拜，正在興高彩烈，獨李加圖要建樹他的勞動價值論，那不是一件很討厭的事嗎？假如李加圖把他的勞動價值論逐步推演下去，末了他勢必要大聲疾呼：「生產調節者，不是資本，而是勞動。」

馬克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首倡者，而為近代文明諸國勞動者所目為救世主之馬克思氏。最初研究法
律，關於文學，歷史，哲學莫不悉心研究。有 Feuerbach 之學說謂物質足以支配人之環境，馬氏遂拋棄文學
，從事於經濟學之探研，馬氏具有最高歷史哲學之智識，與最高社會生活之知識，以全副武裝之革命的社會
主義之宣言，其氣焰之高張，感情之熱烈，實與當時人心以最強之刺激，其剩餘價值學說不獨當時學術界，
為之轟動，且足流傳後世。

三 李加圖，馬克斯二氏價值學說中的基本原理：

李加圖——決定於產生此商品的必須的相對勞動量

在討論價值時，李加圖以為商品的價值，是決定於產生此商品的必須的相對勞動量，而與此勞動所得報
酬之大小無關。

分析之初，他也和斯密一般，將價值劃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二種，所謂使用價值，即物之效用，但一
切有使用價值之物，並不是均有交換價值，反之物之效用雖非交換價值之尺度，但為有交換價值物品中所必
不可少的一個條件。因為如其交換物品中沒有使用價值，那末，任牠如何稀少，任他包含多大勞動量，牠總
沒有交換的價值。

決定有用物品之交換價值之條件——

李氏以為有兩個條件：即物之稀少性與生產時所必須的勞動量。交換價值之決於物之稀少者，如市場上
所不易得之古玩，特產等，但在人類所欲得之大部份物品，乃由勞力所生產可因勞力之多少而變其數量，故
此大部份有用物品之交換價值，即以人類之勞動為基礎。在這一點上，李氏之見解和斯密相同。勞動既為交

換價值的基礎，則物品價值之大小，就要看物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之多少為準則，關於此，李氏與斯密之見解亦復相同。

但，亞當斯密除主張以生產商品時所投下之勞動量作為商品交換價值之根據外，又常以交換商品時所得而支配的勞動量為尺度，這兒，李氏却不以為然，他說這前後兩種勞動量，在事實是不相等的，前者固為一不變的標準，可用以測量物價的變動，但後者却是變更着的，不能依作準繩的。參攷經濟學與賦稅原理

馬克斯

依照盧彬的說法：馬克斯的價值論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的：（一）建築在價值形式論上——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生產關係之物的表現（二）建築在社會勞動分配說及價值之大小與勞動生產力之發展有關這一學說上。」（孫譯價值學說史P.310.）

高龜素之說：馬克斯研究資本制經濟，先從商品底觀察，分析入手，「資本制生產方法支配著的諸社會的財富，成為龐大的商品集積而出現，一個一個的商品，表現為它底成素形態，所以我們的研究，以商品底分析而開始，這是成為資本論本文底昌頭的有名的文句。馬克斯對於這商品作了分析的考察之後，發見商品底價值是由生產那商品所費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數量來決定的。這樣，首先便立定一個根本原則，商品底價值，由社會的必要勞動量來決定，同時，他又論定：在商品生產社會裏，原則是應當以等一價值與等一價值交換的，這就是他底勞動價值說，他底依剩餘價值去說明資本制經濟，實在是從這裏展開出去的」（施復亮譯資本論大綱五頁）

馬克斯價值學說的特點，就盧彬的分析約略如下：

「馬克斯的價值論，不是研究勞動和勞動生產物之間的關係，而是研究勞動的社會形式的和勞動生產物

的社會形式之間的關係的』(孫譯價值學說史三〇六頁)

馬克斯論「價值形式」(這個價值形式是勞動本身的一定社會形式之結果)的學說，是馬克斯在勞動價值說中所引伸于經濟學中的特有的新學說。』(孫譯價值學說史)

馬克斯解釋了「創造價值的勞動是那一種的勞動，」這是馬克斯的價值論的特點。盧彬在指出此項特點後，接着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一段話：「馬克斯是從勞動之創造價值的能力方面來分析勞動；他是第一個人指出創價值的勞動是那一種勞動，何以並怎樣形成了價值，他認為價值不是別的，只是這一種的結晶勞動。」盧彬在引用這一段文字以後，他的結論是「所以馬克斯在闡明「勞動兩重性」中即以此為他的價值說之中心部分。」(孫譯價值學說史三〇八頁)

四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內容諸問題

(A) 李加圖之商品價值的分類

在這個題目下面。李加圖是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學說，他也把商品的價值：分為兩種。一個是商品的使用價值，一個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在他的價值論第一節的開端，他就引用了亞當斯密的說法：「價值一辭，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牠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表示因佔有其物而取得的對於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叫做使用上的價值，後者叫做交換上的價值。」

至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兩者在某種特殊情形下的關係。他又引用了亞當斯密的說法：「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其交換價值往往極小，甚或絕無。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其使用價值往往極小，甚或絕無。」他在解說這條原理的時候，也和亞當斯密的解法一樣，前者以空氣和水作例子，後者以金子作例子。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馬克斯之所謂商品也是由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對立物統一而成的『商品就是使用價值。這就是說他是人類的某一種欲望的對象，（陳豹隱譯經濟學大綱二三頁）勞動生產物對於那天然的自然的財富而說，是一種人爲的社會的財富。這種財富，亦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爲供給那生產者或所有者自己使用的生產物，另一種是拿去和別的生产者所生產或別的所有者所領有的生產物交換的生產物，這就是商品。』（施復亮譯資本論大綱四九頁）

馬氏之使用價值，——『所謂使用價值不外是指那物品底有用的性質。』『可是物品底這個有用性物品底這一種性質，並不是浮在空中的東西。它是基於那物品底物理的自然的性質的一離開那物品底的形體便不能存在。所以像鐵小麥，金鑽石，等等商品體自身，是一個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的商品，却一個也不能有。使用價值，是使物品成爲商品的第一次的必須條件。』（施譯資本論大綱六八頁）

馬氏之交換價值及價值形態——『一定量的一個商品，常與一一定量的別個商品相交換。這一個商品，對於別個商品而交換的比例，便叫作前者底交換價值』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爲分量關係，即一種使用價值對於別種使用價值而交換的比例。『商品的交換價值，可以隨着那交換對象底不同而有多重表現（施復亮譯資本論大綱七〇頁）』『商品價值的實體，就是溶化到商品裏面。去了的社會勞動，（被捨象的人類勞動）並且商品交換價值那個東西，結局，只不過是這種商品價值的現象形態罷了。』（陳豹隱譯經濟學大綱三一頁）

(B) 李加圖之商品交換價值

關於商品價值之由來，李加圖同情于亞當斯密的學說；批駁了薩伊的學說。

據李加圖說：『與亞當斯密意見相左的薩伊，以爲價值可得諸自然，如太陽，空氣，氣壓等等。』接着

他又說：『這種種東西，固然有時，代替人類勞動，有時與人類勞動合一。但一細心考察，即知自然働因，雖大可增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能增加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機械的助力，由自然哲學上的認識，我們固可利用自然，以代人力但如此做成的交換價值必從而降低』在這裏李加圖認定薩伊是忽視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別，他以爲自然働因，只能增加物品的使用價值，不能增加物品的交換價值——（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二二二頁）故李氏的商品交換價值有兩個來源，即以稀少性所決定交換價值和以勞動量所決定交換價值，李加圖有以下的說法：『有些商品的價值，單由稀少性而定，勞動既不能增加牠的數量，牠的價值，亦不能由供給增加而減低。』接着他又說：『在討論商品，商品的交換價值，和商品相對價格法則的時候，我們所指的商品，既可由人力增加總量，又允許生產上的自由競爭。』從此處我們可以知道，李加圖所研究的對象，是那些從勞動量決定他們交換價值的商品。（郭大力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一第二頁）

馬克斯之商品交換價值之四種形態

商品這東西，是不能夠孤立存在的，既是一個商品，必定就是和別的商品有交換關係的。』（陳豹隱譯經濟學大綱三九頁）既然某一商品與別一種商品發生了交換關係，因此就產生了價值的形態。『馬克斯把商品的價值形態分爲四種，每種形態都是代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之形式』（孫寒冰譯價值學說史二二二頁）

（一）簡單的價值形態例如： $(XAW = YBW)$ 意思是說 XAW （A商品的X量）的交換價值，被表現爲 YBW （B商的Y量）在這裏兩種不同的商品A和B明明盡著兩種不同的任務。A把牠的價值表示在B裏面B就被當做這種價值的表示的材料。A盡主動的任務，B盡被動的任務。A的價值被表示爲相對的價值形態，換言之，要由牠對第二商品的關係中，才能表示出牠的價值來。B商品是以等價爲機能，換言之，牠是表現等於A商品之特定量之特定量的價值（孫譯價值學說史二二二頁）這個第一種的價值形態在歷史上便是屬

於商出生產的萌芽時當是時各種生產物之相互交換，尚非經常，亦無一般公則，不過是偶然的交換，或個別交換罷了。

(二) 擴大了的價值形態——當生產物被人當作商品而生產出來的時候此時也，某種生產物的習慣的和別種生產物互相交換，因此價值形態乃發展到一較高的階段例如 (N商品A=U商品B) 或 U商品C, 或 W商品D, 或 X商品E 或等於其他種商品) 即所謂擴大了的價值形態，此時也 A 商品的價值是被表現在其他無數的商品中，各個其他的商品體都變成了反映 A 商品的價值的鏡子 (孫譯價值學說史二二三頁)

(三) 一般的價值形態——「在交換的初期，人們都是把自己用不著的生產物，拿來和自己用得著的別人的生產物，行直接的交換，這就是所謂物物交換。但是這種交換，因為當事人的要求不能一致的緣故，是隨伴著一種很大的不方便的。因為這樣，所以到了交換行得很寬的時候，自然的。那種能夠被一般人所需要，並且能夠長久的被保守著的物件，必定會當成交換行為上的一方面的等價物被人們使用起來。這就是說，人們自然會拿自己的生產物，和這種一般的等價物交換起來，把這種等價物弄到手之後，再拿這東西出去，和自己所需用的生產物相交換」 (陳譯經濟學大綱七一頁) 此時也直接生一般的價值形態成，商品 A 成爲一般的等價物。

(四) 貨幣形態——商品交換價值的形態，發展到第三個階段以後，「最初只是暫時地由某一種類的商品盡著一般的等價底任務後來却由某一種特定的商品，終局地，因而社會的公認地占取這種任務了。到了這個時候，便發了貨幣，那特定的商品，便變成了貨幣，這可以說商品交換底第四期。表示這個時代中商品底交換關係以至價值關係的方程式與第三期方程式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某種分量的幣材 (金或銀) 代替了特定商品罷了 (參攷施譯資本論大綱一〇五頁) 此時也一定分量的金子取得了一般的等價形態的作用

，此為最高級的價值形態。

馬克斯在分析上四種價值形態的時候，說：『價值形態的一切神祕，都潛藏在這種簡單的價值形態當中。』價值學說史二二二頁

(C) 價值的決定

李加圖是勞動價值論者，他以為商品交換價值的決定，是在生產時所必要的勞動量。他在他的價值論第一節的引言裏他說『一件商品的價值，或所能換得的其他種商品的數量，乃定於生產所必要的相對勞動量，非定於勞動報酬的多寡（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但是李加圖所說的勞動量。不僅是包括現在的勞動，同時也包括過去的勞動。換句話說：不僅是直接投在生產品內的勞動連投在生產工具內的勞動也在內。在他的價值論第一節引言內他說：『影響商品價值的，不僅是直接投在商品內的勞動，投在工具建築物內的勞動，亦有此種作用。』

馬克斯之所謂商品價值包含著一般的人類勞動，——在抽象的意義上的人類勞動，所以具有價值；就是『價值形成實體不外是勞動。』（施復亮譯資本論大綱七六頁）『一件有用的東西，祇因為在牠裏面包含著一般的人類勞動，「抽象的人類勞動」——之故，所以才具有價值，這個價值之大小是由包含在牠裏面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之分量來測定的』（孫譯價值學說史二一九頁）形成價值的實體，是人類的勞動，但是人類的勞動力有性質的不同及種類不同，今假設只以勞動時間計算兩種商品的價值（一個是複雜勞動的生產；一個是簡單勞動的生產物）或難得其公道，所以馬克斯又提出決定商品價值者是社會的必需品的勞動。

(D) 價值的尺度

李加圖在他價值的第六節內，特別討論這個問題。——價值尺度——他以為在諸商品中，要找一個本身

價值根本不變的物件來做其他商品價值的尺度。這件事體根本就辦不到。他說：『世間任何物生產所必要的勞動量，都不免增減。即令必要勞動量的不變，牠仍不是完全的價值標準，仍不是不變的價值尺度，據上述，生產媒介物所必要的固定資本的比例，比較生產別種商品所必要的固定資本的比例，若不相同，工資騰落，已可引起媒介物價值的相對變動，固定資本的耐久力若不相等，商品上市所必須經歷的時間若不相等，則由同一原因，可以引出同一結果。上述種種，已足使世間不能有完全的價值尺度』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二十五頁）總結他的意思：他以為兩個生產條件不相等的物品，任何一物不能為其他物的價值尺度，同時他以為貨幣也不是價值真實尺度，『他物價值變動所不能避免的原因金幣亦不能避免』（前書二十七頁）所以他說『支配商品的相對價值的，是生產牠們投下的相對勞動量』（目前書二十八頁）

馬克斯之商品價值尺度是以『形成商品價值的實體的勞動的大小，是可以由勞動時間測量出來的，所以從這一層看來，勞動這東西，本是在他本身裏面，包含著一種尺標的。但是要知道商品的價值，必定非由別的商品的某種特定分量表現出來不可的』（經濟學大綱一〇〇頁）貨幣與其他一般商品一樣，它自身是價值，是人類勞動底體現，所以能夠做共通的價值尺度，為價值尺度的貨幣，是商品底內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底必然的現象形態』（資本論大綱一一四頁）『在貨幣的價值沒有變化的範圍內，一般物價是和諸商品的價值的變動為比例而變動的，又在諸商品的價值沒有變化的範圍內，一般物價是和貨幣價值的變動為比例而變動的。』（經濟學大綱一〇二頁）

(E) 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

李加圖在勞動價值論者的意見，投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是商品價值的基礎，但那只是商品自然價格決定的因素，至於商品實現於市場上的市場價格：常不免與自然價格有所差異，他說：『一般說來，商品供給，

決不能長期間，適應於人類欲望所需，繼續供出同樣程度的豐裕，所以沒有一種商品的價格，免得了偶然暫時的變動（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五十三頁）至於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其自然價格的關係李加圖和亞當斯密的意見相全，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商品中價心格，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都不斷的被其吸引，李加圖爲解說這條理由他說：「因此（指各自希望得到普通利潤）投資家避不利就有利的欲求，限制了商品的市場價格，不令其繼續大超過或過底減於其自然價格」（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五十五頁）

在馬克斯之討論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他特創「價值形式」的學說內，他分商品交換價有四種形態，貨幣形態是商品底價值表現方式底最高的發展階段，用貨幣把商品底價格表現出來的東西，即商品價值底貨幣形態，就是商品的價格，據馬克斯說「價格是商品裏面所體現的勞動底貨幣名稱（資本論大綱一〇九頁）所謂價格就是以貨幣表現出價值的東西。一商品所費的社會的必要勞動量沒有變化，那商品底價格便可以與它底價值成正比例而起高低」在商品經濟的社會中，沒有人去調節各生產部門及各企業間的勞動分配的因此非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即求過於供（生產停滯）換言之社會勞動的數量，非過多即過少是以生產部門的均衡逐漸以破壞，市場價格與價值之差異，是過剩生產及停滯生產所藉以剷除，及國民經濟中此一生產部門與他一生產部門間均衡復原傾向所藉以創立的一種機構（價值學說史三〇〇頁）

五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中之特殊問題

李加圖之地租與穀物價值的關係

他以爲地租之產生，是耕種者運用了土地原有的不可毀滅的力量，譬如他說「使用了原有不可滅的土壤力必須給地主一部分生產物，這即所謂地租」（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三十三頁）至於論到地租穀物價值的

關係他的意思是地租之支付並不影響到穀物價格的勞動實際上穀物價格之漲高是因為投在那不納租土地上生產穀物所必要的勞動量增加。『支配穀物價值的，是投在不納租土地上生產穀物所必要的勞動量，或者說是憑藉不納租資本部分生產穀物所必要的勞動量。穀物騰貴的原因，不是支付地租，反之，支付地租的原因是穀物。』

價值與富之不同性質

在其巨著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二十章所討論的題目，李加圖說：『價值根本與富不同，價值不定於豐饒，但基於生產的難易。一百萬人在製造業上勞動，常常生出同一價值，但生產的富，不必相等。』設有二社會機械發明熟練加進，分工改良新市場出現，為甲社會所有，而為乙社會所無，則甲社會一百萬人所能產出的富，與乙社會一百萬人所能產出者比較且將較大數倍但所產價值，終必相等，商品價值的漲落，與生產難易為比例，換言之，與生產投下的勞動量成比例』（郭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二一三頁）

馬克斯的剩餘價值學說

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內，資本家獨佔了生產工具，勞動者的勞動力變做商品，被資本家買去從事生產。在這樣情形下面勞動力的價值，經常的被資本家剝去一部分，此剝削的部分，馬克斯叫做剩餘價值，他說『在勞動者超過必要勞動底限界而勞役的勞動過程底第二期間，誠然費了他底勞動，——勞動力底支出，但是他底勞動，却沒有替他自己形成什麼價值，這個勞動形成剩餘價值——以那「由無而生的創造。」一切魔力來吸引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我把勞動日底這個部份，叫做剩餘勞動時間，把在這時間內所支出的勞動叫作剩餘勞動（資本論大綱二一〇頁）是以剩餘價值之產生，不外兩個途徑，『由勞動日底延長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叫作絕對的剩餘價值，反之，由必要勞動時間底縮短及其相應的勞動日底兩個部分間底量的比率底變化

而發生的剩餘價值，叫作相對的剩餘價值。（資本論大綱二三四頁）是以剩餘價值之產生，不僅可由勞動日底絕對的延長而增加，亦且可由必要勞動時底縮短，即可由剩餘勞動時間底相對的延長而增大。

六 李加圖，馬克斯價值學說之比較

1. 馬克斯之論李加圖也，他說李加圖是結束古典學派的人物，為開闢社會主義的一個人，後來馬克斯則根據了李加圖之勞動價值論而發揮之。

2. 李加圖之價值論是勞力數量價值論，而不是勞動費論；更不是生產成本論。（生產包括工資利潤地租）他的意思是說勞動數量之縮減則影響物價之減少，假如勞力數量之增加則影響物價之高升。

馬克斯資本論之第一部，也就是把握著勞動數量影響價值，馬克斯之體系由價值論到剩餘價值。（勞動價值之剩餘）以剩餘價值解釋資本主義由資本主義之解釋，而主張階級鬥爭，在馬克斯學說中，他把價值與價格分論。從此馬克斯的門徒也有了修正派。在修正派的主張只採取馬克斯之階級鬥爭的學說，而放棄其他部分；但是擁護馬克斯者則替馬氏辯護，說馬克斯前部之學說是為經濟本質之解釋，後部的學說為經濟現象的解釋。

3. 測量勞動數量之工具為勞動時間此非但李加圖用之，馬克斯亦沿用。

4. 李加圖不承認工資，地租，利潤之漲落影響物價之變動。

5. 李加圖其所以主張自由貿易者他是希望糧食由外國輸入，糧食因此可以下落，在李加圖的意思，糧食下落之原因有二：(一)為放棄最壞土地之耕種；(二)由外國輸入糧食，糧食下落，勞動者生活費用減低。

6. 李加圖以為工資之漲落與利潤之漲落成一定之比例，工資漲則利潤減低，工資跌，則利潤增加，此處

李加圖指出資本家與勞動者利害之衝突，此為古典學派學說中之階級鬥爭之意識。

7. 工人一日之生產常超過其消費之所需但是工人之所取得者，僅為一日之生活所需，此多餘部分由資本家拿去，從此一點，也可以說是李加圖之剩餘價值論，後來有人批評李加圖之學說是為資本家張目，此說也不盡然。李加圖其所以主張自由貿易者，是求糧食之下落，糧食之低落逼得地租之減低，地租減低不利於地主。同時他在討論與利潤的時候，他又指出勞動者與資本家利害之衝突，如果為資本、張目，難道他要這樣解說麼？

8. 李加圖講工資之高低，他是採取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說工資高低的原因，是因為勞動者數量增減的關係，至工資減低的原因，是因為勞動者數量增加，他以為勞動者始終逃不了兩種壓迫①因為勞動數量增多勞動市場價格之跌落②為糧食逐步高漲（因為人口增多糧食需要增多）所以他的結論，認為勞動者根本就逃脫不了他們悲苦的命運，所以他主張採取放任主義，採取了 Bare subsistence theory of wages，間接限制勞動數量增加之加速。

9. 李加圖是價值量方面的學說改革者，至於馬克斯則是價值量的改革者。

10. 馬克斯認李加圖之勞動價值論是忽略了勞動的社會形式或是價值形式的學說。

11. 李西克拉西認為馬克斯學說與李加圖理論之原則上的區別，是在馬克斯所指出的生產物質技術過程及其社會形式間之區別。

馬克斯的地租論

賈開基

一、引言

二、地租的概念

三、資本主義地租之形態

A 差額地租

a 差額地租的第一形態

b 差額地租的第二形態

c 差額地租的源泉

B 絕對地租

a 絕對地租的形成

b 絕對地租的源泉

C 獨佔地租

四、地租的移動

五、結論

馬克斯的地租論

一 引言

關於地租學說，馬克斯在大體上是贊成呂嘉圖的見解的。不過贊成僅祇限於差額地租的某些部分內；至於呂嘉圖不承認絕對地租，馬克斯則極端反對；而展開他的特創的學說。

馬克斯對於呂嘉圖有過這樣的評語：『呂嘉圖下面所說的完全不錯：「地租（差額地租）通常是指：使兩個同量的資本及勞動，但兩者的生產物竟有差額，這差額便是地租」。但是問題如果祇關於他租，而不關於一般平均利潤的超過額，則在「通常」之後，應該加上「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中」纔可』。馬克斯接着又說：『呂嘉圖又有如次的主張，如果這僅對差額地租而言，則很正確：「凡可減少同一土地或新土地的生產物的不平等的因素，都可以使地租跌落。及之增加這種不平等的因素，又可使地租高漲』。不過依馬克斯的意見；在這些因素中，除了土地的沃度及方位等一般的之外，下面的幾點也應該加算在內：（a）租稅的分配；（b）因各地農業發達的不齊而發生的不平等；（c）因佃農間所有資本的不同而發生的不平等。

以上幾點，是馬克斯批判了呂嘉圖的地租論而列舉的幾個基礎概念。馬克斯即循着這個軌跡而展開他自己的特殊學說；當然他和呂嘉圖及其它學者所見絕不相同的。

二 地租的概念

我們知道：資本家要創立任何企業，不但必須領有機械、建築物、原料、勞動力等等，並且還不得不領有該企業所需要的某種廣度的土地。由此可見：土地在生產手段上扮演着如何重大的任務。

土地這東西，我們不能把它和它的自然所給與的賜物，等同而視，我們絕不可忽視了在它上面所投下

的勞動。而且像空氣或太陽光這類自然物，它們在地面上是無限制存在着的；土地却不然，它是有限制的，在大部的國度裏，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還沒有被採用之前，這些土地早已成爲地主的私有財產。所以當資本家起而要求土地時，他並不能隨便獲得，必須先向地主取得土地的使用權。

因此，地主就拿着這個土地所有權的武器，向資本家索取土地的使用費，即所謂借地費。借地費包括下面兩個成份：(a)以前地主在施肥、灌溉、排水及各項設施上投下的資本，出租時必須收取相當的使用費；(b)地主收取租金，並非爲取得先投資本之報償，而是取得把土地使用權轉讓與資本家的代價，經濟學上所謂的地租，乃指後者而言。

馬克斯認爲，地租的形態，因土地所有的歷史形態不同，而發生差異。即是說：土地所有者，有的是其同體的代表者，有的是中世紀的地主，有的是自耕農，還有的是資本家。所有者不同，地租形態亦因之而變化。今日的地租即資本主義的地租，依舊不過是一種歷史形態，而絕非唯一的形態。換言之，地租的可能，絕不僅限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情形下，不過今日資本主義的地租，爲地租最高的發展形態，所以馬克斯特別把這種形態作爲研究的對象。

馬克斯研究資本主義地租，分作三個形態來考察，即：差額地租，絕對地租，及獨佔地租。請分敘如後。

三 資本主義地租之形態

A 差額地租

差額地租發生的原因，呂嘉圖認爲有三個：(a)沃度的差異，(b)方地的優劣，(c)土地的報酬漸減律

。但在馬克斯却把這三種原因分別而論。因沃度方位的差異而發生的地租稱爲「差額地租的第一形態」；因土地的報酬漸減律而發生的稱爲「差額地租第二形態」。這種形態的地租，在生產行程中怎樣形成的呢？馬克斯曾作成許多圖表來說明。

a 差額地租的第一形態

在有些資本家的企業中，它的技術超過平均技術之上，因此它的生產費就在平均生產費以下，結果這些資本家得到平均率以上的差額利潤。這個差額利潤的來源，就是這個企業所生產的商品之低廉的個別的價值與對於由平均生產費來決定的生產價格，兩者間的差額。地租也是像這樣情形而產生的。

我們知道：土地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有的地味肥沃，有的瘠薄，有的富有油、煤、鑛產，有的又草木不生。而投到肥沃的土地上的勞動，與投到瘠薄的土地上的勞動，兩者相比，若其它情形相同。自然前者要得到更多的收穫。這當然不容懷疑的。

差額地租的第一形態，就是從這樣源泉產生的，爲說明這點，馬克斯首先假定A、B、C、D四種土地。更假定小麥的價格一卡德六十先令，恰與最劣等土地的生產價格（支出資本加上平均利潤）相等，並且最劣等土地A，以五十先令的資本，生產一卡德，則可得百分之廿的平均利潤。在這種場合，假定土地B以五十先令的支出資本，產生小麥二卡德，那麼它的利潤就是七十先令，因此產生平均利潤超過額六十先令；土地C以等額支出資本，產生小麥三卡德則有利潤百卅元，剩餘利潤成百廿先令；土地D亦以等額支出資本，產生小麥四卡德，其利潤爲百九十先令，剩餘利潤爲百八十先令。爲求明解起見，請看後表：

土地種類	生產物		支出		利潤		地租	
	卡德	先令	資本	卡德	先令	卡德	先令	
A	一	六〇	五〇	$\frac{1}{6}$	一〇	〇	〇	
B	二	一二〇	五〇	$\frac{1}{6}$	七〇	一	六〇	
C	三	一八〇	五〇	$\frac{1}{6}$	一三〇	二	一二〇	
D	四	二四〇	五〇	$\frac{1}{6}$	一九〇	三	一八〇	
共計	一〇	六〇〇				六	三六〇	

附表)。

照馬克斯的意見，土地的耕種，有的是由高沃度的土地移向低沃度的土地；但從低沃度的移向高沃度的，這種情形也是有的。

比如土地D生產四卡德（以百萬為單位，則為四百萬卡德）還不夠供應一般增大的需要時，那麼小麥的價格勢將騰貴到每卡德二十先令（在這種場合，小麥的原來價格為每卡德十五元，即土地D的生產價格），二十先令適與土地C的生產價格相當，於是土地C進於耕種。更進，若需要超過土地C、D的供應力，小麥價格則更將漲到三十先令，於是土地B也加入耕種。到後來，需要更繼續增大超過土地D、C、B的供給量，則土地A也開始耕種，因為這時候，小麥價格已漲到每卡德六十先令恰當土地A的生產價格了。在這種情形下的地租，是先隨土地C的耕種而成立了土地D的地租，即由土地D、C的生產價格的差額，每卡德有五十先令的地租。跟着土地B的加入耕種，土地C也有每卡德十先令的地租，土地D的地租則成為每卡德十五先令。到土地A圈入耕種範圍內時，則如前表所示的地租成立。

反之，土地的耕種設若由A開始，當A的生產物不夠供應需要時，價格馬上會騰貴到每卡德六十先令以上。於是土地B進於耕種，以補充那種不夠供應的需要；而土地B的生產物亦以A之六十先令販賣，因此就成立了六十先令的地租（土地B的生產物前面假定為兩卡德，計百廿先令，除去支出资本五十先令和十先令的平均利潤，餘下六十先令成為平均利潤率超過額，即所謂地租）。至於土地C、D的地租，亦依同樣情形而成立。不過土地的耕種，從低沃度的移向高沃度的，並非由於現有土地的生產量不夠供應需要；高沃度的土地纔順序進於耕種，乃是由於一般耕種部門的擴大，而高沃度的土地，也許偶然在後纔劃入耕種範圍的。

關於差額地租的發展，馬克斯更提供了幾許修正。假定小麥的需要，最初由十卡德增大到七十卡德，則最劣土地A（前面假定A的生產量為一卡德）便會由其它以六十先令生產價格產生小麥一卡德又三分之一的A所驅逐。從來土地B、C、D的生產量雖不變化，但位於AB之間的土地，A，位B、C之間的土地，B'、B''，却就加入耕種範圍內。

在這種場合，規定小麥一卡德之市場價格的，必為土地A的生產價格四十五先令。因之小麥一卡德由六十先令低到四十五先令即減低百分之二五，於是土地B、C、D的剩餘利潤下落，從而地租也就下落。然從小麥的數量考察地租，因耕種面積增大，由六卡德增加到七卡德又三分之二，但是從貨幣方面來考察，却因小麥價格低降的結果，由三百六十先令縮減到三百四十五先令。請看下表：

土地種類	生產價格		支出		利潤		地租		一卡德的生產價格
	卡德	先令	資本	卡德	先令	卡德	先令		
A	$1\frac{1}{3}$	六〇	五〇	$2\frac{2}{9}$	一〇	—	—	四五先令	

土地種類	生產物		支出資本	一卡德的生產價格	利潤		地租	
	卡德	先令			卡德	先令	卡德	先令
A	二	六〇	五〇	三〇	$\frac{1}{3}$	一〇	—	—
B	四	一二〇	五〇	一五	$2\frac{1}{3}$	七〇	二	六〇
C	七	二一〇	五〇	$8\frac{4}{7}$	$5\frac{1}{3}$	一六〇	五	一五〇
D	一〇	二〇〇	五〇	六	$8\frac{1}{3}$	二五〇	八	二四〇

附表 III

到最後，土地 A、B、C、D 同時進於耕種，其情形雖和先前那樣，但假定各土地的生產力都增大：A 的生產量由一卡德增加到二卡德；B 的生產量由二卡德增加到四卡德；C 的由三卡德增至七卡德；D 的由四卡德增至十卡德。同時，一般的需要量也繼續增大，增大部分的生產量能完全被吸收，則有如下表的結果：

共計	D	C	B	B	B	A
17	4	3	$1\frac{2}{3}$	$2\frac{1}{2}$	2	$1\frac{1}{2}$
	一八〇	一三五	一二〇	一〇五	九〇	七五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2\frac{8}{9}$	$1\frac{8}{9}$	$1\frac{5}{9}$	$1\frac{2}{9}$	$\frac{8}{9}$	$\frac{5}{9}$
	一三〇	八五	七〇	五五	四〇	二五
$17\frac{2}{3}$	$2\frac{2}{3}$	$1\frac{2}{3}$	$1\frac{1}{3}$	—	$\frac{2}{3}$	$\frac{1}{3}$
三四五	一二〇	七五	六〇	四五	三〇	一五
	一五	二〇	$2\frac{1}{2}$	$2\frac{2}{7}$	三〇	三六

附表 II

共計

二二三

一五

四五〇

雖然，小麥的市場價格由每卡德六十先令低降至三十先令，即減少了一半，但生產總量，却由十卡德增加到二十三卡德。在這種場合，地租在B的部分雖然未變，可是因C的部分和D的部分都有增加，所以在總量上由三六〇先令增至四五〇先令，即增加了百分之廿以上。

綜合上述情形不難明瞭：調節市場價格的常是最劣土地的生產價格；而其它諸土地的生產價格則比較低小。但是因為這些土地的生產物，又以最劣土地的生產價格販賣，所以它們就可得到平均利潤的超過額，地租就是由這個剩餘利潤形成的。因此，馬克斯說：（差額地租，就是發生於不斷與耕作程度發達相伴的諸土地之自然沃度此處姑且不問土地位置）間所生的差異。即是由最良的土地面積之限制，並且在種種相異諸土地上不能不投下等量資本，而對於等量資本所能產出的生產額又因各地而不同，所以差額地租因此發生。

依馬克斯所見，無論土地的生產價格在靜止狀態，抑在騰貴或在低落的時候，這種差額地租都得成立。因為即使在價格低落時，生產物總量和地租總額也會增大的。無論是最劣等土地A被較優良的土地所驅逐，或其自身進為沃土，至使其較優良土地的地租減少，但全盤而計：因為從來不提供更地租的土地也提供了，所以縱如上列第二表所示，貨幣地租會因而減少，但實物地租却是向上增加起來的。

馬克斯更進而指出：差額地租，就是不以更劣等土地加入耕種範圍或土地報酬漸減律為前提，也是可以說明的：比如因耕種一般的改良，而致價格低落，則最劣等土地的生產物及其價格都因而低落，在此場合，一部分優良土地雖然有不變，有的低落，但最優良土地的地租却必然增加的。同時，假若所有土地的絕對地租增進，優良土地的沃度，較之劣等土地的沃度相對的更多的增進，那麼生產量的差額必將同等量的增大了。

。這也是差額地租的源泉。

除土地沃度的差異之外，土地的拉置也是提供差額地租的要因素。大家知道：在農業上與市場的距離比較在工業上所包含的意義還要重大。因為原料及一般的農產品，它本身的生產費用並不大，而搬運它所需要的費用，却成它的價值的大部份。茲就土地A、B、C、D的情形，表示如後：

土地種類	距市場之距離	一石穀物的運費
A	最近	五角
B	十里	二元
C	廿里	四元
D	四十里	八元

附表 VI

如上表所示，若土地A、B、C的生產量不能供應有購買能力的需要時，就必然促成土地D的生產物銷路。在此場合，市場上所成立的價格必定能夠補償從土地D到市場間，四十里路的穀物搬運費。因此其它各地的搬運費與土地D相較，則土地A便宜七元半，土地B便宜三元半，土地C便宜一元半。同時在市場上，一切穀物都是按土地D的價格而出賣的。結果，土地A、B、C都得到了剩餘利潤，即地租——土地A每石七元半，土地B三元半，土地C一元半。

在近代都市中，因土地方位而發生的地租更有着驚人的作用。大商店大銀行密集都市中心而造成寸土萬金局面；沿着電車路的土地對於它的所有者，常以因方位的優越而發生剩餘利潤的差額地租形態，提供莫大

的收入。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b 差額地租的第二形態

土地的報酬減律也是構成差額地租的淵源。這樣產生的地租，馬克斯叫做差額地租的第二形態。在同一土地上實行數次的投資，結果提供不同的報酬，因此就產生了差額利潤。請舉例說明：設最初在這塊土地上投下資本六百元，得到穀物二百擔。下次又以買進進步的勞動手段，或勞動力的增加，或施肥的追加等等形態，又投下了追加的資本。假若這第二次的投下資本是六百元，而這塊土地的生產量增了百五十擔，以後又第三次投下追加資本，假設這次投下了追加資本六百元，而獲得百擔的增加生產量。茲列表如下：

投資次數	投資數目	收穫量
第一次	六〇〇	二百擔
第二次	六〇〇	一百五十擔
第三次	六〇〇	一百擔

附表 V

又設平均利潤率為二〇%，那麼每石的個別生產價格則可計算而得。請見下表：

投資次數	收穫量	投資數目	平均利潤	穀物總量的生產價格	每石的個別生產價格
第一次	二〇〇	六〇〇	一一〇	七二〇	720 200 元六角

第二次	一五〇	六〇〇	一一〇	七二〇	720	150	四元八角
第三次	一〇〇	六〇〇	一一〇	七二〇	100	720	七元二角

附表 IV

由上表可知：每石穀物的個別生產價格：在第一次投下資本時為三元六角；第二次為四元八角；第三次則為七元二角。前面我們已經說明：農產物的價格是按照最劣土地的生產費來決定的。在這種場合自然還是一樣，是按照投下最不生產的資本時一切費用來決定的。現在第三次的投資，是第三次投資中的最不生產者。所以穀物在市場上是按照每石七元二角的價格出賣的。結果，這個農業企業家在出賣他的第三次收穫時，有下列的數目：第一投資的收穫量賣得一千四百四十元；第二次的賣得一千〇八十元；第三次的僅七百二十元。詳細情形請看下表：

投資 次 數	詳 數		平均利潤	地租
	穀物出賣後所 額（單位元）	投下資本 的收面		
第一次	一四四〇	六〇〇	一二〇	七二〇
第二次	一〇八〇	六〇〇	一二〇	三六〇
第三次	七二〇	六〇〇	一二〇	—

附表 III

這樣一來就很明白了：第一次的投資產生了七二〇元的差額地租；第二次的產生三六〇元；第三次的投資是最不生產的，所以不能獲得平均利潤超過額，即不能提供地租。

但我們必須嚴密注意：這裏我們所說，在同一土地實行繼續投資繼而其生產性是漸漸向下的這僅僅是一

種假想的情形。而在現實上這幾乎是莫有的；反之甚至還有向上的時候。不過這也不是說這種形態的地租不能成立。因為在幾次的投資中，各次投資的生產性大半是不同的，而其中各次總有一次的生產性最低，這是一定不移的事實。因此，無論投下資本的生產性如何，穀物的價格總是按着最低生產性的那次投下資本來決定的結果，在各次投資中就產生了差額利潤；差額地租的第二形態於是成立。

馬克斯說：差額地租，『在耕種向着優良土地進行的場合也能形成，即是優良土地代替從來劣等土地而漸漸占取低級位置的場合，也能夠形成；換句話說，它的形成，與農業改善的進步有密切的關係。發生差額地租的條件，僅僅是各種土地間的不平等。祇在考慮生產性的發展時，差額地租的形成，以下面一事為條件，即全土地面積的絕對肥沃的增進，並不消滅這種不平等，反而增大它，或者不變，或者稍微減少』。

由此可知：差額地租與耕種從一種土地向他種土地之移動順序，以及同一土地上追加投資的生產性的減低，絕無關係。總而言之在各種土地的沃度上、方位上、或追加投資的生產性上，若有差異程度存在時，差額地租就能成立。而這差異的程度若增大了，則差額地租隨之增大；反之這程度減小了差額地租自亦隨之減小。

說到這裏關於「土地報酬漸減律」必須補充一點。這學說的本質大概是這樣的：勞動及資本在土地上的投資到一定時間以後，就要發生出產量遞減的現象。這可說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原則」。要是不然，那麼全世界的人數祇要耕種一畝土地就夠了。因為，假若勞動及資本向土地作最後的支出，而不伴隨着生產性的遞減，何必需要擴大耕地呢？

這是多麼機械的論調。(Unionov)曾經說過：『這種論證是極無內容的抽象，不用想就可以知道，它忽略了技術的程度、生產力的狀態等這些最重要的事情。在本價上看來，「追加的（或順次的）支出勞動及資

本」的概念，不是已經以生產方法的變革、技術的改良爲前提的嗎？要顯著的增大向土地的投資額，就不能不講求新的機械、新的耕作制度、新的役畜飼養法、新的生產物的輸送法等等。在一定不變的技術水準的基礎上，在比較狹窄的範圍以內，當然也有可以實行（而且正在實行）「追加的投下勞動及資本」場合。在這種場合，「土地報酬漸減律」可以適用到某種程度。就是說，在下述的意味上，它是可以適用的，即技術狀態不變這件事實，可以愈加限制勞動及資本之投下，所以我們所得到的，不是普遍的法則，而是相對的法則——即是在排除「法則」、排除農業上緊要的特殊性的那種程度上的相對的法則。很明顯的假若把三圃農法、傳統的穀粒播種法、不潔的役畜飼養法、以及缺乏改良的牧場和改良的機具等事，作爲不變的東西，那麼，在這種範圍以內，無論怎樣向土地追加的投下勞動及資本，也是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這樣狹窄的範圍以內，假設能夠追加勞動及資本，那麼，這各個追加投下的生產性，也不一定是經常的而且無條件的遞減下去的。試就工業來看，試想像看世界商業、蒸氣汽罐和以前的製粉工業及鐵工業等等。在那種技術狀態下，向着以手來工作的鐵的工場、風車、水車等等追加的投下資本的事情，是限於極小的範圍以內的；到了生產方法的激變築新的工業形態的基礎的，小鍛冶及小製粉廠等，必定要普遍於各處」。

Ulianov 又說：「總之，「土地報酬漸減律」，在技術進步的場合，在生產方法變革的場合，是完全不妥當的。它僅僅是在技術不變的場合，才有極相對、有條件的妥當性。所以馬克斯和馬克斯主義者，都完全不把這個「法則」作爲問題。……祇有不能擺脫那種說起抽象的永久自然法則的舊經濟學的布你喬亞科學代表者們，才嘖嘖的討論這個問題」。

看了這兩段話，關於「土地報酬漸減律」之不能成立，已經充分證明了。

c. 差額地租的源泉

馬克斯的地租論

在前，我們已經說過：差額地租，是由於農產物的生產價格依照最劣等土地的生產價格而決定之一事實，方始成立的。就是說：最良土地可以得到剩餘利潤，這種剩餘利潤的來源，乃導源於它自己的生產價格與依照最劣土地生產條件決定的社會的生產價格，兩者之間的全差額。所以我們了解差額地租的意義，必須研究生產價格這東西。

據馬克斯的意見：生產價格，就是剩餘價值的變形。農產物的生產價格，既是按照最劣等土地的生產條件而決定的，那麼，根據同樣的理由，其價值恰好也是這樣決定的。

我們知道：農業勞動者在最良土地上耕種，比較在最劣等土地上耕種，自然以前者的生產性大；而農產物的價值又是以最劣土地上所支出的勞動去決定的。這樣很可以看出來：在最良土地上工作的勞動者，可以創造過多的剩餘價值；這價值就是它的個別生產價值與由最劣土地的生產條件所決定的社會的價值，兩者之間的全額差。

馬克斯說：『地租並不是由於充用資本的生產力，或充用資本所占有的勞動的生產力之絕對的增進而產生的，——因為這種生產力的增進，祇能夠減少商品的價值——它是由以下的事實產生的，即投到一個生產部門中的幾個個別資本的生產，與缺乏上述的自然具有的例外的助長生產力的諸條件之各種投資性比較起來，要相當地大一點』。由此可知：這種剩餘利潤的來源，與在個別企業中因勞動生產性增進的結果而有相對剩餘價值形態的出現，兩者確是異途同歸：促成前者勞動生產性增大的，是天惠的自然條件；而促成後者的乃是各種技術上改良。

總結一句：勞動者在高沃度土地或優良方位的土地上工作，其勞動生產性比較起決定農產物價值的勞動生產性，自然要相對的大些；或因追加資本的投下使他們的勞動生產性增大；從這些事實而產生的剩餘價值

的超過額，就是差額地租的源泉。

現在很可明白了：差額地租的源泉並不是自然力、或土地的沃度、方位，甚至土地本身，它們不過是形成差額地租的條件；而其真正的源泉，乃是勞動者的勞動。馬克斯說：『自然力自身，並不是剩餘利潤的源泉，不過是它的自然的基礎。因為它是例外的使勞動生產力增進的自然的基礎。這和使用價值是一切交換價值的擔負者而不是他的原因那件事，有同樣的關係。同一使用價值假若不用勞動就可以得到，那麼，它仍不會有任何交換價值，可是在保持當作使用價值看的自然的有用性這一點，仍不會變化，在另一方面，如沒有使用價值，沒有勞動的這種自然的擔負者，那麼，物品就沒有任何交換價值，如果不同的諸價值不向着生產價值均衡化，如果不同的個別的生產價格不向着一個一般的市場調節的生產價格均衡化，那麼，由於使用水的落流而增進勞動生產力的那種事實，就不會增大那些以落流造成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利潤部分，而只是減少它的價格了。如果資本不把它所使用的勞動之自然的及社會的生產力當作自己的生產力去占有，那麼，像上面那樣增進了勞動生產力，就不會轉化為剩餘價值了』。

馬克斯的意見是這樣的：差額地租的源泉，『不應當在特定土地的自然的性質中去探求，而應當在資本主義農業的生產關係中去探求，即在商業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之下，被增進了的勞動生產力轉化為剩餘價值，及資本把它所使用的勞動之自然的及社會的生產力當作自己的生產力去占有的事實中去探求』。

B 絕對地租

差額地租的部分既如上述。但事實上存在的地租，尚有絕對地租；這乃構成馬克斯地租論的重要部分。我們必須加以研究。

a 絕對地租的形成

馬克斯的地租論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不支付地租給地主，地主就不借土地給他，但資本家除支付地租外；不能得到他的投資額的平均利潤，他也不會向地主借用土地的。現在問題就在這裏：完全不能產生差額地租的低沃度土地，有莫有借貸及耕種的可能呢？

自然，地主不會把土地白白租與人，而資本家也不會忍受自己的利潤落到平均利潤以下，來借用這種低沃度的土地。由此看來，這種土地祇有任其荒蕪了。

但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假若完全不能提供地租的低沃度土地不能耕種，而市場上對於穀物的需要增加了，只靠高沃度土地不能供應的程度，那時候，穀物的價格就要騰貴起來了，穀價的騰貴，低沃度土地也會圈入耕種範圍內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下，資本家不但能夠獲得平均利潤，也能夠支付地主以地租了。

事實證明：不能產生差額地租的低沃度土地，有時也能提供地租而進於耕種的。但這種地租已經不是由於土地上所有的各種沃度、方位等等而來的勞動生產性差異的結果，而是土地的私有權的結果。

地主根據其土地私有權，不但是從高沃度土地，並且從低沃度土地也收取地租。這種地租，馬克斯叫做絕對地租。

這裏有件事須得注意：土地私有權之所以能形成絕對地租，這完全因為土地是有限制存在的。所以土地私有權與土地有限性，二者是提供絕對地租的絕對條件。因為假若沒有土地私有權的存在，那麼，雖然土地是有限制的，也是誰要耕種都不受限制，並且也不致於因為這個限制，而發生把價格抬高到足以為地主保障地租的現象。同時，假若不要地主的媒介能夠隨便增殖土地，那麼，支付地租的人也就不會有了。

b 絕對地租的源泉

馬克斯說過：如果沒有勞動者的勞動，就不會產生剩餘價值。在機械使用少而勞動力使用多的部門，利

潤是該高的。但在事實却又不然。這是因為資本家間的競爭和資本的移動所引起的結果，造成了綜合一切部門之平均等的平均利潤率，所以結局，在有機構成高的企業中，實現了比它的勞動者所產生的較多的剩餘價值，而在有機構成低的企業中，實現了較少的剩餘價值。

誰也知道：在資本的有機構成上農業是很低的。農業上所使用的機械和所消費的原料都很少，並且原萃本身價值也很低。因此農業上的可變資本比之工業上的佔着更大的百分比，所以利潤率（剩餘價值對總資本的比率）在農業上，也比工業上的為高。農業勞動者所形成這個剩餘利潤超過額，就是絕對地租的源泉。

前面已經說過：因為私有權的存在，一切土地成為地主的私有財產，所以不能自由把自己的資本向着農業方面移動，去爭取所形成的過剩利潤，於是地主就使用土地私有權為武器，以絕對地租形態來佔有這個過剩利潤。

馬克斯認為：高沃度土地，依舊可以像提供差額地租一樣提供絕對地租。大家曉得：高沃度土地的借地人，他出賣其生產物時，是以市場的價格、而且包括絕對地租的低沃度土地的價格來出賣的。因此，高沃度土地除了差額地租之外，還要提供絕對地租，這是不難了解的事實。

C 獨佔地租

馬克斯說：『祇有差額地租與絕對地租是唯一正常的地租形態。其它的地租，除了嚴格意義的獨佔價格以外，則無立腳的餘地』。

這裏我們必須簡扼的論及基於獨佔價格的獨佔地租。

資本家在按照農產物的生產價格出賣農產物的場合，即形成絕對地租。但是，農產物的市場價格不僅超過它的生產價格，有時還超過它的市場價格；比如按着某些條件收買並占有特項農產品而在市場上形成獨佔

的狀態，即造成超過市場價格的獨佔價格。獨佔價格是有界限的，購買者的購買力就是它的最高界線。什麼是它的源泉呢？假若獨佔商品的購買者是資本家，那就是剩餘價值；若是勞動者，就是工錢。

獨佔地租就是基於獨佔價格而形成的。馬克斯說：『產生純然特質的葡萄，或者比較祇能造出少量葡萄的那種葡萄園，是會享受一種獨佔價格的。葡萄栽培者由此種獨佔價格——雖然在生產價值以上的獨佔價格的超過部分，純由一般上流階級飲葡萄酒者的財富與嗜好所決定——而獲得多大的剩餘利潤。這種剩餘利潤，到結果便轉化為地租，而歸於土地所有者之手。土地所有者其所享受這種權利的，就是由於對於具有特殊性質之地段的所有各義』。

不僅農產物可以成立獨佔價格，鑛山或湖沼所生產的商品，也都可以成立獨佔價格。所以鑛山地租或漁業地租，都是基於獨佔價格的地租。此外，都市的地皮亦可由獨佔價格的高價房屋，而成立獨佔地租。

很明顯的，獨佔地租更使農產物價格上騰。

四 地租的移動

近代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更加擴大了農產物的需要。一則由於資本制生產的進步增進了對於原料的需要，二則由於產業勞動者的廣大的增加，對於生活資料的需要更加擴大。在那種需求高於供給的情形下，農產物的價格當然騰貴起來了。結果地租也隨之而上升了。

在此場合，一切形態的地租都上升了。隨着農產物的需要增大以及與之相伴的價格的騰貴，結果使前此不合算的低沃度土地，也有耕種的可能；因此由於沃度而產生的差額地租更加騰貴了。而由於方位而產生的地租更要大加昇起。人人都知道：搬運費在農產物的價格中佔着主要的成分；因此農產物的生產「合算或不

合算，大部分是看距離如何而決定的。有些地方的農產物，因為距離太遠不能參加到世界市場，也是普遍的事。不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農產物的需要加速度的增大，結果價格高漲，所以，即在極遠的方也都能參加世界市場了。因為價格高了，就是從極遠的地方把農產物搬運到販賣市場來，也還是很合算的。但在事實上，隨着交通的發展搬運費定然降落，那麼因方位而形成的差額地租的騰貴趨勢，不將遇着顯著的頓挫嗎？然而這並不足以屏息這個傾向。同時，在許多都市及人口稠密的工商區域中，差額地租亦將因需要擴大而上升。

第一種差額地租的騰貴必然引起第二種差額地租的騰貴。前面已經說過，差額地租之第二形態，是由追加投資的生產性的不同而形成的。它和農業技術的發達有着密切的因緣。一方面由於對農產物需要的增大，他方面由於耕地的有限存在，結果使得向已耕地追加投資的事情，必然增大起來。因此，我們可以下一結語：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各種差額地租都有增大的傾向。

至於絕對地租呢？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似乎應當低落。因為資本主義發達了，農業上的技術、以及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都必隨之向上了。但馬克斯認為這見解是錯誤的。因為農業技術的向上發展，並不是絕對的，乃是對於工業技術發達的相對的發達而言的。在事實上，隨着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農業與工業在其資本的有機構成上，不但不接近，反而愈加隔離，這個傾向使絕對地租不斷的增大起來。

五 結論

以上是馬克斯的地租論的大概。由此我們已可看見，地租的存在，不但加緊了對勞動者的剝削，並且還阻礙了資本社會的進展。

大家知道：資本家要創立任何企業，不但必須領有機械、建築物、原料、勞動力等等，並且還不得不領有該企業所需要的某種廣度的土地。但是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財產。資本家必須把所佔有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提供給地主，才能獲得土地的使用權。所以，因為土地私有權的存在，結果使資本家不得不把從勞動者身上榨取而來的剩餘價值，拿出一部分以地租形態送給地主。

假若資本家把土地購買下來，那他就須支出極大額的手段。而這個手段，在農產生產行程中又是不發生任何作用的。就是說：它祇當做土地的代價而支付，它並不能構成實行生產時所要的資本的本體。因此，資本家所得的利潤，並不是支付給以前地主的那部分資本的成果，而是投入直接生產的資本的成果。同時，資本家為購買土地所支出的金額愈多，則從直接生產中分離出來的資本也愈多。這是很明白的。總之，在土地私有制之下，土地的販賣價格一天天的增大，即資本家為了購進土地而從生產中分離出去的資本部分也愈多。所以，地租的存在，對於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是一個重大的負擔。

尤有進者，地租的存在，不但減少了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及奪取了能夠提供剩餘價值的資本部分，並且還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向上。茲引經濟學家 Tappin 的話以為解說：「使工業技術進步的主要刺戟，就是資本家要想得到把自己的企業技術提高到平均技術以上時所發生的超過利潤的慾望。但是在農業上，這個刺戟的作用是被限制於很小範圍內，有時完全沒有作用。實際上，資本家借地人之從地主租借土地，只限於一定的時間，過了時間，土地就歸還諸原有地主。假若在這租借期間以內，差額地租或絕對地租騰貴了，這過剩額就要歸到借地人的口袋裏，過了這個租借期間，這騰貴的成果就變為地主的利益，此後，這地主就要提高地租。與其他的諸原因相關聯着，土地之追加的投資，仍舊能使地租騰貴。所以借地人要使自己所投下的資本，即技術的改良，極快的表現出效果來，假若這效果能夠顯現，他必得在契約期間內完全利用它。這是當

然的道理。因此，有許多在其它的條件之下應當迅速的爲農業所採用的改良技術，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被採用了。

但地租制度對於勞動者更爲不利。我們知道：絕對地租，是由於農產物價格超過其生產價格而產生的。所以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以及因之而發生的絕對地租，使農產物價格中還要擔負起絕對地租的部分，結果農產物價格更加騰貴了。前面說過，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各種形態的地租都有增大的傾向。接着當然發生農產物價格的騰貴，而農產物價格的騰貴，主要是由勞動者擔負起來的。並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絕不是按照它的價值出賣，普通都是在價值以下出賣的。因此，地租這怪物，可驚的吸收着勞動者的血汗工錢呵。

馬克斯的地租論

馬克斯在法律學上底地位

蕭邦承

在法律學上被抹煞了的馬克斯

在這社會主義運動早已遍播於整個世界底任何一角的今日，馬克斯(Karl Marx)這個威威赫赫的大名，我想誰也會聽得慣熟了。不過一般人所知道的馬克斯，都不過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一個為勞苦羣衆謀解放的革命的導師，一個近代的經濟學家而已，對於他在法律學上的豐功偉績，不但一般人不會注意，就是所謂第一流的法律學家，亦絕小聽到提及，他們時常在口頭溜來溜去，或在其大著中反覆書寫的，只是布拉克斯頓(William Blackstone)，奧斯丁(John Austin)，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格羅傑士(Hugo Grotius)，斯達日拉(Rudolf Stammeler)，黑格爾(Hegel)，郭拉(Joseph Kohler)，耶林格(Rudolf Jhering)，基爾克(Otto Gierke)等諸人，而於馬克斯，簡直當他是個門外漢。其實，只要稍微涉獵過馬克斯學說的人，我想誰也知道，馬克斯並不是那樣簡單的一個人，他不僅是個經濟學家，社會改革家，而對於社會一切智識，都非常豐富，對於各種科學，政治，法律，藝術，宗教等，都有高深的素養，和深刻的研究。尤其法律，是他在大學裏專門研究的課程，而且畢業後，曾執行過一年多的律務，後來因為漸感律師業務與他的個性不合，及當時身臨着許多實際的經濟問題，無法解決，於是才轉而從事經濟學底研討。這在他世界聞名的偉大巨製「政治經濟學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底序言中，就已明白的告訴了我們：

「我底專門研究底題目，最先是法理學，但與哲學和歷史底研究相關連，並且當做是對歷史和哲學的研究之次要的研究。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我是 *Rheinische Zeitung* 的記者，當我不得不參加關於所謂物質利益底論爭這時候，第一次覺得自己不惶寧處。關於森林盜伐及土地所有權底極端劃分之來因會議底討論；當時來因省長沙柏 (Herr von Schaper) 曾以 *Rheinische Zeitung* 報加入關於摩塞耳農民情況底公開論戰；末了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衛底爭論，都給我以最先的動機去從事經濟問題的研究。」

就在這個序言中，接着他又寫道：

『爲解決苦惱我的問題所着手之第一步工作，即是對於赫格爾 (Hegel) 的「法律哲學」(Philosophy of Law)——載於德法年誌(“*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之該書緒言，一八四四年發表於巴黎——底批判的校正；我從我的研究得到如次的結論：即是法律關係以及國家形態，既不能由本身來理解，也不能由所謂人類精神底一般進化來說明。這些關係寧是源本於物質的生活條件，這些條件，統由赫格爾模仿十八世紀底法國人和英國人，概括在「市民社會」這名稱底下，而這種市民社會底解剖，尙待在經濟學裏探求。我在巴黎時已經着手的經濟學研究，當迫於基佐 (Gizot) 所頒布之放逐令而僑居布魯薩爾的時候，我還是繼續。我所達到的，並且達到以後又再繼續作爲我的研究中底導線之一般的結論，可以簡約的概括如下：人類在他們所行的社會生產中，發生許多一定的，必然的，與他們底意志獨立的關係。這些生產關係與他們的物質的生產方底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底經濟結構，即發生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結構，並適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之現實基礎。……』

從上面這兩段簡短的文詞中，我們就知道馬克斯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法學士，而且是一個對於法律有深刻研究，特殊見解的非凡的法律學家。他在大學畢業時的一篇學士論文——赫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就曾激

起歐洲整個學術界一個巨大的狂波，而且成爲現代站在正確的觀點研究法律的學者一篇頗有價值的文獻。以後在他底「經濟學批判」、「資本論」(Capital)及其他許多著作中，時常都可散見到他對於法律學特殊意見的提出，只要我們稍用一點功夫去把這些美好的意見整理一番，馬克斯法律學整個的完美的體系我們就可得到手了。

既然，馬克斯對於法學有這樣深的造詣，爲甚麼現今一般的法律學家在口頭或在其著作中都不見提到他的大名呢？在我臆度起來，這種原因，恐不外下列的三個：

一、在前而我們已雖說過，馬克斯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始祖，是一個爲勞苦大家謀解放的導師，因爲他主張階級鬥爭 (Classes struggle)，無產階級專政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實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他底學說，給資產階級以極大的致命傷，成爲資產階級底死對頭，他們見到這種學說的風行，便感到自身地位的危險，於是竭力想盡方法來破壞他的理論和思想，然而却又找不着這種武器。一般資產階級的法學者，當然就是整個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對於這種于他們本階級無益而有害的學術思想，他們絕不肯用點功夫去研究，總以「異端邪說」的眼光看之，在著作上及談吐中都似乎不屑提及。

二、現在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漸覺悟而抬頭，爲着他們的生存，已開始與資產階級作英雄的鬥爭，這種運動，現在是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風靡世界，這於資本家階級當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們認爲今日的這種勞資鬥爭尖銳化，主要的是馬克斯主義的風行與普遍的結果，因此，把馬克斯主義當做洪水猛獸一般。然而，他們在這最後的爭扎中，應作這種局勢的方策是怎樣的呢？一方面就是以武力來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就是嚴禁馬克斯主義廣播與遠傳；在這個時代中，宣傳馬克斯主義而期實行的人，固是「違法」與「反動」，就是關着門坐在屋子裏研究馬克斯學術的，亦時有包圍鐵窗風味，以致「腦袋喬遷」之憂

，一般胆小如鼠的法學家，深恐蒙着知法犯法的罪名，明知馬克斯是一個值得景仰的法學者，但因顧慮環境，在字裏行間，亦不敢稍加描述。這種怯弱的行爲，固然值得部份人們的原諒與同情的，但是仔細想起來，總覺令人好笑了。

三、馬克斯雖然是一個博學多能的天才，但不像我們的大教授們一樣，口口聲聲自詡爲甚麼法家，因此，一般孤陋寡聞的學者，根本就不知道馬克斯在法律上有甚麼貢獻，當然就無從提及他的大名了。

馬克斯在法律學上的偉大功績，就在這樣的三大原因之下，被一般所謂的法學家們抹煞了。這種抹煞，我覺得不是馬克斯個人名位上的犧牲，而主要的是我們法律學上一種最大的損失，我們研究法學，我們應當擁護真理，我們不能因爲馬克斯主義於資產階級不利，與統治階級抵觸，便把他在法律學上的貢獻棄而不談，反之，我們正應站在爲勞苦大眾謀解放，除苦痛的立場，站在爲全社會人類謀福利的立場，來對馬克斯在法律學上的貢獻行一研討，如是保護少數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學說，我們就當努力貶斥，如是爲大多數人類謀幸福的理論，我們就應盡量表揚。我們知道，社會要達到安寧幸福的境地，就須先打破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制度，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衣穿飯吃，有工作做，社會自然就平安無事了。資產階級的學者，都主張法律是維持社會安寧，增進人類幸福的，未必我們底思想還比資產階級的學說更落伍不成嗎？因此，我爲擁護真理，把在法學上被抹煞了數十年的馬克斯，特地在這兒提了出來，希望讀者們不要疑我這是有甚麼政治作用，實際我作這篇文章，並無一點旁的企圖，只要讀者注意到法壇上有如此偉大的一人，對他的學說不要抹煞太甚，我的願望就算達到了。

馬克斯在法律學上的功績

在上段文字中，似乎把馬克斯說得高高乎在上的，爲要證明我們前面的一切言詞不是誇張，我們且來研究一下馬氏在法律學上的功績。

馬克斯是一個唯物論的辯證論者，他以唯物論 (Materialism) 的見爲和辯證法 (Dialectic) 的方法來考察社會的構成，發展；來研究，解剖一切學說；在哲學和科學上建立起一個獨特的，明確的學說體系。他研究法律，當然也是用辯證法唯物論 (Dialectic materialism) 或唯物史觀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這套武器，他在法律上之所以有特殊的見解，就是他所用這套武器的成功。他認爲所謂法律這種東西，是階級對立社會的產物，是支配階級之意思所依託，專爲維護資本階級利益，而對於被支配階級行其支配榨取的工具。把法律的目的是在法律之前樹立個人的完全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律學，視爲一種無稽的糊言與噁語。事實上，社會中的個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他們是平等，則社會內只有不平等的個人。資本主義的法律一面尊重法律上的個人平等，一面尊重私有財產在法律上的神怪權利，因此在名義上享有平等權利的個人，實際上過着極不平等的物質生活。那麼這種「鏡花水月」的平等，除了資產階級一小部份人有益外，還有甚麼實質呢？這種矛盾的規定，就是法國大革命時人權宣言的美妙辭藻與實質的意義。馬克斯說：

「法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意志，造成民衆的法律。」

我們試看任何所謂民主 (Democracy) 主義國家的一切立法，口如聲聲說是全民的意志，實質上那一條不是直接簡接的保護統治階級特殊利益的規定？不是資產階級的意志造成的呢？

此外，他對於法律之形成及發展尤有獨到的見地。關於這點的說明，我們在首段中業已引用過他的名句。他的意思就是說，人們因相集而謀生活，彼此之間造成種種必然的關係，這便是生產關係，(Relation of production)，而這種關係是和社會上物質的生產力之任何發展段級相適應的。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造成

了社會底經濟結構，這便是那法律，政治等一切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的真實的基礎，而與那各種特定的社會意識相適應的。物質的生活資料之生產方法，決定了社會，政治，法律，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同時，人們的意識並不能決定他們的生活；反是他們底社會生活決定了他們的意識。

我們在這裏，從他的學說體系中，便可以歸納出三個他所示我們的主要的論點：

第一，便是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

第二便是這種經濟的結構——即生產關係的總和，是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即他所說的上層建築之一）的基礎。而且在這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又樹立起社會的意識形態，（Ideology）（那他所說的上層建築之二）

第三便是人類之社會的存在規定他們的意識，而不是人類的意識規定他們的存在。

從上述三點，便十分明白的可以看到馬克斯對於法律學的一個超凡的貢獻，即是法律是建基於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法律制度就是反映出生產關係——因而又是反映出社會組織（生產組織，階級組織，家族組織等），而且受生產關係所規定的。

不過，我們不要機械的運用辯證法。社會的經濟基礎自然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築，反之，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亦直接簡接，或多或少的有相當的影響，不過不能如經濟基礎一樣可以決定一切吧了。譬如一種不良的法律，常常可以防礙經濟基礎的發展，工業商業的進步，這種實例，處處都可以看到，當然用不着我在此多費唇舌和筆墨了。

馬克斯認為法律底基礎是社會經濟這種見解，我覺得確是法律學上一種偉大的貢獻，解決和結束了自來法律學上對於法律基礎這問題底一切紛爭。我們讀過法律學史或法理學的人，誰都知道對於法律基礎這問題

，原有種種不同的見解的。在中世紀時的一般學者，如柏拉圖之流，認為法律底基礎存在於天上，以為人類的行為，原非人類自身所能主宰，必有宇宙之自然力於無形中支配一切，故把法律的基礎認為「自然」。(Nature)羅馬之學者阿奎納士，又以為法律底基礎為「神意」(The will of god)(Angels)，這都是當時人類智識缺乏，不能理解自然和人類社會的一種幻想，他們對於法律基礎的認識，自然現代的人，誰也知道是一種不合理的解釋了。

十六世紀以後，因為科學逐漸發達，學者才知道人類行為的準則，並非降自上天，法律底基礎並非建於神意，於是便把這種「自然」「神意」的觀念打破，在地上來尋覓牠真實的基礎，因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紛爭便慢慢的起來了。有的說是君主的命令，有的說是人民的意思，有的說是民族精神的表現，又有的說是人類心理力的結果，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然而，究竟這樣多的主張，那一個是正確的合於科學的見解呢？神意君命，不待言是荒謬絕倫，而人民意思，民族精神，人類心理力等等，亦同樣的是學者們腦筋中的幻想。我們知道人類意思，人類精神，這些都不能獨立存在的。必須先有現實的現象，而後才能發生，因之意思，精神，通不能獨立的創造社會上的一切關係。馬克斯說得好，「不是人類底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人類社會之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但是，法律底真實基礎究在甚麼地方呢？在法學上被人不重視的馬克斯把牠發現了。他說：「生產關係之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結構，即形成爲法制政治之上層建築所依以樹立……之真實基礎。」換言之，即是經濟的關係，才是法律的真實基礎。思格恩(Angels)也曾說過：

「法律不是理性的產物，乃是經濟條件的陰影。法律家幻想以爲自己方依先天的法則爲裁判，但此法則不過是經濟的反映。」同時馮氏在他底資本論第三卷中亦同樣的說過：

馬克斯在法學上底地位

「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這是法學家明顯的幻想。反之，法律必須以社會為基礎；法律非個人意志的表現，而必須是基於經濟生產方法的普遍利益與需要（General interests and Necessities）的一種表現。」

生產關係表現在法律上就是財產關係。依據馬氏的見解，法律一辭的客觀意義，就是表示在具體的經濟事務中的人與人間之法律權利與法律關係。所以馬克斯在他們的費爾巴哈論（Fenetch）一書上就這樣寫道：

「國家與公法，是經濟條件的產物，至私法，正是規定經濟上之個人關係的，自然亦是如此。」同時在他底 *Elend* 一文上更明白的寫出：

「政治的立法和市民的立法，都不過是把經濟關係，佈告出來，記錄出來。」在資本論第一卷上，亦有關於這問題的意見：

「不問是否在法律上發達的東西，以契約為形態的這個法律關係，就是在那中間反映經濟關係的意志關係。這個權利關係——意志關係的內容，是由經濟關係那東西給予的。」

並且，他為證明「生產關係僅僅是在法制上表現出來的所有關係」這個意見，把過去英國及法國的實例列舉出來，他說：「法律能使生產器具，例如土地這東西，在一定的家族內永久化。那種法律，例如英國的，在大土地所有制和社會的生產相調適的時候，纔能獲得經濟的意義；又如在法國，大土地所有制雖經認詐，而小規模的農業一經施行，那大土地所有制，即因……而破壞……」——見 *Marx: Kritik s. xxxIII*

我們讀了上行各文，便更明白而且相信，法律不過是反映經濟關係於成文或不成文的條款之中，而此種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就是隨着經濟關係的變遷，而時時變化的。因而，我們看到在各種經濟基礎不同的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法律形態，即是說法律必須要先有社會的經濟基礎才能產生，賦役制度，祇有在封建地

主的土地獨占之下（封建經濟關係之下）才能成爲法律，自由勞動制度，祇有在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的生產之下，才能發生。勞働法只有在勞資對立的社會中不能發生，這些都是很容易看到的適當的例證。

或者在此有的讀者會發生出這樣一個疑問：法律的部門很多，除了直接規定人類之經濟的關係的法規以外，還有許多法律，並非直接規定人類的經濟關係的。這種法律既非規定人類底經濟關係，表面上似乎與經濟無關，當然不能以經濟關係爲移轉，這種疑問，皮相的看來，似乎還有一些理由，然而，實際上是他犯了機械論的錯誤，沒有在關連上，流動中去把握着問題。我們知道，人類爲美滿的完成共同的社會生活起見，一面對於實際的經濟關係，固須有法律來直接規定，以爲共同導守的規範，如像民，商等法規就是。同時，對於實現這種社會經如生活底手段，亦須有完善的法則，才可助成共同生活完滿的達到的目的，行政法，訴訟法就是這種法規。所以法律不問是屬於那個部門，既能成爲法律，一定有牠成爲法律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譬如鐵路交通政策，在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之下，能夠出見嗎？司法獨立訴訟制度，在封建的專制主義之下能夠產生嗎？從這些地方看來，一切法律，無論實體上是直接規定經濟關係，或非直接規定經濟關係而僅是一種手段或程序，都是經濟的產物，毫無疑義。不管唯心論的法學家，如何四處放烟幕彈，然而鐵一般的事實，活生生的陳在我們面前，叫人絮甚麼理由來否認啊！

一般的非難與真理

馬克斯底學說，在哲學上曾惹起一個很大的論戰，——唯心與唯物的論戰——這個戰論底勝負誰屬，事實上早已分明。在法律學上，他雖爲一般所謂的法學家所不重視，但他的學說理論漸漸的侵入於法律思想之中，因而遭受着一般資產階級底唯心論者的排斥與非難。這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必然會有的事情，一點也不

馬克斯在法律學上底地位

足奇異。

在法學上馬克斯的意見是全部的遇着非難。第一他底法律見解就使一般法學者驚惶失色。在前面我們已會說過，馬克斯是主張法律爲統治階級用以維護本階級底利益，剝削和榨取被統治階級的具體的規定。而一般法學者，他們都認定法律爲人類的的生活規範，在法律之前，全人平等。並非有規定榨取剝奪等情由，在現代的法典中，絕沒有甚麼不平等的規定，馬氏底意見全是無稽之談，別有用意。固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民權運動勃興，人民在法律上都有平等的權利，負平等的義務，但我們要問：法律上的平等，是不是人類真正的平等呢？資產階級隨便壓迫無產階級，以致屠殺無產階級，可以逍遙法外，即使萬一法庭提起訴訟，認爲罪大惡極，但亦可以出錢贖罪，或請名律師辯護，以輕自己罪過，而無產階級怎樣呢？遭受資產階級的凌辱與極度的殘酷待遇，亦只好忍辱含羞，吞聲忍氣，如要直詣法庭，非特律師請不起，而訟費亦無着，結果不但不可以雪恥伸冤，謹防身入囹圄，反遭進一層的不幸，俗語說得好：「八字衙門大打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所謂法律，那裏含有一點真理和正義呢？或者有人要說上述這種情形是司法不良，並非法律本身有以致之，然而，詳察全世界司法良善的國家，而上述之事仍層出不窮，那又是甚麼道理呵？根本在這不平等的經濟制度之下，法律條文的平等規定是毫無內容的。其實就是專從法文本身而論，不平等的也指不勝屈呵！

第二、經濟爲法律的基礎這個問題，也是一樣的遭人非難的。日夫一個法律學家高柳賢三，他就第一反對，他說（一）主張成法是經濟的「上層構造……我以爲是不正當的見解。經濟的事實，也是把基礎放在人類的精神上的。乃「心理」作用的感情，要求，並其他傾向的結果。經濟價值的觀念，經濟的進化，技術的進化等觀念，也是離開人類的精神不能存在的。所以主張成法和經濟是具着共通的基礎的，雖然說是正當；

主張成法和經濟是同時發達的，在某種場合雖然說是真理，然而說法律是代經濟之間的並行的關係，就許多法律現象說來，固然也有存在的，然而却不能說一切法律現象，都是這種並行的關係，成法也有離開經濟而獨立的場合。……在較高的領域上，法律也能離開經濟，獨立於經濟之外。

單就他上述的兩點，我們一見便知道是一個十足的唯心論者。現在我們就先從第一點來加以駁斥：

「經濟的事實也是把基礎放在人類精神之上的」，法律基於經濟而產生，是不合理的見解。既如這樣，那麼我們先就請問高柳賢三先生，人類沒有精密的腦筋這種組織，是否還能行精密的思想？鐘錶沒有裏面裝置的細微的機關，是否可以照常擺動？經濟事實既基於人類精神而發生，法律制度當然就是人類心理和精神之產物，那末我又問，在機械不發達的時代，人們為甚麼不能像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實行大量生產？在封建的專制時代，政府為甚麼不頒布自由平等的法律，實行獨立司法訴訟制度呢？我想這些簡互的問題，照高先生的主張，都是無法解決的。我們知道，人類的思維和精神是基於物質的。沒有物質，思維，精神都不能存在，反之，沒有人類的思維，精神，物質却依然存在着。例如慾望，沒有那起慾望的主體（即組織即）絕定不能發生的，因此，說經濟事實都把基礎放在人類精神之上的這種主張，簡直是糊說八道。法律基於人類心理，精神而發生，這也是無稽之談，不值一駁。

其次，高先生說法律也有離開經濟而獨立的場合……在較高的領域上，法律也能離開經濟，獨立於經濟之外。這固然是屬事實，但此並不能否定法律底基礎為經濟這問題。我們知道法律原本是有固定化的傾向，其基於人類之某種經濟要求而產生之後，在相當期內，即離開經濟基礎而保持其獨立之生命。這時不問經濟底生產力如何發展，而法律總以維持原有的經濟秩序為目的，以盡「不許觸犯」之本來使命。所以法律等到生產力發展到相當程度，由與經濟制度相適應而變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阻礙着社會的進化。但到生產力發

展到極度時，必衝破法律的重圍，而到另一新階級，即起一度社會的革命。法律在這個時候，亦必隨着生產關係底變化而變化，我們看到每次革命後，法律制度都隨着政治制度而改換面目，就是這個道理。

此外還存一部份不主張唯心，亦不主張唯物物的二元論者，認定法律有一些是基於經濟而發生，有一些又不是，關於這種意見，我在本文的第二節中已有辯白，茲不再贅。

第三主張法律不滅論的。以為有社會就有法律，社會不亡，法律不滅，對於馬克斯認定在將來國家消滅，到達自由平等的社會後，法律就失了作用，必定趨於消滅這種主張大為，不然。其實只要請他們研究一下法律之起源問題，便知道這種見解不是思想了。法律並不是在原始社會就有的東西，而是國家這種政治組織出現以後才產生的一種以權力強制執行的人類行為之規範，換言之，即是基於剝削制度，私有財產制度而發生的權利義務的具體規定。自然，在原始社會中，也有一種人類行為的規範存在着，因為那時人類在大自然的自由平等的「國度」裏，雖沒有甚麼權利的糾紛和爭執，但人的利己之心，仍不能免，所以亦有一種規範存在，不過這種規範不事即叫做法律，只不過像我們現在的「禮節」，「道德」之類的東西罷了。只可以說是一種法律的思想，絕不能稱為法律，否則，社會規範與國家法律兩者就無從區別出來了。（關於這兩者的區別，請參看拙著現代法律底物質觀一文，載上海「綜合」雜誌創刊號）

最後不留下一個問題，即是馬克斯對於法律問題的解決。他底意思以為現在社會的權力支配之下，即是說在資產階級把握政權的時代之下，絕不會有使全體人民得到真正平等的法律出現，他以為要得如此，就只有：

(一) 先由無產階級用武力革命底手段來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二) 消滅社會底階級形式，奠定人類自由平等的經濟基礎，慢慢的由階級的消滅而致國家於滅亡，於

是法律亦走向毫無作用的地步，自然歸於烏有了。

以上不過就馬氏對於法律學一般的理論，我毫未參加一點主觀見解的寫了出來，以作研究此道者的一個參考。但是淺薄如我，對他底理論誤解的地方一定很多，然所以冒昧出此者，不過拋磚引玉而已。

一九三四年國慶後三日夜。

西蒙政治核心的百靈廟

金 輅

自廿二年秋季碩果僅存之西蒙要求自治屢次集會于百靈廟以來，孤僻誦經之靈城，一躍而為西蒙政治之中心，聲名四播，遐邇咸知，然以平素之寂然無聞，故其實際情況，仍為大多人士所不知，記者去秋親經考察，僅以見聞所得，介紹於國人之前，丁茲西蒙危急聲中實堪注意也。

一 百靈廟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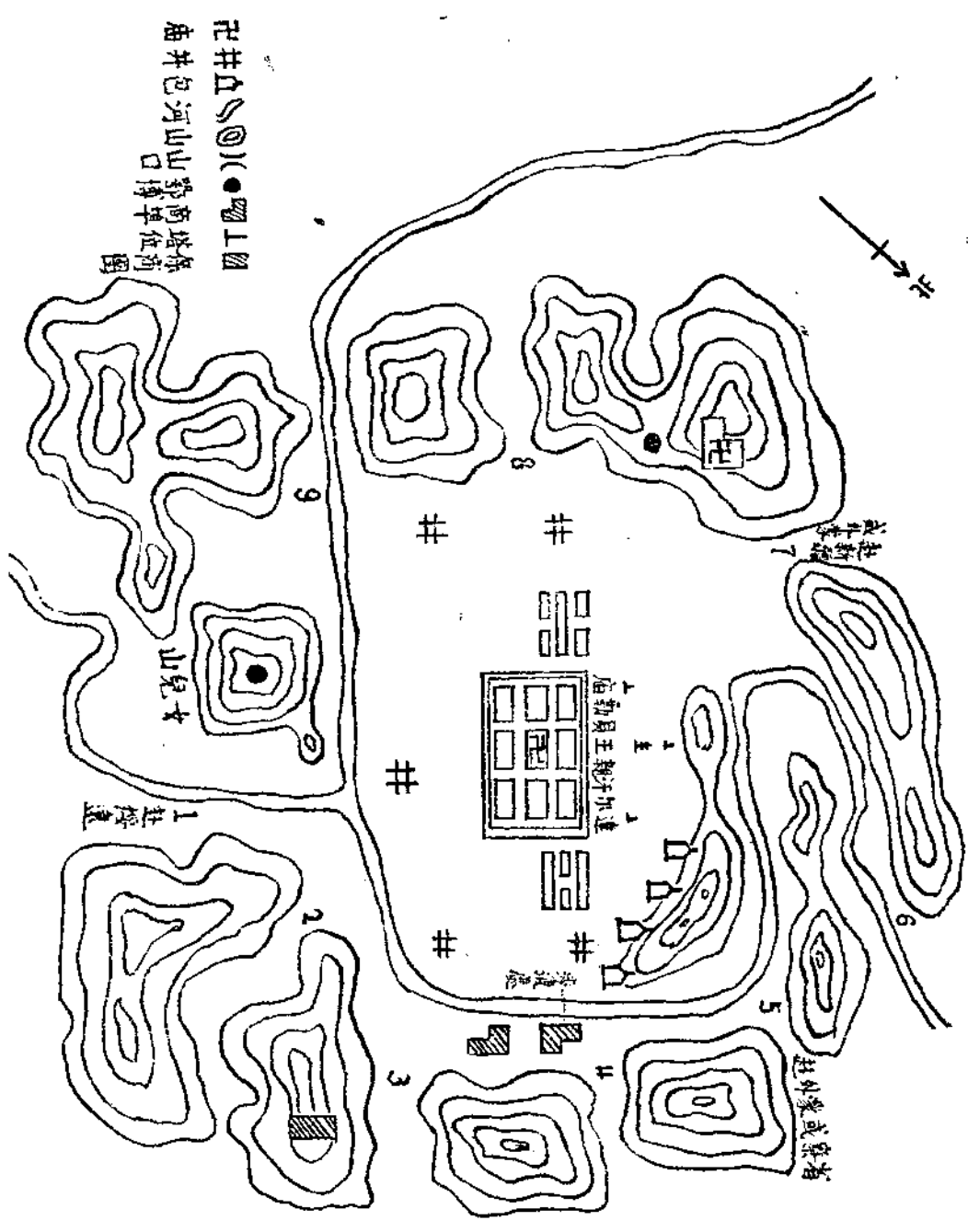
百靈廟在綏遠省北部西蒙三盟之一，烏蘭察布盟喀爾喀右翼旗（亦名達爾汗部）西南境，（約當北緯四十四度半，東經一百十度半地方），距北平一千六百里，該旗東鄰四子王旗，南界綏省武川固陽兩縣，西南與茂明安旗接壤，西北連烏拉特前旗，面積約五萬九千餘方里，有蒙人三萬餘，來往經商之漢人五百餘，自歷史方面言之，在漢為定襄雲中二郡北境，唐振武軍地，遼為豐州地屬西京道，金因之，元屬大同路，明入於蒙古，清季來歸編為旗，康熙廿五年帝親征噶爾丹，夜間駐營于此，聞有女子彈樂之音，次晨起巡視，見南面一山名女兒山，較他山為低，氣象雄偉，覺有帝王祥瑞，怕產生真命天子，故建此廟以鎮壓之，原名達爾汗親王貝勒廟，今轉音成百靈廟，民國三年四子王繼外蒙之後倡議自治「收復失地」之口號，集會于是，張紹曾都統勸阻無效，調兵與外蒙大將伊落戰爭於此，敗之，廟稍被毀，民國四年重修，七年外蒙再進犯，蔡其洋率兵又敗之，十年重建，遂至于今，據云附近常有箭矢發見，足證該地之成為要地歷來久矣。

二 百靈廟之形勢

百靈廟處於山水環峙之中，形勢險要，蒙語稱此地曰「白圖哈格索磨」，（譯音）即「堅固之門」之意，四週之山均高約三五百尺不等，山有九口，通綏遠，察哈爾外蒙古，新疆等處，故又稱「九龍口」，其西山及西南山有河水之道，深二三尺闊五六尺至丈餘不等，匯流而過，名塔兒紅河（譯音），環繞廟後入山回拆西南流而下，中爲平原，廣約十二方里，可屯兵萬人，有井五口，更足稱貴，蓋漠外地燥缺水焉，河西爲政委會辦公處，及貝勒廟，河東爲商埠及保商團，女兒山及西山上均有「鄂博」，（譯音蒙人分界或祭祀之所）白色石堆，插有木桿無數，成爲斗形桿上懸彩色綢布甚多，細書經文，廟西五里山巔處有康熙營盤一所，相傳帝征準格爾時駐軍遺跡，大石磊落，成斜方形，周約里許，遠眺四境，可及數十里，東北一百廿里與四西子王旂交界處，有湖泊一形，各天池，德王駐軍于此。

附百靈廟形勢圖

百靈廟形勢圖



三 百靈廟的交通

百靈廟爲赴外蒙及新疆孔道，南達綏遠省歸綏縣，西南可通包頭，均綏省最重要之區域，茲順敘于下。

(一) 至綏遠 由該廟南口循大道而行，一百廿里至廬家義，(蒙名義義)七十里至召河，駐有保商團二隊，附近有鴻記大商店，六十里至武川縣，沿途平坦，前行九十里至綏遠省省會，歸綏途經蜈蚣壩道途較險，全程共計三百四十里，汽車一日直達，由此乘平綏路車東行廿小時可達北平，西行四小時可至包頭。

(二) 至包頭 出南口西南有大道，約二百二十里至固陽縣，又一百四十里達綏西水陸重鎮包頭縣，汽車一日可達，循此西行有包寧汽車路一週可抵寧夏，通甘肅，青海，新疆等省，東可乘平綏鐵路車一晝夜直達北平赴華北各地。

(三) 至新疆 由北口向西而行，經伊克諾爾，波力套即蓋，居延海，至新疆省哈密迪化，共計七千五百四十里，本屬蛇道民國廿年新綏長途汽車公司創辦成立，設總局於歸綏及迪化，自歸綏出發至廟後，即循此道前進，共計五十八站客運價洋三百五十元十日或八日半即可達到，將來如沿途修築平坦堅實後，可縮短至七日，較駝行分八十餘站，約需三四個月，客運每人價洋五六百元者，自不可同日而語，該公司資本百萬，車輛五十餘部，按以往統計新綏貿易最盛年份，有車八十輛始可足用，至于往返開到次數，原定每月四次，嗣因新變方定，商業尙未復原，貨物無多，故每月開往不過一二次，通哈密爲止，將來政治安定，貨運起色則發達可期，希望政府及有志西北者，予以匡助，新綏交通既發達，則西北前途之發展自可預卜。

(四) 至庫倫 自北口向西北行，爲綏蒙大道，經張毛胡同入蒙境，過賽爾烏蘇，托里木，抵庫倫，乃兩地直達之捷徑，爲程二千餘里，駝行月餘可達，現因外蒙防備森嚴，沿邊有兵警巡哨，交通往來，檢查極

厲，動遭扣留，前數年有赴新疆商人駝戶數千家，為避免內綫（即現綏新汽車道綫），沿途之苛稅起見，繞走該道，結果被外蒙將所有駱駝兩千餘匹，商貨四千餘担，悉數扣留，後經竭力交涉，僅放還一成。總計損失約在三百萬元，予新綏商業以一重大致命之打擊，故目前通循此道來往外蒙者，為數極罕。

（五）至張庫大道 自東北口而行，有大道約二百里至沙喇木倫，（即十六台）與泊張庫台站道合，循此北口八十里至鄂蘭都呼克，六十里至節斯台，入蒙境經漠和爾格順，那林，賽爾烏蘇，博羅布林驛站，直達外蒙政治中心庫倫，為程約二千三百里，由沙喇木倫南下，則一百里至鄂倫呼都克，一百里至錫拉哈達，一百四十里至烏蘭哈達，八十里至欽代，六十里至察察爾圖，五十里至商都，一百十里至五台，一百十里至張北，九十里抵塞外重鎮張家口，若由沙喇木倫再向東北前進，則四百里弱抵滂江，與西蒙最重要之交通幹線張庫郵電汽車道合經蒙境烏得，叨南叩林，至庫倫，為程約二千八百里，存察省與外蒙境者各半，現有德商德華洋行汽車通行，四五日可以到達來往採辦貨物壟斷貿易，常引起吾國商人之反對。

以上為百靈廟至各地之大道，若其他小道則多係旗間往來或結果仍歸於大道，恕不贅述，然就此而觀，百靈廟之地理便利可以知矣，內蒙自治高唱開會集議於此者，亦以便於各方代表之往來耳，若假以時日，將來定有造成內蒙大都市之希望，更何況軍事上有特殊之價值耶！

四 百靈廟的解剖

百靈廟依其性質而言，可分為宗教，政治，商業之區域，前已約略言之，茲再分別詳敘於下：

（一）宗教區 即達爾汗親王貝勒廟，吾人所稱百靈廟即轉音於此，在河西，基地面積周圍約占四里，有大廟一，中廟四，小廟十，均為本旗公共產業，廟之四週有塔凡十一座，喇嘛約四百人，最盛時有三千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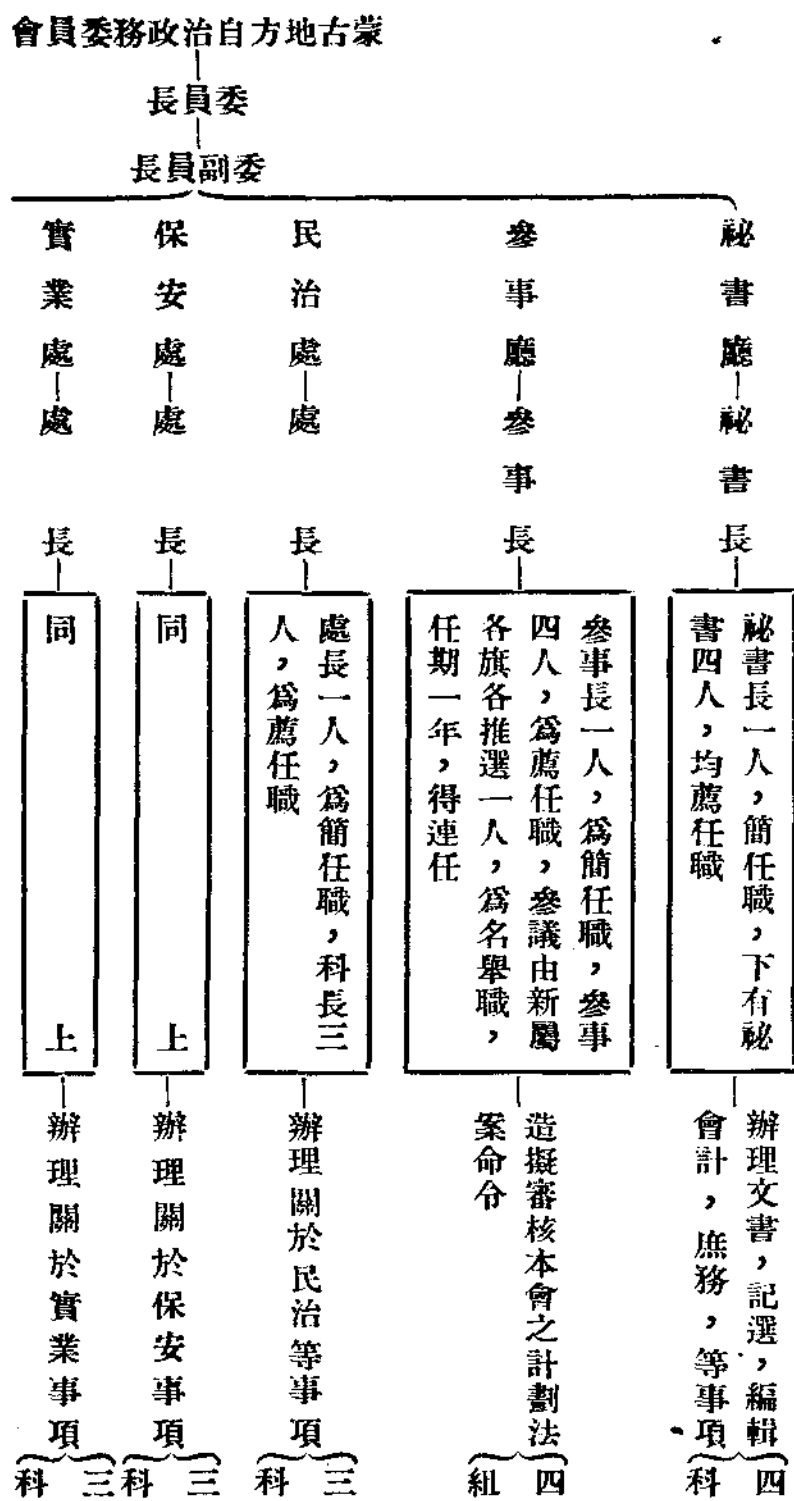
人，住房六百餘間，拱衛兩旁，連綿若市街，均喇嘛之個人產業。

大殿稱廣福寺，漢式建築，廣可五十公尺，四周均有壁畫，氣韻優越，大約出於大同張家口之畫人手筆，圖皆釋伽故事，惟有數尊歡喜佛較異於他處，額上有蒙、漢、藏、滿、四種文字，向左序列，殿門上兩旁有梵符，傍注漢字曰「凡在此符下經過一次消除千百卅之罪孽。」柱上懸經文牌兩幅，方格縱橫，有如棋盤。外柱上有鐵壳木質，高約三尺，直徑約一尺之圓形物一對，名「苦他那」（譯音），外書藏文「六字真言」（譯音）字樣，中儲藏經，傳云向左旋轉一次，等於念經百遍。殿內前半為經堂，藏名稱「缺那」（譯音），條板橫列於地下，可容千人，四壁滿繪圖畫，精美燦爛，代表吾國藝術，正中為班禪駐兵時誦經法座。後半即佛堂，庭柱四，粗可二抱，陰沉黯晦，燭光拽搖。釋迦摩呢佛三大尊高與屋齊，下為黃教主師宗喀巴真容數尊，頭戴黃帽，手披黃袍，鼻扁，額平，額身突出，再下為達來佛替身，案上滿陳水、香、花、燈、塔、五種供祭必需物品，無慮百件，中有銅燈一座，尤大高，約有三尺，直徑尺許，滿盛黃油，螢光迴繞，終年不熄，藏語稱「却米」（譯音），蒙語稱「蒙若剎那」（譯音），漢意為萬年燈。殿之兩隅，有金色柱形物各一，直徑二尺，高與人齊，分三層。為宇宙之象徵，邊刻印度文字，上層樓閣重疊，大殿一座高聳於外，周圍十二小殿環拱之，代表日月地球東西南北之意，是為上天。中履為水，而有波浪紋。下層為地，西藏物焉。稱「滿達那」，（譯音）其他各殿結構無殊，不過規模較小而已。

（二）政治區 即蒙古地方政務自治委員會辦公處新區域，自廿三年春季中央准許設立後，即開始在此辦公，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指導，總理各盟旗政務。委員長為烏蘭察布盟旗長喀爾喀右翼札薩克親王雲端旺楚克，（下簡稱雲王）年已六十又六，終日誦經念佛，對政可不大處理，前年內蒙要求自治，乃被其姪沙貝勒扶持，不得不為，幕僚亦多持反對態度，但雲王嘗因細故（註一）不滿省府，故在自治會議中

西蒙政治核心的百靈廟

贊助德王，後見中央意志堅決，乃又首先接受中央方案，態度軟化，國府以其德高望重，故任之為委員長，駐節於此，副委員長一為錫林郭勒盟旗長，烏珠穆沁右旗札薩克和顧車臣汗親王索諾木喇希坦，（下簡稱索王）身體肥重，頭腦甚舊，與外界少往還，二為伊克昭盟旗長，鄂爾多斯右前末旗（俗稱札薩克旗）札薩克多羅郡王沙克都爾札布，（下簡稱沙王）與省政府感情比較融洽，自治會議始終未曾參加。其副盟長右翼前旗札薩克阿拉拱瓦爾齊（下簡稱阿王）且至百靈廟勸各王公維持現狀不可遽與省府脫離，行政措施亦頗新穎（註二）另有委員廿一人，經費月定由中央撥發三萬元，任歸地方自等，其組織下列：



教育處——處

長——

同

上

——辦理關於教育事項

科

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一人，為簡任職委員
六人至十人，由委員長就秘書
參事參議中指派兼充之，各處
處長均為當然委員

——辦理關於財政事項

建設委員會——辦理關於建設事宜——(註三)

該會一切實權均操之秘書長德王之手，雲王不過具畫諾簽行之責而已，德王年方卅四歲，通漢，日，英各種文字，思想新穎，見聞較多，蒙人均稱之為「蒙古的孔夫子」亦可見崇仰之深，長駐會中，每日整理會務，訓練軍隊，孜孜不倦，實幹才焉。

政委會之辦公處，即以各旗捐贈之蒙古包約六十座構成，(註四)處北山之陽，作東西分佈狀，點綴零落，白幕青山，宛如軍隊野營，雲王德王各据其一為辦公室，頂有黃紅色花飾，表示貴顯者之所居，計有職員約卅餘人，席地而坐，桌高不滿尺，俯伏辦公，初習者頗為不慣，包多為兵士所居，約三百人，由各旗選派，歸政委會節制，每日早晚上操二次，因經費困難，服裝稍久整齊，然英勇之精神奕奕，待遇菲薄，每月發麵粉卅斤，米一斗，羊一頭，磚茶三分之一塊(即三人每月合領一塊)，無薪資，將來會中經費充裕，當可改善，槍枝馬匹，均各人自備，教官由中央軍官學校及滂江學生隊(註五)之畢業生担任，採用日德二式混合教練，九月(去年)中起擬全部改用德式，口令均用蒙語，政委會方面計劃擬將內蒙全部兵士均授以新式操典，先自各旗兵士抽調，六個月完畢，然後繼續而行，此為第一批按蒙人素以騎射著名，加以相當鍛練後，

西蒙政治核心的百靈廟

將來即可成爲勁旅，值此東亞風雲緊急之秋，實爲國防最前線之壁壘也。

雲王日處東北角之一包中，除頂上有黃紅色之花飾外，別無異狀，內部特別清潔，地上氈毯厚約一寸，宛如西式家庭，矮小紅漆木桌分列兩旁，以備賓客，紅金色木柱四支撐於包頂，中爲地灶，上置銅鍋，西北角供有神位，水香均備，東北隅有紅漆木櫃一座，上陳各種電木碗碟，鐘，水菓等，正上方爲紅色金椽木坑，雲王卽盤坐於是，旁置經書數冊，前有茶一壺，不時飲之，面容清臞度長，鬚長約二寸，灰白色，着紫色綢質漢服便裝，身高約六尺，精神甚佳。

德王之辦公室卽在雲王之西首，外有蒙兵終日荷槍守衛，包內整潔與雲王大致略同，惟東隅有書籍如俾斯麥傳，理藩院則例，辭源，中華歷史等及其他公文甚多，年三十又四，面容清秀，身體較雲王矮而肥，着藍色綢袍，腰束帛帶，懸煙袋，操流利漢語，滿口辭令，文字挺秀，世界大勢，亦甚清晰，實蒙人中不可多得之人才焉。

會中職員均屬蒙人，惟多曾至南京北平等地，漢語純熟，思想亦新，對社會科學有相當認識，好政治運動，力謀地方之改革，更有少數失業青年，爲尋找出路，與彼等聯合，乃成內蒙古自治運動之重要成分也。

(三) 商業區 商店均在河東，與宗教政治兩區可自由來往，店肆約廿，主夥均山西大同人，最老者已有一二百年歷史，最大者召集義公，資本千元，亦有四五十年，每年贏利四五千元。營業爲收買蒙人羊皮毛貨，出售日用布匹，麵粉，茶葉白糖等品，集義公等四家兼營綏遠長途汽車，日常有汽車來往，客價每人十元，蒙人交易，多以貨以爲借貸，每屆年終，卽出外收賬以牛羊馬匹償還，商人往返可獲兩重利息，故純利半，然近年亦競爭甚烈，除商號外，另有三四人一組之行商百餘組，來往各包營業，商店在此地蓋房，除給地租價外，應另繳建築費百餘元不等，尙須赴王府遞呈聽候駁准，不許蓋大門，不許帶眷屬，不得在院內置

石磨，不得撈魚，不得設立浴池理髮所等店，各商所畜牛羊馬匹，應繳王府水草費，牛馬每頭月繳二角，羊每頭月繳二分。

郵局二，設於此，土屋三間，分爲辦公室，驛馬室，夫役室，局長爲北平劉炳榕先生，馬差四人專通綏遠，用馬傳遞，廿三年五月一日開辦，每隔日收發信件一次，約廿卅封，掛號，快信，包裹均可辦理，每月售郵票約廿元，開支在一百八九十元，月有賠累，但爲文化政治種種關係，只得繼續舉辦。

無線電台屬於政委會。新由北平軍分會運往，可通南京北平歸綏及德王府等處，台長爲東北大學畢業生關君。

保商團（註六）爲第四隊，商家對之極爲信任，沿站駝運均歸之保護，即以所抽稅銀作爲酬勞費，外商人在此居住，先報知商團呈王府登記，每人年納費四千另，合大洋八元左右，又有禁烟善後局一所，屬綏遠省政府，爲稽查煙土貨運而設，年繳王府稅費四千五百元，凡甘肅駝運涼州，甘州，蘭州煙土（註七）經此，每兩繳稅三角，以百分之五作爲護送費，每來一次駝駝常在三四百頭，每頭載重二三百斤，故可抽稅至四五十萬元之鉅，護送費約得二萬餘元。數目之大，可謂驚人，聞綏省當局從事貿遷，業已多次，獲利甚厚，蒙人眼熱，要求另定抽稅辦法，乃成目前蒙綏嚴重之一問題（註八），又有徵收分卡一處，每年繳王府稅費六百元，每張駝票本省一元五角，外省八角，另有教育費捐額一角。

（註一） 據云雲王不滿省府，乃因省政府向彼抽收貨稅，滿清向例，蒙古王公等每屆年節，得向內地購買用品一次，沿途概免徵稅，其免徵數量之多少，以王公之階級而定，超過規定之數量仍按普通貨品抽稅，近年以來，各王公每屆年節，濫購用品，要求免稅，省政府以民國無優待條例，乃做滿清規章辦法，以是某次雲王購貨時，時爲省府所留難，乃啣恨焉。

(註二) 蒙旗向例土地歸公，去年阿王將該盟所有牧也分旗民每戶得寬一里長十四里之地，永歸該戶子孫掌管，不准私售漢人，如此辦法，可變遊牧爲定牧，由定牧而趨向農墾，實內蒙土地分配辦法之新紀元焉。

(註三) 建設委員會係本月間設立，故組織未詳。

(註四) 近來該會已定自建公署，經費共十二萬八千元，地點在百靈廟附近西北方，俟春暖冰解即可興工矣。

(註五) 德王兼察省滂江警備司令職，轄精兵一團，採用新式操法，武器設有幹部訓練組織，召蒙古青年任之，畢業後即分配於隊伍中，學生隊即是焉。

(註六) 保商團歸綏遠總商會管轄，共有四隊，一隊駐武川，二三兩隊駐召河，四隊駐百靈廟。

(註七) 涼州土每兩估價一元八角，甘州一元四角，肅州土一元三角。

(註八) 本年二月八日適有大批煙土抵境，蒙兵加以扣留，綏省當局大爲不滿，遂派王靖國部兵士兩團前往武力索取，德王亦自滂江加調騎兵一營至廟對峙，并向綏省提取出沿蒙邊設卡及劈稅成分增多兩條件，而綏省以向無成例，乃堅決反對，雙方各不相讓，遷延至今仍未解決。

五 論結

基於以上之概述，百靈廟實情已剖析陳列於讀者之前矣，吾人於此應深切注意者，目前察綏兩省已成爲西北之國防最前線，熱河失陷之後，東方門戶多倫又被侵佔，察省成一殘缺無可守之區域，一旦戰事爆發，無論爲日軍進攻蘇俄或我國，抑或赤俄南下，在察省決無長久之掙扎戰爭，其重心或將西移綏遠，南遷居庸

關內，屆時百靈廟處西蒙之中心，其舉足雖不敢云爲可以左右全局，然決不能斷爲對全局無劇烈之影響，何況日俄兩國劍拔弩張，積極備戰，各欲於戰爭爆發之時，必先佔領內蒙古之主要區域以爲戰爭之週迴地耶？更何況日人樹立蒙古帝國以與外蒙之俄國勢力相峙之野心蓄之已久耶？

百靈廟握西蒙政治之重心，王公雖對中央稍有所不滿，然并非無法補補，所患者日人進行之積極，超于吾人十倍以上，將來即使蒙人無異心，然孰能保證日人無異心？又孰能保證蘇俄無異心？故爲今之計，惟對西蒙司令台施以切實連絡扶助，使其將來能爲吾人之助，若以爲自治實行之後，卽置之不理，則或有他人來治之矣！

廿四，三，十六，上海。

甲骨研究之史的發展

吳 汝

刻着貞卜文學的龜甲獸骨，自發現以來已近三十年的歷史，其中演變的過程，我們可以該它分爲五個時期：

一 史前期

安陽小屯村北地濱洹水的農田，時常有甲骨片出現，村中人李成以爲這是『龍骨』，售給藥舖做藥材，售法有零有整：零售，是將骨研成粉碎，作爲『刀尖藥』，售批的，則價每斤六文制錢。

據說甲骨在初出土的時候，是和泥黏在一起，經過數日或月餘浸水後，才會漸漸明析；然後再用水洗滌，又經兩三月以後，可以見得所刻的文字。

李成畢生都以售賣『龍骨』爲業，現在亦已老死。其間被他毀滅的，實在不少，如零售時的碎粉；或在刮去文字，以求藥店主購納。

這是甲骨未被認爲有歷史價值的時代，也可以說它是甲骨研究史前的事實。

一一 古董期

一八九九年，這視爲珍藥的甲骨，才被介紹入世。那時是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維卿，爲端方搜買古物，

甲骨研究之史的發展

往來於武安彰德一帶，偶然的見到刻有文字的甲骨片，便買來獻給端方，每字的價銀是二兩五錢。

一九〇〇年，范維卿挾着百多片甲骨到北京，王懿榮看見後喜極，以厚值悉數買去。後來濰縣趙執齋也有數百片買給王氏。那年，英人 Couling 和美人 E. H. Chalfant 在山東維縣也購得極多的殘片，獻給英國博物院及蘇格蘭博物院，芝加哥 Field 博物院。

一九〇二年，王懿榮子王翰甫爲着理清債款起見，便將所藏的龜版悉數賣給丹徒劉鶚。同時，定海方樂雨，得范姓所藏的三百餘片，也歸給劉氏。趙執齋又替劉氏奔走河南山東之間，經一年之久，收到三千餘片的甲骨。這時，總計劉氏所藏的，約摸已在五千片之上了。上虞羅振玉在劉氏處看到這龜版的拓本，以爲這是『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所不得見』的文學。他便編印了千餘片的龜版影本。

自此以後，視甲骨爲古董的目光便漸漸地轉移到研究的態度，甲骨至此便認爲文化寶藏之所在了。

三 文字研究期

這個功臣，第一當推羅振玉了。那時劉鶚以所得的甲骨文字，選拓一千零五十八片，爲鐵雲藏龜六冊，羅振玉爲他作序文，攷正正史者四事：一曰灼龜與讚龜；二曰讚灼之處；三曰卜之曰；四曰骨卜之原始。九月，劉氏作鐵雲藏龜自序，首先序述出土和購求的原委；入後也有研究態度的探討：如攷證其繇辭體例，定爲殷代梨刻的文學。

一九〇四年，瑞安孫貽讓作契文舉例成。全書共二卷：上卷含有月日第一，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國第七，典例第八；下卷爲文字第九，雜例第十。他在自序中說：『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復繙者互相案釋，迺略通其文學。』

一九〇九年，日本文學博士林泰輔作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揭載在史學上，同時，富岡謙藏也著有古美里城出土龜甲之說明。

一九一〇年，林泰輔以所著的甲骨論文字給羅振玉，羅氏便在二月中著手攷證，更在那年夏季，草成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篇目如下：

考史第一：一，殷之都城；二，殷帝王之名諡。

正名第二：一，籀文即古文；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畫；三，與全文相發明；四，糾正許君之遺失。

卜法第三：一曰貞；二曰契；三曰灼；四曰致墨；五曰兆圻；六曰卜辭；七曰龜藏；八曰骨卜。

餘說第四。

他在自序中說：『發見之地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爲武乙之墟。』『殷室王朝之物也。』這些都可說是創見。那年羅氏遣估人秋良臣祝繼先，『大索洹水之陽，先後所得乃達二萬版。』

一九一一年，羅氏復叫他的弟弟振常，和婦弟范兆昌到洹陽去采掘，所得又再倍。羅氏在這年冬季自己印拓，預備編印行世。這時，革命軍起事，羅氏亡命到日本去，將所藏的甲骨也悉數隨帶，經了途中的轉運和檢查，以至破碎了十分之五六。

一九一二年，羅氏編印的殷虛書契前編出版，全書共八卷，分爲四冊。所收入的甲骨凡二千二百二十九版。

一九一四年，羅氏的殷虛書契普華出版。所收入的甲骨共六十八版。同時，他所著的殷虛書契攷釋也出版了。篇目是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辭第六；禮制第七；卜法第八。王

國維以爲這是『三代以後言古文者未嘗有』之書。那年春，坎那大人 James mellen menzies，到這洹水南岸，考察甲骨出土的詳情。所被搜獲去的甚多。以後M氏自謂大的全爲偽物，小的反不可忽視。

一九一五年，正月，羅振玉輯所藏的劉氏贈與的甲骨文字墨本行世，名爲鐵靈藏龜之餘。三月，羅氏親自到安陽小屯村，在五十日夢銀綠中記得很詳細：『賃車至小屯，其地在邑之西北五里，東西三面洹水環長。彰德府志以此爲河賈甲城，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於此。詢之土人，出甲骨之地約十餘畝。因往履其地，則甲骨之無字在田中纍纍皆是，拾得古獸角一，甲骨盈數匊。其地種麥及棉，鄉人每以刈棉後即事發掘，其穴深者二丈許，掘後即填之，後種植物。所出之物，甲骨以外，屨殼至多，與甲骨等。往歲所未知也。』

一九一六年，三月，Menzies編的殷虛卜辭出版，收甲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版。在自序中自謂所收入的甲骨，是從五萬件中選出的。四月，羅振玉編著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影印出版。五月，羅氏又將不可識的字，編爲殷虛書契待問編行世。所收甲骨一千一百零四版的殷虛書契後編也在這年告成。

一九一七年，王國維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續考一卷，殷周制度論一卷，同印爲一冊。

一九一八年，四月，日本林泰輔也親到殷虛調查。姬佛陀編鐵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出版。

一九一九年，王國維著鐵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卷出版。時經訓以爲甲骨是『竹簡』。

一九二〇年，王襄編有壘室殷契類纂出版。一爲正編，依照說文的次序，載可識的字凡八百七十三；二爲附編輯錄合文；三爲存疑；四爲待考。王國維作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華石斧爲殷契類纂作序文。

一九二一年，日本林泰輔就商周遺文會諸家，權石齋，聽冰閣，繼述堂等所藏的甲骨，共一千零二十三片，編龜甲獸骨文字二卷出版。膠西柯昌濟作殷虛書契補釋，也在這年出版。

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得霍保祿捐助所藏的甲骨，共四百六十三版。

一九二三年，丹徒葉玉森作殷契鉤沉二卷。番愚商承祚作殷虛文字彙編，共六冊。前四冊爲正編十四卷和通檢一卷，後二冊爲殷虛書契考釋一卷，殷墟文存待問編一卷。容庚作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一文。陸德懋作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

一九二四年，葉玉森作說契一卷，研契枝談卷甲一卷。馬衡講三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

一九二五年，葉玉森向劉氏家購得一千三百版，拓印未著彙的二百四十版，編成鐵雲藏龜拾遺一書，附考釋一卷；丹徒陳邦懷著殷虛書契考釋小箋一卷；王襄著簠室殷契徵文二卷，考釋二卷；商承祚著殷虛文字考一篇。這年小屯村中曾大計劃的發掘，得到的甲骨很多，甚至有長至尺餘的胛骨。

一九二六年，余永梁作殷虛文字考一卷。王緒祖作殷虛書契菁萃二卷。小屯村中又掘得很多的胛骨，都歸Menzies所有。

一九二七年，Menzies又購去大批的甲骨。徐嘉瑞作日本甲骨之收藏與研究。陳邦懷作殷虛拾遺。陸懋德作由甲骨文考見商代之文化。

四 學者發掘期

從前的甲骨大概是由農民發掘後而買給估人，再由估人輾轉而入學者的手裏。到一九二八年，學者們才建設有系統有組織的計劃去發掘，這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言語研究所的工作。十月，派董作賓去發，並且再請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廳協助，從十三日起到三十日止，共得七百七十四版。同時還有十多種古器物。十二月，再派李濟去查勘，預備明年發掘的工作。董作賓作安陽小屯發掘報告書。

甲骨研究之史的發展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全體去安陽，從三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得到有文字的甲骨片六百八十版。五月，因匪停工。十月考古組繼和河南省政府所派的何日章爭掘，暫時工作停止。十一月再開工，至十二月，共得二千七百四十七版。何日章也所得很多。十二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與河南省政府解決糾葛，商定五條辦法。這年開有作研究甲骨文字的兩條新路，又譯林泰輔甲骨地名考各一文。陳邦懷著殷契辨疑。李濟主編的安陽發掘報告出版，內含九篇：蔡元培序；李濟發刊辭；董作賓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李濟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論；董作賓商代龜卜之推測，新獲卜辭寄本附後記，余永梁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馮宗麟作甲骨文字學史。丁山作釋疾，釋寢，釋蒙三篇。

一九三〇年，何日章二度挖掘，中央研究院停工。傅斯年作發掘安陽之經過；李濟作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董作賓作甲骨研究之擴大；關百益編殷墟器物存真第一集；聞宥作甲骨文中又文之研究；葉玉森作芝加哥博物院殷契攝影記。

五 文化建設期

也就是這一九三〇年，好像可以該它劃下一個時代，從前學者的甲骨的研究，大部都是文字本身的問題，雖然也有關於古代文化的建設的文章，如陸懋德之由甲骨文考見商代之文化等等，但是我們可以說他是很少數的，至此乃大量的生產，所以在這甲骨研究史可以開一個較新的紀元。

這是劉遂作甲骨中殷商廟制，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一期。郭沫若著卜辭中之古代社會，載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

一九三一年，郭氏的甲骨文研究出版了，其目錄如次：一、釋祖姚，二、釋臣宰，三、釋寇，四、釋攻，五、釋作，六、釋封，七、釋挈，八、釋版，九、釋藉，十、釋朋，十一、釋五十，十二、釋蘇言，十三、釋南，十四、釋蘇，十五、釋蝕，十六、釋歲，——卷上；十七、釋千支——1千支表，2十日，3十二辰，4何謂辰，5十二辰古說，6十二辰與十二宮，7歲名之真偽，8十二次，9餘論——卷二；付錄——序及序錄，一年後之跋辭。郭氏在自序裏標明他的甲骨文研究的使命：『余之研究卜辭，志在探討中國社會之起源，本非拘拘於文字史地之學；然識字乃一切探討之第一步，故於此亦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會文化之一要徵，於社會之生產狀況與組織關係略有所得，欲進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他抱着這個主見去下功夫，所以他得到的結論是『殷代社會，大抵已由原始狀態而入於文明之領域。以用具言，則金器雖興，石器未廢，耕犁戎器之類，即於文字中亦仍可考見其石製之痕跡。與考古學家所稱之金石並用時代相當。以產業言，則牧畜最盛，耕稼初萌，觀其征戰之多由於爭牧，用牲之數，多至三百，即可得其便概。與此相應之社會組織，則母權制度猶有孑遺，先妣特祭，先終弟及，多父多母，罕言子孫，均其明徵也。塔級制度雖已落地，然如奴隸私有，財產私有之事，尙可考見』。

這，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的啓示，此後研究途徑的擴大，以至一部難解中國古代史的發闡，當然是會成事實的一個理想。

布蘭兌斯論屠介涅夫

黃樹藩譯

一千八百十八年十月廿八日，在鄂爾縣的一個老貴族家裏（祖先原是韃靼人）生下一個孩子。直到最近（一八八七年前後——譯者），凡日耳曼與拉丁國家之智識份子，他們的認識現代斯拉夫民族的內在的生活，是完全要歸功於他的。

沒有一個俄羅斯作家，比伊凡塞介愛非契屠介涅夫，更早的被頌讀於歐洲；他，如其說是俄羅斯作家，不如說是世界的作家，來得妥當。

他給歐洲羣衆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而並不需要他的作品替他所獲得的，那附帶的對讀者的興趣。因為歐洲人的讚賞他，是作為藝術家的他，而非那描敘文化的他。雖然他沒有在他本國裏，用本國文字，被人研究過；但他却到處的，被排在當地最好的作家裏，就是在那些最有鑑別力的國家也是樣。他在各地都由翻譯上被人閱讀，這對他優越的印象，是不免有所曲解與減少的；但他書中獨創性的完好，在各種或多或少的優美的形式下，如此有力的保存了他自己，就是怎樣缺少些華麗與清漸也是不在乎的。偉大的作家，照例的，其偉大多在於他的風格，因為以此他們才能與讀者成立個人的交接。然而在屠介涅夫，就是那讀者不是俄國人，只能體會他的風格的大略；並且也幾乎想像不出他是怎樣慣於十二分精緻的表現他自己；還有，對於他所暗示之不理解，正如不能將他所描寫的俄國人及其思想方法，與這些人物所從出的現實相比較一樣——不管這些，在屠介涅夫是仍能給與以異常深遠的印象的。屠介涅夫在藝術的奮鬥中戰勝了，雖然是很沈重的

被創傷着；他在廣大的決鬥場上是勝利了，雖然他操動的只是一枝禿筆。

爲受過文化洗禮的西歐人，他畫出了東歐大帝國的現代的人民。感謝他吧，我們知道那裏男男女女的精神的特性都是由於他呢。雖然他在中年就離開了俄國，而且此後也從沒有再住居於他的故鄉；但他所描敘的，却沒有出乎俄國的居民與半俄化了的，或只同俄國人往來的德法人。他只寫那些他從小就熟識他們的特性的人物。當他長遠的被放逐與間隔——斯拉夫人和歐洲的俄羅斯人的間隔——那似乎是當然的，漸漸地某一部份俄羅斯人，開始輕視他對祖國的知識。並且把他看成一種西歐人，也是自然的事。但是假若在某一限度上，他不如此富於世界性，那他絕不會如現在這樣，深入於全文明世界。

他畫出了俄羅斯的森林與草原，春與秋，社會的各等級與階級及一切文化層。他繪出了奴農與公主，農夫地主與學生；有着純潔靈魂的少女，更帶着天生的最優異的斯拉夫美；還有那冷酷的，美貌的，自私自利的賣弄風情的女子，在処手上是較之任何別地方的作家所描繪的，更其沒有良心不負責任。他寫出很豐富的全人類的心理，並且在他寫作時，他的心靈是異常興奮着的；但這只是精神上的困擾，一點不影響於那透澈清漸的描敘。

在所有的俄羅斯散文作家中，屠介涅夫是最偉大的技術家。或許這是由於他是那些常僑居於國外的作家之一；因爲假若他的久寓法國，沒有增加他從家鄉帶出來的詩的貯藏，則顯然他在那學會將畫嵌入架子與玻璃上的技術。

在屠介涅夫的思想裏，汎濫着一種深刻而廣大的憂鬱，因之在他的作品中也滲透着這種情緒。他的風格不管是怎樣的客觀的沒有個性的，並且差不多他也從沒把詩插進他的小說與傳奇裏，可是他平淡的敘述，總給與以抒情的印象。他的作品是充滿了異常濃厚的感情，這感情又始終是一種悲哀——一種特別不可言敘的

悲哀，而這又是一點也不耽於感情的。屠介涅夫從不全然感情的表現他自己；他總抑壓感情而寫作；西歐人，如他那樣悲哀的，是一個也沒有。偉大的憂鬱的拉丁作家，如留巴地，佛羅貝爾，他們的風格有着的是粗略的輪廓；日耳曼人悲哀是顯現的幽默的或者耽於感情的。而屠介涅夫的憂鬱，普通總是斯拉夫民族之柔弱和悲傷的悲哀，與斯拉夫普通歌謠中的憂鬱，是同一線索下來的。

所有晚近的俄國貴族詩人都是憂鬱的。但屠介涅夫的憂鬱是一種思想家的憂鬱，這思想家已覺悟到所有人類的理想——公平，合理，至善，快樂——對於自然都是漠不相關的，並且這些理想也從未以牠們自己的精神的力量來擁護牠們自己。在「塞尼利亞」，他以一個女子來代表自然。她穿着寬大的綠色大衣，坐在地深的深處的一所廳堂中，沈思着。

「『啊！我們大家的母親』，他問，『你在想些什麼？是不是關於人類未來的運命？或者關於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完善最大的快樂所必需的條件？』」

「這女人慢慢的轉動她那漆黑的刺人的可怕的眼向着我；於是她的口開了一開，我聽到一種鐵同鐵相撞的聲音。

「『我在想怎樣我才能給跳蚤以較大的脅力，使牠能很容易的逃脫牠仇敵的迫害。攻擊與抵禦間的不平衡，是必需要糾正過來的』。

「『什麼！』我訥訥的說『你在想這些事嗎？但是我們人類不是你的孩子嗎？』」

「她不可捉摸的縐了縐眉頭。」

「『所有的生物都是我的孩子』她說：『我是完全一律的照顧牠們；我毀滅牠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在這你可以知道他憂鬱的特性。郭果爾的憂鬱是由於他的憤激，安斯陀益夫斯基的憂鬱，是緣於對無知者，愚人品聖者似的有着純潔心靈之人的同情；而尤其是對於那些男男女女的罪犯。託爾斯泰的憂鬱是根據於宗教的定命論。唯有屠介涅夫是一位哲學家。

我們也可以在別的大詩人的生活中看出一種轉變點，當他們攝於宗教狂熱時，而給自己的事業以新的打擊；照着他們自己的話說，則是一種新的考慮，一種新的熱誠。但這同時却很兇烈的傷害了，並且減少了他們詩的描敘的力量——不，不只此，或早或晚的這必完全毀壞了他們詩的天賦。這轉變點有時由於獨自的轉換，有時則是當着充滿着國家的，或國家宗教的神祕，向着這種神祕主義的傾向，成爲一種斯拉夫的共同特性，出現於這世紀。在四十年代牠給與波蘭文學以打擊，米契威茲，斯羅瓦契，克拉散斯基，札勒斯契等都感到了土威昂斯基與另外的夢人們的影響。在俄羅斯文學中，這也以不同的形式，克服了許多有天才的人，如郭果爾，安斯陀益夫斯基，最後顯示了牠自己於託爾斯泰身上——如一般人所說的在周塔愛夫影響之下。

唯有屠介涅夫，帶着他鎮靜的沈思，雖然他如別的作家一樣，也曾以宗教狂作爲一種母題，雖然他在「克拉拉米利契」與「勝利者的悲歌」裏，也有着神祕的痕跡。但他對於宗教狂却總不失自己的平衡。例如「一個奇異的故事」裏的沙菲。夫拉地米羅夫娜，這位善良家庭的少女，陪伴着一位漂泊的聖徒走進廣茫的世界裏。

所以，屠介涅夫的憂鬱，較之宗教的更其是哲學的。這是變成了一位悲觀者的那種愛國者。不管他是怎樣類似世界主義者，歸根到底他仍是一個愛國者，悲傷着他的祖國，而且對之絕望。因此他被人攻擊着。安斯陀益夫斯基在「所有者」裏，以克瑪新諾夫的圖形，企圖譏笑他。但事實上屠介涅夫並未失去對祖國未來

的信心，他贊賞牠的文字與牠某一部的文學，是如此之甚，他斷言創造這種作品的人民，必含有某種的能力。但他却沒有那種俄羅斯人的純樸與頭腦簡單者的熱情。他也看不出他們已往歷史的偉大。

當一個世界大展覽會，屠介涅夫確切的意識到俄國的工業出品是如何的不足道時，在什麼地方，他曾描敘他的沮喪說，「我們除了繩索以外，什麼也沒有發明過」。作爲一個作家的他的事業表現出他本國最近歷史的進展，從未激起他的信心。

伊凡屠介涅夫早年（一八三四年）他父親塞介尼古拉維基上校（就是這個屠介涅夫族已經給與俄羅斯兩個偉人了）就死了。他受盡了他母親的專橫與冷酷的教訓的苦痛。他在他的祖產斯柏斯古矮很沈靜的鄉村中養大了。在幼年時，他就對自然有着熱烈的愛好，與對奴農制度的憎恨；這制度悲慘的結果，是常縈繞在他的週遭。

最初他在莫斯科大學讀書，後來又轉到彼得堡大學。一八三八年他遊學到德國，如同克特珂夫和巴枯寧一樣，也在柏林大學聽哲學與歷史的講授，（講師有 Michelet, Werdner, Ranke 等。在僑寓國外幾年後，他就回來，作爲一個對西歐的自由思想的擁護者，在內務部裏得了一個位置；但在這年底就隱退，回家過着俄國地主與獵人的自由的生活。

一八四七年，首次發表他的游獵的故事；接着在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一年又發表了許多同類的作品，到一八五二年才集成「獵人日記」出版。於是掀起一種劃時代的情緒。起初他以拜輪主義和羅曼主義那樣的韻文來寫作，但都失敗了，而且也沒有一點獨創性。就在這初期，亞歷山大黑爾參曾告訴我，他親眼看到屠介涅夫是如此的狂熱，簡直不以狂熱連飯都吃不下。倍林斯基把他從拜輪，海涅與羅曼主義者中解脫出來，引他走上正軌。

屠介涅夫，很完全的表現了他所知道的——俄國人的天性，和俄國人民的生活；並且把他對農奴制度的憤恨，在一種能通過檢查官的形式之下表現出來。這對他那發展了的，不可缺的，有着各種卓越的，貴族的，謹慎的才幹，是確實有很好的效果的。如果在他年青時，他傾向於那動人的，演講式的，求那顯著的效果的——這樣的講法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不允許的——則必被檢察官所查禁。去提醒對奴農的同情，表現他們所過的生活之不合法，繪出那甚至致他們於死命的艱苦——而這死並不是由於鞭笞——他，屠介涅夫寫出他過着獵人的生活所遇到的事變，看訪一些地主與醫士，而就在這裏面，不斷的有着小小的故事：「磨穀者的妻子，當她在少女時，不管她天使似的女主人是不能容忍一個結了婚的女僕，她企望着結婚，於是造成一種可恥的忘恩負義的罪惡。就當她不肯捨掉她的愛人時，主人以強迫嫁給另外一個人作為責罰，那時她已看到她的愛人被遺送到軍隊裏去了」！或者一個故事，敘說：一個聾啞而強壯的男僕，他的情人，被那仁慈的女主人，作為她自己的娛樂，嫁給一位酒徒。並且強迫他溺死他度屑的小狗墨墨——他在世上最後的安慰與唯一的伴侶——這是由於牠的吠聲，激怒了女主人，當她吃得太多而躺着睡不着的時候。

這兩個故事的敘述，都是一點也不加注解，於事實也沒有批評；而那顯然對獸性的憤恨，只以譏諷表顯出來，就是這譏諷也穩穩在沈沈的悲哀中。

屠介涅夫的內心之所以如是的豐富和特異，是由於他同時是一位悲觀的人，又是一位慈善家。他所愛的那民族，他思之如此的可憐，他敬之非常的輕微。

他看到在俄國所有的事業都是如此的向着墮落，並且走進歧途去；他竟不能敘述一件事變，不是有着悲痛與不幸的收場的。一個戀愛故事，假若不是因為男的不忠，或女的冷酷而致悲慘的結果的，在他這故事就不是真正俄國式的。一件事業假若不是超乎承辦者的能力之外，或者因這事業之目的人之不關心而失敗，在

他這也算不得真正俄國的。但他仍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的，老是棲心於無結果的奮鬥，猶豫不決的戀愛。在他，所有的事務結局都是悲傷的俄羅斯的土地，是一片普遍毀滅的土地。他的感情，主要的是一位覺悟的人，混着旁觀毀滅的苦痛；並且在這破滅中，這位旁觀者，還不得不把大部分的過失，歸之於受難者自己身上去。

這兒有着一種強烈而沈靜的情感，但在表現中却永是被軟化了。差不多沒有一個偉大與多產的作家，能如他那樣一點也不動聲色的。

在這種高貴而素樸的態度下，隱藏一些貴族的氣息。但這不是如拜倫或蒲克雷公爵；屠介涅夫把那優越的標幟，由外面印入作品上。這印像，使我們知道，作者是享有智的卓越，並且常生活在優美的「社會」裏。他是諳於世故的人，在他作品的背後，我們可以感到諳於世故的人的生活經驗，這在日耳曼作家中，是通常缺乏的。但這經驗却沒有使他成爲法國作家似的情世嫉俗，也沒有使他如英國作家似的道學化。雖然在他的風格中，沒有什麼修養上的缺憾，但他的腔調仍不是一種世俗的腔調。就是他的輕憊也不是那種冷淡的輕憊。在他的聲音裏，總含着熱情。

這是很困難的，想簡單而確切的說明，屠介涅夫之所以成爲第一流的藝術家。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這是由於他的作風是如此的「真切」。但就是這「真切」兩字也需要解釋的啊；說他充分有着詩人的本質，能夠創造活着的人物，這也不夠。使他技術的卓越，這樣顯現的是一種和諧；這種和諧，讀者可以由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人物之概念，他對他的意見，與夫這人物給作者與讀者的印象中，探索出來。

其主要之點就在此；作者與其作品的關係是這樣：不管作爲一個藝術家，或作爲一個人，他所有的弱點，都必須表明出來。作家可以有很豐富寶貴的天賦，但假若叫我們欽佩那不值得欣佩的，或者強令我們讚許

一個人，同情一位女子，熱中於某一件事業，而不動我們的情感——根本沒有發動感情的機會——則他必毀壞了，微弱了他自己的力量。當我們很高興而長久的讀一位作家的小說，但他忽然顯示出他自己比我們更不客觀了，或者太耽於情感了，或者更輕薄些了，於是他的描寫，失去了聚精會神的諦視。假若他讓一個一無所取的人，到處勝利；假若他描寫一個人比我們看中的更有天賦，更聰敏；假若他敘述他的行為，是從未見過的慷慨，因之失了我們的信心；假若他以專橫武斷來漠視我們，以冷酷困擾我們，以道學化來激怒我們；於是使讀者越來越感到無望了的藝術。這好像你聽到一種誤謬的音韻；即使日後這音調改正過來了，但那種不快的印像仍留在心裏。那一位巴爾札克，狄更司，阿爾巴赫的讀者（只說已死了的大作家）不曾嘗過這種不快的印象？當讀者遇到巴爾札克變為過於粗鄙的狂熱，狄更司的稚氣的傷感，阿爾巴赫的做作的天真，讀者馬上會感到他是站在不成熟和虛偽的東西的面前，因而退却。但在屠介涅夫的身上，你永遠不會遇到這種失敗。

屠介涅夫所選的主題，都是最難於着手的。他對於浪漫的人物，神異的冒險，都感到不興趣；對於淫穢的引誘，也是異常的憎惡。在他所寫的書裏很少，差不多可以說沒有那些奇特的事蹟——「草原上的李爾王」之結局，有如一所屋宇的倒塌，只是一個例外——雖然他不逃避卑鄙與壞的人物，或英國作家所不說的事件；同時他也不專致意於卑鄙猥褻上面，如那永不顧「因習」的作家所常傾心的。作為一個作家，他無疑的是位一寫實主義者，但却是一位中庸的寫實主義者。

他敘述的主要領域，是那些可憐，柔弱，無常，不足信的人物，與夫畸零被遺棄者之流。

他不像亞斯陀芬斯基那樣；寫顯現於外的不幸，也不寫貧窮，艱苦，墮落，罪犯。簡言之他不寫那一望而知的不幸。他所寫的是那些不為衆人所洞見的悲痛，他是個專寫屈服於命運者的作家。他畫出的是沈靜

悲哀的內在的生活——也就是不幸者的靜寂的生活。

例如「幾封書」中的女郎，我們漸漸的知道，她孤獨的，被誤解的生活着，鄉村無聊的社會也在輕視她，而她自己也快要成爲老處女了。她任着這些，反正自己是被愛人遺棄了的。她對生活沒有什麼奢望，只企求着平靜，而這差不多要成功了；於是由於好交際，閒暇，渴望，同情等衝動，她幼年時的友人開始寫信給她。最初她回絕了相互通信的要求；但收到幾封信以後，她允許了他，她可以常寫信給他。這樣他寫她回，但不再是很簡略短小的了；一封封都是長而滔滔不絕的講述。朋友的感情開始萌芽，而一會佔據了她正個的心靈，這友誼擴大而成戀愛。兩人相愛不久，他崇敬渴望着見她，動身與到來的日期都定妥了——而這通信忽然隔絕。他讓自己給一位歌女拖走了，在她下流的嬌艷之下，他忘懷了一切。而她呢？重新消沈下去，但這次却更深的被創傷了，再回復到她往日可怕的孤寂生活。

另外寫得非常精緻的「薄命女」，敘述另外一位女郎的生活，她的薄命是同樣的孤寂平淡。她早年的記憶，是她的母親，一個猶太人，外國畫家的女兒。她自己則每天都坐在地主柯爾多夫斯基的桌旁。柯爾多夫斯基是一位老妖，一身都是可怕的龍涎草味，不斷的從金製鼻烟匣裏，撮鼻烟來吸。對於這孩子引起的只是恐怖的情緒，就是當他伸出他帶鈕硬袖，乾燥堅硬的手給她親吻時，也是一樣。同時她母親被迫嫁給管家拉施，而這女孩子也知道了地主是她的父親。父親從來沒對她說過親愛的話，就是和氣點的也沒有，他冷談莊嚴的聽着她替他誦讀書報。母親死了，接着幾年後這老而沒有心腸的地主也死了。地主的弟弟，他的承繼人，汕米安、馬特維支、給蘇散挪一些錢，這錢又馬上叫她的繼父拿去了。趕到她長成時，她的心靈開始動作；她深深的愛了汕米安的兒子，她的堂兄弟，米舍爾，一位年少英俊的軍官學校的學生，他也如她所希冀的那樣愛她；但是當他們親密的關係，被人知道時，不久就被殘酷的分隔了。米舍爾被送走不久就死了。他的

父親汕米安，以卑鄙之道與求婚來追逐她。最後汕米安也死了，而遺下給她的年金又被繼父奪去了。三年，六年，七年過去了，時間還是向前走着，她不關心的看牠與她的生命一同流逝。但不久一線新的光明，又射到她的生活上；一位良好的少年，愛了她，而她也喜歡這少年。但他從她的同伴和她墮落的異父弟口中，聽到關於她過去歷史的卑鄙的謠言，於是他退縮，而她也服毒死。

或者再讀「畸零人日記」，這題目就已說明了書的內容。這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在他死前，以記敘那作成他無用的生活的平淡事節，去消磨他最後的時間。他自生至死，在世上都是多餘的東西。他也曾戀愛過，但只是忍受嫉妒的痛苦與經驗戀愛時的污蔑，伊麗沙白並不愛他，愛的却是一位輝煌的少年公爵，這位爵爺來自聖彼得堡，暫住在這外省的鎮市，他向公爵挑戰，在決鬥時，公爵饒恕了他。他所成就的，不過在他愛人心目中由壞蛋而為謀殺犯。就是當公爵誘姦了和遺棄了伊麗沙白之後，他仍向伊麗沙白求愛，而伊麗沙白還是照舊討厭他。最後伊麗沙白又委身與一位同樣滿不在乎的人，這人又丟棄了她，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畸零人」還是多餘的，無所用的。在這兒，與在別的場所一樣，可憐無能的人，總是四輪車的第五輪。但是仍然在每一行裏我們都可以感到他是多麼富於情感，天生來是多麼高尚與善良啊！日記的後幾頁，寫着不被醫生過問的肺癆病患者，對生命的訣別。

「潘新可夫」也是這同類的故事之一。潘新可夫是屬於屠介涅夫最愛描寫的，俄國人性的典型。在外表並不顯着特別的高貴，高個兒，瘦削，圓肩，甚至於鼻上還有點紅，但前額却壯大，聲韻溫柔和緩，並且這樣說也是很有意味的，「不管怎樣狂熱的喊着，在他口中，善，真理，生命，知識，愛，從來沒有類似空論的說出」。在這故事中，屠介涅夫的根本的「母題」，在兩重形式之下顯現着。他愛了一位年少美麗的姑娘，而那姑娘，想都沒有想到他。他死時，被忘却了的，孤獨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幽僻的角上。而在他的胸上

，仍放着那少女的紀念品。他要獲得她，他得要些罪惡，自私，輕洩；而同時呢，作爲一種酬答，他一點也不知道的，被那少女的，平凡的，還不如說是醜陋笨拙的的姊姊愛着。她忠誠的，老把他記在心裏，並且只爲他，她永不想嫁人。

屠介涅夫晚年所寫的「活屍」，確是那些專論不幸的故事之最好的標本。那些故事的優美，完善的程度，與其單純是同等的。這一篇差不多是一個不加修飾的獨白。這只是一位從前曾經是很漂亮而現在憔悴得成爲骷髏的俄國農家少女，對作者所講的話；在一次與命運攸關的跌倒以後，作者看到她仰臥着——這樣仰臥着已竟快要七年了！她的頭是枯乾，沒有血色得有如黃銅，她的鼻子尖而銳，有如刀刃；她的嘴唇向內陷入，只有牙齒與眼的白色還有些光輝，幾叢亞麻黃的頭髮垂在前額。被的外面放着兩隻非常小的手，手指好像些小黑釘，慢慢的前後移動。她從前，曾經是村裏最豐滿，最嬌艷，最快樂，最美麗的女孩子，總是要笑，唱，舞。她講敘她的命運，在她不幸的事變之後，她怎樣的變成萎縮，黑暗，喪失了站立與行走的力量，沒有了想吃喝的胃口；怎樣他們用紅熱的鐵燙她的背脊，怎樣把她放在成塊的冰上，但這些都沒有效驗。她差不多是以很快樂的態度講敘這些，一點不想激起別人的憐憫。她的愛人丟了她而愛上了別人，她講他在結婚的時候很快樂，感謝上帝啊！她覺得她婦人的行爲是自然而正當。她感謝那些看顧她的人，特別是時常帶花給她的女孩子。她並不麻木，也不抱怨；還有些人比她更不幸呢——瞎子或者聾啞的，而她自己視力還非常的好，並且什麼都能聽到——能聽到一隻鼯鼠在地下掘挖，還能嗅到香味就是最微弱的也能——遠遠田裏的蕎麥花，下面園中的菩提樹花都能嗅到的。在她生活中的大事是一隻鷄或麻雀，蝴蝶，從門或窗飛向她來；回憶着有一天一隻兔子的跑來，對她也是很大的歡愉。並且盧克利亞，還使屠介涅夫回憶到她唱着歌謠的時節。她說現在她不時還是唱的。這幾乎要死的動物預備唱歌的思想，激起他不能自己的恐懼；勞動得如一縷

輕烟似的，她那弱小的聲音，發出幾乎聽不到，但是清淅，純淨的音調。她告訴他，她作過的奇異的夢（不幸她睡得很少）——有一個是關於耶穌的，他降臨到她面前，伸一隻手給她。有一次是關於她遇見過的女人，那女人是死神的替身；但她在她身旁走過，因為憐憫她沒有把她帶着一同走。當著者讚嘆她的堅忍時，她反對他。這兒有什麼可讚賞呢！她作了什麼！她什麼也沒作。那女子，在一個很遠的國度裏，以大刀驅逐了敵人於海外後說：「現在燒死我罷；因為我有過誓言，要為我的人民而死」——這位女子才是成就一件奇偉的行爲呢。當他走的時候，盧克利亞請求他替這村裏的農人對他母親說句話，這樣可以減少一點他們的田租。而她自己什麼也不需要，也不想為自己要求什麼。

但是仍然不是這些較少的作品，使屠介涅夫聞名於全世界；而是他較長的小說，一些傳奇與傑作，如前夜，（海倫），羅亭，春潮，烟，交與子，處女地。在歐洲的文學中，沒有更深刻的心理，更完善的個性描敘了她在現代著作的歷史中幾乎看不到男女的形像，有如此的完善。

爲着要完全了解屠介涅夫的最好的作品，對他生活與個性的理解是必要的。

兩件決定的事件發生於他的生活中；第一是他的囚禁與接着（一八四二年）被遣送到他的田莊去。第二是同保麗娜、菲亞杜的太太交往。

因她對農奴制度的攻擊，政府中總懷疑的監視他。於是在歌歌里死時，屠介涅夫在一篇新聞論文裏（但莫斯科的檢查官在其中却未找到什麼要檢討的地方），很熱情的讚揚那死者，他們立刻捉着這機會，給他一根。他們發現了——天曉得怎樣的——在上述的文件中有對沙皇的叛逆，因「至上的命令」，他被下獄於彼得堡。在他的書信中可以找到他給皇太子（亞力山大）的信，證明他的無罪。在獄裏過了一月之後——因他身體的柔弱，使他受雙重的苦痛——他被遣送到他的田莊 Spasakoge，被迫留在那兒好幾年。這是顯然的

，這事赦免以後，於是不得不使他永遠僑寓在國外。與菲亞杜太太認識，使他自此以後的生活（超乎半生）都貼迂她。她一八二一年生於巴黎，同她父母一道作過廣大的藝術旅行，到歐洲與美國。最初是作爲畫家，後來是歌唱者。繆塞會把她與拉舍爾同時出現於巴黎，作歌來紀念過。從一八四〇年起，她是作家菲亞杜的妻子。最早在一八四七年，屠介涅夫就陪伴着這結婚的一對到柏林又到巴黎。從一八五六年，他被看成菲亞杜家庭的一員；那女主人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在我們所能知道的範圍之內，她的影響還都是好的。一八四七年，他專橫的母親不再給錢幫助他的時候，菲亞杜太太，從她自己的錢袋裏拿錢給他。所以正因此，屠介涅夫在他的遺囑裏，以她作他的餘產承受者——而這個却引起俄國人惡意的批評。

屠介菲夫對菲亞杜太太的關係，是一種熱烈的崇敬與欽仰。沒有她就不行，他把他各種的事務都與她相量，作爲一個底道的斯拉夫人，他對刺激非常易感，智力豐富，而幾乎是缺乏意志力，得有這樣一位美好的人主持他的生活，却是幸運的事。任何友人向他訴說自己事業的不規則與不幸時，他回答說：「像我這樣作，親愛的朋友，我是允許自己給別人管理的。」菲亞杜太太告訴他應當怎樣作他就怎樣作，並且很高興的那樣作。

她似乎是他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自然他在年青時也認識些女子。十九歲在柏林時，他是一位以縫紉爲生的女郎的朋友。同他同住的巴枯寧，當他去看過她時，總能從他的外貌看出來，這常使他不高興。起初在五十年代開始時，他住在俄國。一八五一——五三年他同一個俄國農奴，亞夫杜泰亞、葉木拉也夫娜、伊凡諾瓦同居。她一定是很美麗的，但對她教授讀書的機智的神祕，是完全不可破的。一八四二年她替他生下一個女兒，這女兒一八六四年嫁給一位法國人，他的書信上顯示着，那時他竟不知道那嫁了一位俄國軍官的母親之所在。（一八六四，十二，廿六給馬司路夫的信）但他是一位好父親，也是一位忠實的朋友與寬大的

保護者。

她的個性是高貴的；優美與純正得差不多成爲溫柔；但是和善而寡斷。作爲一個青年，恐怕他不必到處去求羅亭那樣的性格之特點的模型。他從來沒犯過什麼卑下的罪過；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從沒以勇敢與猛烈的力量去行動過。我們讀他的書信時，一定要驚訝，他是同些什麼樣的流氓通信啊——顯然他不仇視他們——並且在一些親密的書信中，他怎樣毫不介意的講敘那些在別的書信中看着很重要的人物。當我們知道屠介涅夫的特性，意志發展得特別薄弱時，而他能終生，保存可敬的忠實於青年時候的自由信仰，將這結果，歸功於菲亞杜太太，是不算太過的。假若她以相反的一面影響他，則恐怕他將成爲保守的；假若她的家庭與周遭不是底道的自由的，則恐怕別方面的激流將要把他拖了去。然而不然，他似乎完全獨立在他的固執的地位上，作爲一個西歐的代敘者與學習者。

完全相應於他意志力的薄弱，屠介涅夫的個性有如一個作家，帶着夢人似的堅信而出現。他對聖彼德堡的心理學教授，米克金洛夫說，（我就從他那聽到的）「我看到一個人，由於某種特性，或別的緣故，他驚赫我。或許這是不關緊要的。不久我忘了他。於是久後，那人忽然從忘却了的墳墓中跳出來。關於我才說的特性，還有別的東西聚集起來，現在我想忘佔他，是無所爲力的；我不能夠那樣作；他佔有了我；我同他一道思想，一塊生活；我只有替他找到了一個存在，才能重新使自己安適。」

就一個作家而論，屠介涅夫是文弱勝於剛強。因此女性的性情，在他是那樣的嫻熟。

以沈靜的溫柔，他描畫年青的女郎，而與以十二分的同情，如海倫、俊瑪；然而那放縱的戀愛，却完全失掉了作者的讚許與欣仰。每一關於她們的字，都是有分寸，有限定的。凡是以容貌，姿態，談笑，和成串的理想與戀愛爲遊戲的，都是意大利式的。另外的，則給與讀者的心靈以最美的俄國婦女的典型。只有世界

上最好的作家，才能寫出這樣自然，這樣完好支配着的東西。並且在這時美的崇拜，也不傷及於人性的研究。這不是作家自己隨意創作的婦女，也不是完全在詩的幻想的領域，如別的作家之作品中的婦女形態一樣。她們不是由於屠介涅夫個人對女性氣質的狂熱而產生，也不只是他理想的表現；這是一種研究，一種建築在對事實有敏銳感覺的研究，一種以對於真實有着完全理解的力量作成的研究。

從那原料的本性，描寫比較重要的男角色，屠介涅夫感到他的工作的特別困難。普通一個作家的主要任務，在於支配他的人物，使他們免於「自我矛盾」，而屠介涅夫最好的人物，却成於矛盾。他知道怎樣把「反覆無常」作為人物描寫的基本，而同時又不使之雜亂無章。他描敘真正的俄國人民，除無恆外，再沒有什麼可依據的。例如「幾封信」中的亞勒西，遺棄瑪麗西於艱難中。同樣羅亭丟棄了娜泰亞；春潮之沙寧之於俊瑪，烟之李維諾夫之於唐娜等。他們丟棄了青春，新鮮，善良，美麗，快樂而追逐於感官與卑下的陶醉，或者他們的欺騙只是由於自己的柔弱與無恆。對於這樣的人，沒有誰會信任他們。可是他們感情的突然爆發與遏止，使他們自己同別人一樣的驚駭的。與這相類的婦女，對她們的信託，也是不可能的。當她們在可以愛的一刻，而不能愛，如父與子的瑪利渥定竹夫；有的不自己的陷自己於羅網，遺棄自己，退縮，如烟的伊林娜。最後還有冷酷的巴袁特，如瑪利亞，從俊瑪壞中把沙寧奪去了似的。

有時這「反覆無常」與欺騙，非常不切宜的表現着，如春潮；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說屠介涅夫之所以這樣敘述他的青年是因為他所寫的青年這種特性是膾炙人口的。在他早年的小說羅亭（一八五五）對「反覆無常」的研究之完善，盡致，是如此之極，由於這一個人的弱點，我們理解了全部俄羅斯人的弱點。他技術的奧妙，最能引起我們的讚賞者，是他竟能激起我們對羅亭不少的同情；他把懦夫與巧言者忠實的熱情顯示給我們。羅亭說話說得如此熱烈，講故事，講得如此美妙，有着一切「音樂的雄辯口才」，而實際呢，懶

隋，專橫，不斷的作假，永遠依賴別人而生活，看着熱烈時事實却冷淡，看他似乎要完成什麼事體時，却顯出智的貧乏。但屠介涅夫較之思意，却更多的汲取我們的憐恤，並且他很正確的，給青年的心靈的很大的影響。

在屠介涅夫年青的領袖人物中，有着堅強的意志與恆心者，是一個也沒有。他們是從普希金的「奧尼金」和黑爾慘的泊勒陀夫以降的漢姆烈特。當他描敘一個健全的男子漢，女人看得起的男人，有如在海倫（前夜）中的，他想要羞辱他的國人，就選了外國人（布加利亞的般沙洛夫）。這人含有俄羅斯上下所缺乏的特質。這模特兒是真正的布加利亞人，克西亞諾夫。這人在屠介涅夫的故鄉露出了頭角，由於鄰近地主，卡拉特伊夫的書面介紹，屠介涅夫才同他來往（一八五五）。此外屠介涅夫自己讚許的人物，只偶然的提出來，放在配襯的地位，或者用來對照出主要人物的虛偽與懦弱。例如羅亭中的泊庫斯基，勒克涅夫說得那樣美妙熱烈。在他城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出批評家倍林斯基的影像——屠介涅夫年青時的朋友與教師——父與子是題奉來紀念他的。並且屠介涅夫在臨死前表示出要葬在他旁邊的希望。這是講到他的：

「泊庫斯基給人一種閑靜和善差不多是柔弱的天性的印像。他愛女人愛到發狂，並且還享受點放浪的快樂，但無論如何却不願遭人侮蔑。羅亭外貌似乎全是火焰，生氣，英勇，但在他靈魂的深處，却是冷淡，幾乎成爲懦夫。只要他的榮譽沒有被損害，那他的「自制」總被狂妄所毀壞。他不斷的企圖着統治別人……但在負擔駕輓時，他却屈服了！而在泊庫斯基一切都任他支配……啊，那是一個美麗的時期，我不能信它是被糟蹋了。此後多麼久我沒有遇見我昔日的同伴，他們似乎都已沈在純歐的生活中——但只要一提到泊庫斯基的名字，馬上他們所有的好處都浮顯出來，有如一個人在一間污穢黑暗的屋子裏，打開一瓶已竟被忘却了的香水。」

一直到一八六一年父與子的出版，屠介涅夫才寫出了一種有強壯個性，和智的優越的俄羅斯人的典型代表。這次却是現代式的俄國人了。於是巴札洛夫的個性，導「虛無主義」入文學中。就算屠介涅夫顯然是想特別給青年中崇拜單純的實用者，帶着貧乏的理想者，以當頭棒；但仍然他寫成了一種以他的壯嚴，勇敢，固執而高聳於一切歐洲文學中的人物，至於在真實的人類型中，這樣的却不多見。這是不能逃出完全熟知現代書籍者的視線，現在好像真正的人性已經不見了。一個人有意志氣與心靈，並且用他的意志扶助他的心靈，緊守着他的目標，是朋友的幫手，是敵人皮膚中永久的刺，並且婦女，無助者，最初學習生活者，在他是一種吸引，這種人現在不再出現了，除非在婦孺所看的幼稚的傳奇中。

一八六〇年，在旅行德國的火車上，屠介涅夫遇到一位年輕的俄國醫生。在很短的談話中，他的獨特與驚人的見解，使屠介涅夫震駭。他給了這位詩人以巴札洛夫的影像。於是想使自己與這種特性熟識，屠介涅夫就動手記「巴札洛夫日記」。這就是說，當他讀到新書，或遇到對他有趣味的人，或者那人顯示些獨特的對政治與社會本質的見解時，那他馬上以巴札洛夫的思想方式，在這本日記上加以批評。

這是周知的事：父與子之所以成爲俄國文學史上與作者生活中之一件大事，很少是由於主角的敘述中所顯示的天才，而多半是由於這作品所掀起的風浪，所引起激烈領神們的惡意，誤解與夫熱烈的攻擊。這本書是沒有一點瑕疵的傑作，而且是所有各國現代小說中描寫父代與子代的相互關係與衝突的根本的模型；但在初出版時，除對青年界的輕視和給與知識份子和老人們以方便外，是什麼別的也沒有被人發現出來。

在這種愚妄的而前，屠介涅夫自己關於這英雄的說明，是特別有興趣的。一位斯拉契夫斯基譴責他說，巴札洛夫給人以這樣不愉快的印象。他回答道（一八六二）：「但無論如何，巴札洛夫却驅使這小說中所有的別的人物退避……他是誠實直率，底道的民主主義者。而何在他身上找不出好的地方！他以物質與力爲通

俗的書，沒有什麼價值。與保羅的決鬥是用來表示文雅高貴武士風的人們之智的空洞，這，甚至於很滑稽的表現出來……依我的意見巴札洛夫總是遠勝於保羅，而不是保羅勝於他。當他叫自己是「虛無主義者」的時候，我們必須當作革命者來看。……一方面是金錢主義的軍官，另一面是理想的青年，這樣的圖畫，讓別人去畫罷；我是向着更偉大的東西而努力……我以此結束罷：假若讀者不願他一切的粗野，無情，不仁，冷淡，尖利，不願這些，而仍不覺得他可愛——那這是我的失敗，我未能完成我的目的。但以糖漿的甜蜜——以巴札洛夫的說法說——那就使馬上我獲得了青年，使他們走向我這方面來，在我也定不肯的。」

十二年後，經過一次新的打擊，他又重新喜愛起着札洛夫來。他寫着：「什麼！他也以為我在巴札洛夫身上，譏諷着青年嗎！你重覆的說——讓發表意見的自由罷——這是糊說。巴札洛夫，我寵愛的孩子，爲我同克特珂夫決裂，在他身上我費盡了我所有的彩色！巴札洛夫，這位聰慧的人，這位英雄，是譏諷！」

以小說烟，屠介涅夫與俄國的權威者之不和，較之因父與子而得罪了的更有勢力，這差不多是一當頭棒向着斯拉夫主義者，並且使他們到處與他作對。克特珂夫與安斯陀益夫斯基，自此成了他的仇敵與迫害者。在這本書裏，把些空言自負的俄羅斯的假改良主義者，以深狠的譏刺，丟在一旁。這使人記起北方的市民易卜生的對待他本國的改良主義者的態度。

但在處女地（一八七七）屠介涅夫最末後的作品，他所寫的最多變化的一本，他把他對社會的批評以此結束了。完全是不偏不黨的，不以遊擊的態度的，他很公正的寫敘他偉大祖國的家族，趨勢與民族。但處女地較已往的偉大的小說，却低下到這種地步；第一次使我們清楚的感到，作者離開俄國已竟很久，以致缺乏本人親身的觀察，其材料多來自執章與些合法的文件。然而這本書，却仍究是最豐富，最完全的表現了屠介涅夫的仁慈，與對現世的聰慧，和他的愛好自由與真理。

在這兒，他以真正正面的態度，把他如子女似的對俄羅斯的愛，和他時俄國青年的理解，顯示出來；在這兒，不加遮飾的，露出他對它的高大的理想的幻想。那是真式的，在俄國差不多每一件事都流產了。而屠介涅夫所有的努力也都失敗了。整個的看，一切都遭遇不幸。在這期間只有絕望統治着一切。父代的人們，帶着西皮雅金的自由主義，是到了末日，完結了。在青年們，雖有許多是有意義的事，有許多是抱着犧牲腳踏實地的勞作，但這一切都沒有一點結果。涅暑大諾夫想入民衆，想散發宣傳品給農民。這有一種力量，像激着農民誤解了他。他們只同他喝酒，這位民衆的先鋒，死醉的被抬回家來。這不是沒有緣故的，涅暑大諾夫在先就寫成那樣的詩，「睡」，這個情景是永不會被忘却的：

「一杯酒在何手中，頭枕北極星，足蹬高加索，啊，我的祖國呀！深深的，酣熟的，平靜的，何睡罷，神聖的俄羅斯呀！」

但仍然在這最後的作品中，未來是模糊的，遠遠的顯着一點輪廓。年青的女人如瑪麗娜，馬殊玲，青年男子如馬殊羅夫，梭羅明，甚至於涅暑大諾夫，都在替未來預備着道路。

最後二十年，屠介涅夫，在德法兩國，更疊的度過去。他的文識，是要歸切於這兩國的。他住在巴頓巴頓和巴黎。然而他與德法兩國的關係却十分不同。或者由於古俄羅斯的傳統關係，或者更因菲亞杜太太所屬於的國籍關係，法國較之德國，於他是更親切些。他曾在柏林讀書過，少年黑格爾主義的批評精神，精練了且刺激了他的心靈。雖然他崇敬歌德，以爲他是超出一切作家之上，年青時曾經完全浸淫於海涅的思想與感情中；雖然他是不斷的與德國的學者作家如保羅黑斯，額斯東，勒維革皮契，有着友誼的來往，說着很流利的德國話，知道怎樣寶貴德國的科學的偉大——但不發這一切怎樣他向着德國去，在他的書中如其他所有的俄國？傳奇小說一樣，敘述德國人，總是帶着很利害的譏諷，並且時常甚至於是憤恨。這是德國批評家的缺

憾，他們竟沒有看到這顯然的事實。這是非常確實的，照例所有的國家，敘述別國時，總是不很起勁的。如維克多、謝布利支、或保羅、黑支所寫的俄國婦女，永沒有好的。在屠介涅夫的心深處，也似乎仍殘留着一些國家間的互相憎恨。

雖然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法國文化的缺點，但他自己却以完全不同的態度對之。他覺着他的藝術在巴黎是很完全的被了解着，被體會着；在其他方面這巴黎對外國人是充滿了偏見的。他有同樣的熱烈的讚賞者，無論在他的同輩中（馬拉梅）較他年青的（歐世泰納、佛羅欠爾、龔古爾）和最年幼的作家中（左拉、都德、莫泊三）。以佛羅欠爾為中心，他同這些作家，成立一種友誼與兄弟的關係，這在他與別國人，是從來沒有的。

他同他本國的關係，則是起伏無定。他年青時，是很孚衆望的，以後則成為衆矢之的。在他最後返國時，他第一次看到誤解——他早該去棄他早年的觀念——已變而為較深的理解，於是他的旅行，成爲一種勝利的巡禮，穿過熱誠的歡迎——這在他早年就領受過。確實的，這歡迎給與政府以如此的不安，因之他住在聖彼得堡的時間，被縮短了。在莫斯科，克特珂夫攻擊他，說他敵視他的祖國，並且煽有亂的嫌疑；於是爲他排起宴會，安斯陀益夫斯基也被邀請，他對屠介涅夫的異常的憤恨與憎惡，是被忽視了，因爲屠介涅夫青年時的信仰，和他有爲自己的信仰而死的決心。

不久，比較更年青的青年們，與父與子的作者，更和好了；於是就被更熱烈的歡迎着，而俄國政府對他的不滿也更深。這在他死時，很清楚的顯示着。在他的墓前，莊嚴的葬禮，帶着裝飾，樓房，長的行列與演講，都被禁止了。一個囚犯似的，在完全靜默中，這位晚近給與俄羅斯以最廣大的榮譽的人，被葬埋了！

在他死前十年，至少他也能享受全文明世界時他同等尊敬的讚賞。

那他到底享受了沒有呢？我相信沒有。那會與他以舒適，但他對此並不歡喜，而且這也不能驅散他的憂鬱。龔古爾講，一八七三年三月，在佛羅欠爾請的宴會上，當着一刻沮喪的辰光——這在走向暮年朋友中是常有的——屠介涅夫是這樣的熱狂竟說：「你知道有時在屋子裏，會有一種去不掉的麝香；同樣在我身上不斷的也有一種荒涼，虛無和死的氣味」他晚年的作品，美妙而獨創的小說克勒拉。米利契，是他的青春與絕望了的戀愛的愛相；他的令人欽佩的散文詩集散尼利亞，除了最需詩意山，抒情的，幻想的要素，時常在文中閃爍外，差不多完全含着比他年青時更深沈的憂鬱。在這，最後一次了，他面當面的站在生活的祕密的面前，在不可遏止的悲哀中，以象徵與幻像說明它。自然是剛硬而冷酷，那麼讓人不要忘了愛吧。這覺有一幕情景，在一次由漢堡到倫敦去的孤獨的旅行中，屠介涅夫幾點鐘的，同一個可憐的，沮喪的，帶腳鐐的小猴同坐着，猴子的手放在他的手裏——這位天才，他的精神驚動了全世界，手握手的同這似人的動物，有如兩種生物，有如同母親的兩個孩子——在這有着較的任何虔敬的書、更真實的虔敬。

最後，屠介涅夫似乎曾有過一種很深的關於人類忘恩負義的印象。沒有一個人讀過散尼利亞（散文詩集）會忘記天上的宴會。所有的美德都被邀請了，而還只是美德才請；沒有男性，在座都是女的。大的小的，許多的美德都來了。小的比大的更謙遜更令人喜歡。所有這些美德似乎都很滿足，很和氣的互相談論着，好相大家是熟朋友一樣。這時上帝看到兩位美麗的女人，似乎互不相識。主人拿着一位的手，引向那一位的，於是介紹：慈愛——報恩。

這兩位的相遇，這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次。

在這種心情中，是怎樣的悲哀，怎樣的痛苦啊！

至於在我自己，對這位恩人的感激，第一次表示出來時，他已竟覺不出任何的感謝了。

布蘭兌斯論屠介涅夫

布蘭兌斯論屠介涅夫

三三

兩漢經學源流

胡坤達

一 西漢經學

秦政焚書，六藝寢熄，楚漢之際，天下紛爭，文獻散絕，學者闕焉！漢初但有易卜之書，至孝惠始除挾書之律，孝文復開獻書之路，經籍衆書，往往頗出。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用董仲舒言，表章六藝，罷斥百家，學校甫興，而書藏山積，太學諸生，咸以通經爲業，遂開我國歷史上之經學極盛時代。於是治經者，莫不以漢儒爲宗，說經者，皆重師法，口耳授受，其來有自，故非師法，則莫與之通。非廬此也，維時猶重今古文之分。今文者，今所謂隸書，漢世所通行之文字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此今古文所爲分，由於文字之異一也。今文學者，主經世致用，發明微言大義，國家每有大事，輒引經文，折衷是非，以補法制之不備。（參閱廿二史劄記）古文學者，主傳註訓詁，多詳章句典制，雖不能通儒學之一端，而儒之精要，固寓於經義之中。此今古文所爲分，由於師法之異二也。若夫封建井田爵祿昏聘祭祀等之典章制度，多相殊別。此今古所爲分，由於禮制之異三也。綜此三者，今古二派，各自爲家，殆如水火陰陽，不可強混者也。

附錄 今古學宗旨不同表（廖季平今古學考）

今祖孔子	古祖周公
今主王制	古主周禮

兩漢經學源流

今主因革 <small>參周四代禮</small>	古主從周 <small>專用周禮</small>
今用賈家	古用文家
今孔子晚年說	古孔子壯年說
今始於魯 <small>弟子後取者齊學附之</small>	古成於燕趙 <small>弟子始然</small>
今爲經學派	古爲史學家
今主教文弊	古主時制
今皆立博士	古行民間
注今經李何以後不知古	注古經馬許以前不雜今

甲 今文傳授源流

《易》 史記儒林傳曰孔子授易商瞿，六傳而至田何。漢初言易者始此。楊何，丁寬，施讐，孟喜，梁邱，皆其繼也。京房受易於焦贛，其說長於術數，劉向所謂諸家易說，皆祖田何，而京氏特異者也。

《書》 言尙書自濟南伏生，伏生以授晁錯，并授張生，歐陽和伯。何伯曾孫高作章句，故有歐陽氏學。張生遞傳至夏侯勝，勝傳子建，故有大小夏侯之學，皆二十八篇之今文也。

《詩》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魯詩傳於薛廣德，幸賢。齊詩傳於蕭望之，匡衡。韓詩傳於髮福，王吉是。爲齊魯韓三家之學。

《禮》 言禮自魯高堂生，以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授大小戴，所謂五家傳也。

春秋言春秋於齊魯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案漢志：說春秋者，初有公穀鄒夾四家，鄒夾無傳，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學者，子都授嬴公及孟卿而陸孟，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有嚴顏之學。

自文景時，三家詩始立博士。（註一）迄孝武世，復置書，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是爲五經博士。孝宣又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慶普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孝元復立京氏易。凡此諸家所立博士，并爲今文學。

乙 古文傳授源流

易古文始自費高。漢志曰：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又儒林傳云：東萊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琊王璜能傳之。費氏未立學官。劉歆好古文，始請立之。自東漢而費氏易行。高相治易，與費同時，專說陰陽災異者也。

尚書古文出孔安國，漢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蠱事，未得立於學官。王莽時立之。

詩古文始自魯國毛亨，（大毛公）以詩傳授趙國毛萇，（小毛公）其源蓋出於卜氏。鄭玄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傳於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詩譜）是也，故視三家之說，最爲晚出。至哀平之際，始立學官。

禮古文，漢志云：出魯淹中，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鄭玄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六藝論）今謂之逸禮是也。周禮得自李氏，隋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其後因劉歆之傳，此書遂行。

春秋古文出左氏，漢志曰：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

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左氏初出於張蒼之家，賈誼爲訓詁，以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欲立於學官而不果。

凡此諸家傳授，皆古文也，其書或出孔壁，（註二）或在王國，（註三）或逸民間，（註四）發揮光大之者，實始劉歆，太常諸儒并非之，（此皆今文家也）劉歆移書責讓，卒爲孔光師丹輩所沮，是爲今古文構爭之始。迨東漢之世，然後古文大行，而今文寢絀，由是後儒紛紛競啓今古學之爭，至今不息矣！

（註一）後漢書翟酺傳稱：孝文立一經博士。又困學紀聞云：考之史漢，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立于學官者，惟詩而已。則翟酺所稱一經博士，卽指詩言。

（註二）漢書魯恭王傳言：壞孔子壁，得古文尙書禮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註三）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詩譜云：河間獻王獻毛詩。說文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註四）漢志云費直易傳於民間。劉歆移書亦云：民間魯國貫公，膠東庸生之學，與古文同。

一一 東漢經學

經學遞傳至東漢，比前爲尤盛，大師衆至千餘人，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着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蓋風氣益開，在上者欲以此聳動天下，在下者亦翕然從之，後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圓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吁，盛矣！案東漢經學，猶有優於西漢者，一則西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東漢則并通五經者，頗不乏人，一則東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

彰，東漢則彬彬多文學著作之才，踵事恢張，性靈漸啓，此東漢優於西漢之二事也。（參閱皮錫瑞經學歷史）然一經說，多至百餘萬言，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白首且不能究一藝，則漢之經學，所以由盛而衰，啓鄭學之漸者，弊正坐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甲 傳授源流

後書儒林傳序曰：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光武中興，愛好經術。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案原文詩齊魯韓下有毛氏，衍文也。據顧炎武日知錄刪。）皆今文學。其治古學者，有杜子春鄭興杜林衛宏賈徽諸人私家之學。光武初嘗立左氏穀梁，以二家經師，不曉圖讖而廢。章帝時賈逵始條奏左氏長義三十一事，又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章帝嘉之。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材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後書賈逵傳）是爲今古文并行之始，而今古兩家爭議，亦自是愈烈矣。

乙 古今之諍

諸儒以今文攻古文者，范升陳元李育何休臨頌是也。建武中，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奏言左氏不祖孔子，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後書范傳升）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譁譁，自公卿以下，數庭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後書陳元傳）李育嘗讀左氏傳謂不得聖人之深意，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

羊義難賈逵。(後書李育傳)同時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注公羊之義不可改

，如墨翟之字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書何休傳)

休又以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臨孝存亦以周禮為末世

清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賈公彥敘周禮與廢

其以古文攻今文者，桓譚賈逵許慎馬融服虔是也。桓譚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而喜非毀俗儒

。賈逵摘出左氏三十事，以為皆君臣之正，父子之紀綱；并謂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許慎以五經傳

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然皆右古而抑今，馬融注經，亦斥博士為俗儒。服虔作左氏釋疴，又以

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以上并見各本傳)由今古爭議，至於附會圖讖，取寵要君，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此亦儒者經生之過也！

丙 鄭學

漢末天下大亂，儒風漸衰，維時經學，莫長於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前此今古之諍，至是甫混合為一

，學者惟賴鄭註，且專以鄭氏為家法，至是可謂經學小統一時代。玄本傳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

，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經，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

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日夜尋誦，未有怠倦，於是盡通今古之學，及

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於羣經并下箋注，當時號為鄭學。流行二千餘年，至今不絕！(清代經學家尊鄭者十之八)

附錄 鄭氏普述表 (據龔通耕經學通論)

書名	卷數	存
周易注	十二	今佚，有宋王應麟清惠棟丁杰臧庸輯本。
		佚

古文尙書注	九	今佚，有清王鳴盛孫星衍黃奭袁鈞輯本。
毛詩箋	二十	今存
周禮注	十二	今存
儀禮注	十七	今存
禮記注	二十	今存
春秋左傳注		未成，以與服虔。爲服氏注。 今佚，有馬國翰輯本。
孝經注	一	今佚，有嚴可均臧庸輯本。
論語注	十	今佚，有宋翔鳳馬國翰輯本，及羅振玉影印唐寫殘本。
孟字注	七	今佚

(註) 余蕭客古經解鈎沉列有鄭爾雅注，誤也，今不取。

鄭氏之說經也，大抵以古文爲主，而雜糅今文墜義以輔之。(吾師張孟劬先生史微鄭學辨) 范尉宗謂其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可謂知鄭君者也。雖然！鄭君義據通深，古文由此而明，而今文衰微，亦兆於是。蓋漢世經學，皆有師傅，門戶角立，不相雜廁，杜鄭賈馬注周禮左傳，不用今說。何休注公羊傳，亦不引周禮一字，許慎五經異義分今文說，古文說其晰。(皮氏經學歷史) 當時今文家經師李育何休第五元輩，猶有存者，鄭君親受業於元，不能發明七十子後學之微言大義，而惟取今文家口說，補苴舊史之漏失，箋詩則宗毛氏，而緝三家。解春秋則依左氏，而貶二傳。議禮則以明堂陰陽亂后蒼二戴

之師傅。詰尙書則以杜林漆書改伏生夏侯之定本。講周易爻辰，則雜費於京氏之中。發公羊墨守，則謂何邵公爲爲曲之學。兩漢專門之授受，至鄭君而一變。自是厥後，齊詩慶氏曲臺記先亡。施氏梁丘之易，歐陽夏侯之書亡於永嘉。魯詩不過江東。孟京易，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公羊穀梁二傳，亦式微殆絕，皆起於鄭學之肆行，而諸經棄如土苴也。（史微）考鄭學盛行之由，蓋當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苦其繁雜，見鄭君闕通博大，無所不包，衆遂翕然歸之，非無故也！然今古文合，而今文遂不傳，庸詎知其貽毒，竟如是哉！向使鄭君於今古文，分別爲注，傳至後世，家法瞭然，今文亦竟莫廢，甯非經學之大功績，無如鄭君不出於此也。由其失，遂啓王肅之徧注羣經，欲於鄭氏之外，別立門戶，於是或以今文說駁鄭氏之古文說，或以古文說駁鄭氏之今文說，乃至集聖證論以譏短玄，違戾誣妄，較鄭君爲尤甚矣！清人李兆洛譏鄭君爲漢儒敗壞家法之學，皮錫瑞謂鄭學出而漢學衰，洵不誣也！

三 兩漢經學總論

經學在漢，如日月之中天，濟濟乎，洋洋乎，甚矣！案厥極盛之由，初非偶然者也。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開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皮錫瑞經學歷史曰：漢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宏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尤好儒生，韋匡貢辭，并至輔相，自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青紫拾芥之語，車服稽古之榮，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以累世之通顯，動一時之羨慕，後漢桓氏，代爲師傅，楊氏世作三公，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經學所以極盛者此其一。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未增培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

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乙丙科，爲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經生卽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爲古來未有之盛事，經學所以極盛者又其一。皮說最備。四庫提要經部總敘曰：其初專門授受，遞稟所承，非惟訓詁相傳，莫取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此則漢代經學得失之論也。

散文的藝術

夏仁麟

在哥兒蒙 (Gourmont) (註一) 的意見，寫作的藝術，無論用散文或韻文，全賴視覺的與情緒的記憶之純妙的聯合。他說：——

『假如作者于視覺的記憶連以情緒的記憶，假如他也喚起物質的景像中，有着正確地置自己於情緒狀態中的力量——在他是物質的景像喚醒了情緒的狀態——他把握着，即使他對之並不領悟，亦就是寫作的全部藝術了。』

這話如何說呢？就是說，在寫作的創造行爲中，有兩種要素——視覺的形象和與其連繫的情緒。好的作家——假如你歡喜，就是藝術家吧——明晰地見到這形象，而且受了情緒的控訴所驅使，去尋覓言辭的適配的匹配。形象是堅決的，可見而真實的，存在着；尋覓那正確的言辭，且是僅有的正確的言辭，來表現那形象的形態，然後在作者心中變成實在的熱情。言辭是形象引起的，或者假如章未引起，假如對於視覺的記憶未有相當的情緒的或有意義的記憶，那就沒有藝術了。于是好的作家必須沈默；只有幼稚的作家才會承認那概括的措辭，——就是最先浮上他腦際的措辭，常是陳舊的，因為記憶成語是比引用單詞簡便得多了。這些易於記憶的成語誘惑地要求，包圍這位未來的作家；它們是流行的貨幣，是一種言詞通商的籌碼；要拒絕之

，且僅與新鑄的貨幣經商，是只有少許專制者可能的。然而他們是文學的統治者，文體的創造者，他們只願在文選中找最好的散文之地位。

在我們未深論之前，先分析幾篇選例的差異。第一例，選自『牛津集』的一節，取之於現代作家；（註三）我們猜度，這位文選作家，當他不能求助於時間的一律時，亦自願地承認了他那時代的漢行意見了：

當垂危的消息傳播開來的前兩天，駭異的悲痛已遍及全國了，猶如某種異常的大自然行進的轉變即將發現。她的人民的極大多數，從來不會知道會有一時間，皇后維多利亞不復統治他們，她已成爲他們一切事物的個系統中不能分解的一部分了，他們將失去她的這會事，顯着殆無可能的念頭。她自己呢，當她閉眼靜臥時，在看護她的人看來，似乎是剝脫了一切的思想，不知不覺的，悄悄溜進忘却之中。也許在意識的祕室中，她亦有她的思想吧。也許她的枯萎的心情又一度的歷歷憶起逝去的影子，浮現于前，回想着，想起那最後的時間，那消失了的綿長的歷史的幻象——向後回溯，穿過年華之雲而入於更遼遠的記憶……

這並非一篇全然壞的散文，它還未壞到足夠使讀者退避的程度。的確它曾吸引過許多人。但試與下節比比看，下節是選自同時代作家（註三）的作品：

『染着赤色的沙從他足底下走過了。他的靴重復踏着一個潮濕的發拆裂聲的橡樹果，還有許多竹籃，銳叫的鵝卵石，在無數的鵝卵石的節拍上，鑿船虫篩着木屑，亞馬德消失了。不合衛生的沙窪期待着

吮吸他踐踏的鞋底，向上呼吸着污物的氣息。他沿它們而行，走得很小心。一個黑啤酒瓶上黏合的沙粒中立起，又復倒下。是一位哨兵澹；可怖的渴望之鳥。破鐵環在岸上；陸地上，模糊而巧妙的陷阱之迷途；遠處有白雲潦草的後門，較高的海灘上，一根乾燥的繩繫着兩件十字架形的襯衫。』

在所引的兩段文章中，顯然有極大的差別，這並非兩種優美間的差別，而是優美與不優美間的差別。第一篇引起我們很少的驚異；我們似乎不會意識到我們讀着的這篇散文；實際上，我們是在讀着一篇結實地充塞了隱喻與類似的散文，其間沒有一樣是實地可見的。『垂危』，『駭異的悲痛』，『悲痛遍及全國』，『異常的轉變』，『大自然的行進』，『實現』，『極大多數』，『不能分解的一部分』，『一切事物的系統』，『殆無可能的念頭』，『剝脫了一切的思想』，『悄悄溜進忘却之中』，『祕室』，『枯萎的心情』，『逝去的影子』，『浮現於前』，『消失了的幻象』，『穿過年華之雲』——在這十八項中，是十八個隱喻或類似，其間沒有一個是新穎的，沒有一個是鮮明地感覺或真實地喚起的，而並沒有一個在讀者的心中引起它所表顯的明確形象。現在來試驗第二篇，這裡每個簡單的辭句都能喚起它所表顯的形象，都有着驅使心腦去喚起的力。藝術到底是一效果的問題呢；誰會想着是后維多利亞的死，正如我們的作者所插寫的？可是僅僅讀着司提芬·特德露步行海灘的描寫，便進入與實際經驗的顫動的反映之接觸中了。

散文有兩種；我們想，這是散文的兩種可能種類，一種是優美的散文，另一種是惡劣的散文。我們並不立張我們種優美散文的真實，總須是可能證實的，或是確需證實的。我們必須承認一種精巧的散文；當我們所需求的是不真實或不美時，籌碼（就是那些易於記憶的成語）亦依法認為交易的課幣了；可是模糊的概論却使我們滿足於生活的日常事務，而不去追究美與真實。精巧的散文並非藝術的散文，夠不上稱優美散文；

即使那準確的基于功利的或科學上的散文，亦須達到其中調和着生活的形象與一種情緒的內容的程度，始能種為優美散文。

優美散文的單位，非形象即方言。優美散文就是這些單位的鑲嵌畫，帶着一些爲了節奏的考究，——節奏是生理的本質，保證我們的開適。形象是什麼呢？形象是所見事物的最密切的言詞之摩像：是一個清晰的字，密切地適合着，如手套之於手；是一個沒有模糊與懷疑的參差的邊緣的字。這樣的字是相互地安置在顯揚的親屬關係上：它們可以在簡明的隱喻的並置中，如在「竹鏗」中，或出之以更有意義的類似的形式，如在「十字架形的襯衫中」中。上述二例，都有疑縮的效果，這種效果會使結局更綜錯的。在常規的形式中，優美散文是比較直接而很少隱然的，而且依賴堅定的形象的成分較依賴新穎的類似的成分爲多。形象的引起並非偶然，特有的關係才能引起。這就是那種在伸訴中是最永久的散文了，因爲它幾乎不含有幻象的元素，因而亦無時式的元素。下面的一篇湯姆·別克梯(Thomas A. Becket)遇害的描寫，選自刊克司通(Caxton)編訂的「金聖徒傳記」(Golden Legend)，其中毫無隱衷的成分：

『於是騎士中的一個鞭着他，他正居首跪在祭壇前。一位愛德華·格雷姆先生，他的持十字架者，向前伸出那持有十字架的手臂，想擋住打擊，可是鞭的動作把十字架打得粉碎，連手臂亦打掉了，他覺十分恐怖，逃避着，修道士們亦都逃避了，他們正在晚禱呢。於是騎士們逐個的鞭打他，把他的頭骨打掉一大塊，他的腦殼掉在過道上。他們殺了他且讓他殉了教，尤其殘忍的，有一騎士以劍衝刺過道，折斷了劍頭。這位聖潔而尊敬的大主教湯姆原就這樣的在自己的教堂內，忍受着死之痛苦，爲了一切神聖的教堂之正義。他死後，他們攪動他的腦殼，後來到他的私室拿他的東西，自廐中牽出他的馬，而且拿

走他的教皇敕書以及他的著作，一概交給 Sir Robert Brooke 帶到法國給法王。他們既達私室，又在大箱中找出兩件頭髮製成的襯衣，上面滿是大的紐結，於是他們說：他的確是一位好人；他們向下來到墓地，開始恐怖與畏懼了，恐懼那土地不會容忍他們，他們是多麼的驚恐呵，但他們又假定地球會立刻吞噬他們的。他們知道自己已做了錯誤。立刻衆人都知道他是怎樣殉教的了，接着他們立刻擺好他的聖潔的軀體，裸着他，覆以主教的法衣，下面正是一位修道士的體格。他貼肉穿着那硬頭髮，滿是紐結，那就是他的襯衣。他的脖子亦然，而些紐結堅定的在皮膚內刺着，他那聖潔的軀體讓腐虫佔滿了；他忍受着極大的苦痛。』

這篇散文，大有被反對爲過激的可能，它用了不成熟的恐怖的平凡紀錄取得它的效果。這或者是真的，我們恐怖之感覺，（假如它實際存在的話，）是一種過分銳敏的感覺力的憂懼。但以十五世紀言，這篇的確不是激烈的散文，現在離歪了不同的感覺力的問題，這裡是否實有某種技術，藝術的差別，在這樣一節典型的近代作品中？：（註四）——

萬物都已停頓。汽車引擎的急動，發出似脈搏不規則地擊流全身的聲音。太陽變得非常的熱，因爲這輛汽車已在繆百來的店窗外停下了。公共汽車上層的老太太們，撐開了他們的黑色小陽傘；這里一把綠的，這里一把紅的小陽傘在撐開着，帶一點碎的聲音。兩臂滿抱着甜豌豆的陶羅蕙夫人，走近窗口，以她那嬌小的淡紅色的，詢問地蹙着眉頭的面孔，注視窗外。大家一齊注視那輛汽車。塞帕天繆司張望着。自行車上的孩子們飛躍而過。交通淤積了。這里是那輛汽車停着，有圖案畫的窗簾，窗簾上邊是一

種奇異的花樣，像一顆樹。塞帕天繆司想着，他的思想逐漸的把一切都積集在一個中心，浮現他的眼前，似乎某種恐怖已達表面，將突發火焰，恐嚇着他。這世界亦在搖擺着，顫動着，預示火焰之將至。他想，阻塞道路的是我。他難道不會被注視，被指點；他難道不會使這里受着阻礙，固立在過道上，爲了一個目的？但是什麼目的呢？

形象是文學的藝術之初階，但如上節所示，却另有要素在。鮮明的形象之積集，並不會獨自構成散文的風格；它會是一種崎嶇多石的閃光的物質，爲心情的吸收計，是太不文雅太平呢。這加於形象要端的另一種本質，是以方言作其單位的。方言是文字的表現方法，爲某人或某種語文所特有的。但有時我們談及某種語文的「特性」，則「方言」一字的含義是較爲限制了的。方言於是成爲風格的單位了；它是那些遺傳的與境的影響的結果，那些影響在個人間決定了他的個別的愛好與幻想。它是一冊他的人格索引，方言又是那些影響的總和，那些影響不僅決定了我們言辭的選擇，還決定了個人伸訴的韻律中的言辭的佈置。這就是言辭上的表現，就是哥兒蒙特所謂情緒的記憶；是連於視覺記憶的要素，決定風格的。

一種方言的發明，無寧說是進化吧，是在兩方面運用的，一是個人的，爲個體的一部分且適合他對事物的感覺；一是習慣方言，習慣方言運用時，個體的本身掩蔽了他的人格，且使其屈就於尋常規例。我們可以拿 M. Thibaudet 的話來作補充：個人方言正是它自己的規律，它爲自己的利益而存在；非個人方言呢，志在使自己與同時代的普通話結合。Sir Thomas Browne (註五) 正是一位個人方言創始者的典型例證，近代作家中，當以 Henry James (註六) 爲最。推想這兩種方言的形式是彼此互爲影響的，在最初倒是一件誘人的事：逐漸發展的民族方言的一致性，是受着個人方言顯著的腔調所鼓舞的，或是個人方言增加了民族方言發

展的速度；而個人方言，不過是民族方言的特性上的優美之變化而已。但是，事實上，許多怪僻的人，建築起他們孤獨的防禦地。並無任何可感覺的偏向一般趨勢的事。這事的實情，或許是，僅有愚魯的或無個性的作家才屈從模仿，甚且受他人影響，自己所有的總比其他作家的個人方言少。輿論亦有過具體的表示，關於廢除這樣模仿的舉止。可是，採用平時的訓練却是另一件事，尤其因為這種訓練並未受任何機械上速度的學習，只能在直覺的自然狀態中，進入事物之本體。

在進行決定我們固有的方言之要素以前，我們先來一個限制：訓練之假定須不致損及那私人或公認的風格之資格。在好的作家間，我們自然可以以信任的眼光觀察上述的二者，就是說，私人的或公認的風格之資格是不會受損的；而且要是誰犧牲了『給司特拉之日記』國奎專這樣作品，爲了自己的疇範，那真是憂傷的批評呢。但是這里不必要；作者在其完成的風格中所顯示的良好之感覺，就是人性的徵兆，我們將在其日記或書翰中找到的。在每個天才作家，作爲基礎的，是他的正切晤談與自我交通；說起來，這僅是一個心理學上的意向問題，不論你是以作品中的正切之誇張的暴露，尋求它的直接的擴大，不論你是自那個人的暴露退縮，且顯出了你的對措辭的衝動，在你那時代承認的用語中。

雖已講過形象與方言的涵義，我們還未完成優美散文的分析：我們必須加上另一種要素——組織。方言雖已給我們一種單位，但那是物質的單位。要完成完全寫作的過程，必須經過構造。構造是論理學的思想之產物，無論是在用之於辯論或記敘中。它暗示着動態；而優美散文要是缺乏了進展的要素，是決不永久或終始如一的優美的。優美散文須有動率：它須良好訓練過的馬似的舉着步子，每個字帶着清晰的準確擊着，且以不斷的節奏前進。就是這個原理，使我們懷疑那隔離的主教的一節，那不連貫的散文詩，知所引的段落。這幾片斷固能具有明晰形象與優美方言的一切本質，但沒有了組織，它們只是廢墟而已，那能說是建築物呢

，而一篇散文選是只有帶着這種限制在心中時，才能被證爲合理的。

一九三五，七，廿七，復旦

- 註一 De Gourmont, Remy (1858—1915) 所引文句見其散文『寫作之藝術』中。
- 註二 Mr. Lytton Strachey in his "Queen Victoria"
- 註三 詹姆士喬也士 (James Joyce 1882—) 所著優力栖士 (Ulysses)。
- 註四 陶羅蕙夫人 (Mrs. dalloway)—by Virginia Woolf.
- 註五 Sir Thomas Browne (1606—1684)，在英國作家中因其辛勤製作之樂譜及散文之韻律著名。
- 註六 Henry James (1843—1916) 以其成語之繁複而精巧著名。
- 註七 "Journal to Stella"，司畏夫特 (Jonathan Swift) 作。

尼古拉梭夫傳

求考夫斯基作
俞鴻模譯

尼柯萊·亞歷克梭維支·尼古拉梭夫(Nikolai Alexeivitch Nekrasov)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四日(新曆)生於柏德里·斯加耶縣的一個小郡猶茲維那。

詩人的父親亞歷克梭·塞爾格維支是地主，而又是陸軍士官。他在兒子誕生後不久退職，移居耶洛斯拉烏斯加耶縣的世襲的封地格里厄希尼葉夫，沈溺於當時中流地主所常有的放蕩的生活。追逐狼兔，醉酒耽賭，與隣人涉訟，同自己的女僕偷情，又常混在情婦的家裏：這是他的生活的狀態。

妻葉勒娜·安德勒芙娜雖和他同住，但過的是同外人一樣的靠不住的生活。這個愛好空想的碧眼婦人，讀的是法國和波蘭的書，奏的是鋼琴，又善唱歌；和那粗野的丈夫間的夫婦生活，恐怕是得到到幸福的吧。她生於華爾梭，從少女時代起，就習慣和比自己教養高的人們交遊。

丈夫對妻的一舉一動大都要加以罵詈，像有時帶外妾到家裏來，而命葉勒娜去接應；如果她拒絕了，他並不管兒子在面前，也毫無忌憚地毆打起來。

少年時代深刻地印在心裏的受難的母親的姿態，是通詩人的全生涯中所不能忘掉的。母親常常走出庭院，喚兒子到旁邊來，抱在懷裏痛哭。後來在他的詩作中，他屢次歌頌着母親的淚；例如「故鄉」，「母親」，「深夜的騎士」和「催眠歌」等篇，作為兒子對於母親的頌歌，在俄羅斯文字中佔着獨自的地位。在他的

詩作中，叫父親做「倔強的無教育者」，「暴君」，「虐殺者」和「刑吏」。父親的姿態，在尼古拉梭夫的作品中，是「虐待弱者的」的化身，永遠難消地留存下來。

這個「虐待弱者的」，是他自己從幼時起早就嘗過了的苦痛的經驗。他的父親會當過郡警察署長，巡邏時，常帶他同去，因此他自然看見了對農民的殘酷的笞刑。

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尼古拉梭夫的少年時代，是培養他後來成爲「民衆的呻吟與淚的歌手」的適當的園地。

世上有名的夫拉治米爾斯基的驛路是從格里厄希尼葉夫一帶的官邸的窗下經過，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囚徒們，被解送着從那裏通過。這個少年也不知多少次看見了繫着鐵鎖的人們被兇惡的護送者斥逐而走。

由近傍的伏爾加河所受的印象，是極其黯澹的。他從少年起，就十分理解着什麼光明慰藉都沒有的曳船苦力的生活。有一天，他聽見一個曳船苦力說：明天還是有極其辛苦的勞動等待着，倒願意就這樣的疲困而死去！這一句痛烈地激動了他的心，甚至連自己所愛好的伏爾加河，也憎惡起來了。

「從這時候起，這河流

是叫做苦役與憂愁的河了！」……然而，從搖籃時代起，環繞着他的這「人類的苦痛」，能夠強烈地顯現在他的意識之中的，大概還是以後的事。

幼年時代，他並沒具有把映入自己眼裏的現象很深刻地探究的天分。他是普通的地主的兒子，自朝至晚，在森林裏草原上遊玩，或採野蔬，或捕小鳥，或和村童在伏爾加河浮水，有時想起來似的就跑回家去吃東西。家族有很多人，幾乎每年都有同胞生下來，他和這些同胞有時爭吵，有時在一塊奔逐着。

父親到底教了他什麼呢？骨牌的賭法麼？山雞的射法麼？不錯，他雖還未滿十歲，然已顯示了做個相當

的賭博者及射擊家的才能。某晚秋的一天，他射了一野鴨落在沼中，在那沼中已經到處結了冰，狗也躊躇不敢進去的，然而這十歲的狩獵家竟瀾瀾地涉入那冰水之中，拾了勝利品回來。他是一個這樣的不屈而放膽的少年。還祇是孩稚的時候，乳母告訴他，一到夜裏，庭院內就有惡魔出來；那一夜，他從寢牀爬出來，走到黑暗的庭院裏，滿望着和惡魔決鬥。甚至庭中樹木間，草叢中若未一一巡視過，決不回到房內去。

這樣的剛愎放膽，是他的顯著的個性。他初習乘馬時，時常落馬，有一天竟連續墮落了十八次之多，然終于成爲一個很好的騎手。

無論有多大的犧牲，始終要貫徹初志——這從少年時代起，就已成爲他的生活信條。其後當他成了青年的時候，也有一段逸話：有一次他和愛人在河上划船，當她對於他的熱情的愛的告白抱了幾分疑或時，他爲要證明他的愛情的真實，竟跳入河流裏去，在危機一髮之際，好不容易才逃脫了死域。

正因爲有這樣的天質，所以他也會成爲一個熱情的賭博者，也會成爲狩獵家。實際上，雖至晚年，他還沒有停止過狩獵。在全生涯中，他對於狩獵狼、狐、野兔和山雞的事，未嘗有厭倦過。

骨牌也和狩獵同樣地消耗了他的心神。這也許是他的血統；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都是相當出衆的骨牌師。尼古拉梭夫家本來是相當富裕的，可是後來漸次零落，這大半可以歸罪於接連着兩代，一家的家長耽溺於賭博的緣故。

十一歲時，父親送尼古拉梭夫進耶洛斯拉烏斯加耶中學，他在學校裏很怠惰，不肯用功。父親頗不喜歡爲兒子的教育犧牲太大，和教員們生了爭執。後來因爲失敗於從五年級上六年級的進級試驗，被留了級，結果使他厭惡學業。

這件事情給他帶來了一種利益：從此他沈溺於讀書了。特別是一八二七年出版的誇張，然而充滿了暴風

雨似的熱情的一本書迷住了他。這書附了下面寫的那樣的標題：

『「海賊」W·N·奧林作

三幕的浪漫的悲劇

附錄 由拜倫卿所作的英詩「海賊」引用的合唱，羅曼斯及土耳其·阿刺伯的民謠。』
在這誇張的書中，有下面那樣的一句——

「那奸惡的暴君非死不可，自由喲，請從血中飛進出來，刺進暴君之胸吧！愛喲，固守裘里拿爾之手吧！」

這個求自由的叫喊，無疑的給尼古拉梭夫很大的影響，這事就從他經過三十五年後還在知友之前背誦這句的一點看來，也就可以明白了。

和「海賊」同樣的惱怒少年尼古拉梭夫之心的，是當時禁止的普希金的頌詩「自由之賦」，這也是咒詛暴君的死：

「你，專制的奸物喲，

我憎惡你和你的故國；

我以無限的歡欣眺望着

你的死，和你子孫的死！」

據尼古拉梭夫的斷言，這頌詩在他的全藝術的活動上，與以強烈的影響。他到晚年還能追憶着：

「我讀着什麼？

你想知道嗎？」

那普望金的頌詩

『自由之賦就是牠……』

然而，這影響顯著的表現出來的是以後的事，當時很短之間，他傾心於「海賊」的誇張的善辯的力量。晚年，他追憶着這時候的事，說：「中學時代，我溺於誇張的言辭之中。」

父親命這個年輕的「誇張家」到彼得堡就軍務，這次的旅行，很激動了易感的少年之心。旅次所寫的那「誇張的」詩句，遽然佔滿了筆記簿的全篇幅。他夢想這些詩會在中央的雜誌上發表。

和年輕的作家一般，他也無意地摹倣了洛瑪諾索夫，裘柯夫斯基，保洛查厄夫等先輩的作風，尤其是非常醉心於三十年代的偉大的「誇張家」，而且是當時那地方偶像的崇拜之的伯涅德克特夫。這時尼古拉梭夫於詩作之外，還寫了長篇小說，他對於這也抱着很大的希望。

一八三八年，十七歲的尼古拉梭夫除了長篇小說的原稿和寫在筆記簿的詩稿之外，袋子裏一個戈比也沒有地踏上了首都之地。進身文壇，不是容易的事。他常常陷到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的情景。有時弄到沒有外套過了熬冬天，睡的是下等客棧。在這期間，像肯替他設法一個安易的生活的人，是一個也沒有遇過。要是依從父親的意志，去就軍務，每月多少會得點薪俸，青年的生活總也可以安定的。然而，文學迷住了他，以致他選定了半饑半飽的生活。他不入軍隊，反之，他成爲大學的聽講生。想來這也正是他母親的希望吧。後來他很悲傷地憶着這首都的最初一年的生活，也祇有像他那樣不屈不撓的人，纔能夠忍耐得起和極度貧困作艱苦的鬭爭。他的有些詩在各種雜誌上登載了，可是差不多沒有得到一文銅錢。至於長篇小說，是連印刷也不能夠的。

一八四〇年，他得一親切的人的援助，自己少年時代的詩集「幻想與回響」得以出版。但這詩集並沒有

成功，那是因為他的詩集和當時出版的許多同類的東西比較，並沒有什麼高下。這仍然是千篇一律的「誇張派」，和已失去世人注意的陳舊的「浪漫派」的作品。可是這詩集是出於在遠隔文化的中心地的鄉下長大的十七歲少年之手，又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了。動力的韻律，和抒情的高調，處處都表示着這個詩人的優良的素質。

一一

這本詩集的不成功，非但不至使尼古拉梭夫喪膽，却給了他一種新的力量。反於從前的誇張的陰鬱的詩，他開始寫作充滿諸諷的詩，在這裏忽然發揮了不少的才能。他在諧謔詩的劈頭，先向他自己衝鋒，這是值得注意的。他寫了自己著的「幻想與回響」的摹擬歌，對於從前他所醉心過的而且握着當時詩壇王者的權力的「誇張派」之陰鬱的風格，不惜加以冷罵。以這種自嘲的摹擬歌向自己鬪爭的他，從浪漫的態度與語法的偏愛脫出來了。（作者註：在那一年，尼古拉梭夫寫了他所認為文學的死學的耶茲伊珂夫，裘柯夫斯基和萊芒托夫的摹擬歌去揶揄他們。他用這個方法，研究並會得了當時最有勢力的詩人們的風格）在這工作上，發揮了他的一種可驚的非凡的素質，那就是他對於困難的工作的熱情的迫力。這個從僻地來的未成年者，纔以天才的著作家被人認識了。當時他的作品價值不論是什麼樣的，但在分量的豐富上，幾乎是不可計量的。在一八四〇——四一的兩年中，他寫了幾乎可以和其他作家終身的創作相比的程度的小歌（Vaudeville），論文，雜感，詩，短篇中篇小說和評論。左邊所列的是他在這兩年間的著作目錄的概略：

短篇及中篇小說——

「幸福者瑪加爾·奧希保微支」

「歌女」

「二十五盧布」

「高利貸」

「大尉古烏克」

「洋馬車」

「亞歷山大·伊凡諾夫挪的生涯」

「到沙爾治尼亞去」

「老練的婦人」

戲曲（半數是詩戲劇）——

「寬大的處置」

「夫葉查與保洛查」

「洛瑪諾梭夫的青年時代」

「囊中勿藏錐」

「衛奧克契斯特·亞納夫里微支·波普」

「優伶」

「所謂想戀女優的就是如此」

「高陞的鄉下官吏」

「默洛治」

尼古拉梭夫傳

尼古拉梭夫傳

八

「奧斐里亞」

「哀愁與淚」

「佛蘭契斯珂之歌」

「安則里柯之歌」

「巴巴·耶加」

「光明公主」

此外，這兩年中，他在新聞雜誌上還不知發表了多少論文。他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睡覺，是很難想像的。夜以繼日，他是連伸一伸背都沒有的用極急性的筆勢，一口氣寫了幾千頁的吧。他在死牀上說着當時的情形，「你要問我做了多少的工作麼？多到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的程度」，是最真實的事。他的工作分量，是與年俱增的。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五年之間，尼古拉梭夫在普爾治寧、布哈洛夫、伊凡·巴拉達夫金、阿夫亞拿希·柏霍孟柯、斯特加特寧、拿查爾威摩支金、尼古·涅克等十幾個的變名之下，發表論文和詩；這一個事情不大爲人所知的。十人的東西，是以十個的手來寫的。藉他所描寫的人物，偉大的苦難的主人公，在俄羅斯文學的世界出現了。即在戀愛的詩中，他所描寫的也是經每日所受的難堪的勞苦想在戀愛上求安息而徬徨不知所可的「身心交瘁而尙能耐得住絲絲切切的痛苦」的人物。

然而，對這種的勞役，詩人所得的報酬非常有限。他的一篇戲劇在亞歷山大李斯基劇場上演，照理應當得了很好的收入，可是似還不能把詩人從飢餓中救出來。他怎樣陷在窮迫的地獄裏，由下面某舞臺監督之妹的「回憶錄」看來，是很明白的——

「我和母親都叫他（尼古拉梭夫）做「不幸兒」，現在想起來是非常傷心，非常羞恥的。『誰來呢？』

母親問。『是那個不幸兒呵。』隨即問道：『不要什麼嗎？』『對不起……』『安納希加，把吃剩的殘飯給他！』

「寒冷的時候，尼古拉梭夫更可憐了，因為衣服非常的薄，面色蒼白，不斷地顫抖着。手套也沒有，兩手凍得通紅。領子也沒有，頸項捲着很破爛的紅領巾。有時我頑皮地問他：『你爲什麼捲着那樣的領巾？』他生氣的瞪着眼睛，敏銳答道：『這領巾是母親編給我的。』我不禁臉紅了起來……」

年輕的戲劇家在這裏和叫化子一樣他，以別人的殘羹冷飯來過活。實際上，那時候的他，就是一個叫化子。關於這件事體，由他供給小歌而頗親近的某伶人也說出同樣的追憶。（作者註：他的窮困是長時間——繼續了約五年之久。一八四三年，倍林斯基給克萊葉夫斯基的信，這樣寫着：『尼古拉梭夫，索洛金及其他彷徨在飢餓線上的人們，請你厚意的支付給我們。』【一九一四年版的全集第二卷三七四頁】）

然而，不久他得到了相當的成功。也許是因為他的詩富於機智，而且取材於賄賂，金錢，紙牌及衝動當時社會的一切事件，很能投合多類讀者的趣味的緣故吧，各方面爭先恐後地來預約。他在同輩放縱家們之中，斷然居於重要的地位了。他所作的叫做從熊所出沒那樣遙遠的僻鄉柏德里斯加耶到彼得堡來的「小官吏妻奧克契斯特·亞納夫里微支」這一篇對句的詩，被大眾所唱和，爭相鈔誦。他是被視爲大眾的「解愁物」，露了頭角。在他當時所寫的許多詩之中，暴露了已被稱爲名手的各大家的技巧是怎麼樣的一點上，是可注目的。

在過渡期的俄羅斯社會裏，從前很少見的新文學的形式（Type），才開始出現。這就是說，文筆的勞動者，零工苦力的作家的抬頭，年輕的尼古拉梭夫是代表當時這種傾向的一人。這些作家是採取各方面的問題，主題沒有一定的限制，創作態度也沒有特定的方針；今天想寫關於蜜蜂的分房，明天又論香煙之害，後天

却論起流行的跳舞家等等。總之，是機敏地應着出版家的需要而寫的。有時候，他發表了關於演劇的意見，可是那完全不引世人注意，甚至反而受了非常的惡罵。當時他所討好的無知識的大衆，凌辱了他的文筆的人格，他對此極感着煩惱。

他在給愛妹伊利沙白的公開的信中，慨嘆文筆市場的無定性，深深地悲痛着自己不得不寫那非出於本意的東西：

「我日夜爲着空虛的勞役而喘息。

爲着思考，爲着空想，

我連一點空閒也沒有。

爲什麼，爲什麼這樣苦？

爲了沒有價值，沒有歡樂的工作！

爲了這空虛的勞作，

我的身骨祇是痛，

而內心是無限的空虛！」

「有時若加反省，凝視心的深處，我害怕得要哭起來。我想自己是可羞恥。但我到底怎麼辦才好呢？」

對這「無價值」而「空虛」的文筆的工作的嫌惡，也就是證明尼古拉梭夫並不滿足於作爲「大衆的解釋物」的廉價的成功，雖然是模糊的，但他很早就已抱着貢獻自己的才能於正當的事業的慾求。不過是怎麼樣的事業，在他還不十分明白。在這件事上，他有無限的憂愁。

「我，跑去，

但是到底那兒去呢？

爲着鎮定無思慮之心的憂愁，

到空虛的，吵鬧的拍賣場去。」

他這樣唱着。

文筆的事業，當時在尼古拉梭夫明顯地是「『空虛』的，『吵鬧』的拍賣」；因爲思想與才能的零售的時代已經開始，善於牟利的出版企業家出現了很多。

尼古拉梭夫也可以說有耶洛斯拉夫斯基人的特質，他對於這種企業也抱着野心，實際上對此又顯示了優秀的才能。一八四三年一月，他的處女出版出世了，是極小型的書籍，標題叫做「沒有插畫的詩體的論文」。出版費是由一個朋友借來的，很得成功，不幾時就出了第二版。一八四四年出版關於克里羅夫（譯者註：這年克里羅夫死了）的書，其次出「彼得堡的寫實派」，一八四六年出「彼得堡文集」，及諧謔文學叢書「萬愚節」。要之，二十五歲的他，在彼得堡已是一個相當出衆的出版者，文學的種種計劃在他心裏沸騰着：或想開書店，或企圖出版長短篇小說和遊記的叢書，或籌劃發行月刊的文藝輯錄「冷笑者」。總而言之，在這裏——文學企業上，表現了他的很大的創造的才能。

他的幸運堅固地發展起來了。他以妥健的步調，漸次成爲富裕的了。可是，他爲的使別人滿足，反成爲自己憂愁之種。一般人都把他看做是輕易發跡的機敏的青年。然而沒有人會知道這個成功的青年是怎樣的爲種種不可思議的憂愁而焦心苦思着的。

一般他來說，這憂愁可以說是生來就纏繞他的痼疾。這個富於精力的活動家，突然對一切的東西失去興味，終日默坐，沈湎於一個思考裏：以爲自己是彷徨於一切目不能見的罪惡之中。在這樣懺悔的時候，他願

獻身從事於斷絕這罪惡的根源的偉大工作，但那罪惡在那裏呢？他不知道。

這願望終於使他找到了把他以後的生涯轉換過來的偉大之師——那就是倍林斯基。

三

當時，倍林斯基對「可厭的俄羅斯的現實，是抱個憎惡的。尼古拉梭夫所走進的文壇，在倍林斯基已是外人，已是仇敵了。可是，在這個年輕詩人的有些詩之中，倍林斯基也暗地裏吃驚；雖說那是微弱的，然而那詩裏有着反抗與不滿和悔蔑的聲音，是被看出來了。他個人的地和尼古拉梭夫認識了。與自己全然沒有緣分的這個青年，被目為「官僚主義的無賴漢門」的解愁物的這個作家，對當時的氣喘的俄羅斯的現實，在真摯的，非貴族的，達到生活的悶躁的結果抱着憎惡的這一點，發見性格的地和自己接近，這使他驚嘆了。那是直接地親身經驗了強迫的勞動的重荷的勞動者的，庶民的，零工苦力的憎惡。像這樣的憎惡，環集在這個偉大的批評家周圍的青年作家如安能珂夫、屠格涅夫、格爾曾及其他等，沒有一個會知道的。他們是不勞動的，富有的，生活自由的人們，而尼古拉梭夫却和倍林斯基一樣，同是文筆的勞動者。

這一點，使他們二人更加接近了。

倍林斯基以熱情扶植着這個同胞，而且——像今日所說似的——開始宣傳自己的信仰，這宣傳忽然奏效了。爲什麼呢？反覆來說，因爲在尼古拉梭夫的生來的理性之中，這理想就隱然存在着的。像我們所知道似的，傷害了他的心的憂愁，現在被思想化，而又加以理論化了。詩人從新感覺到幼年的印象來了。想起父親的殘虐，母親的殉教者的生涯，及農奴們的充滿辛酸的生活；他拋棄華麗的詩句，開始寫作被虐待被苦練的人們了。在這方面，他忽然發揮了巨大的才能。倍林斯基使尼古拉梭夫發見自己，做了他理解自己的天稟的

本質的助手。和倍林斯基相識後的尼古拉梭夫的藝術，已經獲得了永久的獨立的價值。那是完全獨創的藝術。尼古拉梭夫在俄羅斯文學中，幾乎是沒有先行者的。裴柯夫斯基，普斯金及萊芒托夫，都沒有這樣的形式（Style）、這樣的內容，和這樣的韻律。（Rhythm）。他的詩的基調（Keynote），爲了憂鬱的節奏，直情的哀哭及涕泣的緣故，而成爲極少見的叫咀與怨言。柔靱的韻律，成爲緩和的音響與言辭的不斷的流動。這些詩幾乎都是由寒凍，飢餓，壓制，痛苦和貧困所產生的人間的苦惱的的證據。

實在的，像這樣的詩人在那時代是必要的。在全歐洲，已經發生了反映對一般人類的苦悶與悲哀的憐憫之情的文學。歐洲新興布爾喬亞治爲種種產業的發達所惱，丟棄一切舊封建制度的規範，而舉起了人道主義的旗幟，鮮明地爲求被侮辱被虐待的人們的解放而前進。被侮辱被虐待的人們，成了英、法、德的偉大作家的最重要的注目的焦點。狄更司寫過了“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wist”，喬治桑特以麗筆所寫的人道主義的諸作，描破法國農民的黑暗面，充分地使當時青年的血液沸騰。在倍林斯基的陣營裏，無論那一個都拜倒於喬治桑特的小說之前。「這個婦人是我們的時代的 Jeanne d'arc（譯者註：法國的女傑，一四一二年——三一年），救星，偉大的未來的豫言家」——倍林斯基反覆又反覆地吐出對她的讚嘆之聲——「她的小說像神的啓示似的，霹靂一閃似的，又如漸明的天空的廣闊似的搖撼了我。我流了無限的喜說之淚，接受那就像普照無知識的黑暗的眞如之光的她的指示。」

倍林斯基感到了尼古拉梭夫的詩正是接近這種新文學的世界的傾向的。當時——一八四五年，尼古拉梭夫寫了叫做「在路上」的詩，倍林斯基愉快地感到了那在當時其他作家是看不到的無上的熱情。當時青年的指導者格拉諾夫斯基、倍林斯基、格爾會們以火焰似的熱情，歡迎這個年輕的詩人。

「在路上」發表後二三年，格里哥羅維契的「不幸的安東」，屠格涅夫的「臘人日記」，格爾會的「沙

拉加華洛普加」等，把對農奴制度的反抗的呼聲具體化了的文學作品陸續出世；而尼古拉梭夫的「在路上」這篇作品，是成爲這時代精神的勃興的先驅，也可以說是站在後來永遠地規定了俄羅斯的方向與形式的許多人道主義作品的先頭。跟着尼古拉梭夫寫了詩篇「故鄉」，在這篇詩之中，他以異常有力的筆調，描述着對壓迫與奴隸制度的反抗的情緒。據同時代的某一個人說，這這也使倍林斯基狂喜。倍林斯基暗誦這詩，又寫了下面那樣的信，寄給莫斯科的一個朋友，——「尼古拉梭夫是怎樣偉大的存在呀！」——倍林斯基這樣驚嘆着——「在他的詩作之中，祕藏着怎麼多的憂愁和憤怒呀！」

在倍林斯基的陣營中，所有的人都對尼古拉梭夫特別側目；因爲他是唯一的庶民，唯一的普羅列塔利亞特。

可是，這個稱法是要加註釋的：尼古拉梭夫和格蘭曾、屠格涅夫、亞加略夫等同樣是世襲貴族，地主的子弟。然而，在這些人們之中，那一個都沒有過飢餓的經驗，沒有爲得麵包而苦惱過，也沒有徹夜在下等客棧過去；他們祇是屬於所謂「世的剩餘者」之羣。他們都喜歡哲學，以幾國語言讀書，時常往歐洲旅行。可是，尼古拉梭夫，連一種外國語也不懂，對當時流行的黑格爾哲學也沒有興味，又沒有踏上外國的土地一步。在其他的許多人之中，沒有過爲鑽營個人的實際生活而苦惱的人；而尼古拉梭夫在這樣的人們之中，是唯一的一的實際家，事務家，事業家——要之，在當時文壇上，他是備着全新的容貌的，當時，朝着叫做「現實的綜合」的方向（譯者註：由黑格爾轉向費爾巴哈之意）急進的倍林斯基，對自己所欲獲得而不能的尼古拉梭夫的這種現實的，實際的素質，加以極高的評價。

加入倍林斯基的陣營以後，尼古拉梭夫非但不拋棄自己的出版重業，而且愈向這方面擴大起來了。一八四六年，刊行了有名的「彼得堡叢書」。在這叢書中，杜斯退益夫斯基的「貧困的人們」，非常受人歡迎。

「叢書」不久就銷盡了，所以尼古拉梭夫更進一步，打算發行一種怎麼樣的大雜誌。一八四六年末，他得朋友們的助力，蒐集資金，收買了普希金創始的雜誌「現代」的發行權。倍林斯基率引同黨，爲該雜誌出力。這樣，最優越的文壇勢力，集中到該雜誌來了。尼古拉梭夫以不知疲倦的全精力，來經營這雜誌。這時候——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剛剛告終之後——急進的言論雜誌的刊行，完全不是人力所能辦到的。檢閱的狂暴，無論那一時代都比不上，論文常常過半由於檢閱的紅墨水而取消了。當局當然盡可能地迅速沒收威脅國家權力前途的那種的論說。在這情況之下，祇有像尼古拉梭夫這樣的有着特異的力量的人，才能堪得幾年那種的檢閱的重壓，而繼續刊行。

在什誌最不振的當時（一八四八年），尼古拉梭夫草了龐大的長篇小說「三個世界」的稿。白天也忙於雜誌的工作，這小說祇在夜裏寫下的。以後經過二年，雜誌的檢閱又嚴緊的時候。（一八五一年），尼古拉梭夫著手另外長篇小說「死湖」，他燈花了花剪了又剪，繼續不斷地寫着。晚年，他這樣追憶着當時的情況：「好幾次徹夜沒有休息地寫着，差不多是一分一秒的間斷都沒有，終於兩腳麻痺起來，失去感覺了。燈點着，或晝或夜，在我完全沒有區別。時間到的時候，去幹別的工作，過後又回到這工作上來了。」

他爲了這工作，非常疲倦，終於傷害了眼睛。一到晚上，就爲熱病所惱。加之，爲編一本雜誌，大約要看一萬兩千行的各種原稿，讀六十頁的校對印刷（即九百六十行，其中半數因檢閱而刪除了），還要寫五十幾封給檢閱局，投稿者和出版處的信。有時，連他自己也驚異右手竟不至麻痺。

他極優長於做一個雜誌的編輯。要和他的雜誌「現代」相匹敵的雜誌，在俄羅斯真是空前絕後的事。他充當編輯人，爲優秀的新進作家如杜斯退益夫斯基、龔察洛夫、託爾斯泰、契尼雪夫斯基、杜薄羅留博夫等開拓了道路的事，是應當大書特筆的。雜誌「現代」在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史上，盡了很大的任務。檢閱雖然

嚴厲，而尼古拉梭夫的雜誌還是不倦地暴露民衆的苦惱，在俄羅斯全國民之前，高揚了民主主義的精神。

不及二十年，尼古拉梭夫居於雜誌主宰者的地位了。縱令他不寫一首詩，祇作爲一個當代的偉大的編輯人，也值得後世的感謝和尊敬了。

除尼古拉梭夫之外，和雜誌「現代」的編輯經營相提攜的人，有當代著名的美文學之士伊凡·柏拿葉夫，他是表面的，懦弱的人。柏拿葉夫有叫做亞夫德察·耶柯烏勒烏娜的妻子，她是當時的青年女作家，非常美麗的婦人，她寫了近似N·斯達尼茲基的小說。尼古拉梭夫是把她做模特兒，寫了「三個世界」和「死湖」的。在四十年代末，她做了尼古拉梭夫的私婚的妻，以後兩個人繼續着約過了十五年的同居生活。尼古拉梭夫的許多詩是呈獻給她的：「我們是愚蠢的兩個人」，「不可挽回的敗北」，「這不是笑話麼？可愛的人兒啣」，「衰滅之日，不要去想吧」，「沉重的十字架掛在你的命運上了」等等。

四

在五十年代的初頭，詩人的經濟生活的基礎，得到確立，未來是幸福與富裕在期待着他的。然而，一八五三年春天，他突然患了重病，冒的是喉病，在以後的全生涯之間，他的聲音全然潰滅，好容易才能吐出私語似的微細的聲音。得病後三年，被稱爲最有名的醫生也不能決定該病的真因。這病使他更加憂鬱了。當時他的心境，詳細地敘述在左邊諸作之中：

「死期將近」

「傷心之年」

「不要緊的，祇管一心地跑去」

「沉默吧，復讎與悲哀的詩神喲」

一八五六年末，他到意大利去了。這是他最初的出國，在應該快樂的船旅的中途，也以過度的憂鬱，危地沒有使他跳下海去。幸好和柏拿葉夫夫人在羅馬過了一冬之後，他漸漸恢復了健康。然而多年的勤勉的習慣，又使他致力於勞作；三十九日間沒有離開桌子，他寫了長詩「不幸的人們」。

那時候，他的最好詩集在莫斯科出版了。這書幸而避免檢閱的斧鉞，收了預想以外的大成功。彼得堡的朋友們寫信給他說，就是郭歌里也沒有過這樣的成功。

這詩集的成功，是不難理解的。

在當時的俄羅斯社會裏，對貴族地主的俄羅斯抱着劇烈的憎惡的出自雜階級的「新人」們已經登場，而且佔着前衛的地位了。而尼古拉拉夫在當時優秀的幾個詩人之中，是表現那些新人們所懷抱的理想與美的唯一的存在。別的詩人們都是歌詠着神，熱烈的接吻，及星辰等等，不顧到其他事物；祇尼古拉拉夫比較說出了接近雜階級的情緒。例如濕透的地下室的，強制勞動的，及對於富有的壓迫的憎惡的事體等等——他又用着普希金和萊芒托夫所絕對不用的，也可以說是野卑的，愚鈍的語句；然而，那語句在新階級的讀者層是生來所親近着的。

回到故國的時候，尼古拉拉夫發見了這些的讀者層把他目為指導者，當做教師看待。他利用當時逐漸緩和的檢閱，把雜誌「現代」作為年輕的急進的民主主義者們的機關誌了。以前這雜誌的各期登滿了文壇巨匠斐特、屠洛涅夫、龔察洛夫和托爾斯泰等的美麗的詩，和中篇長篇小說；現在却全雜誌變做宣言，新思想的宣傳，和俄羅斯解放運動的召集令的集成了。幫助尼古拉拉夫指揮統率該雜誌的是兩個青年論客——契尼雪夫斯基和杜薄羅留博夫，他們都是從亞歷山大二世的似是而非的改革的迷夢脫離出來，而到達社會主義的思

尼古拉拉夫傳

想的。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尼古拉梭夫的雜誌在合法的出版物中，成爲當代第一流的革命的雜誌了。

趁着青年們的同感與支持的氣勢，那時候，尼古拉梭夫寫了最傑出的「深夜的騎士」，「首飾舖」和「紅鼻霜」等篇。在當時似的寂寞的時代，所謂詩，是被認爲有害的空虛的玩意兒而遭拒絕了。普希金的詩已被目爲空虛的詞句，真正地得稱爲創造的詩人的，祇有尼古拉梭夫一個。

尼古拉梭夫的老朋友們，如杜爾治寧、格里哥羅維契、屠格涅夫、安能珂夫、斐特似的忠於自己的貴族的本質的人士們，都向尼古拉梭夫的雜誌背着眼了。然而，像今日我們所詳悉似的，尼古拉梭夫開除叛逆者契尼雪夫斯基，反之，是期待着起用美學家杜爾治寧；可是，到五十年代末止，沒有脫離「現代」的反貴族主義的最勇敢的鬪士之一，是托爾斯泰。和舊朋友們決裂、在尼古拉梭夫是痛心的事；然而，他所以敢這樣做的理由，是因爲民主主義的雜階級比貴族文化的代辯者更接近他的心理之故。

和屠格涅夫的離別，是特別難堪的；因爲尼古拉梭夫會把他算爲知心的朋友之一。
……祇剩下我一個人

恰如站在沙漠之中——他這樣寫着——而且一樣地留在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陣營之中，直至生涯的最終之日，和雜階級的青年們取着同一的步調。

可是，失了舊友的詩人，不久新的朋友又被奪去了。杜薄羅留博夫死了（一八六一年），契尼雪夫斯基和米海洛夫兩個起初被囚禁卜特洛巴夫洛夫斯克的要塞監獄，以後被流謫到西伯利亞去了。雜誌「現代」的重要的活動家都被拉走了。當局對自己仇敵的復讐的鋒芒更加銳利，想把可厭的雜誌根絕了。最初當局停止「現代」發行幾個月，以後隨着企圖在皇帝的鹵簿發射的事件，「現代」終於被禁止了。

爲着挽救自己的雜誌，尼古拉梭夫決心把調子放低。他寫了呈獻波蘭征服者M·N·繆拉維約夫的讚詩(Ode)，欲以這首詩去挽回「現代」的命運。他把這首詩在政府主催的一晚餐會上朗讀了。這件事捲起了喧昂的非難的暴風雨。青年們把尼古拉梭夫的行動認爲是對革命的動向的反叛，對詩人的熱愛一時冷卻下來了。尼古拉梭夫失掉朋友，失掉雜誌，現在又失掉愛讀者的支持，完全剩下孤獨的一個人了。他悲痛地後悔自己的輕率的行動。

祇剩下孤獨的我

失掉任誰的支持

年年和朋友相離

在敵多的路上遭逢的命運

故鄉喲，赦宥吧！

我把我血潮的最後一滴

呈獻民衆之前謝罪。

五

不論什麼時候，沒有雜誌的過活，尼古拉梭夫是不能忍耐的。未及二年，他收買了陷入將要廢刊的狀態的克萊葉夫斯基的雜誌「祖國雜記」，糾合奧斯特洛夫斯基、伊厄里塞葉夫、薩爾提科夫、烏斯潘斯基、拉茲斯基、米海洛夫斯基、希求亞保夫、拉佛洛夫、拿奧德渥爾斯基等作家到這裏來，使牠成爲新興民衆主義的機關誌了。

經營雜誌的事業，吞嚙了尼古拉梭夫的精力到怎樣程度，以前不很受人注意，我們從下面一件事實，很明白看得出的：調查他的原稿，知道他晚年的許多詩作內所附的日子，大概是同一的月期——七月，這很使我們吃驚的。「祖父」，一八七〇年七月三十日；「近來」，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堡爾白茲基公爵夫人」，一八七一年七月二——三日；「堡爾庫斯基公爵夫人」，一八七二年七月十五日；「普洛洛格」和「姆希加」，一八七三年七月；「喪心」，一八七四年七月六——十三日；「客棧」，一八七四年七月十八日；「當世人」是一八七五年七月九日寫的。祇有在夏天休息的時候，尼古拉梭夫才能夠作詩。這些詩的一語一句，就同旱天的雨露似的，充滿年輕時代的渴望。萬眾讚仰的這個少有的詩人，因忙於外面的事業，一年中祇能抽出二三個星期去創作，其餘的時間全耗在經營雜誌上面去；一面專心於伺候檢閱官的氣色，一面又無晷無夜的忙着閱讀校對原稿的工作；這幾乎是難以相信的事實。

這事到現在還未受着正常的評價，而這却正是無比類的社會的偉業。特別是和檢閱不斷地抗爭，使尼古拉梭夫非常疲憊了。這樣，「祖國雜記」的第一卷不斷地捲起了新的鬪爭之渦。「祖國雜記」在尼古拉梭夫是非常貴重的，因為牠是堅持農民利益的唯一的武器。農民在這雜誌之中，被推上最高的地位，牠被當做政治，社會生活及文學藝術等的尺度。一切的現象，都由農民的利害的觀點來評價。當時是被稱為「到民衆中去」的特種的時期。因為在當時的俄羅斯，勞動階級無論在量或質上都還很微弱，大家都以為俄羅斯革命是在農民之內抬頭的。在七十年代，雜階級出身的青年們，都確信在農民社會之中，孕着公社的胚芽，凡叫做農民的都是生而為叛逆者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史先加·拉真」，推醒了微睡在他們內心的革命的本能，這樣就漸次高揚起反亂來了。這信念是一種夢想。而雜階級出身的青年們却以很大的熱情把這信念祕藏內心，爲了啓蒙民衆，都從中央的都市到邊僻的農村去了。這些前衛的青年的精神，在尼古拉梭夫的藝術上，很明

顯地反映着。他對民衆的愛，一年深似一年。爲稱讚新興民衆派的以獻身民衆而感着莫大的幸福，毫無介意地準備着走上肺病與流刑的道路的令人墜淚的努力，他完全變更了未完成的敘事詩「誰舒舒服服地生活在俄國」的最初的計畫。當尼古拉夫病得不能再起以後，他對民衆的愛更加熱烈起來了。在死牀上，甚至可以說他是把民衆和神同樣崇拜着的。他一面受着難堪的苦痛的虐待，一面還向民衆祈求自己的痊愈：

「我向俄羅斯的民衆祈求」

要是有人情的，請把我由這苦痛的牀救出吧！」他的病是很沉重的，病名叫做直腸癰。那病從一八七六年開始，差不多苦害了他兩年之久，在那兩年中，他續續着瀕死的狀態。從維也納請來的博士的手術，也不過延長了他幾個月的臨終之日。他死人似的瘦削，看着非常可怕，整天呻吟與喊叫不斷地從他病室內透出來。要從這地獄似的病苦救出來，祇有嗎啡；可是他在和這種死病的鬪爭中，還拚命由自己內心榨出來編「臨終之歌」的精力，在這詩中，充滿了對民衆的敬愛的思念。

尼古拉夫橫靠在死的病牀的消息給他的讀者知道了的時候，他的病室充滿了湧溢着憂慮與悲哀的慰問的電報和信件。其中給病人深刻感動的是從遙遠的西伯利亞的流謫所寄來的契尼雪夫斯基的告別之辭。

契尼雪夫斯基寫給普伊平道：「請你對他說：我獻着火焰似的愛給人間的他，我時常感謝着他給我的許多的好意與寵愛。我從這遠隔的地方，呈送熱烈的接吻，我極堅固地信任着他。他的光榮是不死的，全俄羅斯民衆對這個最有天才，最尊貴的詩人的愛，是永劫不變的。我愛惜他而慟哭不已。他是極高尚的情操，與偉大的智慧的所有者。他在所有的俄羅斯詩人之中，將被推上最高地位的真實的詩人的吧。」

瀕死的詩人聽了這些話，用了幾乎不能聽見的低聲，私語似的說：

「請傳給尼古萊·加夫里洛微支知道，我非常地感謝。我現在得到無上的安慰……他的話在我無論比那

尼古拉梭夫傳

三二

個的都要實貴。」

尼古拉梭夫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廿七日（新曆一八七八年一月八日）死了。他的出喪之日，雖然正當嚴寒，許多民衆還是爭着去送葬。

杜斯退益夫斯基在墓前作追悼的演說：「尼古拉梭夫是可以和普希金、萊芒托夫居於同列的詩人；」說到這裏時，忽然羣衆中喧囂地叫起來：「不，以上，在他們以上！」

論詩的主題（蘇聯高爾基作）

魏晉譯

我們蘇聯英雄的多難的現實，在詩中沒有喚起強有力的反響；可是，這是應該喚起的事情，並且，已經是時候了。我輩詩人們，必須在其詩中引入新的主題（Thema），並前世紀的詩放棄了而不會接觸着的主題。想試行擴大人們對生活的注意範圍，存在着嗎？存在着的。但顯示出可悲的技術的無力，與詩的教養的缺如。在這裏，有一個特徵的例子。這是在本質上有「值於模倣」的例子。然而，在形式上是貧弱的。作為對現代詩的目的，無理解的徵候，是更加貧乏的例子。今夏，我們的雜誌揭載如次的一首詩。

（技術）×（感覺）

由於蜂巢的建築，蜂使許多人間的建築師慚愧，可是，使最拙劣的建築師，最初就卓越於最巧妙之蜂的，即人間的建築師，在用蜂蠟建築蜂巢以前，已在他底腦中有了建築。

依據「資本論」的證明

（第一卷，第五章）

新的房子，最初

發生在人的腦裏。

論詩的主題

就是侏儒的住宅，
用已經被完成的形式；
也是發生在技術師底腦中，
與設計的圖上。

爲着蜂蠟製作蜂巢，
蜂的藝術家，
如不預先描畫略圖，
近似數也算不出來。

在建築師與昆蟲之前——
有二條道路與一種營造。

(一個是持有資格證明書的感覺，
一個是以感覺代替資格證明書……)

但是，你的，被手風琴的歌所送
從鄉村健壯地出來的同志季節勢働者嘯，

你願成爲兩者之中的那一方面呢？
建築家呢？蜂呢？

擔着水門汀與 Coalber

一面攀着板一面建築工廠的時候，
你沒有用蜜與蠟，
堅固道路及其他。

但是，爲着紡織，你一面把它構造了，
一面又不曾洞察其深意——

你也許就是文盲，
器用的泥水匠喇！木匠喇！打鐵匠喇！

一個人因循二者隨你採取一個好了，
是築不成勞働之巢。
務必用技術迴轉軍軸，
務必用書物鞏固都市！

論詩的主題

四

你看見嗎？——那從春天的花吸出蜂蜜。

你看見嗎？——數字在棹子上跑着。

你在自己身上結合了兩者嗎——

建築家與蜂？

這是大陸——但在荒海中，

誰指示着——「向右」！「向左」！

誰用那一個一個命令的姿勢，

指揮着船的一步一步。

鱸是二倍神氣於船長；

但却二十倍的無學。

雲霧也不怕，

狂風暴雨也不在乎。

但是，你喲！使亞麻製的折疊的

空色之帆披靡着的赤衛軍喲！

你願做那一方面鱸？

航海者？鱧？

你看見嗎？——航分開魚族羣集的水，

留下縫痕而前進——

你在自己身上使兩者結合喇！

航海者與鱧？

這是海

（中略）

可是，在社會的諸力的

分裂錯雜的球體，

我們是——意識自己世界的動物。

我們是——世界支配者的蘇維埃。

與此同時在朽葉的堆下，

在樹根之間——柳的根也好——

住着無意識的，但是强有力的，

蟻的集團。

論詩的主題

論詩的主題

六

但是，你喲，忘掉神仙，

活吃抑壓者之兩條腿的建設者喲！

你願做什麼呢——

市民？蟻？

在這二個國家組織裏，

公爵與伯爵是不可能。

你在自己身上使兩者結合喲——

市民與蟻！

這樣——勤勞人民喲——

我們在感覺上加上技術，

這樣的我們學習自然，

一面學習，一面教育自然！

我數回地把這詩讀給各種人聽，可是，對方或者表示無關心的沈默，或者是膚淺地批評詩的技術上之貧弱。這教訓的詩的技術之貧弱，是很顯明的。指摘出這個，不能不說是容易的事情。但沒有一個人指摘出下列這事實，就是真正地革命的哲學之創始者底最有價值的觀念之一，成了然人的所有物。雖然這觀念，似乎

確是被拙劣的地表現着。但是，這詩的作者是最初說了在他以前沒有人說的事。這是不能不記入於他底財產目錄裏的。最後的二行是不正確。我們是學習於自然」，可是，却不是「教育自然」；更加大膽地使自然的元素力，服從我們的理性與意志力；我們成了自然的支配者，製造了自己自身的「第二自然」。

過去的詩人們作爲農民與地主，作爲「自然之子」，在本質上，是作爲自然的奴隸而狂喜着自然的美與賜物。在對於自然之詩的態度中，是能聽見最屢屢，且最明確地柔順與阿諛之聲；而且，現在也還能聽見。對於自然的讚辭，是對暴君的讚辭。在那調子上，幾乎常常使人認爲是祈願的。對於自然的醜惡暴行——例如地震，洪水，颶風，旱災及其他一般毀滅數千人，破壞他們之手種勞作的；育目的自然力之各種各色的爆發與狂奔——詩人們像約束好了似的，大家嚙口若寒蟬。想用言語燃燒人們的心情——那不很成功——想在人們中喚醒「善的感情」是嘗試了——那也終於不成功——但是，詩人們還未曾喊出向那與人對敵的自然的鬥爭，向自然的支配；雖偶有對兩條腿的專制主之激憤，可是，對於育目的暴君之激憤，却未曾有。

過去，肯定的且正確的話是說過了——哲學家不過是說明了世界，但我們是要變革世界。我們，在實際上，是在變革着俄國的容貌。但是，歌讚自然之美的詩人，如像忘記了不毛的砂地和沼澤。可是，我還記得二首關於沼澤的詩的冒頭。

「沼，沼，沼，

羸瘦了的樺林。

貧乏者疲於工作，

在這裏結茅茨。

論詩的主題

是非常可憐的極其拙劣的。

其次，是胡柯甫江諾夫底詩——

你說了什麼呢，我不知道，

只知道，你是說了些柔和的事情。

在空中，明月遲遲地出來了。

沼開始了銀色地輝煌。

這些詩，給與我關於沼澤欲費數言的權利。在俄國，有六千七百萬 Hectare 的沼澤。我們從那裏，可採四千萬噸的乾燥泥岸燃料。其次，從沼澤被解放了的廣大地域，挖掘了水塘，養殖魚類，栽培森林，開闢了牧場，恐怕連耕作地也有闢成的希望吧。我們由於運河，連結了白海與波羅的海，「加斯比」海與黑海。使西北利亞持有了向地中海的出口了吧。這些一切，是巨人的地課題。當然，蘇聯的主人勞働者階級之意圖與關心，不僅是如此。如果在俄國裏始被成就的社會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的現在工作，是被留於詩人們注意的範圍外，則那是文化根本的槓杆的人間勞働，不是也能說做不值得詩化的嗎？

我想說的，即是我們的時代給與詩的領域以新的主題——例如為集團所組織了的理性，對自然原始力的鬥爭；以及一般地對教育由於其意志。理性與想像的能力而創造「第二的自然」的全世界人類人（不是某一階級的人）的方法「自然發生性」的鬥爭。——把「戀愛」作為生活的根本創造力而讚美的古詩，如像希望忘記了這力是盲目地自然發生的生殖本能；這本能，製造了不斷破壞人類健康的寄生蟲，創造了蚊，蠅，鼠，土鼠及其他給與人類健康與經濟莫大損害的一切咬齒動物。

資本主義社會，在其本質上，對於各種各樣疾病誘因的存在，和害蟲，有害動物之成羣蠢動，頗不關心

、這就是說，因疫病而死亡的，是勤勞人民；可是，勤勞人民是有無數地多。由於對資本家的經濟之各種各樣有害物所帶來的損失，是由於低廉的勞動而容易地可以補足的緣故。資本家是貪慾的——這資本家的基本性質——因此，他是野蠻地保守的。因此，繁華的巴黎的許多街區，沒有那污水溝；許多房裏，沒有自來水的便所。資本家獎勵學者工作的時候，是這工作能直接地帶來利潤之增加，及使之滿足商人的金錢慾而已。關於撲滅病菌的料學，只是依於學者個人的發意而開始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決不給與正當的注意。但是，勤勞人民自身是其主人的國家，對於其市民的生命與健康，是不容許像那樣冷淡無情的態度。即是不能夠容許。這是對於無意義地有害的人，對於自然之過餘的「自由的」創造，持有鬥爭的義務。我決不叫詩人們「去捕鼠」！我只是要指摘對於自然的詩底態度，與古詩的一切最重要的主題，現在有再看一次的必要。

自然，戀愛，死——這是詩的所謂「永遠的」主題。但是，我們思考戀愛時，在社會主義所組織的社會裏，人的生殖作用，保存犧牲他人的肉體而生的寄生蟲之有益地自然發生的形式吧。——這樣的想，是非常地困難。鶯及其他的歌鳥教與我人，戀愛是歌的主要鼓舞者。這樣的想，是容許的。「戀愛」，在藝術的領域內，演着鼓舞者的任務，是無議論之餘地。個人的戀愛浪漫化，持有高深地文化的——教化的意義。因為在對於女人的關係上，那是表明着想要在設定兩條腿的雄與四隻脚的雄之區別上的男人的願望。在這願望的地盤上，男女兩性依於想像力的幫助，而完成了形態完全的生物學的牽引——性美學。

但是，在無政府的社會諸條件內，這裏的牽引，依然不過是單純美的言語所表現；在實際上，是變成了污穢的淫逸，飽食的放恣。人們不拘努力討厭般地把婦人詩化，把婦人目為「第二種人」，且對於她持有獸的態度。我們知道，教會從古就把戀愛呼為「迷」，呼為罪惡。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布爾喬亞社會裏，一切

下賤的商人是祈願着自己成爲奴隸所有者，由於教會的幫助，而極容易的記得把婦人教育爲便利的女奴隸。但是，「一切的作用都喚起反作用」；在現代，婦人是開始復讐了。德國醫學家的統計，爲着「性的冷淡」，在性慾上成了受動的婦人，不下百分之五十。同時，獨身生活是擴張了。此外，不少若干妨害商人繁殖的原因。而且，一般地，遍於歐洲全土，作爲「國家基礎」的家族，其崩壞的過程是在進行着。這當然是很好的。

在蘇聯，婦人完全與男子同權。在生活的一切領域內工作着，那是不劣於男子的。人們看見與感到婦人以她一切的力，一切的情緒，捧給於建設，發明，宣傳的事業上，困難的行政事務上，而忘記了爲女子之自己是愈來愈多。但是，我想——也許我是錯誤的——雖在蘇聯的條件中，對婦人的態度，在其本質上，沒有表示出與依於歐羅巴商人所決定的態度之顯著不同的地方，似乎不少。

我們的青年詩人，沒有充分的注意到婦人急速的精神成長，與其內的自由成長之過程。在生活，存在着新的婦人，但其詩裏，却缺乏着。——詩對青年給與婦人的新的評價，對婦人，以那更新的品位態度，在教導上給與大的幫助吧。成爲詩之主題的戀愛，很明白地要求着不同的着色。在這裏，或在其他的地方，都是這樣地。我們的詩，是落於現實之後了。

死的主题，同戀愛一樣，是「永遠的」主题。在我們之間，關於這主题，成了不寫詩的習慣。其理由，在我不明白的。我想，我們不要忘記說服死之不可避免性是與在布爾喬亞社會裏一樣是甚有益的安慰的事。因此，人是不應該互相尊重；很多無用的人被堆積着，現在也還被堆積着的緣故。布爾喬亞國家，對於勞動者的健康與長壽，是不持有興趣的。科學不會真摯地，和肯定的想要解決延長人類生命的問題。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對於這問題的眞摯與斷乎，却是當然的。因此，人類尊重，是在正當的高度上，被高揚起來；個人健康的保獲，成了國家權力最眞摯的課題之一吧。

科學，其發見與勝利，其工作者與英雄——這些一切，都不能不成為詩的所有物。人類活動的這個領域——科學的領域——比其他的一切領域，也許更有歡喜，驚異與激情的價值。

對於現代的英雄——學者，發明家，建設者，Commemorate pioneer——這些人，詩人沒有注意到；不，就是注意到了，也是用無「魂」的言語把他粉飾了。我停止列舉務必「歌讚」的無數新的主題，和新的現象吧。但是，雖然這樣，我却不能不指摘出來。十月革命還沒有給與自己 Rouge de Iilas. 一般地，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事業上，值得歌的，是沒有被創造這件事。與我們難於和解的對敵的布爾喬亞社會，在我們的詩人間，沒有激發那對於其可驚的無恥，及其各種各樣的醜惡當然應該起的痛烈諷刺的態度。在俄國，詩有無限地多；詩人的事業，好像被認為是極容易的工作；可是，這是極有害的謬見。作為這謬見的結果，我們持有了附有主義的言語之無涯的連鎖。有秩序地被決定於「行」與「節」的這些言語，一定是缺乏於感情，缺乏詩人與主題之完全地，誠實的結合。

這些一切——現在重說一遍——都是由於我輩詩人們的教養之不充實，技術的武裝貧弱，努力不夠的緣故。由德爾查文到尼古拉梭夫，拿托生的十九世紀俄國詩之成長發展的歷史，在十九世紀的冒頭與二十世紀初的形式詩的復興原因，自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詩與現實之尖銳矛盾的原因，及其後的詩之發展的全方向——我輩青年與青年詩人們，對於這些問題或者是不很知道，或者是全然不知道的。

一九三五，七，二七，于房州

論詩的主題

生命力

王鏡清

從那位老人底鬆弛的皮膚，脫落了的牙齒，和沒有神光的眼睛看上去，誰也不會相信他曾經是顯赫一時的「廣泰公司」底主人。那公司至今還矗立在本市底第一條繁盛街上，可是那一手創建牠的主人却漸漸地走入深冬底暮景要和牠永遠隔離了。過去那公司曾和一個時代底政治發生過很大的關係，那時老人是牠底驕傲的，自信力很強的，到處跑紅運的主人。他曾經運用陰謀和智慧戰敗過很多對頭，至今在本市底某種氛圍之中，若有人提到「廣泰公司」底主人還有點使人胆寒呢？

可是現在他却徒擁虛名了，他底對頭如其還記恨前仇時，簡直可以在他身上爲所欲爲地報復一頓。這世界好像和他隔了一層很厚的煙霧一樣，他聽也聽不清楚，所看見的也無非是一些陰暗的模糊的幻象罷了。的確，他已和那幾十年前「廣泰公司」開幕時掛在經理室裏的很堅實的，而現在却隨着他回到家裏來的金鐘同一末路了。那鐘常常弄錯時刻，斷發條，停擺；這一切都暗示着馬上要降臨到身上來的命運。

天色漸漸地昏黑起來，坐在屋角落裏爲黑暗所包圍了的那位老人，要不是時時抽咽着一兩聲太息，幾乎會有人疑惑他是一具端正地放着的解剖室裏底屍身。靠門邊，對着窗口的地方有一個約莫二十餘歲的女人在不停地撚弄她手上的絨線織物。她臉上蒼白得可怕，那些愉快的青年女人們所獨占的玫瑰色，好像和她沒有結什麼緣分一樣，這兩年來從來就沒有上過她底臉。她每天只陪着那老人眼睜睜望着日子過去，聽那些使壁外面的深巷更加顯得寂寞的斷斷續續的叫賣聲。

老人底眼睛有點發花了，輕微地抬起頭望着那正在埋頭編織的女人：『素雲！開燈罷！我有點看不清楚了！』

『的確！我倒忘了！現在真不早了呀！』她將手上的絨線織物擺在襪上，去扭燃了電燈：『爸！舒服些麼？』

『咳！這兩天好像要斷氣了一樣，實在提氣不起。冰兒爲什麼還不回來呀！天色這樣晚了。』

『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她總是在學校裏被什麼事纏住了。』她依然去理她手上底絨線織物。燈光在這寂靜底氛圍中染了一層蒼黃的顏色，那寂靜簡直可以使人聽得見細針兒落在地上底聲音。

樓下門鈴響了，接着便是一陣女人底皮鞋腳步聲。老人很有把握地自語：

『這一定是冰兒回來了！』

『是的，一定是她！』

『她這樣晚纔回來，一定又是籌備開什麼紀念會去了！』

一個很愉快的帶有滲分癡憨的年青女孩兒的臉在門邊出現了，她底活潑的眼神從老人底臉上掃到那從絨線織物上抬起頭來的女人底臉上：

『爸！病好些麼？嫂子！好呀！』

『今天似乎好點，但總是提氣不起。』

『爸！剛剛在望你回來，你這樣高興的，又是在替學校籌備什麼會去了罷？』那女人停下了手中底活計，視線便轉到几上底茶杯上面去了。

『嫂子！今天我真高興！』那女孩兒將兩本平裝的書丟到沙發上，一面在退手套。

『讓我來沖杯熱茶給你吃，外面實在太冷了。』

『嫂子！慢慢，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哥哥明天會和劉伯伯底兒子一道回來。爸！劉家伯伯是今天上午到家的。佩姐聽見牠家裏工人說她爸爸回來了，下午底課還沒有上完就回去了。我因為想探聽哥哥底消息，就同到了她家裏。劉伯伯說：他本來是約好了和哥哥一道遲一天在且埠啓程的，後來他因為忽然發生了一件要緊事，就先動身了一天。哥哥，還有他底兒子，無論如何明天一定到家的！』

『啊！他明天一定到家麼？是的！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的！那些說他不會回來的消息，全是謠言。』老人底灰敗的眼神裏一閃一閃地放射着希望之光。

『……』那女人癡然地望着這小天使樣的女孩兒，不自然地微笑。

『劉伯伯還說到關於你哥哥的一些事情麼？』老人振起了精神。

『他說：哥哥在且埠的生活還不十分壞，不過精神却是很頹喪的。那沒有關係，青年人都是容易頹喪的，但是他們振作起來的時候，無論誰見了都要心服。』那女郎又叨叨不絕地發揮議論了。安然地睡在兒子下面的小花貓昂了頭爬到了她底旗袍邊，用爪子去搭那衣角上底花紋。她隨手將牠抱了起來：『啊花！明天要放乖些，不要偷嘴，好好等著大老爺回來！』

『我和鈞兒有五年沒有見面了，想不到在死之前還可以看見他。咳——這五年！』

『啊花聽見麼？明大不許偷嘴！』女郎輕輕地拍那躺在她手裏的小花貓底頭。

『鈞兒倒底是個好兒子，這樣我死也瞑目。現在他底像貌一定和初離時底不同了。也許要胖了很多罷！回來一定很高興的。』老人津津有味地自語着：『素雲！鈞兒是在你們媽媽死的那年出去的麼？』

『是的，的確有五年了。』

『這五年他在外面一定長了很多見識，不會再和我反對了。明天我們要好好預備一些飯菜，在外面飄泊的人是很難吃得對味的家鄉菜的。還有把幾位姑太太都接回來，叫她們看看內姪；還有和鈞兒幼時頑在一塊兒的幾個表兄弟，啊！還有……素雲！聽見麼？現在我底心事可以放下了，現在我纔對得住你父親，對得住你……了。』老人神采煥發，他底眼前的一切事物似乎都甦醒了過來，蓬勃着一種新鮮的生氣，這時他底眼睛特別看得清楚，耳底聽覺也特別玲瑯了。

那叫素雲的女人低垂了眼臉，默不作聲；誰也不會猜透這時她是在快樂？還是在痛苦？那女孩兒馬上提出了一個建議：

『爸！哥哥最喜歡那些家裏所藏的有名的字畫，明天掛一些出來好麼？』

『好呀！我倒忘記了！』

晚飯的時候，老人要了兩杯麥酒，話說得特別多，老是在說：

『五年沒有見面了……五年沒有見面了！』

飯後，他忙着在那些收藏字畫的箱子之間來往，脚病好像完全消滅了一樣，二十餘年前的「廣泰公司」底主人又在他底體內復活了。在客堂間裏他指點着小六子，殷勤地告訴他將什麼字什麼畫掛在什麼地方。小六子底臉好像地球儀一樣蒙着斑斑點點的塵印，他爲着討取老主人底歡心也就顧不著體面了。

『小六子，這種花臉明朝不行呀！明朝大少爺會回來，喂！把那張長掛下一點』

站在扶梯上的小六子一面提着老人所指的那張長條，一面有勁地說：『明天少爺會回，我一定弄得乾淨的，那條吃廟酒時穿過的棉布褲子明天也穿！』

靠西邊的門裏冰兒在幫着素雲裝點房間，她不停地跳來跳去，搬臺鐘，理花插，弄照片框子，真的，今

晚上每樣東西在地底她裏都發生了問題。

老人笑隱隱地點在門邊：

『今晚上幫嫂子裝飾房，明天叫哥哥給你道謝！』

『爸！謝倒不要謝！只要嫂子莫只記得哥哥，將我忘了。』

『冰兒！你真是一張頑皮嘴，你看，嫂子就不像你這樣刁。』

素雲從一堆洗得水淋淋的玻璃器皿上抬起頭來：『還是爸說公道話，我幾時還忘記過你呀！』

『得哪！你看！以後會有一天忘記我的！』冰兒向着素雲做了一個鬼臉，一不小心誤觸了花插上底一個

玻璃環，其餘的便丁丁當當地響了起來。

老人似乎有些倦意，拖着沉重底脚步朝自己房門去了。

『爸！脚痛麼？我來扶你！』

『不要！今晚非常好，一點兒也不痛！』

停一會兒老人好像已經躺在牀上了，只聽得他很響亮地叫著：

『冰兒！記得叫小六子剪冬青葉子呀！』

『爸！放心好了，我記得的！』

小六子慌脚慌手地跪上樓來報凶信，說金魚被小貓拖了一隻，玻璃缸子還幾乎被他弄碎了。

還是冰兒聰明，馬上止住了他：

『快些不要給老爺知道了，他是相信兆頭的，你會要被罵死。』

第二天向晚的時分，客堂間裏坐滿了賓客，老人坐在右邊的搖椅上在爲兩個青年人解釋一張畫底來歷，那兩個青年都是他姊妹底兒子。一個年長一點的是他兒子同在一個中學畢業的，現在已從醫科大學畢業了；醫書上底藥品名字他都忘記了一大半，還記得什麼「籐板橋」「趙子昂」麼？另一個是從小就由百貨店裏底商品裏成長出來的，他根本就看不懂這些藝術底作品。不過他們都同聲稱讚那些字畫，說那匹馬畫得像活的一樣，說某人底字是神筆。

那邊一姑太太在爲趙姨媽敘說她底家政學，說得有聲有色，趙姨媽幾乎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只有林老太太不識風頭，她老是在怨着：『好端端的把兒子養大了，現在兒子和媳婦都辭了世，又要來養孫子。』她底孫子也和她一樣不大會觀風色，走進來就打破了一個茶杯，現在又怪那老人不該嘴上長了毛。

小六子又慌脚慌手地跑上樓來，後面跟着的是有一副西瓜臉的老僕阿四。他氣喘得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老爺……少……爺不在……這班……船上！』

老人不大信任小六子底話：『阿四！的確的麼？』

『一點不錯！船上什麼地方都找到了。』

『而且……那搭客底名簿我們都翻了一遍！』小六子又顯能幹了。

『劉家少爺呢？』

『劉家少爺，我們不認識，那簿子上有三個劉字，下面底字我們不認得了。想必那三個劉字一定有個是

劉少爺！』

『瞎說！我家少爺是和劉少爺一道回的，我家少爺沒有回，劉少爺當然也沒有回的！』

『是……是……』小六子倒很識風趣。

『船上的確沒有麼？』老人有點失望了。冰兒站在旁邊眼睜睜地望着爸爸顯出很難過的樣子，素雲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對着小六子出神。

『我不相信！』老人底眼裏閃爍着亮光。

『聽說今夜十一點鐘時還有一班船到，也許少爺他們是坐的那班船。』半天小六子纔說出了這麼一句。

『對哪！他們一定坐在那班船上！』

嚴肅的空氣又回復了和平，一姑太太繼續談她底家政學，林老太太底孫子依然吵着要餅子吃。老人只反覆地說着：

『他們一定坐在那班船上。』

用過晚飯之後，一陣紛攘，這些賓客們都預備各人回自己底家去了。他們每個出去的時候都一模一樣地帶着一個會心的微笑，他們都說明天一定再來看望這現在將到家的少主人。只有一姑太太底大兒子，榮生對於那位老人是一個很顯著的刺戟，他底笑貌和行動都酷肖老人底兒子。他臨走的時候走到老人底跟前很體貼地告辭：『二舅！明天我準定來看鈞哥！今晚你老要早點睡，白天太累了。』

老人瞧着他底背影，不禁起了一陣淒然之感。眼淚隨着他那有縐紋的臉流了下來。

灰敗的月色已經灑在庭院對面的壁上了，白壁上浮著一層慘淡的白光。遠遠地傳來陣陣的禮拜堂裏晚禱底鐘聲。這時候已經是午夜了。老人很迅速地拆開從劉家人手上接過來的信，那用人只簡略地說了幾句關於他家少爺今晚到家的情形，便退到樓下去了。那頁信紙在老人底手裏發抖，冰兒和素雲搶過來讀：

『冰妹：

當我執筆寫這封信的時候，過去你們底一切情形都歷歷在我目前。這也許是我最後寫給你的一封信

罷！從此我將飄泊，飄泊，永遠做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過去父親待我底恩典，我是深深地刻在心上的。但，因為觀念底不合，就連想盡一點人子投報父中底養育之恩的機會也沒有了。他愛我，同時更愛他底觀念，過去我忍受了若干年，但現在我已深深地覺悟了。我覺得「忍受」無非是「廉價的妥協」，這悲劇便永世會隨着牠展開來而無止日；如果每個青年都不抱着犧牲的精神去奮鬥這慘酷的桎梏是永沒有解脫的希望。試回首看看！曾經有多少青年男女在牠底下面流盡了血淚呀！我現在已決定了將自己作一個犧牲的榜樣，所以我敢於冒了一個不孝的罪名，永遠度我底淒苦的飄流生活。關於這點，我相信爸爸總會原諒我的罷！

我既永遠不回來，以後你底嫂嫂當然是很痛苦的。就算我已經死在異地了罷！不必將我當作還是一個活在人間底人看待好了！我現在並不責難爸爸，也不責難你底嫂嫂，我只怪我自己不該早生了一個世紀，不該有了一個堅定的信仰。因我而累及爸爸和你底嫂嫂受苦，這是我良心上一個永世不能恢復的創痕。

最後，我所願望於你的就是你能憑着你自己底力量，將來創造一個很美的家庭；如其能夠這樣實現的話，我今日底飄流也就算值得的。不多談了，再會！一千個再會！

兄鈞揚上。

「這封信……是誰捏造的呀！一定是劉家那壞蛋！我兒子決不會寫，啊！」老人底眼中射放着閃閃的兇光，他底手指很劇烈地顫抖：「聽呀！……門鈴響了，他回來了……」

「爸！你……你……」冰兒有點手足失措了。

「聽！聽！門鈴響，快開門！」

『爸！這是禮拜堂底鐘聲呢！』

『不！不！我還聽見他在門外叫，啊！我底好兒子！』老人立起來，對着黑壓壓的窗外出神。

『冰妹！我……我……冷……冷……』素雲倒在沙發上。

冰兒走到沙發前搖素雲底肩

『嫂子……你爲什麼？也不舒服……』

老人興奮地步到窗前去：

『呀！真的！真的！你回來了！鈞兒！你爲什麼瘦得這樣了。你手上底血是那裏來的呀？』

『爸！我沒有看見！』

『你看！他底手上滿是血，他底眼突了出來，呀！他這樣瘦了！』老人底聲音漸漸地由低而高，甚至於叫囂起來。

『爸！那是月亮底影子！』

『不！冰妹！我看見！那確是他！那確是他！』素雲底眼裏閃着興奮的光芒，一面也淒厲地叫。

『咳！嫂子！你爲什麼也和爸爸一樣了。』

『聽！他上樓來了。請！請進來！鈞兒！我們五年沒有見面了。你瘦得多了呀！看！你手上滿是血，進來！』老人掉轉身，朝通扶梯底門口跑，一邊向扶梯邊底黑角裏點頭。

『的確！的確！他回來了，滿手是血，進來！進來！』素雲從沙上跳了起來。

『爸！你……停會兒……』冰兒跟在老人底背後。

『哈！哈！今天我看見你了！鈞兒！你……瘦……瘦……瘦多了！滿身……是血……』老人忽地倒在扶梯邊，

生 命 力

一〇

他底喉頭咕嚕咕嚕地作響。臉慘白得可怕，起了一條一條的痙攣綫紋。

『爸！爸！爸爸！』冰兒伏在老人身旁哭。

素雲目瞪口呆地在旁邊癡語：『呀！看！他回來了！他回來了！』

一九三四，十二，廿四晚成於江灣

望溪鎮上的風雲

禾子

一向被人們親暱地喚做三姑的阿金，不知在什麼時候突然給人鄙視地直呼做阿三，或是洋三了。尤其是那些位表舅媽，表嬸，表嫂們的嘴裏發出阿三這兩個字時，還帶着一點鼻音哩。如果機會使得這些婆娘們碰在一塊，提到阿三兩個字，還得加上一長串形容詞，如：那個不要臉的賤胚子，騷貨。

事實上關於阿金的醜史的發生和經過，已是喧騰一時而復歸於沉寂了，因為興會的陣頭打過了，熱度自然低下來，同時含着桿煙桿的老先生們，搖頭嘆說世風不古之餘，不禁也要就念到自己家裏有同阿金一般大的姑娘們，所以不約而同地禁止自己的黃臉婆在家裏談到這樁不名譽的事件。

「這種敗壞家風的醜事還挂在嘴裏嗎？可莫讓孩子們聽去學壞了。」

可是，吃飽了飯後的婆娘們的嘴，那裏禁得住不去閑磕牙？日中的時候，家裏坐不住，抱着孩子在大門口外站站，自然地就可以會合起幾位大媽大嫂來，談談天氣，問問好之外，話題是不免落到倒霉的阿金的頭上來。

「聽說哩，快要下鄉來咧，可有熱鬧看了呢。」

「怎麼，已經捉回來了嗎？」

「啊，堂都過了呢？孀子還不曉得些？」李二嫂不待張大媽回答李嬸的問話，就插進嘴來說道：「真是新聞呢，老巴巴的娘爲了這個寶貝女兒也夠露臉了，官司吃不了有得兜起走的，……」

「事情還鬧到縣衙門裏去了嗎？可不丟死了臉？」

「可不丟死了臉！」說話的聲音都有點忿忿的，也許李二嫂噴怪別人打斷了她的話吧。「那些野男人們豈是好惹的，打狗反被狗咬手，所以說官司吃不了兜起走。」

「真看不起長生還這們兒！」

「這也不知道牠老子生前作了什麼孽，有了這樣一個活報應的女兒，什麼人不好姘？偏看上了自己家裏的一個長工。姘上了也罷了，還捲上一些首飾逃跑，天有眼睛，可給捉回來了。」是小六的媽的感嘆話。

「天有眼睛？只苦壞了娘！女兒是自己親生的，那得不有點心疼？可是呢，又聽不了族裏尊長的話。女兒是找回來了，可是錢也送出去不少了，少不得還要受兒子的抱怨。」

「怪不得呢，又有得幾多家私？兒子還沒有成親咧。」

「所以囉，城裏住不下去，只好回到鄉下來了。」

「鄉下又住得下去嗎？哼，我有得這麼一個女兒，可要把她勒死咧。」

「誰說她們要到鄉下來呢？」

「諾，不信問那邊的孫家新嫂嫂，她是剛從城裏走了一趟回來的哩。」李二嫂用那隻托着懷裏乳着的毛的右手，指着東面一家木板門外矮檯上坐着的一個在編織着絨線的年輕的女人說着。

經過了孫家新嫂嫂一番誇張的敘述，每一個婆娘們都喜歡地多知道了一點關於三姑的事：官司是結束了，衙門裏放出來的話，叫私了。機會落到長生頭上，硬給他敲詐了一筆錢財去。因為他並沒有犯拐帶誘逃的罪，三姑是早已過了法定的年齡咧。到是原告成了被告，什麼妨害婚姻自由囉，和解是容易辦的事，祇是損失些銀錢罷了，娘是氣的死活不得，自然不甘心將女兒白白送給這個流氓手裏。至於三姑，更是造孽，聽說

這流產了一個胎兒呢。……

這麼多的新鮮故事，使得每一個聽的人，都歡喜地張大了口。待到確切地可以相信三姑下鄉來的消息時，更是懷上一顆大大的好奇的心。甚至有些好事的孩子們破曉就守候在渡頭，不怕侵晨的風冷得刺骨，守候那從城裏搖得來的小帆船。每一個人都熱烈地期望，——勿寧說是瘋狂般的吧，期望得看到那跟野男人跑掉了而給抓回來的將要關閉起的三姑。雖然，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記憶中清楚地想像到三姑的身段和模樣，一張白白的臉，老是缺少點紅色的病態的臉，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同那老是露出齊齊整整的牙齒的嘴。身材是不高不矮，却嫌過胖得點。這麼樣的一位三姑，是並不美麗，却從未留給人一個雖看的印象。四年前她尚未遷進到城裏去住的時候，在這小小的望溪鎮，是沒人不誇讚她的好性子。的確，待人接物方面，是沒有得三姑那麼溫婉的了。望溪鎮上的女人們都有得一個好的記性的話，常記得三姑一家人搬到城裏去住的時候，誰不是揩着眼睛坐着三姑的家裏說着捨不得分別的話呢。

四年的時間很快地過去了，四年前抱在手裏喂乳的孩子已經可以在溪邊揀石子玩耍了。幽幽的溪水仍然潺湲地流着，如同四年前一樣；望溪鎮上的人們也四年如一日地度着平靜無事的歲月。

時光是悄悄地溜走，年歲是偷偷地增大，這四年的光陰，是有得多少的人事消長呢！孫家的第二個小子也娶了媳婦了，就是汪森泰藥號裏的么女兒——阿菊，也就是阿金在鄉下時唯一的一個閨中伴侶。得閑到東家走走，西家坐坐的話，有女兒的家裏，富裕點的都體面地將女兒嫁出去了，貧窮點的看着女兒長到相當年齡，也擇個日子給了人家作養媳去。雖然，這些婚喪壽慶的事並沒有改變望溪鎮的外貌。

第一夜被小脚板船載得回望溪鎮上的三姑，就很親熱地認識出這幼小生長的故鄉。下弦月的光芒到很清亮地照遍着所有的人家的屋頂，街巷，樹梢，溪岸。也照到三姑的蒼白色的臉，憔悴了，那有四年前那麼豐

滿？悄悄地踏碎了月影，悽寂地伴送着遠遠地犬吠聲，悵悵的是自己的一顆破碎了的心。故鄉仍舊是別時的光景，四年的光陰空自增長了自己的歲月，默念着像自己這般年齡的女孩子都已做了幾個娃娃的母親了。可是，自己呢？不敢想呵！儘讓羞悔憤恨的情緒匯結在心底。然而腦筋簡單到想不了更多的理由來推翻自己對於命運之神的怨恨的三姑，結果只有更愚蠢地使自己屈伏於命運播弄者的手中，忍受着一切人的唾罵，以減輕自己失足的罪愆。

生活得像一個幽靈一般，行動是極力避免着人的目光，雖然沒有被關鎖起來，可是任何一條街巷裏可找不到四年前的那末一個愛說愛笑，愛跑愛走的三姑了。但是，三姑回到鄉下來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開來，雖然沒有一個人會接到由城裏搖來的載着三姑的船。誰也沒料到是偷偷地在半夜的時分到抵溪口呢。起初，人們還疑信參半，及至孫家娘子親自到了三姑的家裏，確實見着了三姑本人，方始證實了。於是孫家娘子忙了起來，無論識與不識的都圍着她問長問短，爲了應付這些打探消息的人，少不得又多出入兩次三姑的家裏，以便得到點更多的新聞資料。

一天，中午時分，李二嫂正坐在後門口曝太陽，却見孫家新嫂從東南拐灣裏走了過來，正是要找人談話沒個着落的時候，不禁歡喜地叫了起來：

「孫嫂子，來我家玩會子！又是要到那家裏去了嗎？看見了那個三沒有？又有什麼新聞呢？」

「原來是二嫂。正要去呢，怪可憐的，她病了哩。」

「生什麼病？」李二嫂好奇地問。

「哼！還有什麼好病！」是張大媽的聲音。可不知在什麼時候圍攏了幾個女人來。

「孫嫂子，你到好，顧到舊情份，還去探望她。」李嬌嬌冷冷地插進一句來。

「算了吧，鬼相信什麼真情份！」說話的人不屑似地披了披向外翻出的嘴唇皮，原來是張大媽。

「作孽的哩！怪不了她，誰叫她媽糊塗，閨女養得二十七八歲了還不放人家，東揀西挑的都嫌不好，結果……」孫嫂子沒來得及說完，却見李二嫂強着說了：

「這才揀得好呢，自己看中的，誰不曉得長生的底細呢？哈哈！」

「哈哈！」

「哈哈！」

都附合地笑了。可是，孫家娘子却不禁繃着眉心道：

「人都病的要死了，你們還樂哩！」

「爲什麼不樂？這種賤胚死了才乾淨。」

「真的，死了才是報應。」李二嫂接着李嬌嬌的話道：「這種私貨比婊子都不如，男人們乾脆去嫖婊子，我到也乾心；我就見不得這些迷魂妖，迷住了有妻子的男人，自己還充正經人。這才是活報應，叫我眼見着一個了。」

「三嫂子，這才說出私心話來呢，瞧你多利害，還管不住你家二爺嗎？」

「呸！」李二嫂不禁紅了臉，啐了張大媽一口道：「大媽，你也要積點老來德呵！」

孫家娘子見愈說愈扯的遠，看看太陽已經晒到門板上了，心想答應了三姑今天早點去望她的，看來又遲了，便扯扯整齊自己的衣角道：

「大媽，嬌嬌，嫂子們，你們多玩一會兒，我可要去了。遲了怕趕不上回家燒晚飯哩。」

拐了個彎，熟悉的幾乎是沒有用眼睛看着路走，孫家娘子的心裏却在想着另外一樁事。若不是被一條

橫臥在街上的狗絆着了衣角，她會得在不注意中走錯了人家的。

「好狗不攔路呢！」她一壁嘴裏咕囁着，一壁却扭動着腰幹欠着身子用手敲一扇漆都剝落到認不出本來顏色的後門。待了半響，方始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低微地問道：

「是誰個？」

彷彿預期到來人是誰似的，門隨着這一聲問話就呀呀的幾聲開出了一條縫。縫，漸漸擴大，擴大，從那祇露出一條藍布衣角邊和一隻黑而大的眼睛，擴大到顯現出一張平板的，灰黃的，憔悴的臉的輪廓來。那一對眸子是照舊的又黑又大，却是失去了原有的射人的光彩，晦澀而呆滯，似含着幾許羞愧與不安的情緒，表現在她的動作裏是偏促與遲緩。及至望清楚了來人正是自己所期待的之後，也不禁展露出一排整齊而潔白牙齒來：

「你來了！」又是一句低微到幾使對方聽不明白是說的什麼的話，從那兩唇微微向外翻的嘴裏輕吐了出來。

「好點了麼，三姑？」孫家娘子邊問邊用手推送那扇重笨的門，好讓自己微嫌過胖的身子能夠有多一點從容進來的餘裕。看她那因着不調節的喘息而累得脹紅了的臉頰，顯得亟於要卸掉肩上的負荷似的，一屁股就坐在小板凳上。

「請到房間裏去坐會子吧，灶房很冷的。」

三姑眼裏的舊時閨友阿菊。已不是做姑娘時的那末文靜與有禮貌。可是，從這些不同的細節上，她意味得出嫁了人的生活的幸福，自由，可詭羨的一種不受拘束的生活態度。記得兩個人在做女孩子的時候，同做着這麼一個幸福的夢；現在呢，比自己小很多歲的阿菊，是快要做孩子的媽媽了，自己的夢却給自己（？）

一手毀滅掉。這樣的感慨隨時都盤據在心底，尤其是見到了阿菊的時候，那黯淡的眼神，更是陷落到深思裏。

當然，已是做了孫家娘子的阿菊是體會不到這一點。

「伯母呢？」穿出了灶房的過道，走向客廳右手一間廂房的時候，孫家娘子回過頭來問後邊走的三姑。

「也病了兩天了，有點感冒又發了老病，胃氣痛。此刻也許正睡着了。」

「上次來還好好的呢，怎麼也病了！」

三姑沒來得及回答，已進到裏間。她忙着招呼客人坐，斟茶，自己也已坐在一張靠椅上，看來走了這麼兩步路，說了這麼兩句話已是支持不住的樣子。

「別忙吧，我又不是客。」孫家娘子啜了兩口茶。忽然嗅到一陣藥香？放眼望望，屋子似乎沒有灑掃過，很零亂的；雖然房間並不大。光線很暗，只有一扇小天窗透過來一點慘淡的黃光。她一壁打量下房間——雖說這房間裏一切都是熟識得如十幾年的老朋友一樣。一壁舒展地吐了幾口氣，而從容地談起天來。然而三姑是那樣的話少，有時輕輕將話吐到唇邊又咽了回去，看來她是不會說話似的，即使是回答着客人的問話。

「或得請個郎中來瞧瞧看，拖下去，自己身體吃虧，你現在說話都是吃力的樣子，何苦白糟糟了自己呢？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嗎？」話題轉到勸慰的老話頭上，任憑孫家娘子口齒伶俐十倍，而聽話的人貫例地搖着頭，道。

「真是何苦丟掉藥錢，我的病自己知道。能好得了是運，不好是命。唉……」

「也不爲伯母想想麼？況且她也病着在。」

「鎮上也沒有好郎中。媽也在服着老方子，是城裏方先生給的一個醫胃痛的方子，這兩天發寒熱也沒請人瞧，待過了兩天媽還有事到城裏去，再順便去看看病去。」

「什麼事情，又要到城裏去，不是有你弟弟在麼？」

「是的。還不是那樁案子……」

「不是已了結了麼？」性急的不禁插口問進一句。

「本來是了結了的，可是……」很艱難地要簡潔地說出來，却禁不住眼圈也紅了，而哽咽地道：「長生嫌錢少，而母親又要追還一點首飾……」聲音已是哭了出來。

這時羞怯的心理已給鬱積着的怨恨的情緒代替了去，眼角的淚珠雖給袖口拭了去，却仍不住地湧了出來，而一壁復斷斷續續的說道：

「我真恨呵！菊妹妹，假使能再見到長生一面，我要向他問個明白；是爲了我這個人呢，還是想訛詐些錢財？我悔，我上了當了！想我爲了他受着了多少的苦，就心，害怕，拋掉了媽媽，忍受着人的恥笑，甚至幾幾乎將一條命也送掉……，」似在回憶着一樁痛苦的經驗般的，在那不時地從手臂裏仰望起來的一張帶淚的臉，本是灰白地却是興奮的給泛出來兩朵紅霞似患着肺癆病的徵候的一張臉上看來，它是湧現起失望，悔恨，詛咒，傷感……等種種情緒交織成的痛苦在剝食着她的一顆已經腐蝕了的心。

在一個陷於到過度的失望與傷感中的人，決不是幾句同情的話語所能安慰得了的。當然，孫家娘子不懂得這，可是，在這受着過度的情緒的壓迫的境況中，急切地她搜尋不出一句貼切的話語來安慰這一個可憐無告的人，固然，根本她就不懂得什麼是同情，與及怎樣施與同情。這時候，她除了張開那一張永不會閉攏着的兩片嘴唇，呆望着眼面前的一個受着苦難的折磨而傷心到萬分的人外，她只有讓自己的耳朵昏昏地聽着這

麼一段傷心的敘述。

「我受了騙，我整個的身體，還有我這一條狗屎不如的命，是從死神手裏奪回來的哩。菊妹妹，你是幸福的，你體體面面的嫁了個好男人，馬上，你就得要恭喜的了。我真怕累了你，有了幾個月的喜了？告訴我！呵，四個月？我看你走路都是很辛苦的哩！可要當心點，再熬過幾個月，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小寶寶了。你是有權利做媽媽的，我更其的羨慕你，並且，多多的妒嫉你……」一陣急促的咳嗆打斷了這說不完的話，潮也似的冷紅的面頰漸漸的褪淡，淡的恢復到原來的蒼白。似感到一樁不吉的預兆一般，在孫家娘子看來，心裏不禁存下幾分駭怕，便阻止地說道：

「事情過去了的，別想了。當心話說多了，又不舒服。」

也許是自己感到支持不住，否則就是看出了客人是不耐聽下去了，於是，沈默地結束了自己的話，慢慢的立起身來，可是，馬上支撐不住的又坐了下去了。

「你躺一會子吧？」

「不，我要去看媽媽藥吃了沒有？」三姑拒絕了孫家娘子來攙扶自己，一壁仍支持着立了起來。

「那末，我扶你走吧，我也要去看望下伯母，」是不等同意與否的回答，就將那瘦得如枯骨一般的手挽在自己手臂裏，這時，瞥見到門背後一個木盆裏，浸放着一件滿是血漬污點的小衣。她恍然悟到謠傳的一樁殘忍的危險的事實，這裏，是得到一點有力的證明。她不禁望望那張蒼白色的臉，不期正確着一對注視着自已的大眼睛。頓時受窘地想找一句適當的話來彌縫自己的不該發現這秘密，乃懾縮地說道：

「你還在洗衣服麼？」

回答的乃是一個無言的注視。

望溪鎮上的風雲

受窘的人更顯得失措與不安，勉強的笑了笑。不意東面屋子裏傳出一聲呼喚來解了這圍。

「三姑！三姑！可是汪家的菊妹妹來了？」

「伯母，是我來探望你老人家來了。」孫家娘子趕着應了聲，身子已經探進到房裏去。這是與原來的一間房差不多大小，光線更暗一點。空氣更是窒悶人，雜了一股藥味，病人半欠着身子靠在枕頭上。孫家娘子敷衍着探詢點病狀，望着三姑服侍着病人吃下藥去。便想告辭起身道：

「伯母，三姑將息下吧，我且家去了。過一天再來望望你們。」

「難得來了，何不多會子？我家現在倒霉了，親友都少上門的。」

「伯母，那裏話呢！我耽心你多說了話勞了神。」

「那末，下次請過來玩罷！呵，想起來了，菊妹妹可回到娘家去？順便的話，同三姑弄一點好「常歸」來，我們現在沒人出去買，你知道嗎？三姑墮了胎後竟病得這個樣子。……」

聽話的人不禁心跳了跳，固然，事實是自己明知知道的，在感情上不免引起幾分嫌惡。也許因為自己是有孕的人吧，母愛的天性，她不禁從心底憎惡這用自己的手戕害了自己的一塊肉的人，覺得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不過，事實，鐵樣的事實，是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即使是她不能相信那傳聞。

她轉過頭來却遇到那對滿含着淚水的大眼睛。彼此都默着了。

時候已近黃昏了吧？不充足的光線，從那小小的天窗裏散射到這異常單調的房間裏，顯得陰森，悽慘，再加之一兩聲的病人的呻吟聲，更使得這要走的客人不願多呆一會子。

「我記着了，下次定給你帶藥來。」

「謝謝你了！」回語，是淒咽的，使得走到門邊的人不禁止住了腳。又回頭道：

「不用送了，後門我給你帶上就是。」

目送着客人隨着最沒的一聲叮囑隱沒了，僅僅還可以聽到那滯緩的足音，漸漸，也遠去了，留下這灰暗的屋子的，是坟墓一般的死寂。

離去那一次探望的後二天，孫家娘子果真回到娘家——在森泰藥店裏去選了點上好「常歸」給三姑送去。却不料三姑病的已睡在床上不能起來，三姑的媽到好點，可以支持起來服侍女兒。孫家娘子問知她不日就要到城裏去，却只等待三姑的乳娘趙嫂從東鄉來，好招呼三姑，方放心去城裏辦理那件案子。

這次以後孫家娘子也沒去看望下三姑了，因為聽不了鎮上的婆娘們的冷話。同時，又顧忌着自己的公公——孫六爺，自從三姑的事情傳到鎮上來，就聽到公公同旁人談話，不絕口的罵三姑的媽糊塗，這樣一個女兒還不將她勒死。同時，不知又是誰，將她去探望了三姑的事告訴了六爺，六爺馬上沈下臉來申斥她道：「再同這個不守本分的女人一道，可當心將你休回家去。」

在孫家娘子雖沒去得三姑的家，却也不愁得不到三姑的消息，因為她可以常常在後門碰到趙嫂，這是一個好性子約莫四十多歲的老婦人，她常常帶一些三姑的消息給孫家娘子。知道三姑的媽到城裏去是預備上訴，結果仍然不大好，甚至謠傳長生要帶些流氓到望溪鎮上來搶人。這個謠傳很快的就傳播了開去。使得望溪鎮上閑得沒事幹的男女老幼們又得到一些談話的資料了。有的懷着大的好奇心等待這一幕活劇的上演；有的利口地咒罵三姑的祖宗，養出這樣一個活現世報來。有的——大半是婆娘們，奇怪三姑爲什麼不趕快尋個短見，做出了這樣子的事來還活着來丟本鄉本鎮上的人的臉，真的，在三姑這麼的地位，很可能地做到將自己的頸子，在半夜裏，套進到一根草繩打的活結裏，雙脚一蹬地結束掉這一錢不值的生命。事實，三姑沒有這樣做，她還是活着在，雖然病將她磨折得要死。生對於她固然並沒有值得留戀的，然，她根本沒有得勇氣死

，尤其想不到這個聰明的方法——自殺。

關於三姑的事情，話題固然不新穎，而內容的資料却夠將這麼一個老題目的文章盡量的拉長了去，是不致使人感到厭倦的，雖說很少人知道這新資料的來源，却沒有一個人不在談論着這故事。

這話題已擴張到不限於是街末巷尾的一些婆娘們交頭接耳地新聞似的傳說着，甚且，一般正人君子衛道的學者們也正經地議論着這事。惟其是正經地議論，則談的方式與內容是絕然兩樣了。

義和樓是望溪鎮上惟一的一引茶社，平常的日子生意雖不好，却少不了三五位老主顧。王三爺，是一位掛冠歸里的縣衙門內的師爺，憑了那一把白鬍子就夠人油然起敬，無疑的，他就是本鎮上的人公認的代表人物——鄉長。徐恬夫，也有五十歲的年紀，他有一個女兒跟了一個外鄉的排長跑了，他，大概算是一位老封翁吧，因為是排長女婿的丈人。平日什麼事不作，祇貪兩杯老酒。醉了，什麼地方都可以過一晚，幸得酒醉糊塗的好，否則那裏認得出這一門兒女親來？他同王三爺最投契，因為王三爺高興的時候也可以喝兩杯老酒。朱明，這二位先生可惜不是複姓諸葛，否則可不就是諸葛孔明的後人？取名為明，大概是爲了補足這缺陷的緣故。他更有一肚子的像諸葛孔明的能耐，這，看那一件八卦似的道袍就知道。他的職業是測字算命，也同一些不識字的女人們寫寫信，取得些筆資自然是送到酒店裏去，因此也高攀地認識了那兩位先生。却是顯然地，王三爺同徐恬夫都看不起這個屬於九流三教的人，因為他們都是自命爲正宗老牌的儒家學者，平日聽聽他們哼的「子云」，「詩曰」就是好證明。

他們的來到義和樓，近是有一定的時間。這義和樓確是好所在，泡上兩銅板的茶，可以僅讓你坐到高興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餓了有大餅充飢，荷包充實點的話，可以叫一壺老酒，一碟花生米，或是油黃豆都成。不過，義和樓茶的生意比酒菜的生意好，除了幾個極少數的喝酒的顧客外，大都是湧上一壺茶，談天

說地的，憑你一天六十四小時都不愁不夠消磨。加之，只要到得義和樓來，必定使你聽進一肚子的新聞，故回事去。真的，決不會落空的呢。

當然囉，三姑的故事是很熱鬧地被作爲話題的談論過，在這所義和樓，最初，談的人和聽的人，都不過是作爲一樁有趣的新聞，猥褻地說出口來而聽進肚去。其間，曾有一個短時期，這話題是給喝茶的人們遺忘掉。却不知怎的，也許因爲年關到了，爲了躲避收債的人都不約而同地借這義和樓作爲庇護所。人是突然的增加，人多話雜，翻翻舊賬是很可能的事，所以三姑的事件又非常喧嘩地在這些人們的嘴裏，和耳朵裏。不論是什麼理由吧，總之三姑的事被談論着，是事實。而且，是嚴重地被談論着。

這正是一個好喝茶的天氣，因爲刮了一夜的風，太陽給堆積的雲朵擠的喘不過氣來。似乎要下雪模樣，可，連雨也沒有。氣候是相當的寒冷，「喝碗茶去！」是一個取暖的好方法，只要荷包裏有幾個銅板。這應該是做成義和樓特別人多的大前題吧？

固有的地方，就是靠裏面的一張方檯子上，坐着五位喝茶的老主客。似乎喝茶並不是惟一的事，從那嚴肅的談話的態度可以看到，應是在議論着一樁重大的事件。

確乎，這事件是重大的。

「三爺，你老是鄉長，爲了維持地方上的風化，可不該出來主持這事嗎？」是朱明的聲音。

王三爺只摸了摸鬚鬚，沒聲響。

說話的人不得勢，轉頭向左首的人道：

「恬翁，你說是不是呢？除了我們的三爺，誰能出來主持這事？」

「唔！」半個鼻音的回答。

向着乙拍甲的馬屁，是再也沒有這麼笨的事。碰了壁的人，並不覺悟這一點，乞憐似地向同自己一條板凳上的一位道：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云忙。嗚呼！現在假若沒有一個正人君子來懲嚴這樣一樁沒有廉恥的事件，真是天底下沒有日頭了。六爺，你說是麼？」

六爺却正在同他隣座的一位方面大耳的人說着話。那位方面大耳的人原來是本鎮上最有權勢的商人，開了一爿雜糧店，據說有好幾千塊錢的家私呢。因為他是一位體面的商人，看在錢的份上，大家都肯虛心地和他交往，而被人們尊稱為錢財神，他的大名適巧是錢再生。

爲了衝破談話突然中斷了造成的窘境，於是，錢再生開口了：

「責任是不能推到一個人身上去的，我們不能說得罪人的事情就叫一個人露面，現在，還得想一個辦法。這個……三爺有什麼高長麼？」

「我很慚愧，」三爺打掃了一下嗓子說道：「雖蒙大家不棄推爲鄉長，事實已告訴了各位，我是一點辦事能力也沒有。這是地方上的不幸，發生了這樁不名譽的事。爲了洗刷這恥辱，將有什麼好辦法呢？我只恨三姑不是我的女兒，否則我必定將她打死，也作一個好榜樣。」

這話雖沒明說出自己的意見，却已給了個明顯的暗示。將一個活鮮鮮的人弄死，大家都感到不是容易——像說話那麼容易——辦到的事。所以，徐恬夫不禁繃了繃眉頭道：

「三姑是死有餘辜的，不過，顧念到她的先人——萬七公，可不也是我們的好朋友麼？似乎不忍出此下策。還是從長計議吧！」

「據說她的老母，却是同他相依爲命的哩！她有一個弟弟，也不成才，想不到孤兒寡婦落到這般結果

錢再生的幾句話，似乎是補充徐恬夫的意見。

「相依爲命？算了吧，這樣的女兒，就有這樣的媽，都該死！該萬死！」
孫六爺的額上都冒出青筋了，當說完了這幾句話。

「是風水不好，七公下葬的時候，我就同三姑的媽說塋地有點不正，犯了……」
「什麼風水不風水，還管這些閑賬？」

話沒說完挨頓臭罵，望望氣上頭的三爺，朱明下半截舌頭差點吞進肚裏去。

這麼樣的討論着，從辰時到申時，茶也不知道送掉了多少壺，大體算是決定了一個折衷的辦法：

「驅逐出境！」

自從經過了這一次茶樓會議後，整個的望溪鎮是如同大風暴將來到的前一刻的樣子，擾動着，喧嚷着，驅逐一個不貞的女子出境，實屬破天荒的創舉。誰不興高采烈地趕着看熱鬧呢？這應是可能的事，一個病到鬼一般模樣的女子，披頭散髮地啼啼哭哭的，被一羣瘋狗一般的人們，在後面辱罵地驅趕着，結果……
結果，事實是這樣的：

三姑失蹤了。

想像中的一幕悲喜劇是泡影一般的消散了，每個人從心底感到嚼蠟一般的無意味；過度的失望，不禁引起羞憤與難堪，爲了要吐這一口氣，誰都義務地盡力去打探三姑的底踪。

結果是一點影踪也沒有，搜遍了城裏，鄉下，隣村。

望溪鎮上的風雲

事情落到王三爺等人的頭上是更棘手。三姑的母親從城裏聞訊趕下鄉來扭着鄉長先生哭鬧，要打人命官司，固然並沒有被謀害的證據。看戲的人們還是看戲，只是三爺不幸地串演了一個丑角。

本來是大大地張貼着驅逐的公告的，却一變而爲尋人的招貼。

三姑的消息伴隨着逝去的歲月沈沒着。

對於三姑失蹤的推測，大都以爲是因一時的羞憤投河死了。固然事實上在附近的河沿上並沒有浮屍來證明這推想。

祇有一個人沒有往這條路上想，即是孫家娘子——三姑的閨友阿菊！的心底，關於三姑的失蹤有兩個轉念：一個是到那個菴裏作姑子了；或，被長生尋着了，到外鄉過快活日子去了。

有一個可疑點，就是，三姑的奶媽趙嫂也一同失了踪，王媽本是孤老，所以想到起她的人很少，即使想起，也找不出更多的佐證來。

然而，究竟三姑到什麼地方去了？誰知道呢？

冬天過去了，春天將來了。冬大裏積下一堆堆的白雪，到了春天也就溶化了。然而春天也過去了！時序無變地更始着，歲月無情地飛到人們的眉尖上。爲生活而鑽營的人們，是沒有更多的心情，記憶着較吃飯，掙錢更重要的事。

當然，三姑失蹤的事是隨着逝去的時日逐漸地被人們遺忘了。如同望溪鎮前日夜淌湍地流去的溪水一般地沒有得重被記起的一日。

一個棘手的位置

柴甫霍著
唐明克譯

「車夫，你有一粒塗着黑油的心；老人你也從沒有戀愛過，所以你不能了解我的心理。這兩點不能熄滅燃燒我靈魂的火焰，更過於消防隊之能熄滅太陽。魔鬼，我對我自己的表示是多麼富於詩意！但當然你不是詩人，你是麼，車夫？」

「不，我不是！」

「好了，你看這裏……」

最後壽克夫覺得他袋裏的錢囊而預備償付他的車費了。

「我的朋友，我們已同你講過價錢了，是一盧布又四分之一。這裏是你的貨金，一個盧布和三個十錢的銅片——這裏又是五個小錢。再會，不要忘記我！慢慢的，把這籃放在階石上——當心，當心！這籃裏是一件我愛她過於我生命的女子的宴會服！」

車夫很妒忌的走出車廂，放出一聲不滿意的嘆息，在黑暗中，似乎很艱難的維持他的步伐當在膩滑的泥漿中踐踏過去時，他把這籃子携到走廊裏，放在階石上。

「我！這樣的天氣！」他忿怒的喃喃，又嘆了一聲，鼻中吸着氣，很不願地重爬進車廂。他把老馬打了一鞭，那馬使用不平的脚步開始在泥漿的路上踐踏着。

「我想我應該買的事物都已買了，」壽克夫說，在黑暗中摸索着門鈴！「楠黛要我到裁縫那裏去取衣服

——這就是了；她要牛油和糖菓——都在這裏，這裏還有一束花！『我致敬你，神聖的避難所』，他唱着。但是魔鬼門鈴在那裏呢？」

壽克夫是一個有快活的頭腦的人，他不久吃了一頓美好的晚餐和暢快的宴飲，並且很知道次日不必起身得怎樣的早。此外，他知道經過泥雨，從城市中出發一時半後，有溫和的火焰和一年青的女子在等待着他。當你知道不久就要溫暖，則受寒着濕也是快樂的。

雖在黑暗之中，壽克夫最後終尋着了門鈴的揪手，接連的揪了兩下。在門的那一邊足步聲已聽見了。

「是你麼，提密葛利哥里去？」一個女子的耳語。

「是的，是我，我可愛的但尼虛，」壽克夫回答。「快一點開門，我的皮膚已受潮了。」

「呀，上帝！」當但尼虛女郎開門的時候，她發出似乎激怒的耳語，「不要講得這樣響，並且也不要蹬你的脚。那個主人已從巴黎回來了！他在黃昏時候回來的！」

壽克夫一聽見「主人」這字，連忙從門口退回，被胆怯的心理控制了一刻，也是十分孩子氣似的恐懼，這是任何勇敢的人當他突然可能的碰到情人的丈夫時所感到的。

「這是怎樣的一宗買賣！」他想，但尼虛很謹慎的把門關了沿着小甬道向前進去。「現在怎樣呢？這就是回轉的表示麼？摩西！我沒有料到這樣的事！」

他突然成爲悅樂和愈快。在半夜裏經過風和傾盆大雨到她那裏來，似乎是一種歡樂的冒險，現在當他突然間發現了她的丈夫後，這冒險在他似乎很厭惡的了。

「上帝，這倒是一個怪有趣味的故事！」他高聲的說。「現在我將怎樣呢？乘車回鎮嗎？啊？」

雨像急流般的下着，風在樹林裏咆哮，但在黑暗中雨和樹林都不能看見。水在溝裏急衝，在塹裏起漣漪。

，像在對他笑，惡意的向他嘲弄。他站的那階石上面沒有屋頂，所以他真的濕透了。

「他在這樣的天氣回來，或是有目的的！」他帶笑的想着；「魔鬼取去一切的丈夫！」

他和楠黛的羅曼史是發生在一個月前，但他從未遇見她的丈夫。他僅知道他是法蘭西人，叫巴西亞，是一個委員。從壽克夫所見的照相上看來，他是極平常的中產階級，大約四十歲，留着一點唇鬚和一撮法國軍士式的小鬚。當你注視他的面容時，就有一股堅強的意念想一拈他的鬚或拿破崙式的鬚，而問道「委員先生，有什麼新聞？」

在濕的泥漿中踐踏顛，壽克夫從門口走出幾步，喊着：「馬車，馬車，車夫！」沒有回答。「沒有聲音，也沒有細語，」壽克夫怨恨的說，當他從黑暗的途中回到階石上去的時候。「我已把馬車差回去了，即在白晝這裏也找不到一輛那車的。這是固定的了！我只有在這裏等到天亮，魔鬼取去它！藍子將受濕，夜服也要損壞了。這要損失兩百盧布，必要找一個好的地位呢！」

正在想何處可避匿和使藍子不受雨，壽克夫記起在夏季避暑處的末端，那裏有一有蓬的跳舞場。

「我將到那蓬製的蔽處去麼？他問他自己。「這是一個意念罷了！但我將怎樣把這藍子拉拽得遠一點呢？一個厭惡的大物，咒詛它！奶油和糖菓要到魔鬼那裏去了。」

他拿起這藍子，但他記起如果走到那蔽處時，藍子早已五倍的濕透了。

「這增加我的問題了！」他笑。這樣困難的地位！現在水是奔進我的頭部了。唉！濕透，冷，渴，沒有一輛馬車在任何地方——現在我只有希冀她的丈夫出來拿手杖把我打得紫青——但現在將怎樣辦呢？我不能在這裏等到早晨或衣服完全濕透。我有了，我再去揪鈴，把東西給了黛尼夏，然後再到蔽處去。

壽克夫輕輕的揪那門鈴。一秒鐘後甬道裏足步聲已聽見了，在鎖孔裏透出一些亮光。

「誰在這裏？」一個粗暴而帶有外國語調的男子的發問。

「侵略主義者，這是丈夫！」壽克夫想。「我必須造出一些故事來。」「我說」，他喚着，「這是斯勒去基的屋子嗎？」

「着了魔鬼嗎？這裏是沒有斯勒去基的。到魔鬼那裏去找你的斯勒去基吧！」

有幾點理由使壽克夫成爲昏亂，辯護似的咳着，連忙從階石上退下。滑在潭裏，他的套鞋充滿了水；發怒的擊了一下，但立刻又笑起來了。在任何時候，他的冒險是格外快樂了。他想到次日他如何的將整個滑稽事情告訴他的朋友甚至棟黨時的特殊快樂，他將如何的摹擬這丈夫的聲音，和套鞋踏在泥中的嗚咽。他的朋友將捧腹大笑。

「這裏只有一件事情煩惱我——衣服將受濕，他想。「假若沒有這衣服，我早已在蔽處的屋頂下睡得很久了。」

他坐在籃上去保護它，但是雨水從他的濕的雨衣和帽上像狂流般的衝下。

「妖魔取去它！」

在雨裏站了半點鐘，壽克夫才想到他自己的健康。

「在這種情形下我很容易受到惡寒呢」，他想。一個不常見的地位。再揪鈴將怎樣？唉！千真萬真的，我想我將這樣做。假如這丈夫再來開門，我可以造一點敘述，把這衣服給了他。我不能在這裏直立到早晨。好，隨他發生怎樣的事情，我必定要揪門鈴試試機會！」

像學童一樣，伸他的拳在門上，在黑暗中伸了伸舌頭，壽克夫用力揪着門鈴。沉靜了一刻。於是他再揪。

「誰在這裏？」帶有堅強的外國音的發怒的詢問。

「巴西亞夫人住在這裏麼？」壽克夫恭敬的發問。

「是這裏？魔鬼你要麼什？」

「成衣匠開地夫人把衣服送給巴西亞夫人。請原諒這是太遲了。事實是，巴西亞夫人要求儘可能的立刻把衣服送來——在早晨以前——天氣是這樣可厭——幾不能到這裏——我是在黃昏時候從鎮上出發的——但我不能……」

壽克夫沒有說完，門已開了，在小燈的微弱的光線中巴西亞先生立在他前面的門檻上——在照片中看見的同樣的巴西亞先生，有像兵士式的面孔和長的唇髭，僅在照相看來像花花公子——現在他只穿一件襯衫。

「很抱歉的使你煩惱」，壽克夫繼續說。「巴西亞夫人吩咐儘可能的立刻把她衣服送來——唉——我是開地夫人的弟弟——而——而這天氣是可厭。」

「是的，」巴西亞嚴肅的說，縐着眉從壽克夫那裏把藍拿過，「謝謝你的姊姊」。「我的妻等她的衣服直至一點鐘。很少的先生允許把衣服帶來的。」

「請你也仁慈的把這牛油和花拿給巴西亞夫人，這是她遺忘在開地夫人那裏的。」

巴西亞拿了牛油和花，先嗅那一下，再嗅那一下，沒有把門關上，立在那裏等着。他看壽克夫——壽克夫看他。沉靜了一刻。壽克夫記起了明天要把他的冒險告訴他的朋友，而要加一點滑稽把它傳佈出來，但他想不起什麼滑稽，而這法蘭西立在那裏看他，很奇怪地他爲什麼還不去。

「可怖的天氣！」壽克夫喃喃的說；「墨黑，泥濘而濕。我的皮膚已浸濕了！」

「是的，先生，你是極濕！」

「並且我的馬車已開走了。我不知道從那裏去。你將極仁慈的，先生，假若你允許我登在這甬道裏等兩停止？」

「啊！好極，先生。拿掉你的套鞋這樣進來。——這是沒有什麼——是的！」

這法蘭西人把門關了，引壽克夫到極熟悉的小休室中。這看來與平常一樣，除了一瓶法國紅酒放在桌上，和室的中尖有一排椅子上面放着極薄而狹的被褥。

「極冷」，巴西亞說，把燈放在桌上。「昨日我才從巴黎回來。那裏任何地方是華麗——溫暖，但這裏，在俄國，冷，而這些蚊子——蚊子——蚊子（用法語）——刺人很可憎的。」

巴西亞倒了半杯酒，扮一下莊嚴的臉色，一飲而盡。

「終夜沒有睡，」他說，坐在被褥上，「蚊子和其他的畜生叫了整個的時間，並且還有人問斯勒去甚。」

這法蘭西人沉靜了，低下他的頭似乎在等雨的停止。壽克夫想這只能有禮的向他談話。

「你在巴黎正是一極有趣的時候，」他開始，「當你在那裏時，巴拉其（Boulanger）是辭職了。」

於是壽克夫談到葛利威，投洛提，左拉，而立刻相信這名字在這法蘭西人是第一次聽見。在巴黎他只知道幾個商業組織和他的姑母——勃雷收夫人，沒有其他的人了。這文學和政治的談話結果使巴西亞似乎極苦惱。他於是又倒一杯酒來幫助他，並在極薄的被褥上把他伸直了。

「好，好這丈夫的力量是不極大的！」壽克夫想。「這是被褥的惡魔罷了！」

這法蘭西人閉合他的眼睛，大約安靜了一刻鐘，於是他突然跳起來，用他無神的眼注視着他的賓客，似

乎任何事情都不能了解，看上去很激激的，又飲了一杯酒。

「可厭的蚊子，」他怨怨着，移動他的毛腿走向旁邊的一間房子裏去。

壽克夫聽見他弄醒了某人向她說：彼處有一個穿紅黃的爲你拿長衣來的先生。

他立刻走回來而再乞助於他的酒瓶。

「我的妻子立刻要出來了，」他說，伸着呵欠。「我知道，他是要錢？」

「再延留下不能得好的結果了，」壽克夫想。「極奇怪的——現在楠黛要出來了。自然我必須裝作像我不認識她的。」

女裙的沙沙聲聽見了，門微啓一點，壽克夫看見一個熟識的捲曲的頭，紅暈的頰和惺忪的睡眼。

「誰是從開地夫人那裏來的？」楠黛問，但她看見了壽克夫，立刻發出一點驚號，哭着，走進室中。

「啊，是你，是麼？做這些滑稽劇是什麼意思呢？——你爲什麼這樣污垢？」

壽克夫臉上極紅；他的眼變成很嚴肅的，手起無措失望的望着巴西亞。

「啊！我知道，」這房子中的女士說。「你是怕劇奎。我忘掉去通知但尼夏……你是不認識麼？這是我的丈夫，這是安特維。你把我的衣服帶來了？謝謝、老孩子，！走過來，我是如是想睡了。劇奎，你也去睡，」她說，轉向她的丈夫；「當你經過長途後旅行後，一定很疲倦的了。」

劇奎用驚異的眼光望着壽克夫，聳聳肩，臉色很忿怒的走到酒瓶旁邊去。壽克夫也聳聳他的肩，跟着楠黛進去。

他望着低氣壓的天空污垢的道塗在想着。

一個棘手的位置

「醜陋！怎樣的情形下作惡的精神把一有智識的人驅進去！」

於是他開始想到什麼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什麼是清潔什麼是不清潔。人在不快樂的景況中，他常悲苦的想到他的功課，滿堆在桌上的許多紙，和所做的工作，而很希望他能在家中。

他很快的穿過休休憩，擦過劇奎，他是正在沉睡。

赴鎮的途中他是整個的沉靜着，試看不要去想劇奎，他有幾個理由使他不能出乎腦外。這時候他不和駕車者談天。他的良心像他的胃一樣地感到不舒服。

(完)

歐陽琍小姐

尤其彬

一

『大家用力划，划過橋去！』

歐陽琍小姐從水裏挑出槳板，興奮地提議著，轉過頭來向坐在她後面的梁佩珍輕盈地一笑，似乎徵求她的同意。

『過橋去？只要你們努力划，我總隨了你們的方向轉變』。梁佩珍坐在船尾轉著舵，在一條廣闊的河裏兜圈子，她也早已感到單調乏味，現在歐陽琍提議划過橋去，便毫不遲疑地表示贊同。

『過橋去也好，反正我是沒有什麼主張。』坐在船首的沈默陰冷的于纓淡然地說。

三個人用力打著槳板；船兒像樹葉似的很輕快地在水面上滑過去。月兒躲在薄薄的雲裏；微光射到水波上，化作千萬塊亮晶晶的晃動的碎片。小船的兩邊，泛起一團團的泡沫，受了月光，彷彿溶化了的銀液。水面上有一層淡淡的煙霧，透過霧的遠處，一架小橋的影子模糊地呈現著。

『你們瞧，前面的橋影真是美極了，兩面短短的堤，堤上矮矮的垂楊，這時候在月夜裏都成了美麗的黑影……』愛美的歐陽琍小姐停下槳來，細細地端詳前面的美景，槳端伸在水裏拖著。

梁佩珍聽了歐陽琍的話，視線也轉到遠處去。她覺得歐陽琍常常給她一個良好的印象：她愛圖畫，愛音樂，愛文學，她能用藝術的眼光看世界上的一切而在談話中引起佩珍的感興。在佩珍，一幅美景，一件藝術

品，經了歐陽琍的讚美，她似乎能更深切地感到其中的佳妙。遠處的橋影這時經了歐陽琍的讚嘆，她覺得更美。

她說：『我最愛看黑影畫。那遠處的橋，簡直是畫裏的景物……歐陽琍！你可惜沒有帶速寫簿來，不然到可以描一張。……一個學藝術是最好的；用藝術的眼光看一切，什麼都是有趣味的！……我們的小藝術家呵！』

梁佩珍望著歐陽琍可愛的背影，禁不住用手輕輕地在她肩上拍了一下，格格地笑著。

『別笑人了！我是當不起什麼藝術家的。』
『不必客氣！我也得這裏稱你呢。』于縷每次看見梁佩珍和歐陽琍交頭接耳的談話或是互相稱讚的時候，總要起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快的感情。現在梁佩珍半開玩笑式的稱頌歐陽琍，她又微微感到不安。

梁佩珍和于縷是小學時代的同學，現在又同在青青女中高中部讀書。歐陽琍則是進了青青後相識不到半年的新交，梁佩珍自從認識了歐陽琍以後，不到一月彼此的便漸漸密切起來。梁佩珍對於于縷的感情雖然仍如從前一樣，但因為同歐陽琍過於密切，于縷心裏的不舒服。她對於梁佩珍現在常常是冷然地，不願和他多說什麼，也不常同她在一處。今天梁佩珍和歐陽琍去約她出來划船，經了再三的勸說她才答應的。

船兒不停地向前馳去；槳板打水的聲音在夜之靜寐裏發響。月兒漸漸從薄雲裏走了出來，清楚的幽光照著向四面擴散的水波，一晃一晃地比前更有趣了。涼風拂過水面，帶著溼氣吹來；歐陽琍小姐的長而皺的頭髮微微飄動著，更增加了無限的美。她有一幅瓜子形的臉兒。清麗迷人的眼睛，苗條健壯的身體。而最足以動人的，是她那走路的姿態：那麼窈窕地臀部自然的擺動，彷彿有著節奏似的，溫柔可愛。現在她坐在船上雖只有兩隻手在移動著槳板，但從這小動作中，已顯出了她全身的婀娜。梁佩珍之愛慕她而那樣樂意地同她

做朋友，除因了她的藝術化的思想感人外，便是因為她活潑嬌柔的可愛。比之于于櫻之弱孱瘦黃，庸愚陰沈，自然使人遠于于櫻而近歐陽琍了。

梁佩珍停了漿休息，溫和地問歐陽琍：

『你划得吃力嗎？』

『一點也不吃力。你望，前面的橋影漸漸大起來了。我已看見橋上的人。你看得見嗎？……快划吧！我要到橋那邊去看荷花。』

歐陽琍興奮地指點著前面，一絲微笑浮在她的唇邊。

『橋那邊有荷花，我們可以去採蓮蓬。』梁佩珍說。

『對了，去採蓮蓬！』歐陽琍更加高興了。『于櫻！我們去採蓮蓬好嗎？』

興味索然的于櫻勉強付議了。三根槳板在水裏更有力的動著。銀色的浪光，一團團地向船後奔泛。船兒飛速地向前駛去。月兒已經升到中天；水上更加明亮了。

船兒漸漸泛近小橋。兩邊堤上一長排的樹木，背著月光，黑黝黝的。刺耳的蟬聲隨著微風吹過來，像是歡迎著她們的船兒。

歐陽琍像小孩子得到食物似的，快樂得舉起一隻手：

『到了，到了！……佩珍，你把舵把穩點！穿過橋洞是很費力的。』船兒划進橋洞裏去了。洞裏深黑，水急速的流過去，潺潺地響著，這時說話聲，槳聲在橋洞裏都特別響亮。船兒順著水勢滑過去，出了橋洞，便看見豁然開朗的河面。

現在沒有風；水面平靜如鏡。圓月的月兒映在水裏。這裏的景緻比較曲折；河水向西流，流轉幾個彎，

末端消失在雜樹林裏。不遠的地方有一堆荷花，亭亭的荷葉，受著月光，像是浸在水銀裏。河水的盡處，雜樹叢旁，一隻白布棚的小船浮動著，那裏有幽美的音樂飄過來。

三個人停下槳板休息；船在清波上蕩漾。她們靜聽著遠處船上的音樂。那船漸漸走近了來。過了一會，
梁佩珍說：

『像是我哥哥在吹口琴呢。』

一一

『那船上的口琴吹得真好聽……划到前面去吧！』

歐陽琍聽了琴聲，愈加興奮了。她已忘記了採蓮蓬的事，而想把船划近白棚船去了。那遠遠的河灣裏，烟霧深處，一隻蠕動著的小船兒在月夜裏發出幽柔的曲調，在歐陽琍看來，彷彿是仙境裏的奇蹟。眼裏看到的景物，耳裏聽到的琴音，都使她感到驚奇，神祕而深深地陶醉。她用槳板輕輕在水面上打著拍子，口裏便不知不覺地低唱起來。

梁佩珍說：『你要向前划，自己却把槳在水上打！』

『我倒忘記了。』歐陽琍被人說破了她的矛盾，難為情似的低頭笑了。她停止了唱歌，把著槳板划起來。

船兒徐徐向前進，和對面的白棚船愈接愈近。三人暫時沈默；口琴的聲音聽得更清楚了。

歐陽琍傾耳聽著，說：『「漁夫曲！」』

『「漁夫曲！」你唱著和他！』

于櫻默默地注望著白棚船。現在船上的人已可以看得見了。她似乎頓然精神好了些，轉身向歐陽琮說：『那坐在船頭吹口的便是梁佩珍的哥哥。』

歐陽琮凝望著船頭上的青年，許久沒有說話，手裏也動得慢了。過些時，她問梁佩珍：

『于櫻說那坐在船頭上的是你的哥哥。你看是不是？』

這時兩隻船相距只有六七尺的光景了。梁佩珍的眼睛在近視眼鏡裏矇了矇，立刻舉起一隻手來，高聲喊道：

『哥哥，你也來了嗎？』

『對面船頭上的青年停止了口琴，也舉起一隻手：

『是妹妹嗎？，我們剛才出來的。』

在說話間，兩隻船已經相靠在一起了。那白棚船上坐著梁佩珍的哥哥同兩個不滿二十歲的孩子，他們都穿著白色的短衣。

梁佩珍一面同她哥哥談話，一面忙著把舵。兩隻船都停下來，船緊緊地相靠著。

梁佩珍的手拉著白棚船，向她哥哥說：『船上的人都認識嗎？這位是密司歐陽琮，前面一位密司于是認識的，用不著介紹了。』他又把他哥哥介紹給歐陽琮：『這是家兄一葉。』

歐陽琮向梁佩珍的哥哥寒暄地笑了，眼睛裏射出一道熱情的光芒。

梁一葉望了望坐在他後面的兩個孩子，說：

『今天月亮很好。一個人在家裏無聊，恰巧這兩位同學來了，就一同出來划船的。這兩位都是光暉中學裏的高材生。』

他給他的兩個學生向她們介紹了。

梁一葉是光暉中學的國文教員。他穿著白布的西服，不著外衣，襯衫的袖口高高地捲起。從他的長臂膀和伸得很遠的褲管看來，知道他的身材是很高大的。臉清秀而沈著，帶著銀邊的近視眼鏡，笑時眼裏閃著可愛的慧光，去年大學畢業後，便在家鄉的光暉中學裏教書。雖只二十五歲，而人世的艱辛，他都備嘗了。在他的詩歌裏，常常表現著他身世的淒涼和衷心的悵鬱。他自幼在窮苦中長成，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忍耐中當了五年家庭教師，才達到升學的目的。他的父母早已死去，親人只有一個妹妹。每月所入，只夠養活妹妹和自己。住的房子是租的，一年中只住寒暑兩個假期，一到開學的時候他們便各搬到學校裏去住。因為他父親生時以及他求學時虧了一筆巨債，現在慢慢還著本利，五十元的月薪裏扣去這筆款項，所餘的還不如一個小學教員每月的收入。二十五年掙扎的生活，使他養成一種孤僻，崇高，而冷漠的性格。他不願與一般鄙俗的人接近，一天中，大半的時間是獨自躲在房間裏看書，作文。偶然出外散步，常常是一個人，縱然有伴，也只是天真純良的學生。今天他又同兩個學生划船了。

他和梁佩珍談著話，于纓同歐陽珊靠著白棚船的船尾。

歐陽珊偷偷望了梁一葉一眼，低聲問于纓：

『常常發表小詩的那個一葉就是他嗎？』

『就是他。』于纓也偷偷了他一眼，便低下了頭，像在想什麼似的望著水上晃動著的月光。于纓自幼和梁佩珍同學，常常在梁佩珍家遊玩，關於一葉，她很熟悉。遇到一葉，她很喜歡和他談幾句話，但一葉只是有問必答不問不答的那麼冷淡的對她。然而一葉的一舉一動，總難使她忘記。每一起「一葉」兩個字，腦子裏立刻浮出一個可愛的印象。但這印象對她沒有安慰，只有苦惱；她覺得彷彿世界上所有的男子都委託了

一葉嘲笑他的醜陋，委託了一葉拒絕她的愛，而悲傷欲哭。這時遇到一葉，又撩起她無限的感傷。

由於一種疑惑的心理，在她那極其希望一葉能夠向她表示好感的慾念中，她自相矛盾地怕見一葉，甚至怕和佩珍親近。一葉彷彿成了一面鏡子，她一遇到他，便看見自己的鬚骨高支，面黃肌瘦的面孔。今天壯健美麗的歐陽琍在旁，使她更覺得惶窘失措了。

一分鐘默然過去。梁佩珍突然打破沈寂：

『怎麼啦，大家都不說話？哥哥，我來給你介紹我們的小藝術家唱一個歌兒吧！琍！請唱一個好嗎？』

歐陽琍撒嬌地搖著頭，連說：

『不會唱，不會唱！』

『你剛才不是唱了嗎？現在請你唱，反不會唱了！今天非唱不可！』梁佩珍的手又伸去拍她的肩了。

『一定要請她唱！』于櫻勉強附和著。

梁一葉和藹地微笑著，不發表什麼意見。歐陽琍排掉唱歌的話題，和梁一葉談話。

『梁先生近來做詩嗎？常常拜讀大作，欽佩之至！』

『見笑得很！豈敢談到做詩！』

『梁先生的詩，我很愛讀，很能感動人的！』歐陽琍的明利的含情的眼光射到梁一葉的臉上，直撼動了他的靈魂。他心裏微微地顫動，終於被她望得怕羞地低下頭來；歐陽琍說什麼，他只是謙虛地顫頭。

梁佩珍在後面吵著：

『唱歌，唱歌！唱一個「漁夫曲」！哥哥，你吹口琴！』

歐陽琍被迫無法推辭，只好答應了。口琴和著尖銳的歌聲在靜夜的水上飄浮著，像是幽谷裏的鳥鳴。

歐陽珊口裏唱著，眼睛望著一葉。于纓也偶然回首向後面瞧一瞧。

小小的波浪拍著船壁，兩隻船兒漸漸給衝散了。他們乘著風勢，打著槳板，向著歸途行去。月兒沈到西邊去了。死一般的沈寂中，她們帶著歌聲和槳聲，到了船塢。

三

歐陽珊到家已經十一點半鐘了。她輕輕地走上樓去，家裏的人都睡著了，只奶媽在拍著小妹妹。她到了房間裏，身上感到異常的熱鬧，急忙脫下外衣，走到涼台上去納涼。水門汀的欄杆上凝著露珠；手觸上去，有一陣爽人心肺的涼意。台下樹影漆黑；沈下去的月兒躲在樹後。天上沒有雲；稀疏的幾點星星眨著眼睛。

歐陽珊坐在欄杆上。兩手抱一隻擱著在欄杆上的大腿，仰望著天空，回想到剛才划船的事，似乎還沒有盡興。她覺得十八年的舒適生活，從沒有如今天這樣有趣。她天賦的好美好動的天性，使她厭倦於家中的陳舊的洋樓花園的平板不變的環境。她愛賞野外的風景，羨慕田園茅舍的生活；然而她家自她父親做知縣時留下的貴族家庭的禮節，使她不能自由離家。每次外出，非得到父母的同意不可。今天在野外划了一晚船，直到現在還覺得快樂。尤其使她高興的是認識了梁一葉，那個青年詩人。

她想著水裏的明月，煙霧裏的橋影，從遠處划近來的白棚船，著白衣的梁一葉，口琴，「漁夫曲」……「漁夫曲」的第一句不知不覺地從她嘴裏唱出來了。在歌聲中，梁一葉吹口琴的姿態態來。「漁夫曲」的音節似乎比以前更好聽了。

她想到：『這時候佩珍同她的哥哥大約已經到了家了。』

梁一葉下了船以後的印象，又在她腦裏閃現：船到了塢口，靠了岸，他自己先走上石階去，把船繫住，讓兩個學生安穩地走上岸去。後來他們的船靠了岸，他又去扶他的妹妹，……在這時候，歐陽琄坐在船上，對面端詳了他許久。那魁梧高偉的身軀爽快敏捷的動作，十分可愛。……走上石級以後，他們從柳蔭中經過，落月把柳影照在白牆上，像是美麗的圖案。一葉指著牆上的柳影，和兩個學生談描寫的方法。他教他們說「月光把柳葉畫在牆上，」又解釋這句話裏「畫」字的妙處。歐陽琄在他後面走著，聽著他的說話，看著他的背影，覺得他的思想和著他的姿態混成一片感人的美。梁佩珍和于纓和她談關於學校裏的事，她一個字也沒有聽見。梁佩珍說：「歐陽琄又在想什麼心思似的我說話也聽不見！」歐陽琄害羞地笑了。梁佩珍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似的向他哥哥說：「你們兩個倒是同志呢哥哥！這位密司歐陽是很富有藝術思想的。」哥哥轉過身來很有禮貌地笑了笑，表示敬佩，隨後仍同兩個學生談話。

歐陽琄走到一葉旁邊去同他談話；她覺得佩珍和于纓走得太慢了；她稍爲走快了些，她們便落在後面，自己又不好意思單獨走到一葉旁邊去，於是便在一葉之後，佩珍之前走著，步法十分不自然。後來她提出一個文學上的問題和他討論，終於，他漸漸趕到前面去，在兩個學生旁邊走著了。

梁佩珍也走上前來，和他們談著話。于纓獨自在後面走著。

歐陽琄想著：「爲什麼于纓今天那樣不高興呢？尤其是在那獨自在後面走的時候。……」

月兒沈到樹底下去了。涼台下面，漆黑的樹叢裏，飛著幾個螢火蟲，一點點綠色的幽光，像是伴著寂寞的歐陽琄。飽含著水氣的夜風一陣陣地吹來；歐陽琄的肩上已感到潤溼。她疲倦了，兩腿的筋骨裏也微微有點酸痛。伸了個懶腰，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便立起身來，預備到房間裏去睡。

這時奶媽在關窗子，頭伸出窗外來低聲向她說話：

『三小姐，你還不去睡覺！剛才太太醒了，問過你呢。』

歐陽珊拖著遲懶的步子，走進自己的房間。

四

一盞藍色的電燈照着全室。燈光雖然很弱，但射到在黑暗裏坐了好久的歐陽珊的眼裏，有點刺目。她暫時閉了眼睛，倒在沙發上去，頭斜倚著，兩手攔在椅把上。

她爲一種不可自遣的深摯的感情所統治：划船時的印象，彷彿有一種魅力使她的已經疲乏了的精神再行振作。她雖想去睡，但似乎捨不得打斷腦裏的回憶，遲遲不肯躺下床上去。她在沙發上坐了許久，睜開眼睛，看見燈好像在空中晃動，燈光化作三四重。室內沒有一點聲息，只聽見小時鐘滴答滴答的響。在這樣的環境裏，她覺得世界上沒有再比她孤寂的了。

輕輕嘆了口氣，覺得緊靠了沙發，背有點熱，眼睛又有點發脹，便立起身來，用手指擦著眼睛，下意識地走到書櫥前面去。玻璃櫥門裏面，透過一排各種顏色的書背，其中的一葉詩集和一葉抒情詩選的白色書背上的黑字特別刺她的眼睛。她打開櫥門，取出這兩本書。

握住這兩本書，便好像握住了一葉的手似的，她彷彿又見了一葉。讀了兩年多的這兩本最愛的詩集的作者，今天認識了，在她是極幸運而且快樂的事。從前讀了覺得好的詩句，今天讀起來覺得更好了。從前讀了只見詩中的意境，作者的心情，今天讀了却見作者的面孔。那兩張冠於卷首的白紙，恍惚已經印上了作者的相片，一開卷就現在她的面前。

她把兩本詩集帶到床上去，躺著翻閱。字行間裏，都嵌著一葉的微笑，這笑好像有一種魔力，使她深深

地沈醉而不能解脫。她心裏不住地悸動，全身似乎被一個無形的東西縛束住而不能自主了。她放下書本，朝上躺著，兩手橫放在簾上，像是服了麻醉劑等待醫生施手術的病人。她閉了眼睛，熄了燈，預備安睡，一葉的微笑却又現在帳頂上……

划船時的一切又在她眼前復演了。

她接連翻了幾個身，終於睡不著。她聽見小時鐘敲了四下，又敲五下，接著是烏鴉叫，雄鷄啼，早晨的陽光，偷偷地走進紗窗來了。

到了六點鐘，她便起床。頭裏昏昏的，吃東西沒有味，也沒興子同家人說話，一天在房間裏度過。

五

接連兩三天沈入迷惘的狀態，活潑好動的歐陽琏小姐，突然變成緘默寡言的了。她時時沈思著，人同她說話，往往要說兩遍她才聽得清楚；飯吃得很少，有時竟不想吃。——她像是病了。

她想再看梁一葉一次，但在不能自由外出的嚴厲的家規壓制下，她不容易造一個機會和她相見。不知爲什麼，她覺得梁佩珍似乎比從前更可愛了；現在只要看到她，也可以使自己快樂些。她希望佩珍忽然來到她家，在談話中也許會談到一葉，談到一葉對她的批評，更意外的，也許佩珍要求她和一葉做朋友……

到了晚上，她想出一個藉口來到佩珍家去，不料下起雨來。她頹然地在房間踱了好些時，忽然又想起一葉的另一本詩集心裏的秋天，便從書櫃裏把牠找出了。

這是一葉的處女作，一首長篇抒情詩，寫一個孤獨者的寂寞的心聲。歐陽琏問著無事一面讀，一面用一枝鉛筆把那些從前曾在旁邊畫上圈的句子隨意錄在一張紙上：

歐陽琏小姐

歐陽琍小姐

一一一

我站立在孤島上，
四面是無邊的寂寞！

× × × ×

夜雨瀟瀟，

滴得我的心兒碎了！

× × × ×

海波兒滾去，滾去，

帶著我美麗的記憶。

× × × ×

午夜的西風呀，

吹夢到那人的枕邊邊

× × × ×

夢幻裏的人兒呀，

月下的影像，

刻在我心裏深深！

寫到這裏，她疲倦地放下筆；心又在到佩珍家去的事上盤轉了。然而無情的雨，儘下不止。她想寫信給佩珍立刻取出信箋來。

忽然一個念頭來到她的腦裏：把錄下來的零斷的詩句寄給一葉。

想了一下，覺得這法子非常妙，心裏獨自歡喜，便決定這樣做。

她在信箋上寫道：

『佩珍姊：

別後又是三天了，三天來多麼寂寞呵！

那天回去遲了嗎？一路上有你哥哥作伴，不害怕吧？

天下著雨。獨自在家裏怪悶悶的。天天盼望你來，終不見你。佩珍，你這時在做什麼呢？我時時刻刻想念著。

一葉先生的詩真好！這兩天我讀著他的三本詩集，非常高興。然而恨不能見作者。你別笑我，今天我的孩子氣又發了：我零斷地抄錄了心裏的秋天裏的幾句詩，附寄給你看看。這幾句我最喜愛，所以把牠抄錄下來了。你如高興，請轉給一葉先生看看，算是我讀了他的作品後的一份禮物也好。

「夜雨滴滴，滴得我的心兒……」

祝你好！

琏。』

六

第二天早晨，梁佩珍來看歐陽琏。

歐陽琏歡喜得什麼似的，跳上去握梁佩珍的手。心裏充滿了希望，她第一句話便問：

『我給你的信收到了嗎？』

『收到了。我也正想到這裏來談談。府上還是第一次到呢。』佩珍穿著新製的淺藍布衫神采煥發，態度

十分嫺雅。

兩個人坐在一張長藤椅上談話。新晴後的陽光，從紗窗外照進闊大的房間裏，使人感到晴朗的暢適。

佩珍說：『我早已想來看你了，因為我哥哥要到蘇州去，忙著理行囊。……你寫來的信真有趣，我已轉寄給他了。』

『到蘇州去了？』歐陽珊驚訝地問，接著又探知了一線所去的地方。

佩珍開玩笑似的說：『我給你介紹……』

歐陽珊禁不住臉紅了，舉起手來笑著要打梁佩珍。這動作，顯然是含著十二分快慰的。但佩珍之說出這一句話，預先並沒有預備，也沒有同他哥哥談及，只是由於她自己很愛她，見機半開玩笑地說出罷了。然而在歐陽珊，却是一句最切她需要的話。這時她對於佩珍，有無限的感激。她同她談了許多關於一葉的話，直到晚上，才給佩珍歸去。

七

一葉收到他妹妹轉給他的歐陽珊所抄錄的詩同信，驚惶地誦讀了幾遍。他立刻看出了隱在詩同信後的意義。過了二十五年平生不曾有過一次羅曼斯的一葉，忽然得到一個美麗少女的溫存的愛，心裏禁不住跳動起來了。他覺得他努力了力八九年的詩歌，似乎今天才得到成功。他將信收起，唇邊掛上一片由於內心發出來的歡笑。

划船時的歐陽珊，唱「漁夫曲」時的歐陽珊，這時突然在一葉腦膜上活動了。她的愛意，使他沒有力量推拒，而思量著怎樣答覆他。

然而一種矛盾的思想消滅他的勇氣：他的艱困的生活，使他養成一種沈靜，自謙，保守，潔身自好的脾氣。一切社交他很少加與，尤其是對於一班豪貴的紳士官僚。女人他更害怕，遇到女人他便沒有話說。歐陽琳出於貴族，在各種方面，他自己覺得都與她不相調和，不配與她訂交，更不配與她談戀愛。現在她向他表示愛意，接收吧，他不敢，推拒吧，他又不忍使她失望。於是在歡欣喜躍之餘却添上一層深嚴的悲哀。他似乎因了歐陽琳的詩信而更感到自己身世的淒涼。

但是他畢竟不忍辜負她。他領受她的愛。他也愛她。但這愛只是一種精神上的表現，不求因這愛而有形體上的結合，也就不妄存將來同她結婚的希望。

秋之靜夜裏，一葉獨自在校園中徘徊，思索著怎樣給歐陽琳一個妥當的面示。

八

一星期後，青青女中開學了。歐陽琳，梁佩珍和于櫻又聚在一起。

梁佩珍和歐陽琳更加親熱了。今天梁佩珍喚歐陽琳走到樓梯旁邊沒人的地方，從一本書裏出一封信，祕密地交給她：

『我哥哥叫我交給你的，別給于櫻看見。』

像得了寶物似的，歐陽琳欣慰地笑了。她把信藏在衣袋裏，急忙走到寢室裏去看。

把信拆開，一張白紙上寫著一首短詩：

『我忘不了我的翩翩芳姿，

我忘不了她的清脆歌喉；

歐陽琳小姐

但我將永見不到她，

只暗暗地

向著她的幻影追隨！

這詩裏的——錄自一葉抒情詩選』末兩句，已顯出了一葉對於歐陽珊的戀愛觀的全部。但歐陽珊却以為是一葉欲前進而不敢的一種暗示。只要再經她的一番慫恿與鼓勵，他便可以大膽地進行了。

她笑著跳著，走出寢室，和梁佩珍一塊兒親密地談話，兩個人鬼鬼祟祟的態度，已被于櫻察出了一半。

九

一葉寄來的一張箋，歐陽珊接連看了四五遍，睡的時候，放在枕邊。夜裏，她做了一個夢，她夢見她和一葉各坐在一隻船上，她向他招手。一葉的船却被風吹得向後退……後來她忽然握住一葉的手，一葉手上戴著一隻極厚的皮手套，她緊緊地握住他，一霎時一葉不見了，皮手套被抓在她的手裏……

第二天，她把昨夜的夢告訴佩珍，佩珍天真地笑了。她明白一葉的態度，但無從向歐陽珊說明因為一葉的矛盾的戀愛觀，連她也有點莫名其妙。後來歐陽珊和她談到詩，她說：

『我哥哥寫信來說，他看了我的那封信以後，反增加了無限的傷感。他說不知為什麼，他彷彿是一輩子只配在窮愁中過孤獨的生活的人……』

『這太傻了。何必這樣拘泥呢？』歐陽珊覺得一葉太懦弱了。太拘執於階級觀念了。

這天夜裏，熄燈以後，她在一枝蠟燭下寫道：

『一葉先生：

水上一別，好久不見了，念念。

從佩珍處得知你已到蘇州教書去了。近來好嗎？我雖然不見你，然而已拜讀了你寄來的詩。我們也已開課了。佩珍天天和我在一起，極有趣味。

有暇請常常寫信，使我在文藝上得些益處，便感激不盡了。

多感的秋天，除了寫信，還有什麼法子遣悶呢？

盼望著你的信。

琬。』

十

沈在矛盾狀態中的一葉，得歐陽琬的信，安慰裏又增加了幾分苦惱。他竭力要使自己不顧一切地去愛她，但另一方面他的理智却抑制著他的急欲奔放的情感。然而終於他覆她的信了。他的情感不容他給多情的歐佩珍以過分的失望。

就這麼通著信，過了半年，一葉的信裏雖已不自主地漸漸充滿了情感，但歐陽琬每次讀了還嫌其乏味。始終以爲一葉是太畏縮了。有時她要求他給她寫些更「詩意」的話，這使一葉也嫌自己的淡漠，然而再進一層地想下去，便覺得這件事終是一場空夢；縱然他自己打消了階級觀念，歐陽琬一心不變地愛他到底，可是她的頑固的家庭再也不允許他們的女兒和一個窮苦的中學教員結合是可以斷言的。於是她的奮勇又消沈下去了。

歐陽琬同一葉通訊的事，歐陽琬全班的同學都知道了，并且還曉得一葉不如歐陽琬那般熱烈。

歐陽琬小姐

關懷於一葉的子纓，自從佩珍和歐陽珊親近後，她已微微有點恨她們，現在又聽見歐陽珊和一葉通訊的消息，心中更是憤妬。一天，她向歐陽珊說：

『你可以醒醒了！梁一葉對你的情意完全是虛偽的。我在佩珍家裏看見他寫給佩珍的信，說他現在對你的假仁假義，將來你才認識呢！』

子纓不明白事實的真相，以為一葉現在絕對不愛歐陽珊，又恐將來一葉為被她迷住而終於愛上了她，所以造出這種謠言，使歐陽珊死心。

歐陽珊聽了，冷笑了一聲。她雖然不相信子纓的話，但對於一葉不能不稍稍起了懷疑。

十一

一葉和歐陽珊的感情很少增進。失望中聽了子纓的謠言，歐陽珊更加苦悶了。她夜裏老是睡不著，日間不想吃飯，一味發癡般想著心思。

謠言終於傳到歐陽珊的家裏來了。她最近的失常態度使她家裏的人更堅信了謠言。警誡了一番以後，對於她的行動愈加注意了。一星期以後，她聽見娘姨說，她母親暗地裏在為她談婚事。

她不知娘姨的話是真是假，然而又不敢直接去問她母親，她激得哭了。她知道在家一切事父母說怎樣就怎樣，沒有商量的餘地的。娘姨的話如果是真的，則她的一生還有什麼趣味呢？她將她的苦痛告訴了佩珍。

佩珍十分同情她，說了些安慰她的話。然她自量力弱，無法助她反抗而完成她的好夢。她說：

「這件事，我哥哥早料到是一場悲劇。人家說他冷淡，但他是熱在心裏，因為只能熱在心裏。他說他常

常爲了這件事而引起極大的悲哀……」

歐陽琍的眼眶漸漸發紅，終於流下淚水來了。家庭暴力的壓迫，一葉和她自己的畏縮，使她感到前途的黑暗而墮入哀愁的深淵。她似乎絕望了，但却忍不住不寫信去問一葉對她的究竟。

一葉得到歐陽琍的信，知道她的家庭頑固的暴力已在開始給他們敲喪鐘了。這雖然是他意中的事，無足驚奇，但那隻持信紙的手却禁不住顫抖起來。他想到歐陽琍小姐的一片柔情行將破滅，心裏有極深的哀痛。他又獨自走到校園裏去，想著可愛可憐的歐陽琍，直到夜深。

他覺得歐陽琍是真的愛他。但同他妹妹一樣。他同情她的苦惱，而無力把她從暴力中救出來。他只有眼望著愛的破滅了。思慮著怎樣給她覆信，懨懨地，他一個星期沒有安心教書。最後，他把初次寄給她的一首詩中的「她」字改爲「你」字，又寫了幾句回答了她：

「琍友：

我忘不了你的翩翩芳姿，

我忘不了你的清脆歌喉，

但我將永見不到你，

只暗暗地

向著你的幻影追隨，

——這便是我對你的態度。還說什麼呢？我只能向着你的幻影追隨呵！琍，我不會忘記你，但請你忘記了我吧！在精神上，我們永遠連繫著，一直到死！

祝你幸福！

歐陽琍小姐

把這封信投進郵筒，他搖搖頭，長嘆了一聲。

「一葉。」

十一

歐陽琍讀到一葉的信，悲憤地放聲大哭了。哭中她深深地了解了一葉——一葉確是十分愛她的。

以後，他們很少通訊，她的悲傷漸漸淡了。佩珍同于纓各到遠地去做事。大家都星散了。

過了三年，歐陽琍嫁給一個大軍官的兒子了；一葉也同一個鄉村小學裏女教師結了婚。這年夏天，一葉在故鄉帶着他的妻子和妹妹去划船，遠遠聽見女人的歌聲，像是歐陽琍。一葉默默地低下了頭，半響不說話。妻子向佩珍說：

「你看你哥哥又在想什麼詩料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作。）

早上

陳伯先

學校本學期第一次的教務會議已完了；各同事們都已分道歸去，只有他留在學校裏。

剛才開會的紛繁，令他感到有點困，他無聊地一步步踏進他居留了八年有奇的小房間來。

他推開了褪了色而又將破壞的門，他望着那橫不及三尺靠牆的板床，隱臥在床下兩個舊衣箱，安穩地站在小窗下的方桌和剛修好的舊藤椅，總是有點感傷，「這不是我的歸宿所啊！」他常常是這樣想。因此他雖然在這狹小的房間送了八個春秋，但他也懶得把房子修飾一下，只任那年歲深長的老棉被和有些骯髒味的枕頭自由地佔據了他的床；任舊壞的文具和教科書舊小說之類散佈了那小窗下的方桌了。

他推開了窗，悶悶地坐下。沈沈的暮靄由窗外跑進了來。他也不想看書，也不想做什麼工作，只是呆呆地望着那烏國初春的黃昏。他想他實在太可憐了。他沒有希望；他不能找一條更好的出路，他不會說漂亮話，又沒有錢，沒有法子找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替他組織起一個家庭，了解他，安慰他。他只好當了S小學的教員，而又寂寂地過了三十三個年頭的孤單生活。

在七年前，他曾向一個姓陸的少女求愛，但結果被她拒絕了，於是他足足失眠了三年。要是別人提引！「陸」字來取笑他，他便這樣說：「不要提起她吧！我太痛心了。」但這話一來，反增了人們取笑他的話柄。

自從他第一次求愛失敗之後，他憎恨一切女人，他罵女人，他咀咒女人，甚至說女人比不上一條狗。他嘴裏常常這樣地說，但他心裏却很渴望有一個女人。當他在晚上倒下床來看小說的時候，他便生了很多玄想。他想他將來得到一個天下絕美的人，他和她逃到沒有人到的森林裏，在大自然下，無掛無慮地過着愛的生活；有時他又想有一個很賢淑的愛人，有條理地主持一個小家庭；早上用那無邪的笑臉送他去工作，晚上用盡了女人們固有的體貼來撫慰他，而他也願爲着她同生共死。這些期望，常常於夢中得到實現，可是他一醒來，又感到這夢境與他距離太遠太遠了。

他又想起這回教務會議的意義來了，他明白了，這不是分明說春已來了嗎？日月總不停地前進着，而他却永遠是安靜地守在這小房裏，「我又三十三歲了！」他自己這樣微微地嘆息。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根香烟來徐徐地吸着，天色一路路黑下去，連小房間也佈滿了沈沈的空氣。

一一

冬去春來，那明媚的陽光已到遍了人間，然而他并不感到這些。學校已定於今天正式上課了。在別的事們，有些感到假期過得太快，有些是感到假期過得太慢，然而在他便一些快慢之感也沒有。他覺得時時都是一樣的，在一個枯寂的生活中，他會想什麼呢？他現在好像用了舊的彈簧，懶懶地振作不起來，他覺得只有空虛和寂寞在他周圍擴展着，包圍了他，吞噬了他。他和平日一樣地懶懶地起床，和平日一樣懶懶地走進主任辦公間。爲了他起來太遲，很多同事們已到了，他和他們略略地寒暄幾句，便找到他自己的座位，徐徐地坐下，一聲不響，把報紙讀起來。同學們的談笑聲雖然是很高，但總不會走進他耳鼓裏。

鈴聲已敲過，他遲遲才從座位起來，放下報紙，慢慢地走進課室去。

當他踏進了課室的門，學生們便站起來向他致禮，他微微地點點頭，當作一個回禮，他們便坐下了。他打開了點名冊，把學生的名念下去，學生們一個個應着。最後地念到一個很美麗的名：

「張麗華」他有些驚訝地舉頭一望。

「到」，這是很嬌嫩可聽的聲音，繼着是一個年青少女在最後一行位內站着。她穿一件藍布長旗袍，很自然很美麗的頭髮襯着像瓜子形的面龐，那善蹙的長眉，有媚力的眼睛，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小嘴唇，整個清秀的年青的少女，在他的眼前閃耀着。在高小二年級的一羣小學生內，在他枯寂的生涯中，有這樣的人兒，是令他特別地感到新奇，同時又格外地感到興趣的。

爲了今天是第一次上課，今天的國文，他決定不講了。他用了一種嚴肅的面孔，開始向他們訓話，把怎樣讀書，勤學與聰明，人生與奮鬥之類，說起一大堆規勸話。最後他說：「我是你們的主任，你們對於課程有困難的地方，隨便告訴我，在可能範圍下，我可以幫忙你們的。」他說完後，便下課了。

在S校的老例，第一天上課，只是由主任們上了一課訓話便算完了。其實所謂正式上課，還要從正式上課後一天起的。當他回到了主任辦公間，一般同事們早已回家去，他才覺到他今天訓話太多了。

他坐下來，從衣袋裏取出一枝香烟來，着了火，掛在唇邊。他想起了今天的訓話來了，他明知所謂訓話不過是老生常談，然而爲什麼他會講到如此起勁呢？他自己也找不出一個答案。「人生要奮鬥」，然而自己怎樣向人生的行旅去奮鬥呢？他總是感到自己太矛盾了。

稀疏的叩門聲，把他從思量中驚醒起來。

「進來」。他應着。

一個年青的少女進來了，他認得她是張麗華。她帶着一種嬌羞的姿態，向他招呼一聲：

「潘先生，你還未歸去嗎？」

「是」。請坐。」他指着在他辦公桌旁的椅。

她沒有回答，仍是站着。

「爲什麼不坐呢？麗華。有什麼事嗎？」

「我不敢坐，潘先生，我是學生啊；事是有一點，我想……」她遲疑了一會，帶着一種羞怯的態度，望着他，沒有說下去。

「麗華，你也感到有點困難吧！是不是？你想什麼呢？」

「是的，先生，我已十七歲了，現在才進高小二，而高小二的課程，我還感到有點深啊！」她帶着有點痛苦的聲音。

他躊躇了一會說：「這是不要緊的。蘇老素，二十七，始發憤。你還未到二十七歲啊，要是你肯發憤的話，現在也未遲的。然而你爲什麼等到十七歲然後進高二呢？你以前停過學嗎？」

「是的，先生。我十三歲這年，已讀完了高小一年。這年春間我害過一場大病，足醫了一年，才把病弄好，而醫生又再要我休息三年，因此我把讀書的機會送掉了。即如現在入校，我母親還不大放心的。」她徐徐地說着，她的話一句句走進了他的心中，他是同情她，同時又引起他自己一種遲暮之感。

他沈思了一會，將她的話三翻四次地念着。他說：「那麼，你想什麼呢？」

「潘先生，你不是說過你如在可能範圍內，你可幫忙我們嗎？我想是在你有空的時候，請你多指導我一下。可以吧！先生。她像小孩子望着母親般望着他。」

這到令他有點爲難了。他想，空閑，他是有的，在晚上，她是女子，太難爲情了。在早上，他是不慣早

起的。不答應她吧？自己又近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同時她的失學也是一件可憐的事。答應她！又怎樣辦呢？他離開了他的座位，很莊重的行近窗前，深深的吸着那烏國的春風。他同望她亭亭的身裁，勻整的面部，迷人的眼睛，那有節拍似震動着的胸脯，在陽光下的細而長的手指；和她的一切，他軟化了。

「說到空，我是有的，早上和晚間也有空。不過我在晚上也要看一點書，你若是要來，除却星期日的早上，你天天早上來好了。你早上能早點起身嗎？」他慢慢地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很長的考慮似的。

「可以的，先生。我每天六時便起床，學校裏九時才上課，那麼我七時來，八時同去用早餐，這是再好沒有了。不過又要先生你早點起來，真是不安心。」

他本能的斜了眼去看麗華的臉，而麗華也正在偷看他。

「這是沒關係的，我每天也是六時便起床了。做教育事業的人們，是常常拿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宗旨來服務的，用不着說心安與心不安。」

「多謝你，先生。我真多謝你，我也不知用什麼話來代表我的感謝了！然而我們的課程從何時開始呢？」她很欣慰地問他。

「爲學要及時，你已失了幾年學，正要急起直追，那麼就在明天起吧！好不好？」他擺出一幅很真誠的面孔望着她。

「好的，先生。我明天一定來。多謝你，我現在要回去了，明天再見吧。」她用一種極嫵媚的秋波望望他，擺正了姿勢，向他行一個深深的鞠躬禮，然後慢慢地離開主任辦公間。他在窗前，目送着她美麗的背影，至於不可見。

三

他們的課外指導，不覺地又過了一個月了。在起初，一早便扒起來，對於他是一件苦事的，但現在，以前認爲早起的痛苦，早已消失了。他最怕是星期，星期日他依舊地醒來，然而她不來了，這是令他感到無聊的。

工人阿長也感到潘主任有些變態了。他想潘主任天天一早便起牀，天天剃鬚子，那光油油的頭，薄塗爽身粉的面和整齊的服裝，真比前漂亮得多了。當阿長每天早上跑到他的房間打掃時，阿長總是見到潘主任的房內佈置整齊，總是有點莫明其妙。有時阿長問他：「潘主任，爲什麼近來起牀這樣早呢？不感到痛苦嗎？」

「你知什麼，一日之計在於晨啊！」他常常用這句話來答阿長，阿長想起了潘主任以前的情形，亦常常一笑便走了。然而他也很怕阿長的問，也很恨阿長的笑，像阿長的問和笑都含有一種諷刺性侮辱性似的。

除却星期日的早上，麗華天天也依時來，而他也天天依時去教她。她學的是國文，內容又包有一切舊詩辭之類。然而他也一定天天教這類學科的，他們漸漸談到問題方面去了，但他始終不敢向她談到戀愛的問題。她對於人生的認識是很有限制的，因此他立志去創造她。他介紹書給她看，他把她懷疑的問題替她解釋。在這月來，她的思想分明是進步了許多，在文學上，也居然會寫一種很簡潔而優美的短章了。這是令他感到一種慰安的。

然而他的妄想，也一天天加深。他常常想，「麗華可以代表他的夢中人吧！」他愛她的真誠，愛她的天真，她的身裁，她的模樣，尤其是她的迷人眼睛。他不見到她，就感到很寂寞了。他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去

創造她；佔有她，他之所以不辭勞苦地天天早上起來，也是如此。

他實在給希望之火從他冰灰裏復燃起來了。他早晨聽取黃鸝的好音，他又在月明之夜向月暗禱。他看到山茶花的繁榮而鼓舞，他又暗怕那無力的東風將吹零了衆芳，他覺得大自然的流轉，就是他自己命運的節奏，他從每一個鮮明的彩色裏看出自己將到的幸運，他又從每一片飛花的飄落聲而感得陰影的襲迫。他總是盼望着未來，總是永久的自信期待些有成功之一日。

他此時更想起C校長的話了。他知道C校長是讚許他的朝氣復活的，他常常回味C校長的話：「人有朝氣，便可以支配一切，潘同事，你將來也可以支配一切了。」他想這話是對的，他也是這樣期望他能支配一切。

然而她會不會愛他呢？他想到這個問題到有點駭怕了。他已是三十三歲的人，而又是一個無產者。她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兒，她是才成熟的少女，而她的家又是十二分舊式的家庭啊！這樣懸殊的情形，在每天的晚上，睡眠前，醒來後，想到這些，令他很痛心，痛心那不可挽救的貧寒，那不可挽留的青春！

他有時真想把心儘量地告她，但他爲了師長的尊嚴而不果了。他們上了月餘的課，她對他的態度，除却很感謝他之外，總沒有其他的表示，這也是他不敢向她開口的原因。他們的課一天天繼續下去，而他的心一天天苦悶起來。他正像在苦戀中焦灼着的螢火，他的心與螢火，嘴裏不說，却將身子焦灼了。

四

他們的課程一天天繼續展開，而關於他們的流言也一天天增加起來了。學生們都是傳着說「潘主任和張麗華發生戀愛」，有些還說「親見潘主任和張麗華接吻」，這些話是令他很難忍受的。當他聽了C校長的警

告：「潘同事，小心一點吧！事情會擴大的。」他真想痛哭一番。他沒有方法去闢謠，只是對其他學生們抱恨意，而謠言反日益增加。

謠言日益增加，而他的心日益痛苦了。要是謠言是事實的話，他是願意接受的。他若果得到整個的她，謠言也罷，諷刺也罷，他還管什麼呢？然而事實上又不是如此，他痛恨一切學生們，痛恨一切同事們，更痛恨C校長了。

在星期一的早上，當他正講到白居易的長恨歌前幾行，已近下課的時間了。麗華突然由座位站起來，走到他身邊。他望着她堆積了愁悶和淒楚的臉龐，她拿着一包東西的玉手，他驚訝起來了。

然而麗華不等他問，便先用折屈的聲音說：「潘先生，你也許聽到近來關於我們的謠言吧！這令我多麼難過啊！我父親是一個十二分守舊的人，我母親生怕她也聽到這種難忍受的話，因此她命我讀完了此星期，早上的課在星期六以後就要停止了。」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吐出的尖針似的話，他禁不住心頭發抖。

她眉梢泛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有些潮溼了。她繼續說下去：

「潘先生，原諒我吧！我來日受教的機會還多啊！你教了我三個多月，我也不知道怎樣來報答你。我昨天到先施公司買到一盞青色的桌燈，我謹將它送給你。先生，這是代表我的寸心，我多謝你做了我引路的明燈，我希望你是永遠是光明，將像明燈般，把黑暗的世界照出一條光明之路！」

她將燈交給他，便深深地行一個鞠躬禮便跑了。

他似乎是不覺得她已去了的，只感到心傷，那多色的輕烟和飄浮不定的金星，尚掛在他的眼前，像東洋式的烟火。陽光由窗外走進了來，照着他灰白的面孔。

他拿起了燈，惘然地回到他的房間來，抱頭着，倒在板牀上，縮做了一堆；他又跳起來，在房內團團地走着，覺得喉間被又住了那樣的脹悶，他就發怒地拉開了衣領，感到胸口像有重物壓著，他暴躁地用自己的手指亂抓自己的頭髮，他的眼睛發熱而且枯澀了，他完全失却冷靜的常態。

像一匹落在陷阱的猛獸，他努力要擺脫心上的擾亂鐵環；但是，用盡了全身的力量後，他終於被那不可名狀的擾亂所征服，他只能偃臥在牀上狠狠地喘氣了。兩行清淚從枯發熱而且枯澀的眼慢慢地淌了下來。

他軟癱着，他忍受悲悶的嗜嚙；然而他亦冷靜些了，經過了片刻的麻木無思慮以後，反省的機能又在他腦中活動起來，他搜求這擾亂的原因了。

在這天的下午，他把傳說謠言最力的學生陳其彬，王小亭，李光正帶到他的臥室間，藉故痛斥他們一頓，并親自痛鞭他們一番。後來他們敢怒而不敢言地跑了，但在他仍以爲未足洩其憤悶之萬一似的。

五

他日來更苦悶了，他常常惘然地站在窗前。那邊是石塘左近，在霧氣一般的薄光的籠罩下，透出隱隱的喧聲。這一邊，是兀立的山峯黑森森地站着，像是守夜的巨人，還有疏疏落落的閃耀不定的；是海面的漁火。人間是美麗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他痛心地想，這都與他無分了。他已是破碎不全的人，沒有錢，沒有青春，美麗的世界對於他只成了毒辣的嘲諷。他只好自己關在房裏，一遍一遍地溫理心旻上的重害。

星期六的早上，下了淒冷的前雨，但麗華依舊地到課室來。他把教了幾天而仍未教完的長恨歌結束了，但臨下課的時候，還有十五分鐘。他由課室中移步到窗前，他把窗推開，讓那琤琮的雨聲，送進他的耳裏。他給殘春的交響曲感動了他，他想「這是最後一課了，未了的心情，在今天對他講講吧。」

忽然他聽到一種嬌嫩的聲音。「潘先生，你想什麼了？」他回轉頭來，麗華正站在他的背後。她閃爍的迷人的眼睛，望着他。他微微聞到由她身上放出來的香氣，他有些陶醉了，他只望着她，默默地沒有聲響。

「這是不是像長恨歌所云『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呢？」她笑着問他。他依舊默默地沒有答着，只是望着她。突然出他不意地趨前把她雙手握着。

「麗華，你真苦了我……」

她聽到他這種很古怪的聲音；而且似乎有點戰慄，他望着他似醉了的眼睛，充滿了血的臉龐，像瘋狂似的整個狀態，她駭怕極了。她用力地掙脫了他的手，退後幾步低聲說：

「先生，你怎麼樣子？我們要尊重一些啊！」

「唔……」這聲音明顯的在戰抖得十分厲害。

在十二分衝動下的他，早已失了冷靜的理智了。他再走到她的面前，迷迷地望着她。她像受了晴天霹靂，嚇到全身都像要飛散了的搖顛，她馬上舉步跑開，然而她已來不及了。他突然用雙手扶着他的腰，雙膝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

「不用逃，我不會怎樣爲難你的。麗華，我……我……實在……是愛……你……」

「哦！不得了……」一種很嘈雜而又很高的聲音，把他的喜劇結束了。他回過頭來，原來是前幾天鞭過的學生陳其彬，王小亭，李光正。

「我們窺侯你很久了。好吧！潘主任，我告訴張先生去。」他們很得意地一溜烟跑了。他低了頭，面變灰白，一聲不響要跑回臥室去。她只好羞答答地趁雨回家。

於是「潘主任和張麗華的喜劇」傳遍了全校，傳遍了S區。

六

他日間沒有上課了，只是躲在房裏，關起了門，躺在牀上，放聲地哭起來了。他痛恨自己之失計，他痛恨陳其彬，王小亭，李光正和一切的學生們，他更痛恨包圍着他的一切人類。他喪魂失魄地自己墜於悲哀之深淵，也沒有人來安解他，了解他，可憐他和向他解臂。

莊嚴之夜來了，電燈也着了起來。從燈光下顯出他蓬蓬的頭，他停滯的呆呆的眼睛嵌在深陷着的眼眶裏，他灰白的面容，堆積着種種失望，悽楚，抑鬱和傷感的神情。

他抬起頭來，望着小方桌上麗華送給他的青燈，一級綠地發出最尖銳向他射來的寒光，令他無限創痛。稀疏的叩門聲，把他從悲傷裏轉過來。他又想起麗華第一次叩門的聲音了，忙跳下牀，把門開着。他失望了，這不是張麗華，這是他會痛恨過的C校長。

C校長交給他一通訊，用很嚴肅的面孔對他說：「浩同事，這是才到的張家底信。」他手抖顫地把信打開。

「校長鈞鑒：

今日由貴校學生陳其彬等報告，知貴校高二主任潘炳華有侮辱小女麗華之行爲。此種舉動，實與貴校聲譽有關。若不即將炳華辭職，則鄙人命小女莫再來校矣。如何之處，請早定奪。此請

崇安

管理人張俊上即日。」

他讀完了張家的信之後，呆呆地站在牀沿，全身發抖，眼睛充滿了血，他心亂到不了，一些東西也不會想。

經過了長期的傷心與擾亂，他漸漸平靜起來了。這時C校長才用安慰的音調向他說：

「潘同事，你打算怎樣辦呢？我以為你暫時避開吧！東區T校梁教員，是我的朋友。你可到那邊去，我調梁先替你。等到空氣平淡了時，你再回來吧。」

他未有回答，但心上也感感謝C校長。

C校長繼續說下去：

「事業是由人創造的，就是愛也如此吧！不用悲傷，我們尚在狀年，來日方長，未來的誰敢決定呢。你放心去吧！一切手續我向令替你負責。」

C校長輕輕拍着他的背，再和他握手，說聲「再見」便走了。

他無奈何地叫了阿長進來替他收拾東西，他自己慢慢地走到窗前站着。阿長也很似了解他，不敢問更不敢笑了。雨仍是繼續打着，像要把人間一切卑污和痛苦洗去的。

自這天之後，S校的學生們總不會再聽到潘主任的鞋聲和講解聲了。但是張麗華依然地天天照常到學校來，雖然早上的課已經結束了。這似乎是實踏潘先生臨行時的話。「寧願犧牲我不要犧牲她。」似的，然而可惜這句話只有阿長聽到，而并未走進麗華的心裏。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呂夢蕉

本文作者係本校政治系三年級學生，於二十三年春應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徵，作浙東之遊，歸後著「甲戌天台四明紀遊」一稿，繳呈浙江建設廳，獲詩文組第三獎，一部分詩文已採入中國旅行社編印之東南攬勝集，此其全豹也。

(編者)

自序

吾浙山水佳麗。爲天下靈秀所鍾。山脈自南嶺東來。仙霞總其領。四明峙其東。括蒼拱其南。天目奠其北。蜿蜒扶輿。磅礴崢嶸。而尤以天台雁蕩爲最。奇峯肆岬。巖岑巖絕。千百年來。詞人雅士。遊者多矣。余亦久耳其勝。顧無暢適之歲月。終不果遊。及讀昔人遊記詩文。益增嚮往。近數年來吾國路政建設。日臻發達。千里行程。數日可屆。今春蘇浙閩皖贛五省公路次第築成。當局遂有責令浙江建設廳。籌備東南交通周覽會之舉。徵求新進作家游覽兩浙名勝。以撰作遊記。余與朱子蔚嵐同獲是選。又值春假休沐。遂相偕襍被作天台四明之遊。舉凡會稽、南明、台山、太白、雪竇之勝。靡不登臨迨遍。入天台則臥觀石梁。力窮華頂。至甬東則徧歷天童。暢遊雪竇。斯遊誠壯矣。計往返行程三千餘里。而所耗僅十二日有奇。長房縮地。不得不感路政建設之完備也。沿途並承各縣長懇勸招待。或詳示行程。或遣役導遊。得無所苦尤深銘感。既歸。將途中所作董理之。得詩二十篇。詞五闕。文一萬言。皆船唇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二

馬背託懷寄興之作。非敢與前人遊記。作文字之較量也。

民國廿三年春東陽呂夢蕉自識

四月一日晴 自滬赴杭

晨五時四十分起身。檢點行裝畢。偕蔚嵐及本校同學朱向日劉少榮等。乘汽車赴南市滬閩南拓長途汽車公司。由交通周覽會籌備處薛君招待登車。此次滬上文藝作家被徵者。達七十餘人。分詩文、國畫、西畫、攝影四組。五十里抵閩行。下車後擺渡至對岸車站。隨由站長電知杭州建設廳。聞所派專車已在途中。約須一小時後始可到達。即在車站附近拍一全體照。余并邀本校同學五人。合攝一影以留紀念。至十時三十分猶未見專車到達。因恐時間不及。即先乘該站所備列車上道。余於車中識鄧君糞翁。沈君軼劉。及畫家胡君友葛焉。

車行四十分鐘。錢塘江已漸入望。江上帆影歷歷可辨。未幾至金山嘴。始遇建廳專車。遂下車更換。一時十分至乍浦稍息。乍浦位杭州灣北岸。去平湖可三十里。與浙東象山港。並為海口重地。元至正間。番舶皆萃集於此。清時設副都統及滿兵駐之。鴉片之役。曾為英兵所陷。今當軸擬尊先總理計劃。於此開築東方大港。濱江有炮台。因時間匆促。未及一遊。三時四十分過海甯。在堤上稍息即行。五時抵杭。即向公路管理局報到。并調換出發護照。

余原擬加入第一綫。沿金華、永康、縉雲、麗水、永嘉、而遊石門雁宕。因近日錢江上遊。山洪暴發。縉雲麗水間公路。亦被損毀無餘故於遊覽時非更乘民船不可。往返既屬不便。而於時間經濟俱有困難。故遂改入第二綫。作天台四明之遊。此次認線結果。以遊徽州之黃山者為最多。雁蕩天目次之。第二線則余與蔚嵐外。僅汪君支俊一人而已。在公路局詢問出發手續竣。即偕蔚嵐回宿家中。

四月二日陰 渡江遊柯巖夜宿紹興

上午八時許離家。同行汪君支俊忽患病。中途退去。余與蔚嵐往清和坊新市場等處酌購雜物。於九時四十分渡江。十一時發蕭紹公路區間車東行。沿途青山絡繹不絕。十二時抵柯橋。

午飯畢。雇舟遊柯巖。舟身甚小。僅可容二人。舟子坐船尾以足划槳。余等一尊在手。或引吭高歌。或扣舷低吟。紅漿綠波。其樂陶然。舟中蔚嵐詩先成。遂依韻和之。一時抵柯岩。奇崖削壁。秀拔不可名狀。巖形如箕。下有一殿。近設湖中小學。殿內巖盡處。一池。廣可五六丈。立其旁。水氣襲人。聞夏日於此品茗消暑者甚衆。詩朋滿座。沉李浮瓜。動輒終日。殿外左廊有衡陽彭剛直所題墨梅一壁。至爲名貴。蓋彭自同治己巳疏請退養後。嘗約友人來遊此也。惟年久字跡多剝落不可辨。余爲攝影一幀以歸。右廊有長沙徐樹銘題壁詩一首。亦清時遺筆。而墨瀋如新。殿東爲朗吟閣。崖壁彭剛直書「一窩風月半壁烟雲」八字。未署同治八年四月題。閣前有池。水甚清澈。自朗吟閣南行數十武。一屋如舟。軒窗明潔。結構甚佳。內懸荆山楊梓書「花爲四壁船爲家」橫額。恰如其境。出屋東北行有文昌閣。閣後崖壁刻「文光射斗」及篆書「柯巖」二字。其徑長常在五六尺外。殿西有塘。面積合前二者而過之。水最澄碧。壁刻石觀音一。旁刊「小南海」三字約約可辨。山光潭影。撲人眉宇。塘南一亭翼然。顏曰「自在」。聯云「風塵到此襟懷澹。水月當前色相空」。洵爲佳句。普照寺在柯巖東北。原名石佛寺。唐後始更今名。寺旁一崖危立。高可數百仞。上大下削。頂尖如帽。狀極奇絕。上鏤「雲骨」二字。爲沈筱梅太史手筆。殊勁秀。余等因今晚須赴紹興。即乘原舟回站。三時四十分登車東行。田間菜花盛開。嫩黃相接。車中作紹興道上詩一首。

四時二十八分抵紹興。即赴縣政府詢問遊程。當由湯日新縣長接見。湯係復旦老同學。招待甚週。六時移住城內龍山旅館。晚餐與蔚嵐合飲紹興酒半斤。色香味俱佳。誠不愧道地名產也。飯後欲訪復旦同學會未

果。借蔚嵐至街上稍步。軒亭口距寓甚近。爲革命先烈秋瑾女俠盡義處。余等于碑下徘徊甚久。八時返寓。雨聲大作。夜整理遊記。至十二時始就寢。

四月三日晴 遊蘭亭禹陵夜宿紹興

晨七時起身。天色已霽。八時出西郭門。雇船行二十里抵婁宮。遂捨舟步行。路旁山嶺起伏不斷。溪聲亦淙淙悅耳。行五里。竹林漸多。風弄林葉。其聲幽絕。余等因不諳鄉路。竟入歧道。至灰灶頭村始折回。蓋已誤行六七里矣。

十二時一刻抵蘭亭。亭後岡嶺重疊。自文昌閣入內。清水一灣。上駕石橋。橋塊一古碑。大書「鵝地」二字。筆力渾秀。開係右軍手筆。過橋幽篁甚盛。蘭亭序所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者。千百年來猶可想見及之。亭旁荒草舊碣。益足令人起懷古之思。內一廳事曰流觴亭。几窗整潔。聯楹滿目。廳右爲右軍祠。內小池一方。中通以路。並築一亭其上顏曰「墨華」。兩廡均有闌杆。壁刊前賢碑刻甚多。祠內懸彭剛直聯云「風月足清遊曲水流觴思往事。春秋多佳日崇山峻嶺仰前賢」。俞夢丹聯云「此地似曾遊想當年列坐流觴未嘗無我。仙緣難逆料問異日重來修禊能否逢君」。張鍾湘聯云「勝地此登臨自東晉以來換羽移宮今幾度。羣賢咸戾止問右軍而後流觴作序更何人」。流觴亭後有御碑一。內刊康熙御書蘭亭序一篇。

一時十分離蘭亭。仍循原路回至婁宮。雇舟遊禹陵東湖。舟子索價甚昂。良久始成。行旅遇此最感不便。自婁東北行。凡三十餘里而抵禹陵。

禹陵位於會稽山西南。昔大禹巡狩越中。因病殞。遂落葬於此。門外攤肆林立。入內殿宇甚壯。蓋於去歲鳩工重脩。今方落成也。門首有大禹聖德碑一方。殿旁古柏參天。拾級而登。遂至正殿。中塑禹像。高約數丈。殿亦偉敞。柱可二人抱。雕樑畫棟。誠巨構也。聞昔時殿有梅樑。晏公類要載。梁時修禹廟。欠一樑

木。忽有風雨浮一木至。乃梅樑也。而名勝志則云。樑乃鄞縣大梅山梅木。張僧繇畫龍於上。後龍入鏡湖與龍鬪。乃以鐵索鎖於柱。余覓而未得。詢諸土人亦無知者。爲之悵然不已。殿左側有御碑。爲乾隆南巡時所書。左行拾階。一亭曰窆石。中置巨石。玲瓏可愛。石上刻字迨遍，惜多腐蝕不可辨認。亭左土岡隆然。前立短石二。一刊「禹穴」。一刊「石紐」。明鄭善夫禹穴記載。禹穴爲昔黃帝藏書處。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於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尙存。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云。陵左近設禹陵小學。聞教員學生約百餘人。

出禹陵已六時餘矣。未及遊東湖。遂於夕陽影裏返棹入城。夜宿五雲旅舍。今日自晨至暮未暇進餐。枵腹跋涉。體力甚憊。

四月四日雨 遊東湖及大佛寺夜宿新昌

六時洗盥畢。天色甚陰。自五雲站沿公路東行可七八里。見一山。巖壁峻嶒。詢之路人知爲稷山。下卽東湖。亟南向行。半里而至稷廬。清陶宣潛先生別業也。門聯集句云「門前學種先生柳（王摩詰）。嶺上猶橫隱士雲（李義山）」。入門竹徑曲折。一閣曰小停雲館。左前一樓。外築平台。聯云「萬綠如潮仰見飛瀑。一碧無底下有潛龍。」台前湖水一灣。澄碧欲絕。倚欄四眺。不覺塵懷爲之一爽。湖南削壁垂岡。幻變奇秀。自小停雲館右行。有閣曰水樂齋。後壁書「寶花鄰水」四字。再右行一短牆聯云「此是山陰道上。如來西子湖頭」。語殊切景。過飲滌亭。遂入湖中。湖旁斷壁深潭。不可勝數。余爲攝影數幀以誌泥爪。按寶慶會稽縣志云。稷山在縣東五十三里。稱山南。舊經名穰山。昔越王種菜於此。或曰勾踐齋戒壇也。故亦稱齋臺山。湖西有隄曲折可愛。一時高歌徘徊。竟不忍去。勝蹟戀人之深如此。此次匆促來遊。未攜舟楫。故湖

中小桃洞、稷山。僅能作一遠望而已。八時離湖入城。途中遇雨。

十時二十分。自五雲站乘紹曹嵯長途汽車離紹。過樊江後雨稍止。十一時四十分過曹娥。雨聲復大。抵蒿埧換車向南行。兩旁山嶺俯仰。烟雲迷茫。雨景甚佳。又數十里。地勢漸高。車行坡上。如入萬山叢中。一時五分過嵯縣。越橋換車。二時抵新昌。即住城內通惠旅館。

三時借蔚嵐出通會門西北行。越南明山。嶺頭有亭曰翠浪。聯云「倦憩客猶勤訪寺。幽棲我欲廢陽城」。又「一亭風月新詩料。四面雲山古畫圖」。余等於此稍息即行。下坡後。一角紅鸞隱露於萬綠叢間。續行數十步遂抵大佛寺。山門米芾書「南明山」碑一。門內修竹成林。空翠欲滴。右行一碑書「朱子舊遊處」。拾級而上。有洞名隱岳。巖崖壁立。朱子嘗書「天柱屹然」四字。因字迹剝落。恐日久堙沒。近已移拓山門。下隱岳曲折前行。遂抵大雄寶殿。殿係倚山而築。其形似塔。內一石佛。緣山鑿成。高偉無匹。即所謂大佛者是也。嘉泰會稽志載。齊永明中僧護。鑿石造彌勒像。建寺號石城。梁天監十二年像始成。又於越新編載。護始到。夜聞鐘磬仙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煜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僧端辨嘗記之云。像高一十一丈。廣七尺。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尺三寸。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踟躕。相距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八之相。罔弗畢具。天下鮮可比擬。殿前一額曰大莊嚴相。爲曾國荃手筆。佛旁聯云「百尺金身開翠壁。千年石罅瀉空聲。殿右有新社。蒔花築亭。結構楚楚。四時三刻循原路入城。

尋赴縣府訪白深樓縣長。聞黃炎培、郭步陶諸先生。已於昨日過此。并承示我遊天台山路徑甚詳。余等原擬步行至天台縣。再由縣入山。惟往返需時過多。故決棄天台縣。自新昌雇轎直赴台山。白縣長又以香汛初下。恐道路不靖。特派衛弁二人護送入山。以防意外。如此盛情。銘感無既。返寓後雨復大作。

四月五日雨 入台山夜宿萬年寺

今晨雨猶未止。蔚嵐有難色。余則力主入山。憶昨晚白縣長言。此去台山。路險峻惡。行李不便。幸沿途各寺館食宿均佳。可不必擔簦。惟山中氣候嚴寒。須多帶衣衫。遂將行李寄存縣內。僅御棉袍。攜小箱一。攝影機一。八時許弁衛來。即乘轎出城。行五里雨稍止。溪流漸多。澗聲淙淙不絕。忽憶今日爲舊曆清明。遂於輿中賦詩一首。

十五里。雨復作。途險泥滑。步行不易。又二十餘里遇一澗。轎不能過。即捨而步行。詎石滑流急。余與蔚嵐俱失足墮水。躍起後。鞋腳盡濕。十二時抵班竹午飯。

飯畢續行。峻嶺重疊。烟雲迷漫。在霧中行者凡十餘里。可謂入仙境矣。沿途空山荒寂。了無人跡。惟到處聞松濤泉聲耳。今日風雨時作時止。山頂烟雲。瞬息萬狀。岫嶺烟景。得以飽覽無餘。二十里過清涼寺。又三十里抵萬年寺。因日暮遂止宿。自新昌至此計程九十餘里。

萬年寺住持道心。接待甚週。晚間素餐尤爲可口。數年前諦閑法師嘗駐錫於此。寺有藏經樓。明萬曆十五年。李太后賜藏經。知縣毛鶴騰建閣。收藏頗富。惜客歲遇火。經典悉遭焚如。入夜雨聲漸瀝。用采蘿師韻。成買陂塘一闕。

四月六日晴

遊石梁瀑布及銅壺滴漏並上華頂登拜經臺夜回宿中方廣

五更夢醒。聞天色已霽。不禁大喜。八時離萬年寺。一路山色泉聲俱有喜態。遂作五古一章。十時抵中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方廣寺。石梁卽在其下。梁作穹形。背狹而險。人行其上。悚然欲墜。壁間題刻甚多。然字跡膚淺。不可得辨。惟「萬山關鍵」及「前度又來」二額。隱隱可見。筆力遒勁。不悉何人所書。梁下飛瀑奔騰。浪花如雪。天台勝境當以爲最。余與蔚嵐立梁下觀賞久之。但覺水勢奇放。寒氣逼人。不禁嘆爲觀止。

十一時自中方廣東北行。山嶺崎嶇。陂道險惡。幸煦風和暢。得以攀歷忘苦。五里遇溪。折向北行。忽一石自對岸斜出。形似橋而中斷。詢之路人。知爲斷橋積雪。台山勝景之一也。又五里。崖益峻而途益險。口渴甚。卽取泉水飲之。甘香清冽。精神大振。復鼓勇循溪前行。得一竹坡。緣坡下之。遂爲銅壺滴漏。水瀑從石澗下瀉。旋轉曲折者凡三。始入一潭。潭上峭壁直聳。水自壁坳中迸裂而出。聲轟如雷。余謂石梁雄偉。而銅壺奇麗。可稱各有其神。聞瀑下里許。有水珠簾者。亦甚神奇。惟勢較比二者爲散緩耳。余等因今日尙須登華頂。恐時間不及。亟折回。歸途過竹筏橋。仰觀石梁飛瀑。如來天際。停足久之始返。

中方廣住持慧明延入曇華亭品茗。聽亭下瀑聲隆隆。幾疑置身物外也。午飯後。越嶺至華頂講寺。稍憩卽借蔚嵐上華頂。華頂天台山之最高峯也。天台山志云。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西南最高峯曰華頂。赤城志載。華頂爲天台第八重最高處。高一萬丈。少晴多晦。夏有積雪。沿途荒草靡靡。地勢益峻。十步九息。計耗一小時半始達其巔。上有拜經臺舊址。登高一望。遠近青山俱來脚底。雲峯烟岫。蔚爲巨觀。台旁一庵。圍以石墻。頗整潔清靜。門外立「隋智者大師拜經處」及「天台第一峯」碑各一。寺僧迎至樓上用茶。味極清香。余開窗遠眺。見東北天際峯缺處。一綫作淺黃色。詢之知爲東海。始信華頂之高。去天非遠。聞於此觀東海日出。霞彩絢爛。最爲奇勝。惜時間匆促。未及一觀斯景耳。座間寺僧爲述台山掌故甚詳。聞台山係隋時智者大師所開。師常居華頂拜經禮佛。因山中狼虎爲患。遂築伏魔塔以鎮之。今此塔猶在庾北也。實則居天台之最早者非智者。而係定光。按唐梁肅、天台智者大師碑載。大師

諱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以隋開皇十七年示寂於山。又景德傳燈錄云。智顛荊州華容人。姓陳氏。七歲聞誦法華經。卽隨念之。七卷之文。宛如宿習。於果願寺出家。齊乾明元年。謁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今復來矣。卽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心豁然。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辨。太建元年。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辨才故。晝夜無倦。七年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而師至。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受戒。乃號師爲智者。

此去天台縣附近。有赤城、棲霞、國清寺諸勝。因往返需時。不及行。四時下華頂。回至中方廣。明日決自此折回新昌。抵中方廣後。復借蔚嵐坐石梁右角觀瀑。迨日暮寺僧促飯始去。夜宿曇華亭。臥聽亭下飛瀑。喜不成寐。

四月七日晴 別台山還抵新昌

拂曉就道。明月在天。寒風颯颯。萬籟俱寂。瞑中望羣山林石。似在夢裏。行十餘里。天漸明。回首石梁飛瀑。猶隱隱在耳。經尼姑嶺。見峯外白雲迷山漫谷。漪漣似海，十五里。過地藏寺稍憩。寺內聯云「說法堂中龍能側耳。談經案下虎亦低頭」。語意甚佳。十二時抵太平庵。寺僧文安。以長生果相饗。味香脆可口。飯後過會墅嶺十餘里。遂出山。山下氣候甚熱。較之山中判若二季。卽泉水亦不復在山時之清麗矣。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信哉。四十里至新昌。日猶未暮。

余等擬明晨離此。轉滬杭甬鐵路遊甯波、奉化等處名勝。因春假將罄。特函學校告假一星期。以竟此遊。

四月八日晴 離新昌夜宿寧波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晨起未暇早餐。即乘六時五十分車離新昌。過嵊縣後遇風。飛沙走石。塵灰蔽天。十一時三十分抵曹娥。渡江。登一時二十分慢車赴鄞。途經餘姚。余嘗遊學處也。舜水龍山約可憶。遂於車中作五律一章以誌之。三時二十分抵寧波。即赴縣府詢問遊程。適陳縣長因公晉京。而星期休假。縣府亦無人負責。遂折回寓所。

四月九日陰

赴奉化遊文昌閣武嶺學校蔣母墓雪竇寺千丈崖妙高台夜宿溪口

余等決先赴奉化遊覽。遂於今晨出南門。乘鄞奉公路長途汽車離鄞。八時五十分抵奉化。山水甚秀。城北有中山公園。倚山而築。樓台宇榭。頗擅林泉之勝。內建圖書館一。儲藏書卷。以備遊人閱覽。山麓革命先烈朱虞廷、周淡遊二先生墓在焉。構造甚精美。九時許赴縣府。由胡鼎仁縣長接見。并指示遊程。九時五十分乘車至江口。站後一山甚巍峨。白雀寺即在其上。山麓戴傳賢書「甬山白雀禪寺」橫額。入內松柏載道。里許。有塔甚蒼老。過塔數百武即抵寺。清磬紅魚。亦一古刹也。稍息下山。轉車赴溪口。

溪口爲今黨國柱動蔣介石將軍故里。鎮北有武嶺。松林鬱秀。蔣公設武嶺小學於其下。學生多至五六百人。校舍之宏麗。設備之精美。國內堪稱獨步。內并附設農業初中一班。以造就農業人材。師生於課餘之暇。復常赴農場實地操作。以資練習。學校前爲文昌閣。蔣公之住宅也。閣左臨溪。山青竹秀。溪流澄澈。登樓俯視。遊魚可數。窗外青山猶時時飛入几席間。是爲溪口名勝之一。閣內備有自來水及浴室。陳設尤爲可貴。門外守以軍警。非有介紹。不易輕入。

十二時半赴溪口公安局。由任治平局長代爲雇轎入山。五里至白巖。上爲蔣母墓道。山下有保安隊二連。常川駐守。上山數百武。有祠曰慈庵。結構甚都麗兩壁刊蔣公哭母文。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慰勞蔣公功績文。中一碑。于右任手書王太夫人事略一篇。碑皆吳縣唐仲芳所刻。刀法極精。左臥室。陳列雅美。右進

一室。供太夫人遺像。孫文書「慈雲普蔭」額。王震作忠孝圖十餘幅。出祠西北行數百步。始達墓地。守兵見余攜有照相機。告以不許在此墓前攝影。因奉蔣公命令禁止故也。墓石前一聯云「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爲逆子終身沉痛恨非涯」。未署男周泰拜譔。張人傑敬書。周泰當係蔣公別字也。十二時二十五分下山。

乘輿沿馬路西行。五里抵入山亭。亭在雪竇山麓。今重修。煥然一新。自此以上。層巒疊嶂。石磴盤曲。五里有御書亭。宋理宗書「應夢名山」四大字。亭北里許。卽達雪竇寺。四明山志載。寺建於唐會昌元年。咸通八年重修。賜名瀑布觀音院。宋咸平二年改雪竇資聖寺。仁宗嘗夢至名山。詔圖天下山川以進。批閱於雪竇。恍與夢合。特敕賚其寺僧。淳佑四年。理宗御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甯波志云宋理宗嘗夢其處非也。其後屢毀屢建。始克迄今。寺外平田數百畝。自雪竇山麓至此。可十餘里。四山環立。儼若盆地。寺門蔣公書「四明第一山」直額一方。入內爲天王殿。庭前古木參天。大可三人抱。鳥巢其上。鳴聲嘹亮。大雄寶殿後。二柏蒼老如龍。再內有藏經閣。儲御賜龍藏經一分。樓設雪山法物陳列室。供歷朝御賜仗儀及古物甚多。閣右圓覺軒。爲雪竇方丈太虛法師禪室。法師今佛界之柱石也。巽竇在兩歐各國說法。極負時譽。惜值法師赴滬。木及一晤爲憾。

二時二十五分離寺南行。越關山橋數百武。一亭曰飛雪。亭下削壁千尋。懸崖欲墜。卽所謂千丈崖者是也。一瀑自西北來。輕瀉直瀉。如雨如煙。聞昔人垂索測之。得六百四十七仞。折以古尺。蓋已五百丈矣。臨崖股慄。竟不敢窺其所止。瀑旁倒松掩映。頗成奇麗。千丈崖西爲妙高。循山徑前行。一臺截出山表。下臨無際。台上樓屋數椽。極妙潔莊嚴。昔爲栖雲庵習靜者所居。內有重巖雪竇石奇通雲禪師塔。蔣公返里。每喜居此云。樓下懸戴傳賢所書聯云「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了還當放手。一條竹杖擔風月擔到時也要息肩」

。語含禪意。自台前憑欄。崖壁峻絕。俯視下界溪流蜿蜒。羣山羅列。景物特佳。偶彈一石。良久始聞其聲。台之高峻可想見也。佇觀移時卽下山。還溪口。任局長爲導遊武嶺學校，文昌閣一週。因日暮未及返鄞。遂留宿溪口公安局。

四月十日雨 自溪口返鄞夜宿天童寺

晨起遇雨。別任局長乘七時五十分鄞奉快車返鄞。入城後。仍赴縣府訪陳寶麟縣長。適陳縣長亦於今晨返鄞。得以晤見。當以遊程相詢。據彼意以先取道天童。再遊育王。則於時間可無枉費。並承道督察員暨弁衛二人爲嚮導。沿途得以便利多。至可感也。

午飯畢。冒雨至江東大河橋。乘汽油船東行。舟中望岸上遠處。雲霧茫茫。山峯浮沉霧上。隱約如帆檣之出沒波濤間。如此佳景。董米畫手所不能到也。四十里抵少白。雨稍止。舍舟陸行。五里至少白嶺。有浮屠曰五佛塔。昔某法師因蟒患築此鎮之。故亦名伏蟒塔。高凡七級。鈴瓏秀拔。登其頂。可見甬江城邑。塔下樓屋數椽。門庭楚楚。寺僧居之。堂懸慈禧太后御書「冥類被機」橫額。余等在此品茗稍憩。約一刻鐘下嶺折向東。五里經天童里。又五里抵天童寺山門。壁刻江南提督徐傳隆手書「龍飛鳳舞」四字。蒼老無匹。上懸「松關積翠」額。係陳瑞所書。旁懸八指頭陀聯云「萬松密鎖雲中寺。六月寒生溪上衣」。入內長松夾道。蟠列成趣。里許始達寺。

寺在太白峯下。童山志載。天童宏法禪寺。距縣六十里。立於晉永康中。至唐至德始徙今地。宋孝宗書太白名山賜僧了樸。明洪武稱天下禪宗五山之二。萬曆十五年。殿宇盡沒於洪水。崇禎四年重修。清世祖御書「松風水月」「堯天舜日」二額。及「無法向人說。將心與汝安」「孤雲臥此中。萬山拜其下」「大護法不見僧過。善智識能調物情」三聯。前殿去歲焚於火。近正重修中。寺有藏經閣。甚宏敞。于右任書「要知

「三世事。須誦一切經」。楊樹莊書「不知其處須彌將這青鸞留下。試問後峯太白可曾靈鷲飛來」。閣後有羅漢堂。壁刊羅漢碑刻數十。彫鏤甚工。令人摩挲不忍去。堂前一井曰降龍泉。水極清甘。右下爲戒堂，禪堂。再下爲廚房。開儲鍋頗多。其最巨者銅屬。可煮米十餘担。供百人食。寺內殿宇櫛比。廊廡相接。入內往往迷道而不能出者。其規模之宏大可知。該寺近由圓瑛法師住持。法師佛學湛深。與太虛齊名。亦值外出未能晤見。寺有比丘四五百。工人一二百。田產甚豐。距寺三四里之天童小學。聞卽該寺出資所設。寺後有太白嶺。玲瓏巖。龍池諸勝。以日暮又雨。未及登。遂宿寺內。

四月十一日雨 遊阿育王寺畢自寧波還抵紹興

四鼓起身。寺僧爲治早粥餐畢。循舊道越少白嶺折向東北。十里抵阿育王寺。山門舊有晉松。號效光松。高僅丈許。虬枝偃地。廣敷數畝。清末爲寺僧所毀。今已不復可見。右有放生園。豬大如牛。其他鵝羊雞鴨。俱較尋常者肥大。殿前阿耨達池。面積甚廣。中蓄五色巨魚。遊人至此。每投餅餌取樂。大殿耗資十餘萬。全用鋼骨水泥築成。壯麗無比。門前一聯云「左纓絡右寶幢東浙仰禪宗是處法門不二。松放光龍護法南洲崇佛教個中妙婦宜參」。舍利殿在大雄寶殿後。藏舍利塔一。光芒各色。變化萬狀。人多以用卜休咎。傳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分布四洲。遇八吉祥六殊勝地。乃安一塔。晉并州劉薩訶出家。徧求山澤。偶於此處聞地下有鐘鼓聲。遂虔心誠禮。忽一塔自地湧出。中綴舍利。光彩絢爛。變化不可殫述。宋元佑創增佛宇。十二年建塔寺。今東塔院卽舍利湧出處也。全寺規模較天童稍遜。而壯麗則過之。八時離寺。在寶幢里搭汽油船折回。舟中風雨大作。余等此行。遊程至此已告終結。午餐畢。卽乘一時五十分滬杭甬車返杭。過馬渚站。雨勢如傾。車中與蔚嵐聯句。四時四十分抵曹娥。冒雨渡江。復在曹江站更乘曹五快車赴紹。六時抵五雲。遂止宿。夜入城購紹酒數瓶。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一四

四月十二日雨 自紹興還杭州

今日風雨不止。氣候驟寒。六時五十分自五雲乘蕭紹慢車赴杭。八時半抵錢江。即冒雨登渡。江霧迷茫。舟行甚緩。約三十分鐘始抵對岸。返家後衣衫盡濕。

天台四明遊草

蜀河舟中和蔚嵐詩

舟行喜值杏花天。一棹優遊歲月遷。山色波光看不盡。醉來還自抱書眠。

柯巖

削壁聳千尺。危崖鎖霧中。亭台餘偉築。斧鑿仰神工。寺古苔痕積。潭深心跡空。我來怕作句。滿目碧紗籠。兩廡先賢題壁琳瑯滿目而以彭剛直之題梅徐樹銘之醉筆尤爲可貴

紹興道上

車輪飄忽劇狂奔。陌上征塵拂面昏。一片菜花黃十里。江南春色在山村。

謁禹陵

偉哉吾禹王。豐功未可忘。江河餘治績。千載薦馨香。自來巡大越。遽爾捐行藏。水民思聖德。卜陵稽山旁。宮宇出林阜。琉璃列輝煌。青嶂環四壁。溪流遶雕牆。碑宇漸斑剝。空山歲月長。遠遊謁廊下。松柏何蒼涼。徘徊古顏色。短榻臥昏黃。日暮促歸棹。櫓聲滿夕陽。

雨遊大佛寺

日暮空山寂。篁深綠意濃。一樓寒食雨。幾杵寺門鐘。石壁莊嚴相。煙籠宛委峯。此間真淨域。時有白

雲封。

途中清明遇雨

峯回路轉溪出流。雲鎖山昏霧不開。今日尋幽行緩緩。斜風細雨入天台。

過清涼寺口號

栗烈東風似剪刀。山深三月御重袍。寒鐘細雨清涼寺。來聽松聲萬頃濤。

自萬年寺至中方廣坐曇華亭觀石梁飛瀑

今日喜無雨。霧散峯可數。山背起霞輝。嵐氣益和煦。纍纍溪邊石。淙淙澗間謔。一路石與泉。欲對春風舞。形木兼奇松。蒼翠若相補。攀緣涉古道。快遊生末覩。寺影滾搖紅。蒼涼形構古。院旁千竿竹。空翠入眉宇。樓下有石梁。瀑自梁下吐。其勢若洶濤。奇險不可堵。其聲若奔雷。如怨復如怒。又如瀉長流。雄偉張萬弩。或戍關塞外。沙場聞戰鼓。與僧共飯罷。危坐北窗戶。山高絕飛鳥。丁丁聞樵斧。

遊銅壺滴漏瀑布

一路饒松竹。巉崖此歷攀。微風來腋下。寒氣撲眉間。山裂雲能補。泉清心自閒。聽濤誠勝事。枯坐不須還。

登華頂放歌

頻年遊吳楚。登山苦不高。東來數千里。遂與此峯遭。松徑何奇險。攀歷亦劬勞。夾道生靈芝。崖壑削危敖。脚下浮青嶂。羣巒爭來朝。天台千萬峯。惟此最巉嶢。陟山窮梯磴。滄雲欲湧潮。以手捫星斗。直許與天交。茲頂真峻絕。獨立聳青霄。昔隨智者師。浮海來荒坳。築臺勤禮佛。神鶴相鳴翔。虎豹皆斂迹。鬱魔咸遜逃。仙靈居勝境。太古鬱精苗。至今拜經台。荒址盡蓬蒿。名山蕭索甚。碣石半殘凋。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此時望東海。水光天際遙。江濤峯口露。一白如鵝毛。絕頂雲來去。變幻舒彩毫。得攬此奇勝。登臨亦自毫。置身最高處。俗慮一時消。臨空欲長嘯。山風發怒號。

夜面中方廣聽樓下飛瀑喜不成寐

禪房一榻足千金。古寺蒼涼夜色侵。萬頃泉聲如擊鼓。半窗松影欲鳴琴。哀猿啼月清煩慮。老衲烹茶助苦吟。笑我昨宵渾未寐。擁裘聽瀑到更深。

台山道中

百萬松巒翠接天。烟霞是處足流連。白雲飄渺遮溪石。野鶴翱翔舞紫烟。隔壑泉聲聽作雨。入山行跡望疑仙。東來忘却征途苦。無數風光到眼前。

車過餘姚作時將有四明之遊也

髫齡遊學地。今日喜重經。桃水比前鬱。龍山似舊青。數年感負笈。尊酒欲忘形。明發尋幽去。輕車未可停。

白雀禪寺

古寺荒台蹤跡稀。林深松影撲征衣。四明山色真幽絕。時有飛鐘出翠微。

抵溪口

船唇馬背幾遷延。入眼奇峯盡插天。萬里看山身不倦。一春作客醉宜顛。林間風榭飛花雨。村外人家起午烟。閒向文昌閣下望。清溪流來自涓涓。

遊雪竇寺

浮嵐渥翠盡春容。自到名山路幾重。天外飛巒爭入畫。殿前老樹欲成龍。滿懷俗慮風吹澹。一嶺蒼松綠

聚澗。恰是上房鐘定後。禪林寂寞對孤峯。

登雪竇山妙高臺

平台突兀勢峻嶒。削壁危欄此倚憑。脚底羣峯齊俯首。方知身在最高層。

風雨鄞江舟中

霧裏青山似有無。扁舟東去浪花麤。今朝聽水兼聽雨。誰寫春江一幅圖。

天童寺西齋夜坐

東遊幾度宿雲房。坐對寒燈引興長。佛國前身定有我。塵緣到此易相忘。傳來鐘鼓聲幽絕。撥盡爐灰夜轉涼。扶醉陶然還自嘯。深山白雨撲窗狂。

錢塘歸渡苦寒

春寒如此亦奇哉。咫尺雲山霧不開。掛得烟帆天似墨。一船風雨渡江回。

一絲風贈亭懷古

右軍去後幾滄桑。勝事足流芳。卽今空贖篋影。搖綠水，晚風涼。懷往昔。記流觴。事蒼茫。前時遺墨。舊日碑題。臥倒斜陽。

竹香子曉遊東湖

曉色遠迷烟樹。寂寞園林飛絮。一泓湖氣作龍吟。樓外落紅舞。醉對碧波眠。細聽春禽語。溪山畢屬閒人。看取雙鷗鷺。

賀聖朝新昌道中

曉風微雨山叢裏。翠巒渾如洗。輕車欲被亂雲埋。拂面飛鷺起。輪聲殷殷。長征未已。任山靈歡喜。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甲戌天台四明紀遊

一八

。可能長許作閑遊。把風光詳記。

買陂塘夜宿萬年寺用采菴師韻

莽雲房，一窗風雨。數聲鷓鴣林際。松濤篔簹蕭瑟甚。勝景當前漫賦。高臥處。對佛壁孤燈。深意留毫素。仙猿相侶，任擊節高歌。把尊低咏。豪興殊難阻。休更問。山外人間何世。愁情牽惹千縷。登臨到此消塵夢。簷下雨聲如訴。堪小住。幽勝地，名山一笑成今古。寒鐘欲語。看燈火昏黃。夜闌人寂。鶴唳度空去。

醜奴兒遊雪竇山觀千丈崖烟瀑作

名山景物渾難畫。松影斜卷。峻壁參天。中有飛瀑千丈懸。憑欄客解清涼意。霧彩漪漣。煙霧迷漫。一片珠璣撲面寒。

復旦學報

第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復旦大學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復旦大學出版委員會

總經理者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西首三三四號

印刷者 復旦大學印刷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價目表

每三月一册 逢三六九十二月出版 全年四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五角五分	二角五分
預定全年	四	一元八角	一元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八十元	無	無
優等	封面及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六十元	三十二元	無
上等	圖畫目錄版權前後及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九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

本 刊 已 送 請 審 查
內 政 部 登 記 證 警 字 四 六 四 三 號

